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 儒藏

史部

第五十四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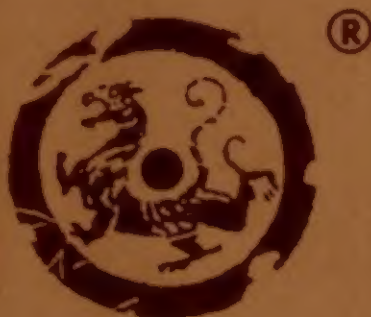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54)



儒藏





B222  
30  
(54)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 儒林年譜

第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 目錄

何晏王弼事輯	繆鉞編撰	.....	一
范蔚宗年譜	張述祖編撰	.....	一九
沈約年譜	日本・鈴木虎雄編撰	.....	六三
顏之推年譜	繆鉞編撰	.....	一一七
魏文貞公年譜	清・王先恭編撰	.....	一四七
顏師古年譜	羅香林編撰	.....	一七五
劉知幾年譜	傅振倫編撰	.....	二三九
顏魯公年譜	清・黃本驥編撰	.....	三六五
杜佑年譜	鄭鶴聲編撰 岑仲勉補正	.....	四五三
唐陸宣公年譜	清・楊希閔編撰	.....	六二七
韓文類譜	宋・呂大防程俱洪興祖編撰 魏仲舉輯刊	.....	七二七





# 何晏王弼事輯

繆 鉞 編撰  
劉 琳 審稿

據《責善》半月刊二卷二二期排印



《何晏王弼事輯》，繆鉞編撰。原載一九四二年刊行之《責善》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何晏（？——二四九），字平叔，南陽宛縣（今河南南陽）人，漢大將軍何進孫。父早亡，建安初曹操爲司空，納其母，並收養晏，寵之如己子，後以女金鄉公主嫁之。魏文帝、明帝之世，雖以駙馬賜爵列侯，而無所事任。齊王芳立，曹爽專政，用晏爲散騎常侍，遷侍中、吏部尚書，典選舉。正始十年，司馬懿誅曹爽，收晏等，夷三族。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正始中位高名重，天下清談之士多宗之，肇開玄風，即所謂「正始之音」，而晏爲其領袖。著有《論語集解》、《老子道德論》、文集等數十卷，今唯《論語集解》存。

王弼（二二六——二四九），字輔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城西南）人，王粲孫。幼而天才卓逸，年十餘，好《老》、《易》，通辯能言，自然多所拔得。正始中，從何晏等游，尤與鍾會善，每與玄談，衆莫能奪，晏嘆稱「後生可畏」，以弼補臺郎。正始十年，曹爽敗，弼得免。其年秋，遇癘疾亡，年僅二十四。著有《周易注》、《老子道德經注》、《論語釋疑》等，《周易注》、《老子注》今存。

繆鉞（一九〇四——一九九五），字彥威，江蘇溧陽人。現代著名文學史家、歷史學家。歷任浙江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等校教授。此編之作，以何晏、王弼同爲正始清談的代表，而《三國志》不爲立傳，「史文零落，遺事罕徵」，且「史多誣辭，世鮮公論」，乃「搜集詮次，略存梗概」（均見自序）。名曰「事輯」，實爲合譜。其中多有精辟的分析與評論，如謂清談之風實始太和，清談之士分爲三派等等，均發前人所未發。何晏、王弼兼通儒道，均治《論語》，此譜對研究儒家思想之嬗變亦可資參考。

# 何晏王弼事輯

繆鉞

晉范甯著論、謂何晏、王弼之罪、浮於桀紂、世多稱誦其言。余謂自曹氏父子慕尚通達、風氣已轉、何晏、王弼適承其會、稱說老莊、輔嗣通儒早亡、無與朝政、老易二注、啓新百代。平叔雖好清言、而志切經世、疏諫齊王、正心慎習、其典選舉、內外衆職、各得其才。且服王弼之精奇、納管輅之規戒、冲懷雅量、殆難多邁。徒以所存者高、事不下接、急於求功、數更政令、爲流俗所不悅。而幼君驕相、亦未易輔弼。一旦事敗、衆惡所歸、史多誣辭。世鮮公論。晉王衍等慕其遺風、徒尚浮誕、身居宰輔、坐廢機務、口不言阿睹物、而暗營三窟之計。神州陸沈、衍不得辭其責、未可歸咎於晏也。風氣潛移、貌同心異。何晏、王弼兼論儒道、均治論語。王衍、樂廣則惟說老莊。何晏、王弼皆工文章。王衍、樂廣則只能談論。此亦嬗變之可迹者。魏志不爲何王立傳、史文零落、遺事罕徵。余搜集詮次、略存梗概、論古君子、可考覽焉。

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

世說言語篇注引魏略

父早亡。

晏父名威、見論語集解序

邢疏。曹操爲司空時、納晏母。

晏母尹氏、見魏志曹爽傳注

並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

世說夙惠篇注引魏略作阿

鰥。

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爲假子。

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

按何晏生年無考。魏略謂曹操爲司空時、納晏母、並收養晏。據魏志武帝紀、建安元年十月、操爲司空、建安十三年六月、爲丞相、則操納晏母、必在建安十三年之前。晏之生蓋在建安初年、至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卒時、晏殆已及冠矣。



儒藏

何晏王弼事輯



晏小時養魏宮七八歲時便慧心大悟衆無愚智莫不貴異之操讀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晏分散所疑莫不冰釋御覽卷三百八十五引何晏別傳操雅奇之欲以爲子每挾將游觀命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

於是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禮異族不相貫坐御覽卷三百九十三引何晏別傳晏又畫地令方自

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操知之即遣還世說夙惠篇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二二〇年

正月曹操卒改元延康十月曹丕篡位改延康爲黃初是爲魏文帝黃初元年晏少以才秀知名魏志

曹爽傳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

魏志曹真傳附何晏傳注引魏末傳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云云裴

松之辨之曰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爲妻此搢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何焯校曰嫂應作媼不

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

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按晏妻金鄉公主非晏同母妹裴氏辨之已明晉人

記晏事多誣事溢惡此亦一征矣

晏雖少以才秀知名而在黃初時所以無所事任者蓋晏少長魏宮爲曹操所寵服飾擬於太子文帝

憾之故不用也文帝天性涼薄於其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尚不免忌刻何況於晏晏在黃初時雖

無所事任然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

黃初七年丙午二二六年

王弼生。

按魏志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別傳謂弼卒於正始十年年二十四則應生於是年。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世說文

學篇注引弼別傳

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

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文帝以業嗣粲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及弼。

魏書鍾會傳注引

博物記及魏氏春秋

按弼爲王粲嗣孫雖未及見粲

粲卒於建安二十二年

而幼時蓋得盡讀蔡邕遺粲之書故能少年博學

也。

明帝太和元年丁未

二二七年

明帝立晏頗爲冗官。

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

魏志曹爽傳亦云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是晏在明帝時亦不得志。御覽卷一百五十四引語林曰何晏以主爵駙馬都尉美姿容帝每疑其傅粉。所謂爲冗官者殆即爲主爵駙馬都尉也。

晏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世說容止篇

御覽卷一百五十四引語林略同。

按晏美姿容喜修飾諸書多記之者。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宋書五行志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



儒藏

何晏王弼事輯

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虚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讟，妒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魏志傳嘏傳注引傅子。世說識鑒篇所載與之略同。

此蓋太和初年事，不在正始時，故附於此。所以知者，荀粲與傅嘏、夏侯玄往還談論，在太和初。魏志荀彧傳注引何劭荀粲別傳曰：「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粲爲荀彧之子，別傳言其卒年二十九，未言在何時。按彧卒於建安十七年，下距正始元年凡二十八年，粲即爲彧幼子，亦應卒於正始之前。此後世言清談者溯源正始，實則太和中其風已暢。荀粲、傅嘏、夏侯玄、裴徽、何晏等皆當時談士。正始時，晏居高位，主持風氣，王弼、鍾會等輔之，辨理談玄，遂益精采，故後人豔稱正始之音也。

又按傅嘏所言，似頗有遠識。然傅子又謂嘏以明智交鍾會，裴松之論曰：「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爲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讟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爲識



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爲厚薄、由於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爲厚薄、又虧於雅體矣。魏志傅嘏傳注按裴氏所論甚明辯、蓋嘏與鍾會皆黨於司馬氏、而夏侯玄、何晏等則忠於魏室者、嘏之交會而拒夏侯玄等、不免愛憎之意存於其間、其論何晏之語、亦未必盡平允也。

太和六年壬子 二二二年

是年三月、明帝行東巡。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九月、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先殿。魏志明帝紀晏作景福殿賦。賦見文選李注曰、典略曰、略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

景初三年己未 二三九年

春正月、明帝崩。子芳立、武衛將軍曹爽拜大將軍、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爽旋用丁謐策、轉懿爲太傅。魏志明帝紀、魏志曹爽傳

齊王芳正始元年庚申 二四〇年

正始初、晏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初、爽以司馬懿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何晏、鄧颺、李勝、丁謐、畢軌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謐爲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懿、懿遂稱疾避爽。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



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魏志曹爽傳

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王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魏志王肅傳

晏爲尚書、史繫於正始初、故不能確知爲何年。晏等專政之事、具如曹爽傳所述。當明帝末年、司馬氏威權已重、曹爽爲魏宗室、晏亦帝戚、其說爽收司馬懿之權、在晉人視之爲不道。自晏等言、則忠於魏室也。又晏與鄧颺、丁謐等雖均爲爽所親視、而爲人不同。魏略魏志曹爽傳注引稱颺爲人好貨、

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陳浩據通志校、富當作婦。鄧玄

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又稱

謐爲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

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於時謗書謂臺中有三

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

而謐尤甚也。鄧颺貪黷、丁謐忌刻、晏劣蹟獨少、且曾上疏諫齊王芳、慎習正身、親近大臣、詢謀政

事、講論經義。詳後傳咸亦稱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晉

書傳咸傳蓋在諸人中最爲賢矣。

晏作論語集解其自序稱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蓋作於正始中。劉寶楠論語正義謂上此集解在

正始三年後。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常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通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之爾。是書

之體例則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序語同作是書者有孫邕鄭冲曹羲荀顗義

即爽之弟數諫止爽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成諸弟以示爽。魏

志曹爽傳

其人蓋亦賢者也宋翔鳳師法表謂論語集解之成當定自鄭冲之手今使晏專其姓名者

蓋上論語集解奏列邕冲等名而晏最在後著錄家見奏稱臣何晏等上遂以集解爲晏一人所撰相沿至今劉毓崧通義堂筆記則謂唐宋時臣下上表結銜皆尊者居後此序末列銜亦是由下逆數蓋晏官最顯要故最居後專集解之名也。劉寶楠論語正義引按劉說爲是

傳嘏正始初除尚書郎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

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魏志傳嘏傳

按晉書荀顗傳亦云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

王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

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

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按此句意晦世說文學篇作老莊未免於有恒訓

其所不足意較明顯尋亦爲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

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





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儔，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魏志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別傳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世說文學篇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世說文學篇。按文學篇中尚有一條，與此略同。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世說文學篇注引魏氏春秋。天下談士多宗之。

世說文學篇注引文章叙錄

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晉書王衍傳

按王弼生於黃初七年，至正始元年十五歲。其與諸人往還，殆皆正始中事。裴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潛少弟，仕至冀州刺史。世說文學篇注引永嘉流人名時人稱其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

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傅嘏與荀粲談論，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

徽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魏志荀彧傳注引荀彧別傳蓋亦通辯能言之士。何晏生年約在建安元

年至十年之間。假設生於建安五年，則至正始元年已四十一歲，長王弼二十六歲，而能傾倒於弼，推誠相服，其冲懷雅量，固亦人之所難矣。又按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晉書職官志乃清要

之職。侍中置員四人。黃門侍郎蓋亦然。

晉書職官志謂黃門侍郎晉置員四人。蓋承魏之舊。

故晏既用賈充、裴

秀、朱整，又欲用弼也。尚書郎則主文書起草事。魏明帝青龍二年後，置二十五郎。

晉書職官志

其地位

不及黃門侍郎之顯要。

傅嘏由尚書郎遷黃門侍郎。見魏志傅嘏傳。

故王弼不得爲黃門侍郎，而晏爲之歎恨

也。

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

按此句乃常屈於弼之意。蓋以劉陶之善論，猶爲弼所屈。正

以見弼之通辯能言也。魏晉間文，往往文法省略，以致意晦，如此類是也。

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

遊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傳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

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

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

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

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

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

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

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

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

魏志鍾會傳注引王弼別傳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少子，少敏慧，夙成。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正始中，爲秘



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魏志鍾會傳會生於黃初六年二二五年長王弼一歲。魏志鍾會傳謂會弱冠與

山陽王弼並知名。會亦善清言。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魏志鍾會傳世說文學篇按正始清談之士宗

派不同。約而論之。可析爲三。而以何晏、鍾會、王弼爲代表。何晏以文辭勝。鍾會以名理勝。王弼以

玄遠勝。王弼別傳謂弼附會文辭。不如何晏。魏氏春秋謂弼論道約美。世說文學篇注引裴徽謂晏神

明精微。言皆巧妙。又曰。吾數與平叔共語老莊及易。微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管輅則謂晏巧而

多華。美而多僞。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司馬師謂何平叔巧累於理。續談助卷四殷芸小說引郭子此何晏以

文辭勝之證也。王弼別傳謂鍾會以校練爲家。魏志鍾會傳亦稱會精練名理。又謂會死後。於會家

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此鍾會以名理勝之證也。王弼別傳謂弼自然所

拔。得勝於何晏。而鍾會亦服其高致。此王弼以玄遠勝之證也。傅嘏與荀粲之別異。嘏喜名理。蓋似

鍾會。粲尚玄遠。蓋似王弼也。夫談玄本貴理精拔。何晏言理不及王弼。晏初見弼時。條向者勝理語。弼以爲

無可復難。弼便作難。一坐人皆爲之屈。晏注老子未畢。見弼自說注老子旨。意多所短。遂不復作。晏言聖人無喜怒哀樂。弼駁之。甚

明辯。此皆何論理不及王之證。而以文辭華辯。取重當世。弼雖亦工文。然僅限於論理。晏則兼長詩賦。此

均何王之不同也。

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師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

已也。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氏春秋



正始八年丁卯 二四七年

是年七月、晏上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昵、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略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魏志齊王芳紀

葉適習學記言謂、此疏殆晏所謂格君事業者。何焯曰、史家於平叔等既附見於曹爽傳、不能爲之平反、特錄此奏、使百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欲盡沒其實於異同之口耳。

正始九年戊辰 二四八年

正始九年十月、冀州刺史裴徽舉管輅爲秀才。輅辭徽、徽言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按南齊書張緒傳、何平

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

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人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輅至洛陽、爲何晏所請。魏志管輅傳記晏請輅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果共論易九事、九



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贊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思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哀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魏志管輅傳及世說規箴篇注引管

輅別傳

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

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魏志管輅傳

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

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並。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世說規箴篇注引名士傳

按曹爽庸才。加以驕奢。正始末年。晏蓋已慮其將敗而已。亦不能擺脫。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正足以道其心事。故聞管輅之規箴。不以爲忤。日致歎服之言。並作鴻鵠比翼游詩以見志。初學記萍部亦載晏一詩云。轉蓬去其根。流飄從風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彌。願爲浮萍草。託身寄清池。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其詞尤危苦。蓋亦是時所作也。

正始十年己巳

二四九年

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太傅司馬懿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夏四月乙丑。改元嘉平。魏志齊王芳紀司馬懿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懿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懿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懿曰。是也。乃收晏。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氏春秋

按御覽卷六百五引魏末傳曰。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筆於地。蓋一事而傳聞異辭也。

晏婦金鄉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司馬懿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懿。懿





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

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末傳

按據此、則何晏尚有後費禕甲乙論、謂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蜀志費禕傳注引敵國傳聞、或未審歟。何焯疑魏末傳有虛妄、然亦揣測無確證也。

管輅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爲已有兇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古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徽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

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魏志曹爽傳

據隋書經籍志、晏撰集解論語十卷、孝經注一卷、官族傳十四卷、魏晉謚議十三卷、老子道德論二卷、集十一卷。今惟論語集解存、餘均佚。晏文傳者、有景福殿賦、文選諫齊王疏、魏志齊王芳紀無名論、列

子仲尼篇注白起論、

史記白起列傳集解韓白論、

書鈔卷一百十五、藝文類聚卷五十九、御覽卷二百七十三

與夏侯泰

初難、蔣濟叔嫂無服論、

通典卷九十二

論語集解序諸篇。此外尚有祀五郊六宗及厲殃議、

通典卷五十五

明帝謚議

書鈔未改本卷九十四

冀州論

御覽卷四百四十七

九州論

初學記卷八、藝文類聚卷八十六、卷八十七、御覽卷

七百六十六、卷八百十八、卷九百六十九瑞頌

藝文類聚卷九十八

斫猛獸刀銘

初學記卷二十二、藝文類聚卷六十皆非

全文。晏五言詩傳者僅一首。上文已引。

晏好服五石散。世說言語篇。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注引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寰宇記卷一百二十六。何晏墳在廬江縣北十七里。其墓高大。景雲二年。有人發墳。得塋銘。是何公之墓。

晏等之敗。時人王廣論之曰。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

魏志王凌傳注引漢晉春秋

裴松之以爲此言。前史不

載。疑習鑿齒所自造。

魏志王凌傳注

葉適習學記言曰。前史載與不載。不必問。然此乃魏晉人議論。兩黨

根柢。非虛言也。蓋夏侯玄、何晏以器韻玄遠。爲一時表則。士之神雋朗邁者。爭宗之。其老成重樸實。有局幹者。皆所不悅。此司馬懿所以能乘機取魏柄。俗人甘心爲之役而不悟。然雖能取魏。而晏、玄之標度風流。已不可掩抑。所以晉人終於成俗。而向之不俗者。久亦消折。後生遂靡然矣。

正始十年。曹爽敗。王弼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司馬師聞之。嗟



儒藏

何晏王弼事輯

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魏志鍾會傳注引王弼別傳

按弼通儒不聞世事故雖爽之故吏而爽敗僅免官而已不罹其禍。張湛列子序稱弼女婿趙季子然則弼雖乏嗣亦有女矣。續談助卷四殷芸小說引幽明錄曰王輔嗣注易笑鄭玄云老奴甚無意於時夜分忽聞外閣有着屐聲須臾即入自云是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穿鑿文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有怒色言竟便退而輔嗣心生畏惡經少時乃暴疾而卒小說虛妄之談殆不足信也。

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

魏志鍾會傳

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

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

魏志鍾會傳注引王弼別傳

據隋書經籍志王弼注周易六十四卦六卷撰易略例一卷論語釋疑三卷老子道德經注二卷集五卷錄一卷今存周易注易略例老子注餘均佚。

寰宇記卷五王弼墓在偃師縣南三里。

# 范蔚宗年譜

張述祖 編撰  
劉 琳 審稿

據《史學年報》第三卷第二期重排



《范蔚宗年譜》，近人張述祖編撰。原載一九四〇年出版之《史學年報》第三卷第二期。范曄（三九八—四四五），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南朝宋史學家。歷秘書丞、尚書吏部郎。元嘉九年出爲宣城太守。「官清事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累遷左衛將軍，掌管禁旅，參與機密，又爲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等謀迎立彭城王義康，事敗，曄受牽連，被誅，年四十八。惜其《後漢書》十志未成，然此書體大思精，多有創新，劉知幾稱其「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後世以之與《史記》、《漢書》、《三國志》並稱「四史」。

此譜記述譜主家世、仕歷、著述等。正文敘事簡明，惟於著《後漢書》之事及「謀反」一案詳加敘述，并廣引後世學者之有關看法，參以己見，以證《後漢書》之價值，以明譜主之冤。文末之注釋注明材料出處，并對可疑或不明之事實加以考析。

范蔚宗年譜

張述祖

先生姓范氏、名曄、字蔚宗、籍宋順陽郡順陽縣、今河南省之內鄉縣也<sup>①</sup>。高祖晷、字彥長、少遊學清河、因家焉。官至晉雍州刺史、加左將軍。二子廣雅<sup>②</sup>、雅本亦作稚。雅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字玄平、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晚年屏居吳郡、官至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進爵武興縣侯。二子康、寧、字武子、官至晉豫章太守、以經術名於時、既免官、家於丹陽。子泰、字伯倫、即先生父也<sup>③</sup>。生先生時、年已四十四矣。

先生有兄三、昂早卒、曷官宜都太守、宴侍中光祿大夫、弟廣淵、爲宋世祖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姊一、適左衛將軍謝述、妹一、不知所歸<sup>④</sup>。

先生幼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sup>⑤</sup>。

晉安帝隆安二年戊戌、西曆三九八先生生<sup>⑥</sup>。

先生爲父泰庶出<sup>⑦</sup>、母如廁產之、額爲塼所傷、故小字曰塼<sup>⑧</sup>。

祖父寧、太元中官豫章太守、免官後家居、勤經學、終年不輟、此時已六十<sup>⑨</sup>。

父泰官中書侍郎<sup>⑩</sup>。

當時史家、徐廣年四十七<sup>⑪</sup>、裴松之二十七<sup>⑫</sup>、何承天二十九<sup>⑬</sup>、王韶之十九<sup>⑭</sup>。

日後與先生共事者、何尚之年十七<sup>⑮</sup>、庾炳之十一<sup>⑯</sup>、沈演之二歲<sup>⑰</sup>。

隆安三年己亥、三九九二歲。



藏

范蔚宗年譜

隆安四年庚子<sub>四〇〇</sub>三歲。

隆安五年辛丑<sub>四〇一</sub>四歲。

祖父寧卒享年六十有三<sub>四〇二</sub>。

初寧以春秋三傳左氏有服杜之注公羊有何嚴之訓釋穀梁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成春秋穀梁傳集解二十卷其義精審爲世所重<sub>四〇三</sub>。

父泰以憂去職襲陽遂鄉侯<sub>四〇四</sub>。

夏五月孫恩寇吳國內史袁山松<sub>四〇五</sub>本亦作袁崧死之<sub>四〇六</sub>。

山松少有才名著後漢書百篇<sub>四〇七</sub>。

元興元年壬寅<sub>四〇八</sub>五歲。

元興二年癸卯<sub>四〇九</sub>六歲。

時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父泰居喪無禮坐廢徙丹徒<sub>四一〇</sub>。

元興三年甲辰<sub>四一一</sub>七歲。

四月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爲冠軍將軍荊州刺史<sub>四一二</sub>除父泰長史南郡太守又除長沙相散騎常侍并不拜人爲黃門郎御史中丞參議殷祠<sub>四一三</sub>。

義熙元年乙巳<sub>四一四</sub>八歲。

義熙二年丙午、四〇六九歲。

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奏父泰元興三年議殷祠事謬詔泰白衣領職旋出守東陽。

義熙三年丁未、四〇七十歲。

義熙四年戊申、四〇八十一歲。

義熙五年己酉、四〇九十二歲。

宋高祖第四子彭城王義康生。

義熙六年庚戌、四一〇十三歲。

二月廣州刺史盧循反逼京師父泰時爲東陽太守預發千人開倉給廩宋高祖嘉之進號振武將軍。

義熙七年辛亥、四一一十四歲。

父泰遷侍中尋轉度支尚書。

徐湛之生。

義熙八年壬子、四一二十五歲。

義熙九年癸丑、四一三十六歲。

王韶之撰晉安帝陽秋敘事訖此年。

義熙十年甲寅、四一四十七歲。



藏 儒

范蔚宗年譜



州辟主簿不就<sup>③④</sup>

義熙十一年乙卯<sup>四一五</sup>十八歲。

父泰爲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sup>③⑤</sup>

東莞臧榮緒生。榮緒後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sup>③⑥</sup>

義熙十二年丙辰<sup>四一六</sup>十九歲。

父泰爲尚書常侍兼司空<sup>③⑦</sup>

魯國人孔熙先生<sup>③⑧</sup>

徐廣成晉紀四十六卷、表上之<sup>③⑨</sup>

義熙十三年丁巳<sup>四一七</sup>二十歲。

父泰隨宋高祖大軍至洛陽<sup>④⑩</sup>

義熙十四年戊午<sup>四一八</sup>二十一歲。

六月、宋高祖晉號相國、辟先生爲掾<sup>④⑪</sup>

父泰隨宋高祖還彭城、共登城、以足疾特命乘輿。六月、泰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sup>④⑫</sup>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sup>四一九</sup>二十二歲。

父泰遷護軍將軍、旋以公事免<sup>④⑬</sup>

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sup>四二〇</sup>二十三歲。

爲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隨府轉右軍參軍<sup>(44)</sup>

父泰爲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sup>(45)</sup>

永初二年辛酉<sup>(42)</sup>二十四歲。

是年議建國學、以父泰領國子祭酒<sup>(46)</sup>

永初三年壬戌<sup>(43)</sup>二十五歲。

廢帝景平元年癸亥<sup>(42)</sup>二十六歲。

父泰加位特進<sup>(47)</sup>

文帝元嘉元年甲子<sup>(44)</sup>二十七歲。

入補尚書外兵郎<sup>(48)</sup>

父泰致仕、解國子祭酒<sup>(49)</sup>

何尚之爲中書侍郎、遷臨川內史<sup>(50)</sup>

元嘉二年乙丑<sup>(45)</sup>二十八歲。

父泰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奏劾之、太祖不問也<sup>(51)</sup>

徐廣卒、年七十四<sup>(52)</sup>、徐湛之除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并不就<sup>(53)</sup>

元嘉三年丙寅<sup>(46)</sup>二十九歲。

出爲荊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爲秘書丞<sup>(54)</sup>



長子藹生<sup>⑤</sup>

父泰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下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sup>⑥</sup>。

五月乙未、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sup>⑦</sup>。

元嘉四年丁卯<sup>④二七</sup>三十歲。

先生獄中與諸甥姪書云、吾少嬾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sup>⑧</sup>。太祖命謝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sup>⑨</sup>。

田園詩人陶潛卒、年六十三<sup>⑩</sup>。

元嘉五年戊辰<sup>④二八</sup>三十一歲。

秋八月壬戌、父泰卒、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侍中、特進、王師如故、諡曰宣侯。泰博覽典籍、好爲文章、獎掖後生、孜孜無倦。性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然拙於爲政、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虔、於宅西立祇洹精舍<sup>⑪</sup>、以高僧釋慧義爲主持<sup>⑫</sup>。先生以憂去職<sup>⑬</sup>。

元嘉六年己巳<sup>④二九</sup>三十二歲。

正月癸丑、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徐湛之爲太子洗馬、轉國子博士<sup>⑭</sup>。裴松之注三國志成、表上之、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同年、北魏崔浩集諸文人、撰成國書三十卷<sup>⑮</sup>。

元嘉七年庚午<sup>四三〇</sup>三十三歲。

爲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sup>四三</sup>

十一月壬辰上命道濟北伐魏<sup>四四</sup>

元嘉八年辛未<sup>四三一</sup>三十四歲。

道濟率軍北上<sup>四二</sup>先生憚行辭以腳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乃行<sup>四七</sup>

元嘉九年壬申<sup>四三二</sup>三十五歲。

軍還命先生爲司徒從事中郎頃之遷尚書吏部郎<sup>四三</sup>三表詔答其年冬彭城王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并集東府先生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值先生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處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先生爲宣城太守<sup>四八</sup>

先是漢記殘缺至晉無成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於孝獻<sup>中略</sup>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後漢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典十列傳七十譜三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往作者相繼爲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遷三惟一存<sup>四九</sup>及先生出守宣城官清事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sup>五〇</sup>窺其志趣蓋欲上繼班氏追踪馬遷故獄中書云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sup>中略</sup>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sup>五一</sup>

其書原定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sup>五二</sup>蓋取與班書相應敘例一卷詳載筆削大法其書別行久



儒藏



已亡佚。其見於諸書徵引者，僅一二條耳。

一、隋書魏澹傳云：「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

二、後漢書光武紀上章懷注云：「例曰：『多所誅殺。』」曰屠。

三、光武紀上注又云：「臣賢案范曄序例云：『帝紀略依春秋，唯彗日食地震書，餘悉備於志。』」

四、安帝紀注云：「序例曰：『凡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見於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故書某處上言也。』」

劉知幾曰：「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收自序曰：『其史三十五例，今皆不可見。』上所舉者，雖寥寥數則，想亦讀者之所樂聞也。」

此外其書獨創之處，尚有數端：

一、后紀 馬班二史雖紀高后，然皆名曰帝紀。其以后紀爲稱者，正史之中，首見於此。劉知幾嘗非之曰：「案范曄漢書記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紀，中略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自茲以降，學者如晁公武、陳振孫、洪邁、孔歐、孟章、宗源等，輒拾劉氏唾餘，以詆先生，實則后妃立紀，前蓋有之矣。晉書載華嶠之著後漢也，以爲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史記外戚世家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略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是則先生所爲，乃因華王之舊，非妄作矣。且其所以因之者，亦有說焉。義門何氏曰：「東京皇后竇、鄧、



閻梁竇何臨朝者六其間殤帝北鄉侯冲帝質帝皆未常親政鄧后既立安帝復臨朝者十六年遂終身稱制作皇后紀爲得其實雖然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也其說是矣。

二黨錮列傳 東京黨錮之禍綿亙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卒致朝野崩離紀綱蕩然爲害豈不巨哉班書蕭望之劉向周堪等傳專記西京黨事先生乃援其意而成此篇焉。

三宦者列傳 史漢有佞幸傳蓋爲宦者列傳之所昉也先生宦者傳論曰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其影響之鉅既如此傳之宜也。

四文苑傳 章實齋有言曰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於紀傳則彙次爲文苑之篇此蓋先生傳文苑之旨也然又從而難之曰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榜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平心論之章氏此說亦未爲允無論文篇收入傳中史帙之繁冗何似即能任其繁冗先生亦必不爲也蓋先生生當劉宋之世非際漢季其時文集風行儼然已成大國史冊但記其人之行事已足何必更芸他人之田而廢己業者乎。

五方術傳 何義門氏曰方術立傳所以譏切時主崇信小數此史家之主文譎諫也從馬之曰者龜策及前書眭宏兩夏侯京翼李傳變而通之夫主文譎諫豈盡先生立方術之旨耶近人劉咸炘云史所以書一時之事豈可以作一時之諫書東漢讖緯學盛經生多講術數而民間襍祥

禁忌之俗亦多。巫祝形法方士神仙之說，後世所行者皆自東漢而盛，故此傳不得不立其說允矣。

六、獨行傳 獨行者，蓋謂絕激之行，爲人所不能爲者，非僅限於節義也。惠棟云：漢選士有獨行科，依其名爲立傳。劉咸炘曰：按獨行一傳，沿用班書。楊朱、胡梅云傳，班贊目諸人爲狂狷，此敘以狂狷發端，是其明證。

七、逸民傳 漢室經新莽之亂，士節盡矣。故東京一代，崇之惟恐不力。草上之風，必偃。一時殆爲風氣。顧亭林氏曰：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見於此，故尊重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中略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此先生所以傳獨行逸民也。

八、列女傳 何義門氏曰：列女之作，本於子政。斷自中興以後，上繼劉書，又於本書爲合。

九、論讚 史記曰：太史公漢書曰：贊先生則名之曰論，實一物也。各附於篇末。史記馬遷自序傳後，又歷寫諸篇，各敘其意。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先生又改之曰贊，亦一物也。而馬班則統爲一篇，先生則散附論後，是其異也。劉知幾嘗非之曰：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中略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王先謙辨之曰：第范見刑時，書未大成，以贊繼論，原未

必范意如此。其說近是。先生自敘尚未及作，一待撰成，安知不與贊合爲一篇，同於班氏者耶？先生後漢書班固傳論曰：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義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



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王鳴盛氏云、此雖華嶠之辭、而蔚宗取之、故蔚宗遂力矯班氏之失、如黨錮獨行、逸民等傳、正所以表死節、褒正直、而敘殺身成仁之爲美也。而諸列傳中、亦往往見重仁義、貴守節之意、善讀書者當自知之。又曰、李延壽爲益二語云、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此稍見蔚宗作史本趣。

劉知幾云、先生著書、廣集學徒、然此輩學徒、今已無考。章懷注引宋書謝儼傳云、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班固傳贊、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注亦謂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爲帝墳。謝儼者、殆亦先生所集之學徒歟。今宋書儼傳亡、其名僅一見於王景文傳、不關宏旨、故不能詳考也。

是年、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元嘉十年癸酉、四三三三十六歲。

孔熙先父默之時、爲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

長沙王義欣進號鎮軍將軍。

謝靈運棄市廣州、年四十九。

元嘉十一年甲戌、四三四三十七歲。

元嘉十二年乙亥、四三五三十八歲。

沈演之以司徒左司掾兼散騎常侍、巡行東諸郡水災。



何尚之遷侍中<sup>(11)</sup>

元嘉十三年丙子<sup>(四三六)</sup>三十九歲

檀道濟誅何尚之出爲丹陽尹<sup>(115)</sup>

元嘉十四年丁丑<sup>(四三七)</sup>四十歲

據本傳云先生守宣城數年何時去職則無明文要之必在十六年前自九年初蒞郡至是已五年按之傳文似無大謬任中著後漢書外餘無所知惟宋書楊運長傳謂初爲宣城郡吏太守范曄解吏名<sup>(116)</sup>

去郡後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sup>(118)</sup>

元嘉十五年戊寅<sup>(四三八)</sup>四十一歲

元嘉十六年己卯<sup>(四三九)</sup>四十二歲

嫡母隨兄暉在宜都太守任亡報之以疾先生不時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隨爲御史中丞劉損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sup>(119)</sup>

彭城王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餘如故<sup>(120)</sup>

何承天除著作郎撰國史<sup>(121)</sup>

是年上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處士雷次宗立儒學稱爲四學<sup>(122)</sup>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sup>(123)</sup>

元嘉十七年庚辰、四四〇四十三歲。

爲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下邳太守。十二月、濬由豫州刺史改爲揚州、未親政事、悉委之先生。<sup>(12)</sup>時沈約、父璞爲濬主簿、以先生性疏、太祖乃詔璞曰：「神畿之政、既不易理、濬以弱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賞罰得失、特宜詳審。」范曄性疎、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委卿也。<sup>(13)</sup>璞每有所懷、輒以密啓、及至施行、必從中出。先生以爲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從事。

十月戊辰、司徒彭城王義康與上嫌隙既成、上誅前丹陽尹劉湛、改授義康江州刺史、出鎮豫章。<sup>(14)</sup>時孔熙先爲散騎常侍、以義康曾保持其父、乃密懷報効。徐湛之向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與劉湛等頗相附協。及劉湛得罪、事連湛之、得免。遷太子詹事。先生甥謝綜、官司徒主簿、亦爲義康所狎。至此、改爲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sup>(15)</sup>

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庾炳之爲尚書吏部郎、與演之俱參機密。<sup>(16)</sup>何尚之遷吏部尚書、徐湛之爲太子詹事。<sup>(17)</sup>

元嘉十八年辛巳、四四一四十四歲。

庾炳之、徐湛之俱加侍中。<sup>(18)</sup>

沈約生約後、以文名、然其論文大旨、多與先生暗合。<sup>(19)</sup>

南齊書陸厥傳云：「厥與約書曰：『范詹事』」<sup>(20)</sup>即先生自敘、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

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



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闡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惴情謬於玄黃、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闡於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鍾嶸詩品亦云、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惟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

先生又長於書。

南齊書王僧虔傳云、其論書曰、中略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先生亦自評曰、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

先生亦擅音樂。

自云、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尤精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先生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先生曰、我欲歌、卿可彈、乃奉旨。上歌既畢、先生弦亦止。

元嘉十九年壬午

四四二

四十五歲。

是年初先生由後軍長史遷左衛將軍與右衛將軍沈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而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等亦皆居要職與先生日夕共事。

此諸人中先生蓋爲卓出故每恃才傲物攻訕朝士嘗撰和香方其敘云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靈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并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其中所言悉比類朝上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靈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是故同僚多不能容而傾陷之謀作矣。

孔熙先兼奉聖亭侯。

元嘉二十年癸未四四三四十六歲。

沈演之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

元嘉二十一年甲申四四四四十七歲。

二月庚寅詔曰總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沈濟左衛將軍曄才應通敏理懷清要并美彰出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蒞演之可中領軍曄可太子詹事。

時二人并爲上所知每被見多同先生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二月何尚之爲中書令五月兼中護軍徐湛之爲丹陽尹。





初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久不得意其黨孔熙先徐湛之仲承祖胡遵許耀法略等及先生甥謝綜密謀奉義康起事先生略聞孔熙先說此乃上言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詆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疊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納熙先素不爲先生所重故輕其小兒語不以經意

元嘉二十二年乙酉四四五四十八歲。

七月徐湛之爲中書令

九月孔熙先等欲起事未成

十一月徐湛之上表發其事而言先生爲首逆。

詔曰略曄素無行檢少負瑕釁但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爵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懷怨憤每存容養冀能俊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既收上遣使問之曰以卿狃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於例非少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而已云何乃有異謀先生倉卒對曰今宗室磐石蕃嶽張時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臣雖泥下朝廷許其狃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又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罪重分甘誅戮其夜上使何尚之視



之先生語尚之曰、外人傳庾尚書即炳之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責方覺爲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之後猶望君照此心也

明日仗送先生付廷尉。

獄中與綜及熙先異處乃稱疾求移考堂欲近綜等許之與綜等果得隔壁遙問綜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綜云不知先生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慳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

先生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下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即尚之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

入獄後二旬詔棄市先生子藹遙及弟廣淵叔襲皆誅兄弟子父已亡者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性命亦得遠徙世祖即位始還

自是以後學者每以叛逆目先生至清始有辨其冤者其中以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爲最早次有陳澧之申范及傅維森之缺齋遺稿所論略同茲僅擷其大意列示於後

一蔚宗壯即仕宋於晉非有禾黍之感

二其作後漢書特表氣節心胸已可概見

三文帝欲聞琵琶而蔚宗不肯彈其耿介如此此由其性情氣度推之必不反也

四蔚宗入掌機密爲文帝所愛君臣甚洽

五、義康以飲食小過出蔚宗爲宣城。蔚宗怨之必甚。此由其交誼言之。必不附義康反也。

六、宋書本傳言熙先說蔚宗以國家不與婚姻。當日江左門戶高於蔚宗而不得爲婚者多矣。且其孫爲吳興昭公主外孫。是已連姻帝室矣。

七、本傳言蔚宗與沈演之詔見。演之嘗獨被引。以此爲怨。然此小事。雖褊心之人亦未必遂怨。即小怨亦何至謀反。

此就本傳所舉之理由駁之。謂其必不反也。

八、本傳言熙先欲弑帝迎義康立之。此真妄想。事之必不能成。下愚亦知。蔚宗豈肯共謀。

九、本傳言衡陽王義季等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爲亂。區區文士欲作壽寂之。姜產之伎倆。是何言與。

此由其舉事之性質言之。蔚宗必不爲也。

十、本傳言熙先說蔚宗。蔚宗終乃默然不答。其不從顯然。反謂其謀逆之意遂定。

十一、本傳言蔚宗上言義康姦竇已成。將成亂階。反謂其欲探時旨。

十二、本傳所載謀逆事皆熙先主持。而反以蔚宗爲首。

十三、南史言檄文及與徐湛之書皆孔休先所作。而宋書謂出蔚宗手。此由傳文推知蔚宗之必爲所誣無疑矣。

十四、本傳言蔚宗嘗敘和香方。一時朝貴咸加刺譏。

十五徐湛之表言蔚宗攻伐朝士。

十六蔚宗自言其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此蔚宗所以取誣之道也。

十七蔚宗語何尚之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

十八何尚之傳言尚之察蔚宗意趣異常白太祖宜出爲廣州。

十九沈演之傳云曄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

二十本傳載徐湛之初次上言僅稱蔚宗怨望譏謗不言謀反二次上言則有之。

此證蔚宗湛之本無仇隙而相誣者乃庾何沈所使也。

二十一蔚宗性輕躁不謹與妄人孔熙先往還。

二十二聞孔熙先謝綜謀反不以上聞而言彭城王義康躐蹟彰著請正大逆之罰宋文帝不納。

何尚之等遂誣害以爲賊首而誅之。

此當爲蔚宗被陷之實情也。

三氏之辨大都中情合理然其非難沈約<sup>(162)</sup>以爲立意侮辱先生則事屬可疑趙甌北言約書多取徐

爰舊本而增刪之者也爰書之前又有蘇寶生之作已及元嘉諸臣<sup>(163)</sup>則先生傳不出約手明矣安可

謂意存詆毀耶且檢宋書諸傳未見有一及先生之冤者臧質傳載柳元景檄曰孔范之變顯於逆

辭謝景仁傳云綜<sup>(164)</sup>中略與舅范曄謀反伏誅<sup>(165)</sup>竟陵王傳云義康襲軌於後<sup>(166)</sup>中略禍成范謝<sup>(167)</sup>謝莊傳云

選曹樞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己心外議咸不自限故范曄魯爽舉兵滅門<sup>(168)</sup>諸如此類





皆以先生謀逆爲實事。若謂此皆沈約所改，何其一無遺誤，而於區區曄傳，又何以忽而抵誣，忽而雪冤耶？由此言之，約之無罪必矣。

進而言之，蘇寶生作元嘉諸臣傳，事在孝建之初，其時何尚之父子踞居要津，權傾朝廷，謂其嗾使寶生曲筆曄傳，則今之傳中，曷得有寄語何僕射中略？若有靈，自當相報之語。故詳情如何，尚難定論。即其史實，讀者可自得之也。

先生死時，後漢書諸志尚未脫稿。其獄中書云：「欲徧作諸志，前書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其作志體例大要如此。

章懷注引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皆闕，然後漢書后紀云：「僚品秩事在百官志。」東平王蒼傳云：「語在禮樂輿服志。」蔡邕傳云：「事在五行天志。」是其志已有成者。南齊書百官志序云：「蔚宗選簿梗概，檀超傳云：『立十志。』」中略百官依范曄，則齊時其志尚有存者。及劉昭注書時，已稱全闕矣。儼傳所謂蠟以覆車者，似指先生尚未刪定諸志而言也。今書所有，則爲司馬彪續漢書志，劉昭借以補之。

先生自許頗高。其獄中書云：「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中略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



藏書

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當時學者亦承認之。沈約云。曄自敘并實。劉昭云。范曄後漢良跨衆氏。劉知幾亦曰。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又曰。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及宋有翟公異者。獨謂其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乃作東漢通史五十卷。王鳴盛氏亦譏其不自量矣。爰迄於清。學者咸以後書論中。間有華嶠之語。乃謂先生全襲華氏。實則章懷注中所示。止於寥寥六條。俱不關紀傳正文。劉知幾嘗曰。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異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知幾尚不之病。下走更可屏息矣。

注其書者。梁有吳均。劉昭皆已不傳。惟唐章懷太子李賢等所注。今尚習用。清末王先謙氏網羅衆家。參以己意。勒成集解。都一百二十卷。學者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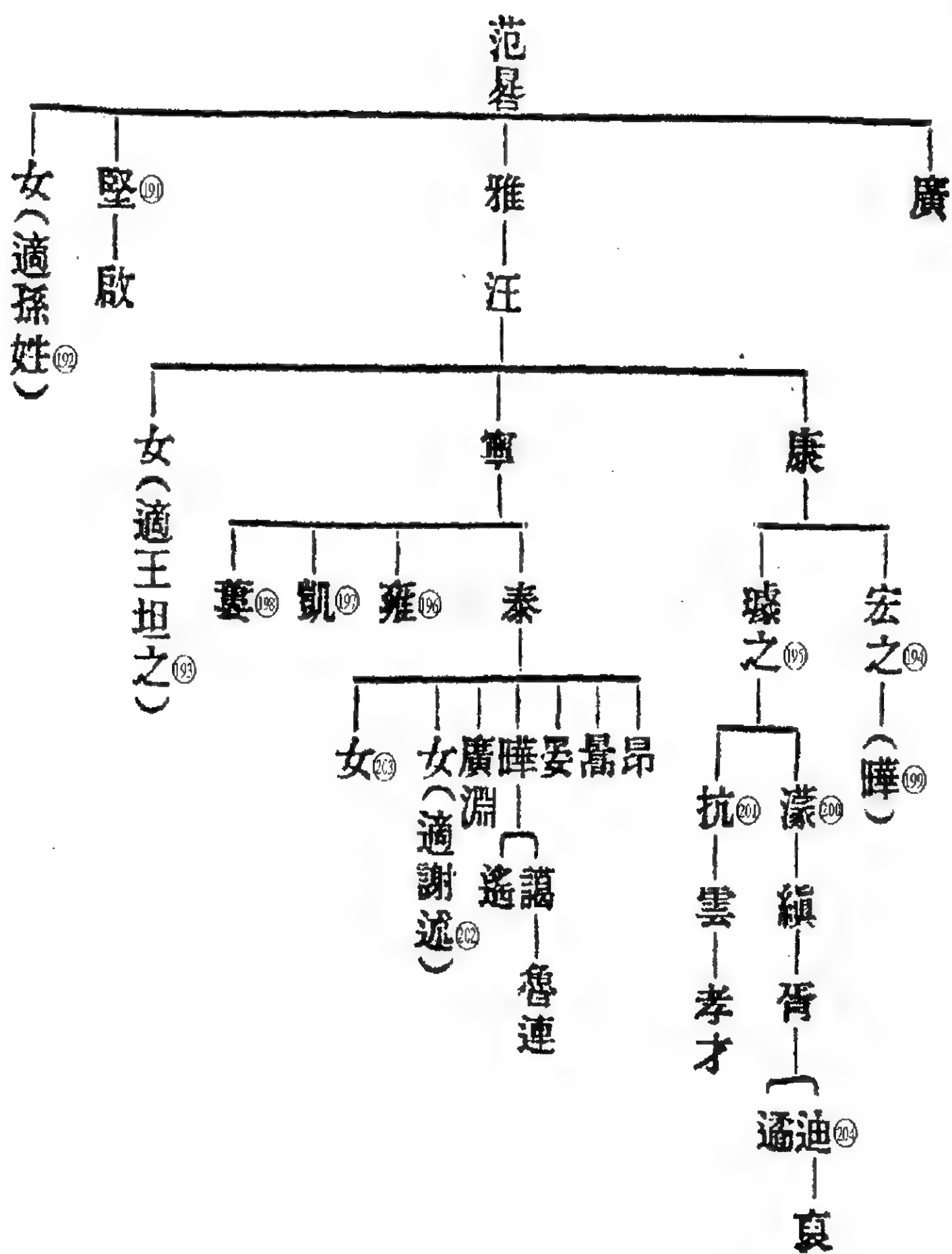
後漢書外。先生遺著有集十五卷。錄一卷。和或作上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俱見隋志。今亡。百官階

次一卷。見舊唐志。亦亡。唐志又有齊職儀五十卷。題范曄撰。實爲王珪之撰。今所存者。雙鶴詩序一篇。見藝文類

聚。九十樂遊應詔詩一首。見文選卷二。及鍾嶸詩品詩例下。綠窗女史中有王昭君傳一卷。題晉范曄撰。又不見史

志。故不錄。

附 范氏世系表



原注

①《晉書·范晷傳》云「南陽順陽人也」《四部備要》洋裝本，《宋書·范泰傳》云「順陽山陰人也」《四部備要》洋裝本，同書《范曄傳》止云「順陽人」。三說不同。今按，《宋書·州郡志》三稱：「順陽太守，魏分南陽立，曰南鄉，晉武帝更命。成帝咸康四年，復立南鄉，後復舊。」順陽郡下有順陽縣，自魏以來，郡或稱南鄉，然轄縣如故，《晷傳》謂「南陽順陽」，實爲費解。方愷《新校晉書地理志》云：「豈順陽未立國時，縣屬南陽，不屬南鄉耶？」未詳。後附吳翊寅曰：「案《郡國志》，順陽屬南陽郡」（《二十五史補編》本）。予謂此或作傳者本之《范氏家傳》，（范汪撰，見《隋唐志》）故沿用舊名也。泰傳稱「順陽山陰人」，亦欠正確。《宋志》山陰屬會稽郡，不屬順陽。李慈銘《宋書札記》謂：「山陰字有誤」（北平圖印本），然不知誤在何處。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云：「似山陰當爲無陰之誤，而《州郡志》無陰屬南陽，不屬順陽，未詳」（廣雅書局刊本）。今亦存疑。惟據《晷傳》「南陽順陽」之語，知順陽確爲縣名。又據《宋志》，知縣確屬順陽郡，故書以「宋順陽郡順陽縣」也。又《南陽府志·人物》中注云：「晉置順陽郡，所轄順陽、南鄉、析三縣，太守丁穆殉符堅之難，郡人范寧爲之立碑，今屬內鄉，故址在焉。」（康熙甲戌年序刻本）故范氏父子、《志》皆列入內鄉縣，今從之。

②以上見《晉書·范晷傳》、《范汪傳》、《范寧傳》。



儒藏

范蔚宗年譜

③以上見《宋書·范泰傳》。

④同上《范曄傳》、《謝景仁傳》。

⑤同上本傳。

⑥同上。《文帝紀》謂：「二十二年……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及黨與皆伏誅」。

本傳云：「時年四十八」。上推之，則當生於晉安帝隆安二年。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以爲隆安三年者誤（廣雅書局刊本）。錢大昕《疑年錄》所推是矣（小雙寂庵刊本）。

⑦《宋書》本傳云：「嫡母隨冒在官，則必爲庶出。」

⑧同上。

⑨《晉書》寧傳云：「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太守臣寧……肆其奢濁，所爲狼籍……詔……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會赦免」。《宋書》泰傳謂「荊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病卒，召泰爲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侍郎」，又按，萬斯同《東晉方鎮年表》稱：「太元十七年壬辰十月，荊州刺史王忱卒。」（《二十五史補編》本）則寧之抵罪，至遲當在太元十七年。且《晉書·武帝紀》言，太元十七年正月大赦，適與忱卒同歲，則寧之赦免，要在彼年也，故曰「此時家居」。

⑩依上注所言，王忱卒至此已六七年，泰似已遷中書侍郎矣。本傳又曰「父憂去職」，則此時尚在職也。





儒藏

范蔚宗年譜

⑪《宋書》本傳云：「元嘉二年卒，時年七十四。」上推之。

⑫同上本傳云：「（元嘉）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上推之。

⑬同上本傳云：「（元嘉）二十四年……卒於家，年七十八。」上推之。

⑭同上本傳云：「（元嘉）十二年……卒，時年五十六。」上推之。

⑮同上本傳云：「（大明）四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九。」上推之。

⑯同上本傳云：「（元嘉）二十七年卒於家，時年六十三。」上推之。

⑰同上本傳云：「（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三。」上推之。

⑱錢大昕《疑年錄》云：「史不著其卒年，以《宋書·范泰傳》父憂去職時約計之。」

⑲《春秋穀梁傳注》序（《四部備要》本）。

⑳《晉書》本傳。

㉑《宋書》本傳。

㉒《晉書·安帝紀》。

㉓同上本傳。

㉔見《宋書》本傳。按《晉書·安帝紀》，元興元年三月，玄自稱侍中丞相錄尚書事，二年夏，又自號相國楚王，十二月篡位。則泰之廢徙，當在元興二年篡位之前，姑從其極數。

㉕《晉書·司馬休之傳》：「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

……可監荆益梁秦雍六州軍事，令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無幾……出奔襄陽。」又《安帝紀》云：「義熙元年二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萬斯同《東晉方鎮表》謂：「元興三年四月，命休之爲荊州刺史」，與本傳「聞義軍起」語相合。且泰入爲御史中丞，亦在此年，可爲萬說佐證。嚴可均《全宋文》范泰文序謂：「義熙初，荊州刺史司馬休之以爲長史南郡太守」（光緒十九年王氏刊本），於時間史實皆未確。

②⑥《宋書·禮三》云：「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啓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四月夏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御史中丞范泰議……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推覈文意，則泰元興三年已爲御史中丞，而參議殷祠矣。《通典》載其事於義熙三年（《萬有文庫》洋裝本），似誤。

②⑦同上。出爲東陽太守，不知何時，然必距白衣領職甚邇，故附之。

②⑧同上本傳云：「（元嘉）二十八年……以被擄殺之，時年四十三。」上推之。

②⑨《晉書·安帝紀》。

③⑩《宋書》本傳。

③⑪同上。

③⑫同上本傳：「劭入弑……見害，年四十四」。上推之。

③⑬同上本傳。

③④ 同上本傳。

③⑤ 同上本傳云：「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爲嗣。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泰議曰……諱宜還本屬。從之。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道規傳》稱義熙八年卒，而《文帝紀》又謂義熙十一年封帝爲彭城縣公，則知泰之議事，必在八年後十一年前，而其遷官，又似與封太祖爲縣公同時或稍前，故附此。

③⑥ 《南齊書》本傳云：「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四部備要》洋裝本）。上推之。

③⑦ 《宋書·武帝紀中》謂義熙十二年十月策曰：「……命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又《袁湛傳》謂：「義熙十二年……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高祖冲讓。」

③⑧ 同上《范曄傳》云：「上……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南史》曄傳載此曰：「使孔熙先年三十」（《四部備要》洋裝本）。二書所言微異，然其死時，必去三十無幾，故附此。

③⑨ 同上本傳。

④⑩ 同上《武帝紀中》，謂高祖至洛陽在此年。

④⑪ 同上曄傳云：「高祖相國掾」。按《武帝紀中》，詔命高祖爲相國，在義熙十二年，然紀又



稱，高祖十四年還彭城後，始受命，則先生爲掾，亦當在此年。

④2 依上注，則實授宋公九錫，在此年，非十二年。

④3 年月據萬氏《東晉將相大臣年表》（《二十五史補編》本）。

④4 《宋書》義康傳云：「年十一，宋臺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其十二歲，爲武帝永初元年。傳又云：「時高祖白壽陽被徵入輔。」而《武帝紀》中稱：「（元熙）二年四月，徵王入輔。元熙二年，即永初元年……證義康此年始爲冠軍將軍。」義康傳又云：「永初元年，進號右將軍。」則曄之爲冠軍參軍，與轉右軍參軍，并此年事。

④5 同上本傳云：「高祖受命、拜……」

④6 同上。

④7 同上本傳。

④8 同上義康傳云：「永初元年……進號右將軍，二年……將軍如故，三年……將軍如故，太祖即位……進號驃騎將軍」。《文帝紀》則稱：「元嘉元年……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進號驃騎將軍。一今檢《南史》義康傳、《武帝紀》、《廢帝紀》及《宋書》義康傳，俱無進號衛將軍之文，而僅一見於此，似難徵信。且萬氏《宋將相大臣年表》載，廢帝景平元年，衛將軍爲王弘，而非義康，是知紀文本有誤矣。今認義康解右將軍之時，即其拜驃騎將軍之日，俱在元嘉元年。曄之人補尚書外兵郎，不知何時，然至遲必在此年義康解

右將軍之前，故附此。

④9 同上本傳。

⑤0 同上本傳云：「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按《少帝紀》，廢在此年（即景平二年）。傳又云：「太祖即位，出爲臨川內史」，蓋一年事。

⑤1 同上本傳。

⑤2 同上本傳。

⑤3 同上本傳。

⑤4 同上本傳。按義康傳云：「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文帝紀》亦云：「三年春正月……丁卯……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爲荊州刺史。」曄之出爲荊州別駕從事史，或在此年。曄傳稱：「曄屢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則謂其隨義康而出，非盡無理（《百官志》下，刺史官屬有別駕從事史一人）。其轉秘書丞時亦不悉，然傳云「尋召爲」，則必相距不遠，姑附此。

⑤5 同上曄傳云：「死時年二十」，上推之。

⑤6 同上本傳。

⑤7 同上《文帝紀》。

⑤8 同上本傳。



備藏



⑤9 同上本傳云：「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按，《文帝紀》誅羨之等在元嘉三年，而范泰卒於五年，則靈運之出整祕書，當在四年前後。

⑥0 同上本傳。

⑥1 同上《文帝紀》。

⑥2 同上本傳。

⑥3 嚴可均《全宋文》有釋慧義《答范泰書》，自稱祇洹寺釋慧義。

⑥4 《宋書》本傳。

⑥5 同上《文帝紀》。

⑥6 同上本傳。

⑥7 同上本傳。

⑥8 《魏書·崔浩傳》（《四部備要》洋裝本）。

⑥9 《宋書》本傳。按，下文從道濟北上，在七年十一月，則其爲征南司馬，至遲當在七年十一月之前，姑從其極數。

⑦0 同上《文帝紀》。

⑦1 同上《檀道濟傳》。

⑦② 同上本傳。

⑦③ 同上。按《文帝紀》云：「八年春……二月……癸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引軍還。」又：「九年春三月……丁巳，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檀道濟進位司空。」則曄之爲司徒從事中郎，或在同時。又其年冬，曄即出守宣城，故遷尚書吏部郎，亦當在此年。

⑦④ 《南齊書·謝朓傳》云：「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三表詔答。」

⑦⑤ 《宋書》及《南史》曄傳俱以彭城王太妃薨在元嘉元年（《四部叢刊》景宋本及明南監本《宋書》同）。然按傳文，敘事已過元嘉九年，後忽出以元嘉元年事，似不可能。且其時義康尚未當權，何能怒而黜曄？今檢《宋書》義康傳云：「元嘉九年……太妃薨。解侍中，辭班劍。」（《四部叢刊》景宋本及明南監本同）據本傳言，「給班劍三十人」，在元嘉三年，元年安得辭乎？故知曄傳誤矣。今從義康傳。此訛，前人如錢大昕、王鳴盛、趙翼、李慈銘、陳澧等，俱未言及，故特願學者注意之也。

⑦⑥ 宋書本傳。

⑦⑦ 劉知幾《史通·正史篇》（《四部備要》袖珍本）。

⑦⑧ 同上。

⑦⑨ 《宋書》本傳。

⑧⑩ 《史通·正史篇》。



儒藏

范蔚宗年譜

⑧1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首云：「范《獄中書》云『紀傳例爲舉其大略』，劉昭《補志序》云『范敘例所論，備精與奪』，章懷注《光武紀》、《安紀》并曾引范《敘例》之文，自應別有傳述。」（乙卯長沙王氏刊本）

⑧2 《隋書》（《四部備要》洋裝本）。按，此當是蔚宗《序例》之文。

⑧3 《後漢書》（《四部備要》洋裝本）。

⑧4 同上。

⑧5 同上。

⑧6 《史通·序例篇》。

⑧7 《魏書·自敘》。

⑧8 《史通·列傳篇》。

⑧9 見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首。

⑨0 《晉書·華嶠傳》。

⑨1 《史記》（《四部備要》洋裝本）。

⑨2 何焯《義門讀書記·後漢書》（乾隆辛未原本光緒庚辰重修）。

⑨3 《後漢書》。

⑨4 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上》（民國十四年上海會文堂印本）。



儒藏

范蔚宗年譜

⑨5 同上。

⑨6 《義門讀書記·後漢書》。

⑨7 劉咸炘《後漢書知意》（壬申年十二月刊本）。

⑨8 惠棟《後漢書補注》（嘉慶九年德裕堂刊本）。

⑨9 《後漢書知意》。

⑩0 顧炎武《日知錄》（明治甲申樂善堂縮本）。

⑩1 《義門讀書記·後漢書》。

⑩2 《史通·論贊篇》。

⑩3 《後漢書集解》卷首。

⑩4 《後漢書》。

⑩5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廣雅書局刻本）。

⑩6 《後漢書》后紀注。

⑩7 同上。

⑩8 《宋書·王景文傳》云：「十七日晚，得征南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略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由，答云，使人謬誤。」

⑩9 同上《文帝紀》。

⑪⑩ 同上《范曄傳》。年月則依萬氏《宋方鎮年表》（《二十五史補編本》）。

⑪① 同上《文帝紀》。

⑪② 同上本傳。

⑪③ 同上本傳。

⑪④ 同上本傳。

⑪⑤ 同上《文帝紀》。

⑪⑥ 同上本傳。

⑪⑦ 同上《楊運長傳》。

⑪⑧ 同上本傳。

⑪⑨ 同上。

⑪⑩ 同上《文帝紀》。

⑪⑪ 同上本傳。

⑪⑫ 同上《雷次宗傳》云：「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

餘人。……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

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通鑑》本此，乃以立四學隸於元嘉十五年（丁

巳涵芬樓印本）。

《南史·文帝紀》載玄史文三學，立於元嘉十六年，而以雷次宗居儒學館事



屬之十五年。《南史》得其實矣，《次宗傳》文不當過泥。

⑫③ 《南史·文帝紀》。

⑫④ 《宋書》本傳。按《文帝紀》謂十七年十二月濬改爲揚州，《二凶傳》亦云十七年。以《曄傳》文推之，其爲後軍長史領下邳太守，似在濬遷揚州之先，而母喪又在十六年，故知其爲後軍長史領下邳太守，乃十六、十七年間事也，尤以十七年爲可信，今以爲斷。

⑫⑤ 以上并見《宋書》沈約《自敘》。

⑫⑥ 同上《文帝紀》。

⑫⑦ 同上《范曄傳》。

⑫⑧ 同上本傳。

⑫⑨ 同上本傳。言：「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爲尚書吏部郎。」則當在十七年。

⑫⑩ 同上本傳。言：「湛誅，遷吏部尚書。」萬氏《宋將相大臣年表》謂在十七年。

⑫⑪ 同上本傳。言：「遷中護軍未拜，又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南史》本傳云：「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按此緊接劉湛之死，湛死於十七年，則湛之爲太子詹事，亦當在十七、十八年之交。又本傳明云未拜中護軍，而萬氏《宋將相大臣年表》於十七年謂爲中護軍，於十八年至二十年謂爲中護軍兼侍中，而無爲太子詹事之文。較之本傳，《萬表》誤矣。今據其年月，而易中護軍爲太子詹事，庶幾近實矣。



⑬②庾炳之見萬氏《宋將相大臣年表》。徐湛之見注⑬①。

⑬③《梁書》本傳云：「（天監）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四部備要》洋裝本）上推之。

⑬④《南齊書·陸厥傳》。

⑬⑤《詩品總論》（民國二十四年世界書局排印本）。

⑬⑥《南齊書·王僧虔傳》。

⑬⑦《宋書》本傳。

⑬⑧同上。

⑬⑨同上。

⑬⑩同上本傳。按《劉道產傳》云：「弟道錫……元嘉十八年，爲氏寇所攻，道錫保城退敵。

……初氏寇至……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及賊退……右衛將軍沈演之、丹陽尹

楊玄保、後軍長史范曄中并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又《文帝紀》謂氏平在元

嘉十九年，與《道產傳》文似合，則曄爲後軍長史，直至十九年矣。姑斷於此。

⑬⑪同上《沈演之傳》。

⑬⑫同上本傳徐湛之表中語。

⑬⑬同上。

⑬⑭同上《禮四》云：「元嘉……十九年，又授孔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



藏書

①45 同上本傳。

①46 同上《沈演之傳》。

①47 同上本傳。

①48 同上《文帝紀》及萬氏《宋將相大臣年表》。

①49 萬氏《宋將相大臣年表》。

①50 《宋書》本傳。

①51 同上。

①52 萬氏《宋將相大臣年表》。

①53 《宋書·范曄傳》。

①54 同上。

①55 同上。

①56 同上。

①57 陳澧《申范》云：「叔萋不知是蔚宗之子，抑蔚宗叔名萋也。」（《古學彙刊》本）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以爲蔚宗之子。余按《宋書》本傳又云「叔父單布衣」，則蔚宗確有叔矣。且據范寧《穀梁傳注序》，知其不止一子，陳、王似未詳也。今解作叔名萋。

①58 《宋書》本傳。

①59 《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謀反誅》（廣雅書局刊本）。

①60 《申范》一卷，見《古學彙刊》第二集第十八冊（民國十二年國粹學報社印行）。

①61 《缺齋遺稿·讀宋書范蔚宗傳書後》（壬戌北京印）。

①62 傅氏云：「沈約作史，遜蔚宗遠矣。文人之弊……苟有隙可乘，則詆毀誣謗、排擠傾軋……約蹈此弊，固所不免。」王氏云：「爲其傳不極推崇，似猶有忌心。」陳氏則曰：「史官承何尚之等授意爲之，沈休文仍之而不改也。」

①63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世界書局印本）。

①64 《宋書·臧質傳》。

①65 同上《謝景仁傳》。

①66 同上《竟陵王誕傳》。

①67 同上《謝莊傳》。

①68 陳澧《申范》云：「休文此言，可爲蔚宗雪冤矣。」

①69 《宋書·徐爰傳》。

①70 陳澧《申范》云此。

①71 《宋書》本傳。

①72 《後漢書》。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稱儼妬賢嫉能，不欲其流傳，故毀之。其說似未盡然，

見下自明。

①73 同上。

①74 同上。

①75 同上。

①76 《南齊書·百官志》。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蔚宗又別自作《選簿》，以述百官。」其言無稽。余按，「選簿」即指《百官志》而言，乃史臣行文之便耳，非別有一書。

①77 同上《檀超傳》。

①78 《後漢書》劉昭《補志序》。

①79 《宋書》本傳。

①80 同上。

①81 同注①78。

①82 《史通·補注篇》。

①83 同上《書事篇》。

①84 王應麟《困學紀聞》（明治壬午樂善堂縮本）。

①85 《十七史商榷》云：「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公異何物，妄加譏貶重修。」而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首則謂：「王應麟嘆曰，史裁如范」云云，誤以西莊之語出諸深寧之口，



儒藏

范蔚宗年譜



未免疏忽太甚。

①86 如黃奭《華嶠後漢書序》曰：「今范書論讚，微章懷之注，誰復知襲華書而有。」又姚之駟序亦云：「微章懷之注，則掠美者勝矣。」（《漢學堂叢書》52輯本卷首）

①87 見王氏《後漢書集解》卷首。

①88 《史通·序例篇》。

①89 《梁書·吳均傳》云：「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

①90 同上《劉昭傳》云：「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今除所注《續漢志》外，餘全亡。又《新唐志》有劉熙注百二十二卷，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謂即昭書（《二十五史補編》本）。

①91 《晉書·范汪傳》目下注云：「汪叔堅。」又堅傳謂「子啓」。

①92 同上《范晔傳》云：「廣……姊適孫氏。」

①93 同上《王忱傳》：「嘗造其舅范寧。」忱，坦之子。

①94 同上《范宏之傳》：「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按汪長子康襲封，則宏之必爲康子矣。

①95 《梁書·范縝傳》：「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從弟雲……子胥，字長才。」按，璩之應與泰等同輩。以名例之，似應與宏之一脈，故得俱爲康子。而幼於宏之。

①96 范寧《穀梁傳注序》楊士勛疏曰：「案《晉書》……范寧……長子名泰，字伯倫。中子名雍，字仲倫。小子名凱，字季倫。」

①97 同上。

①98 見《宋書·范曄傳》。又參注①57。

①99 同上云「出繼從伯宏之」。

②00 見注①95。

②01 《梁書·范雲傳》：「汪六世孫也。……父抗。……子孝才。」以《范縝傳》「從弟雲」一語觀之，則雲父抗與縝父濛為兄弟矣，故亦繫璩之下（宏之無子）。

②02 《宋書·謝景仁傳》：「述……子綜……與舅范曄謀反。」又見《范曄傳》。

②03 同上《范曄傳》：「妹及妓妾來別。」

②04 《周書·范迪傳》：「祖縝……父胥……子哀，迪弟適。」



藏書

范蔚宗年譜



# 沈約年譜

日本・鈴木虎雄 編撰

馬導源 翻譯

尹波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劉琳 二審

據民國二十四年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沈約年譜》（《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九輯所收題為《宋沈休文先生約年譜》），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編撰，日文原版刊於一九二八年，收入《狩野教授還歷紀念支那學論叢》內。後由馬導源翻譯，收入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中國史學叢書》。

沈約（四四一—五一三）字休文，南朝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博通載籍，有文名。歷仕宋、齊、梁三朝，初從蔡興宗，為記室參軍。齊文惠太子時為步兵校尉，校四部圖書。累遷太子家令、司徒左長史。後助梁武帝登位，官至尚書令，封建昌侯。著有《晉書》百十卷、《宋書》一百卷（今存）、《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及《四聲譜》等。其集已佚，明人輯有《沈隱侯集》。

《沈約年譜》，有近人伍倬儻所編（《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輯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一年七月刊行）和日本人鈴木虎雄所編兩種。鈴木虎雄（一八七八—一九六三）為日本著名漢學家，曾任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有較高造詣。此譜廣參史傳、類書、文集，編年記述譜主生平事迹、詩文創作、交遊等，資料大體齊備，對研究譜主及南朝政治、文學、學術甚有參考價值。惟譯本行款體例頗多混亂，本書重排時已稍加整理。



梁書本傳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爲荊州、又爲征西記室參軍、帶關西令。興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人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人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上、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俄兼尚書左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輔國將軍、征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職、改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



尤爲彰著。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是曆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楚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並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氏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初，約久處端揆，有志臺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



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

文從略

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

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其辭曰

文从

略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匹謚曰隱約左目

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宴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情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户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

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子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粱。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子實嗣。

校記

①通：原無，據《梁書》卷一三《沈約傳》補。

②事：原作「視」，據右引書改。

③頃：原作「傾」，據右引書改。

④左：右引書作「右」。

⑤奏：右引書作「關」，《南史》卷五七《沈約傳》作「奏」。

⑥中：原作「史」，據《梁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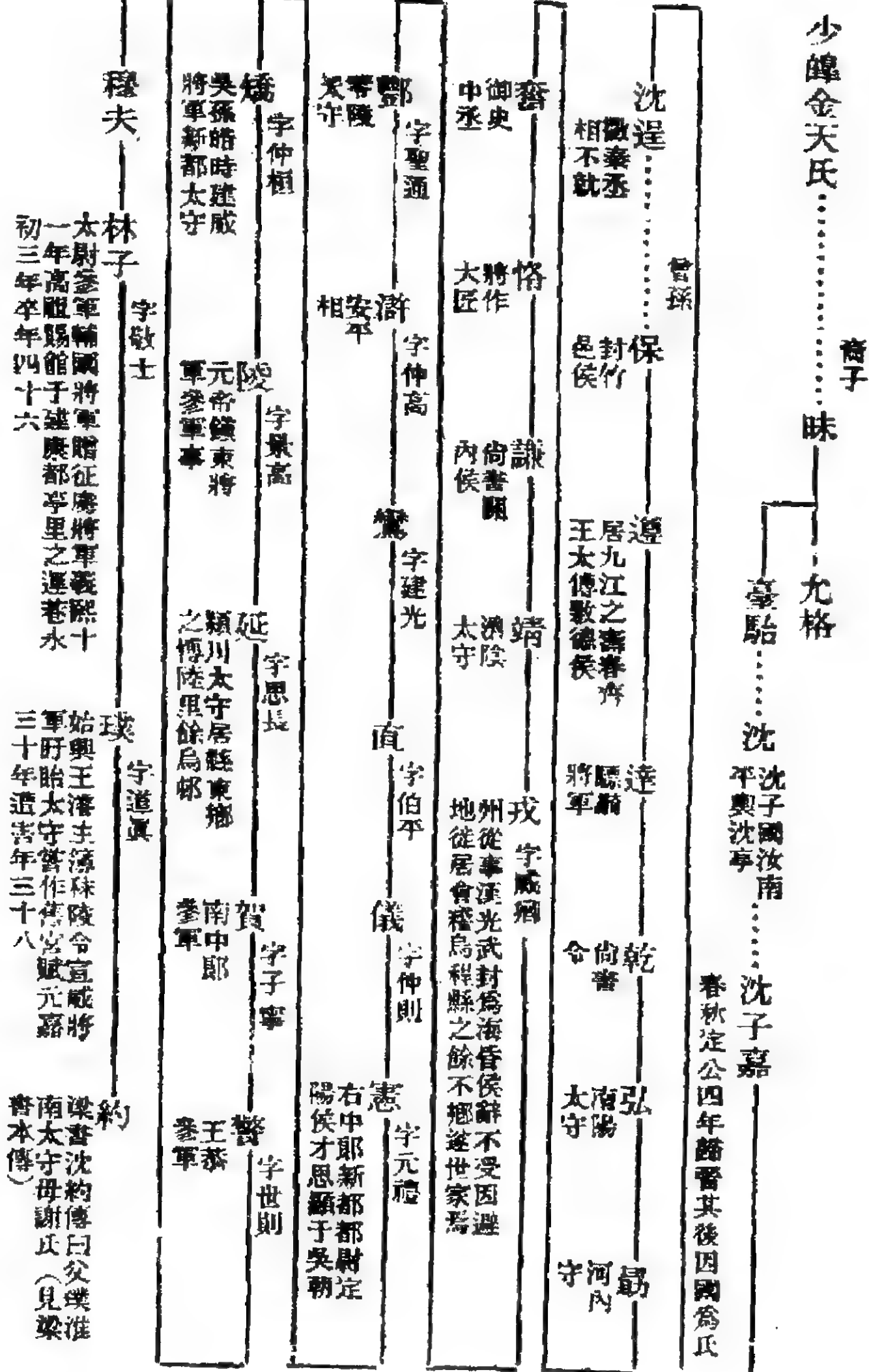
⑦情：右引書作「勤」。



備藏



世系表



年譜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辛巳、西曆紀元四四一年生、一歲。

元嘉十九年壬午、二歲。

元嘉二十年癸未、三歲。

明山賓生。大通元年卒、年八十五。

元嘉二十一年甲申、四歲。

江淹生。天監四年卒、年六十二。

張融生。建武四年卒、年五十四。

元嘉二十二年乙酉、五歲。

元嘉二十三年丙戌、六歲。

元嘉二十四年丁亥、七歲。

孔稚珪生。永元三年卒、年五十五。

元嘉二十五年戊子、八歲。

雷次宗卒。太元十一年生、年六十三。

元嘉二十六年己丑、九歲。

元嘉二十七年庚寅、十歲。



儲藏

沈約年譜

元嘉二十八年辛卯十一歲。

范雲生。天監二年卒，年五十三。

元嘉二十九年壬辰十二歲。

陶弘景生。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

王儉生。永明七年卒，年三十八。

元嘉三十年癸巳十三歲。

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滅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梁書本傳

約自序：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南史沈約傳：元嘉十三年元凶弒立。案：元凶劉劭也，弒文帝而自立。沈璞以奉迎之晚見殺，所謂遭家難與孤，可知父璞之非命而死，而約母謝氏之養育，與如何使之苦學，具載梁書。又約與徐勉書：吾弱年孤苦，傍無眷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邰，困於朝夕，亦可知其少時之艱苦。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甲午。西曆紀元四五四年十四歲。

孝建二年乙未十五歲。

孝建三年丙申十六歲。

大明元年丁酉。西曆紀元四五七年十七歲。

大明二年戊戌十八歲。

文惠太子長懋生。永明十一年卒、年三十六。

劉繪生。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

大明三年己亥十九歲。

大明四年庚子二十歲。

約從是年始立撰述晉史之志。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書自序

起家奉朝請。梁書本傳

案未知其事在於何年、以意推之、應在弱冠以後。嚴氏全梁文沈約敘傳云、孝建中爲奉朝請、不知何據。

蕭子良生。隆昌元年卒、年三十五。

任昉生。天監七年卒、年四十九。

大明五年辛丑二十一歲。

作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以時日考之、可知此為彼之最早作品。

右詩收入文選。卷二十二。李善注、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尚爲西陽王、併據宋書孝武十四王

傳、子尚爲孝武之第二子、而其西陽王自孝建三年正月、至大明五年四月止、當孝建三年、子尚七歲、大明五年爲十二歲、此詩暫定最後之大明五年所作。

大明六年壬寅二十二歲。

劉峻孝標生。普通二年卒，年六十。

大明七年癸卯二十三歲。

大明八年甲辰二十四歲。

蕭衍生。太清三年卒，年八十六。

謝朓生。永元元年卒，年三十六。

丘遲生。天監七年卒，年四十五。

前廢帝永光二年、景和元年、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改正乙巳二十五歲。

沈約開始修晉史。

約自序曰：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勅賜許。自此迄今，今者指永明六年年逾二十，所撰之

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採掇未周。宋書自序

王僧孺生。普通三年卒，年五十八。

柳惔生。天監十六年卒，年五十三。

泰始二年丙午二十六歲。

徐勉生。大同元年卒，年七十。

泰始三年丁未二十七歲。

約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蔡興宗之外兵參軍、兼記室。

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

宋書蔡興宗傳、泰始三年春。宋書明帝紀云、三月丙子、興宗出爲使持

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

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

宜善事之。梁書本傳

王融生。永明十一年卒、年二十七。

泰始四年戊申、二十八歲。

契闊屯遭、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

沈約與徐勉書

案是年作此文於後詳說。文中所述東歸事實不詳、或離郢州而達建康之時。

泰始五年己酉、二十九歲。

吳均生。普通元年卒、年五十二。

周捨生。普通五年卒、年五十六。

泰始六年庚戌、三十歲。

陸倕生。普通七年卒、年五十七。

泰始七年辛亥、三十一歲。

泰豫元年壬子、三十二歲。

夏四月、爲征西將軍、荊州刺史蔡興宗之記室參軍、帶關西之令。





及蔡興宗爲荊州。案宋書明帝紀、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鎮東將軍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又爲征

西記室參軍、帶關西令。梁書本傳

陸厥生。永元元年卒、年二十八。

後廢帝元徽元年癸丑、三十三歲。

元徽二年甲寅、三十四歲。

是年七月以後、郢州刺史晉熙王燮引法曹參軍、轉爲外兵參軍、並兼記室。

興宗卒。宋書後廢帝紀、泰豫元年八月戊午、蔡興宗卒、時年五十八。始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并兼記室。

梁書本傳、南史削之。

案、宋之世、不見晉安王爲安西將軍之記載、晉安之安、疑熙之誤、即在宋書後廢帝紀、元徽二年七月乙酉、郢州刺史晉熙王燮進號安西將軍。南史卷十四文帝諸子傳、燮、昶之第六子、元徽元年年四歲、爲郢州刺史。

入爲尚書度支郎。梁書本傳、南史削之。

案、其年時未詳。

徐摛生。大寶二年卒、年七十八。

元徽三年乙卯、三十五歲。

居郢州、作棲禪精舍銘并序。廣弘明集十六集

此寺征西蔡公所謂蔡興宗所立。昔廁蕃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踐、覽舊興懷。故爲此銘、以傳芳迹。在

郢州。永徽沈約生時無永徽之年號、永字可作元字三年歲次某時某月某日朔某日子。棲禪精舍銘序

張率生。大通元年卒、年五十三。

元徽四年丙辰、三十六歲。

順帝昇明元年丁巳、三十七歲。

約所撰晉史失其第五帙。

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建元四年未終、被勅撰國史。宋書自序

案永明爲由建元而後之年號、前後之文意、若由事之發生順序敘之、永字可作昇字、蓋永爲升草

體之訛。

劉之遴生。太清二年卒、年七十二。

到洽生。大通元年卒、年五十一。

昇明二年戊午、三十八歲。

蕭琛生。中大通元年卒、年五十二。

蕭子恪生。大通三年卒、年五十二。

齊高帝建元元年己未、三十九歲。

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南史作主。齊文惠太子也。梁書本傳



案南齊書文惠太子傳、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嫡孫封王、始自此也。進號征虜將軍。高帝紀謂六月甲申、皇孫長懋爲南郡王、卽本年六月以後、約爲征虜將軍南郡王長懋之記室也。長懋時年二十二歲、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沈約與徐勉書在前如記泰始四年之文、約之東歸若在泰始四年。約時年二十八。至本年。約年三十九。正與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之文相符。

作爲柳世隆讓封公表。藝文類聚五十一集

南齊書柳世隆傳、太祖踐祚。在夏四月。起世隆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爲公。先是世隆爲貞陽縣侯。據此作表時尚未爲征虜之記室。

阮孝緒生。大同二年卒、年五十八。

裴子野生。中大通二年卒、年六十二。

建元二年庚申。西曆紀元四八〇年四十歲。

作爲南郡王讓中軍表。初學記十集

南齊書文惠太子傳、建元元年封南郡王、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蓋約之表文、據文惠之有此任命而作。

作爲南郡王捨身疏。廣弘明集二十八上集、廣弘明集云南齊南郡王。

文中有儲妃闡膺祥之符一語、儲妃裴氏、南郡王長懋之母也。南齊書高帝紀、建元元年六月甲申、

立皇太子。皇孫長懋爲南郡王。十一月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建元二年七月戊午，皇太子妃裴氏薨。疑爲建元二年所作。

建元三年辛酉，四十一歲。

作爲柳兗州上舊官表。藝文類聚六十二集

南齊書柳世隆傳：世隆建元三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約於此時作表。

劉孝綽生。大同五年卒，年五十六。

王筠生。太清三年卒，年六十九。

建元四年壬戌，四十二歲。

文惠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梁書本傳

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上世祖即位。六月甲申，立皇太子長懋。即文惠，時年五十二。南齊書世祖紀。

南郡王長懋於建元二年被徵爲侍中、中軍將軍也。是年六月爲皇太子，使約爲步兵校尉、管記室。

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

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梁書本傳

由此可窺見約得文惠之信任。雖至他日，約睠睠之念不泯。傳嘗侍讌，侍梁武帝之宴。有妓師是文惠

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即約。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梁書沈約傳留此逸話。



又作賦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皆可察知慕文惠之意深。

遷太子家令。梁書本傳

不詳其時、唯是年或明年爲無容疑。

建元年四年未終。修晉史未終被勅撰國史。宋書自序

據此可知是年撰齊史。

作竟陵王造釋迦像記。廣弘明集十六集

記文中有以皇齊之四年日子、敬制釋迦像一軀、可知作於是年。

有爲齊竟陵王解講疏二篇。廣弘明集十九集

後篇云、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先后者指文惠太子及竟陵王裴氏也。南齊書武穆裴皇后傳、后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年年爲皇太子妃、二年薨、謚穆妃、世祖即位追尊皇后。同書武帝紀、建元四年夏四月辛卯、追尊穆妃爲皇后、可知此爲母喪之故。惟同紀建元四年六月丙辰進封聞喜公子良爲竟陵王、則作時或在六月以後。

七月、作爲文惠太子解講疏。時年見文中。

武帝永明元年癸亥、四十三歲。

二月八日、作爲齊竟陵王發講疏。年月日見于文中。廣弘明集十九集

作爲褚炫讓吏部尚書表。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一、集

南齊書炫本傳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

永明二年甲子四十四歲。

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茲無暇搜撰。宋書自序後以本官兼著作郎。梁書本傳

作到著作省表。初學記十二集

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梁書本傳

案南齊書明帝紀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子良傳明年永明二年

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左侍中如故鎮西州沈約爲司徒右長史卽竟陵王子良之右長史也。

劉潛孝儀生大寶元年卒年六十七。

永明三年乙丑四十五歲。

作爲南郡王侍皇太子釋奠宴二首之詩。四首集

案南齊書武帝紀建元四年六月甲申立皇太子長懋丙申皇孫昭業爲南郡王。時昭業十二歲長懋二

十八歲又永明三年冬十月壬戌詔曰皇太子長懋講畢當釋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觀禮。詩蓋彼時

爲宴昭業而作。

再案由元年六月甲申至建元四年三月壬戌蹟爲皇太子長懋爲南郡王其間若有釋奠可解爲

長懋侍蹟之宴。



儒藏

沈約年譜



永明四年丙寅四十六歲。

是年車騎將軍、竟陵王子良轉沈約爲長史。

永明八年項下有未到說。

作繡像贊并序。

時日見于序。廣弘明集十六集。

是年八月二日庚申爲第三皇孫。

爲長懋之第三子。

之生母陳夫

人而作。

永明五年丁卯四十七歲。

五年春又被勅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

自序

據上是年撰宋書可知。

時竟陵王亦

所謂亦者對於文惠太子而言也。

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

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

梁書本傳

案梁書高祖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

蕭衍

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

遊焉。號曰八友。南齊書蕭子良傳、永明五年蕭子良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

龍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可想見竟陵王西邸文學之盛。

在是年八友之年齡、沈約四十七歲、范雲三十七歲、竟陵王子良二十八歲、任昉二十八歲、蕭衍謝

朓二十四歲、王融二十一歲、陸倕十八歲、蕭琛僅十歲之童、可驚歎也。

八友之外、范縝、劉繪、張融亦西邸士也。

約集中之和竟陵王抄書、奉和竟陵王郡縣名、奉和竟陵王藥名等詩、蓋爲是年作品。

詩並見于集

作爲晉安王謝南兖州章、又爲安陸王謝荊州章。初學記十集

案南齊書武帝紀、永明五年正月戊子、安陸王子敬爲荊州刺史、征虜將軍、晉安王子懋爲南兖州刺史、輔國將軍二章必皆作於是年。

作形神論、神不滅論、難范縝神滅論。廣弘明集二十二集

案梁書范縝傳、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與焉。又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離牆、落於糞溷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據此可知、約之作神不滅論、對縝之神滅論而發。

劉杳生。大同二年卒、年五十。

蕭子範生。大寶元年卒、年六十四。

永明六年戊辰、四十八歲。

是年二月成宋書、爲表上之。有上宋書表。宋書自序集

五年春、又被勅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文從略自序。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

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竝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南齊書劉繪傳

案據上文觀察、永明末有謂周顒生存事、似在是年。

六月三日作湘州枳園寺刹下石記。年月日載于文中。廣弘明集十六集。爲尚書僕射南徐中正王奐而作。

蕭子雲生。太清三年卒、年六十二。

臧榮緒卒。年七十四、宋義熙十二年生。

周顒卒。

案周顒之卒年、不見於傳、今概定于是年冬、其說如左、

南齊書周顒傳、顒卒官時、會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爲給事中、王儉之卒、在

永明七年五月三日。任昉王文憲集序儉已聞顒卒之事、在永明七年五月三日以前、不待言也。閱沈

約集與約法師書。釋藏策五、廣弘明集二十八上。把此引用、在題下無他文字、而在嚴氏本中、添悼周捨

三字、捨爲顒之子、普通五年。西紀五二四年卒、沈約若卒於天監十二年。西紀五一三年則沈約無悼周

捨之理、在書中看周中書云云、似非周捨、乃爲與中書郎有關係之顒、而誤想爲捨、或爲嚴本所添

寫者、故與約法師書非就周捨言、實乃爲傳述周顒之事跡也。關於周顒之紀事、可證出者、因周中

書逝世、給親友約法師事、敘哀悼、且供蔬飯。文曰、去冬今歲、人鬼見分、又宿草既陳、楸檟將合、沈

約之文、大抵永明七年作也、而可指六年冬爲去冬、楸檟之句、爲少誇張之文字、而非經長久年月

之意、由如是見地、余認周顒卒于六年冬、書中更有自接彩同栖、年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之

語、約與顒初識、蓋在元徽之末年也。



是年有關於永明中之聲韻言論。南齊書陸厥傳中謂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文從略。約答書亦見厥傳。

所謂永明末爲做永明體文字之總稱。厥之書去約之謝靈運傳後論之。世不久可推知也。厥於書中謂范詹事。謂曄。自序云云。沈尚書亦云。云云。與沈約之書未嘗言沈及約爲沈尚書。豈厥之原稿自注如此。史家仍然同樣襲用。抑史家自與他人混同。而筆於書。或沈之一字衍文。三者必居其一。若沈字非衍文。爲給與此書時約之實官。則此書之作時不可不移下約爲五兵尚書之建武元年矣。余故認乃史家襲用混同二者之誤。故此書當置於是年。

永明七年己巳四十九歲。

作瑞石像銘。

月日未詳。廣弘明集十六集。

作齊臨川王行狀。

王名映。本年卒。年三十二。南齊書有傳。藝文類聚四十五集。

作齊太尉文憲王公墓誌銘。

卽王儉。本年五月三日卒。藝文類聚四十六。初學記十一集。

蕭子顯生。

大同三年卒。年四十九。

劉瓛卒。

年五十六。宋元嘉十一年生。瓛字子珪。沛郡相人。南齊有傳。

隨郡王蕭子隆、竟陵王蕭子良過劉先生墓下而作謝朓、虞炎、柳惔、沈約等皆和之。蕭子良題曰。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衛過劉先生墓下作。其序中謂沛國劉子珪學優未仕。跡邇心遐。履信

體仁古之遺德。潛舟迅景。滅賞淪輝。言念芳猷。式懷嗟述。舍弟隨郡。有示來篇。彌綌久要之情。益深宿草之歎。升望西山。率爾爲答。雖因事雷生。實申悲劉子云爾。蓋子隆子良之作。其他諸人和之。山指西山。爲雞籠山。雷居士雷次宗也。次宗。南昌人。事釋慧遠。明三禮。毛詩。宋元嘉十五年徵至京師。設學館。雞籠山聚生徒百餘人而教授之。朱膺之。庾蔚之。並爲儒學。以總督諸生。又有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四學並建。車馬叢集。次宗資給優厚。又于鍾山西巖之下。築招隱館。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年六十三歲。卒於鍾山。

在謝朓和作之題中。有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過劉先生墓。據此可知沈約時爲太子右衛率之官。

與約法師書。釋藏策五。廣弘明集二十八上。百三名家集。此書作于本年。說見上。

永明八年庚午五十歲。

是年春。約仍爲太子右衛率。秋間兼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春有錢謝文學詩。謝朓爲隨郡王蕭子隆之文學。赴荊州送之時。沈約、虞炎、范雲、王融、蕭琛、劉繪皆有作。諸作見古文苑卷九。約作詩。

錢謝文學離夜

沈約

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滌汨背吳潮。潺湲橫楚瀨。一望阻漳水。寧思江海會。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答沈右率諸君餞別

謝朓

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爲客。歎息東流水。如何故鄉陌。重樹始芬蒨。芳洲轉如積。望望荆臺下。歸夢

相思夕。

在此等詩篇中皆曰春。而任命蕭子隆爲荊州刺史在八月。南齊書明帝紀永明八年八月壬辰以左衛將軍隨郡王子隆爲荊州刺史。蕭子隆傳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謝朓傳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若據上述朓雖爲鎮西將軍之功曹且轉文學八年八月以前未嘗見也。然何以有前之春時送別詩抑隨王及謝朓之赴荊州由春而豫定至八月始發表究因何理由。

謝朓於上引之答餞別詩中稱沈約爲沈右率可知八月以前約爲太子之右衛率也。

謝朓酬德賦惟敦牂之旅歲實興齊之二六。

敦牂歲在午之謂也。即永明八年庚午。二六十二年也。自齊高帝建元

元年至永明八年共計爲十二年。

奉武運之方昌觀休風之未淑。

龍樓太子之宮門曰龍樓。

儼而洞開梁邸。

漢之

梁孝王之邸指隨郡王邸。

煥其重複。

君指沈約。

奉筆於帝儲。

指文惠。

我曳裾於皇穆。

指子良。

此殆可謂敘同時

之事也。

俄兼尚書左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

梁書本傳

此文承永明五年項下集於竟陵王之邸之學士當世號爲得人之文之記事也。

右述俄遷尚書左丞其時期不明也。然下述蓋謝朓去以後轉任尋爲御史中丞亦同樣事也。爲御史中丞時有爲沈約奏彈王源之文閱集及文選文選之李善註中謂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爲中丞在奏彈王源文起手之官銜中有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可知彼時約帶有如此之官銜。

轉車騎長史在前永明四年中已述之以四年之事實爲誤，於是更爲說明之。南齊書明帝紀：永明四年正月甲子，以護軍將軍兼司徒、竟陵王子良進號車騎將軍。五年正月戊子，以車騎將軍、竟陵王子良爲司徒、驃騎將軍。沈約轉爲車騎長史，轉爲車騎將軍。竟陵王子良之長史，卽在永明四年，爲可信之事實。

作劉中書仙詩。劉中書名繪，蓋作於是年集。

永明九年辛未，五十一歲。

作齊司空柳世隆行狀。藝文類聚四十七集。

蕭緬卒。年三十七，夏五月卒。

梁書劉之遴傳：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之遴是年十五。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是年事也。

作從齊武帝琅邪城講武應詔之詩。集

案武帝紀中所見講武，爲永明二年八月戊申，六年九月壬寅，九年九月戊辰，十年十月乙丑，是也。想卽是九年之秋。九年戊辰，車駕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有詩曰：秋原嘶代馬，朱光浮楚練。

永明十年壬申，五十二歲。

作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王名嶷。藝文類聚四十五集。

南齊書武帝紀永明十年夏四月辛丑大司馬豫章王嶷薨。嶷傳中謂年四十九贈丞相揚州牧長子子廉字景靄初封永新侯後爲世子十一年卒贈侍中諡哀世子。

作答樂藹書。南齊書卷二十二豫章王嶷傳末集。

作冬至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集及文選

永明十一年癸酉五十三歲。

十一年春正月丙子皇太子長懋。即文惠太子。薨。年三十六。南齊書武帝紀。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沈約與

徐勉書

案文惠太子之死與約之出守期間難臆測因何等事情總之約本年離都爲東陽太守彼時早發定山詩有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二句可知在暮春之候。東陽屬今浙江省金華縣治。

作早發定山詩。集及文選劉良註謂約爲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

作循役朱方道路詩。集

作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詩。集文選

作登玄暢樓。集

作八詠詩。八首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圃臨春風三歲晚愍衰草四霜來悲落桐五夕行聞夜鶴六晨征

聽曉鴻七解佩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集玉臺新詠集



儒藏

沈約年譜

作遊金華山。集

作劉真人東山還。集

作赤松澗。集

右之諸詩爲赴任途上及到任後之作品。八詠中會圃臨春風晨征聽曉鴻景屬春季或明春所作。

明一統志曰浙江金華府八詠樓樓在府治西南隅舊名玄暢樓南齊太史沈約建有八詠詩宋郡守馮伉更此名唐崔顥詩梁日東陽守爲樓望越中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

作與陶弘景書。藝文類聚七十八集蓋爲本年所作。

梁書陶弘景傳中謂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二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爲東陽太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又謝朓酬德賦聞夫君指約之東守地隱蓄而懷僊登金華之問道得右室之名篇悟寰中之迫脅欲輕舉而舍旃離寵辱於毀譽去天伐於腥膻。此可證約在東陽求仙之事。

作齊武帝諡議。藝文類聚十四集

南齊書武帝紀、永明十一年七月戊寅、武帝大漸、是日上崩、年五十四、九月丙寅、葬景安陵、議者當時之文體也。

作贈留真人想即劉真人。祖父教。文館詞林卷六百九十九教四

作贈沈錄事江水曹二大使。東陽郡時、梁沈約。

作贈劉南郡季連。東陽郡時、梁沈約。右二首四言詩、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八。

右三首爲是年之作。

王融卒。年三十七、泰始三年生、卒在八月。

顧歡卒。永明末以壽終。

鬱林王隆昌元年隆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壬辰、鬱林王見殺。七月丁酉、即位。海陵王延興元年隆昌元年十月辛亥、以皇太

后命、昭文降封海陵王。十月癸亥、帝即位。明帝建武元年甲戌、五十四歲。

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輔國將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梁書沈約傳

案解佩去朝市中、謂辭北纓而南徂、浮東川而西顧、逢天地之降祥、值日月之重光。又謂、薄暮余多幸、嘉運重來昌、作稽郡之南尉、典千里之輝光。在被褐守山東、詩中謂、幸帝德之方升、值天綱之未毀。此爲前年七月武帝崩、鬱林王即位以後之辭。約集中有去東陽與吏民之詩、如左。  
微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在茲。飾驂去關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



忽彌替霜載凋秋草、風動三春旗、無以招臥轍、寧望後相思。

下車以下四句、去年春來任後經一年、又當春而還朝。詩中之臥轍、後漢侯朝之故事也。約因鬱林王之卽

位在是年之春得還朝、然則可見還朝已被除爲吏部郎。

作勸農訪民所疾苦詔。隆昌元年正月。文苑英華四百六十二集。當正月未還朝、或在任地已受命而起草。

作授王績蔡約王師制。文苑英華四百五集。此似隆昌中之作。

梁書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而永明十一年所引約與徐勉書中謂永明末出守東陽、不能符

合、梁書誤也。文選、沈約和謝宣城詩牽拙謬東汜句下、李善亦注隆昌中、約出爲東陽太守、可說爲相同之誤。明帝卽位、

進號輔國將軍、徵爲五兵尚書、卽當建武元年十月癸亥明帝卽位以後、授以此官職也。

作讓五兵尚書表。藝文類聚四十八集。

作賀齊明帝登祚啓。藝文類聚十四集。卽明帝卽位時作也。

作齊故安陸昭王碑。文選、藝文類聚四十五集。昭王蕭緬也、據南齊書緬傳及明帝紀、緬于永明九年卒、當

建武元年十月丁卯被追贈爲侍中、司徒、安陸王、約之碑文中謂上明帝俯膺天眷、人纂絕業、中略改

贈司徒、因諡爲昭王、禮也、遷國子祭酒、此事其時期不明、有直學省愁臥詩集及文選、想爲是年秋

所作。

沈約有行園詩、謝朓有和沈祭酒行園詩、約爲祭酒之詩、季屬晚秋、唯果爲今年秋與否、不能決也。

南齊書謝朓傳、高宗輔政、以朓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學、又掌中書詔誥、高宗之輔政及驃

騎大將軍、若在延興元年冬十月、授朏以諮議以下之官職、卽在是年。朏已于永明十一年還都、在是年約能與之同朝。

作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是年十月以後作。

是年夏四月戊子、太傅竟陵王子良薨。年三十五。大明四年生。南齊書鬱林王紀。

高宗輔政。是年十月。隨郡王子隆與鄱陽王鏘同夜見殺。南齊書蕭子隆傳

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此指幽棲之志。未易。沈約與徐勉書

陸澄卒。年七十。宋元嘉二年生。

建武二年乙亥、五十五歲。

是年謝朏出爲宣城太守。

案、謝朏酬德賦序、右衛沈侯。所謂右衛、舊官之稱也。以冠世偉才、眷予以國士、以建武二年、予將南牧、見

贈五言。予時病、既以不堪蒞職、又不獲復詩。所謂南牧者、可謂在宣城任太守者。然彼時約所贈謝

朏之五言詩、今不存焉。朏之所謂時病不獲復詩、朏在宣城寄約之詩、至今有存、豈意前之五言詩、

不可得耶。

朏集中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集、文選。始之宣城郡。集、宣城郡內登望、集、文選。之作。始之宣城郡

詩中之憂歡將十祀、蓋指于永明五年聚集之時。至是年已九周年。宣城郡內登望詩中之借問下

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望、平楚正蒼然、蓋在八月中秋也。





建武三年丙子五十六歲。

謝朓集中有休沐重還丹陽道中之詩。讀詩意節序屬春。此或是年朓暫還都。朓集中又謂在郡臥病呈沈尚書詩。集文選。沈約集中有謝宣城朓臥疾之詩。集文選。

朓詩中有述夏秋之候云。爲邦歲已替。卽來任以後一周年。是年秋作。可明證也。謝詩之題沈尚書約明帝卽位之後爲五兵尚書。故稱之。

建武四年丁丑五十七歲。

謝朓酬德賦序四年。建武四年予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迫東偏寇亂。良無暇日。其夏還京師。且事讌言。未遑篇章之思。所謂役朱方可想爲朓爲赴祀南嶽之事。朓之祀嶽爲季秋。與其下文之其夏二字不符。此可爲別一事。又致一首。可謂沈約寄朓之詩。其詩至今無存。其夏還京師。且事讌言。究作何解。南齊書謝朓傳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四年夏還京。還京爲中書郎也。

謝朓傳又云。建武四年。出爲晉安王。名寶義鎮北諮議。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敬則爲

朓之岳丈。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王敬則之反。在明年。永泰元年夏四月丁卯。朓啓其反謀。在是

年。或明年不明。蓋爲是年。是年朓遷吏部郎。朓傳。遷吏部郎時。朓上表三次卻之。中書吏部郎爲必須推讓之官。祭酒問約。約謂。讓不關官之大小。人情所美也。以此意答之。若晤見沈約。其事必在是年。約元年以來。

永泰元年戊寅。七月明帝崩。東昏立。五十八歲。

秋七月己酉明帝崩

年四十七

約受尚書令徐孝嗣之命撰定明帝遺詔

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尋加直散騎常侍

梁書本傳

作齊明帝遺詔

南齊書明帝紀集

齊明帝諡議

藝文類聚十四集

齊明帝哀策文

藝文類聚十四集

作封申希祖詔

文苑英華四百十六集

授李居士等制

文苑英華四百十六集

封左興盛等制

文苑英華四百十六集

謝朓酬德賦

爾指約

腰戟于戎禁我拂劍於郎闈蓋沈約爲左衛將軍朓自謂尚書吏部郎然則朓

作此賦于是年梁書張率傳率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

衛將軍沈約適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聊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

此事亦在是年也

是年張率二十四歲陸倕二十九歲任昉三十九歲

及昏猜

蓋指東昏

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

果者果幽棲之志也

託卿

指勉

布懷於徐令

尚書令徐孝

嗣想記未忘

沈約與徐勉書

觀此約在東昏之初正謀隱退約集桐柏山金庭館碑

藝文類聚七十八集

桐柏山在河南省南陽府桐

柏縣之西南三十里

清一統志

碑文早尚幽棲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

老而不衰高宗明皇以上聖之德結玄妙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末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

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此謂在明帝之時曾一度辭職留汝南縣職境又曰聖主

謂東昏耶

纘歷復

蒙繫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又曰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人

用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竄景窮麓由是以觀永泰元年初遂幽棲之願由天台



藏

山出而居桐柏山、爲道士十人之首而祈福祉、長離人類之世界而居汝南縣境、居天台山、桐柏山、此似另一人之行爲、非沈約也、惟他處不可證得其關係、約果有此事與否、不能知也、若以此碑文爲約所作、則可證其有此事實、姑記之以存疑。

東昏永元元年己卯五十九歲。

是年約之文如左。

立太子詔。永元元年四月。南齊書東昏侯紀、永元元年夏四月己巳、立皇太子誦、大赦。文苑英華四百三十二集。

赦詔。永元元年九月。丁氏本云九月、或是四月大赦詔乎。文苑英華四百三十一集。

授王亮左一作右僕射詔。丁氏本云永元初。文苑英華三百八十五集。

沈文季加侍中詔。永元元年。文苑英華三百八十集。

崔慧景加侍中詔。永元元年。文苑英華三百八十集。

王亮王瑩加授詔。永元元年。文苑英華三百八十集。

臨川王子晉南康侯子恪遷授詔。永元元年。文苑英華三百八十集。

又封徐世標制。齊書東昏紀標作櫟。文苑英華四百十六集。亦是年作。

陵厥卒。年二十八。泰豫元年生。

謝朓卒。年三十六。大明八年生。

永元二年庚辰、六十歲。

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職。梁書本傳

作大赦詔。文苑英華四百三十一集蓋因是年四月崔慧景反而被誅。

作和劉雍州繪博山香爐詩。集東昏紀十二月戊寅以冠軍長史劉繪爲雍州刺史。

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東昏被廢本年三月丁未南康王寶融卽皇帝位于江陵是爲和帝和帝中興元年辛巳六十一歲。

高祖蕭衍所謂武帝在西邸竟陵王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十二月丙寅廢東昏之謂也引爲驃騎司馬將軍如

故。梁書本傳

梁書武帝紀中興元年十二月丙寅宣德皇后令授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大司馬錄

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約爲武帝之司馬也。

改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書本傳

南齊書明七王傳永元三年寶義進位司徒。據東昏紀正月丁酉也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使持節

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十二月宣德皇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約爲司徒左長史寶義爲

長史也。

梁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

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南史任昉傳

右之記事嘗是後爲不易捉摸之辭於何時之後不能斷認爲憾事今任昉集中多收集梁武帝禪

讓之際之文草然則其中沈約參製之材料據此傳文亦可知矣。



蕭統生。九月生于襄陽、母丁氏。中大通三年卒、年三十一。

孔稚珪卒。年五十五、元嘉二十四年生。

中興二年梁武帝天監元年壬午六十二歲。

作齊太尉徐公墓誌。藝文類聚四十六集

徐公徐孝嗣也。東昏紀永元元年冬十月乙未誅尚書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南史本傳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諡文忠。墓誌作於是年。

時高祖武帝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云云。約勸武帝為天子、范雲亦贊同之一切內部計畫及詔書、約為決定。武帝云、克成帝業者、可謂卿二人也。有此記事。

梁臺建。事在是年二月辛酉。為

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事在是年三月丙辰。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侍如

故。又拜約母謝氏為建昌國太夫人。奉策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尚

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梁書本傳

天監元年夏四月丁卯、吏部尚書沈約為尚書僕射、長兼侍中。梁武帝紀

約是年所作之文如左。

為梁武帝除東昏制令。蓋稱王、尚未即位時作。文館詞林六百九十六、集

改天監元年赦詔。武帝紀、文苑英華四百二十一、集

梁武帝踐阼後與諸州郡赦。藝文類聚十四、集

讓僕射表。藝文類聚四十八集

謝封建昌侯表。藝文類聚五十一集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藝文類聚五十一集

梁武郗后諡議。梁書郗皇后傳集

封授臨川等五王詔。元年四月丙寅。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四。丁氏本云藝文類聚五十一以為任昉作集。

王亮等封侯詔。蓋是年作。

爲武帝與謝朓敕。高祖踐阼作集。

又與何胤敕。高祖踐阼作。丁氏本云藝文類聚三十七以為沈約作集。

立內職詔。疑在是年作。藝文類聚十五。

爲六宮拜章。疑答右詔者。藝文類聚十五。初學記十集。

立太子詔。武帝紀曰十一月甲子立皇子統為皇太子。藝文類聚十六。初學記十集。

爲太子謝初表。疑代蕭統答立太子詔者。藝文類聚十六。初學記十集。

齊太尉王儉碑。南齊書王儉傳。儉永明七年薨。今上謂梁武帝受禪。下詔為儉立碑。藝文類聚四十六集。

丞相長沙宣武王墓誌銘。王名懿。東昏時遇害。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王。諡曰宣武。梁書本傳。藝文類聚四十五集。

答詔訪古樂。隋書音樂志集

武帝於天監之初興雅樂、而沈約參與其事。武帝首先以此意下詔、以訪百官、約應此詔答、答詔訪古樂





全文見隋書古樂志。彼時爲樂而對者七十八家。

武帝因改良樂器、採用周捨之說、以制樂辭、樂辭多爲沈約所撰。梁書蕭子雲傳、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武帝信仰佛教之餘、對於祭祀去肉而用蔬果、見隋書禮儀志。以天監十六年之詔省牲、以十月之詔用蔬果。又梁書武帝紀、天監十六年冬十月、去宗廟薦脩、始用蔬果。用蔬果之事、實自天監十六年起實行、後至普通年間、改製蕭子雲歌辭、不用牲牢、省滌雅、牲雅之辭。隋書音樂志上至不用沈約之辭。

沈約所作之郊廟辭記目如左。

梁雅歌十一首

皇雅三首、滌雅、牲雅、誠雅、三首、獻雅、禋雅二首。

梁南郊登歌二首、梁北郊登歌二首、梁明堂登

歌五首

歌青帝、歌赤帝、歌黃帝、歌白帝、歌黑帝。

梁宗廟登歌七首、梁小廟樂歌二首

舞歌、登歌。

梁三廟雅樂歌

俊雅三首、胤雅、寅雅、介雅三首、需雅八首、雍雅三首。

梁鼓吹曲十二首

本紀謝賢首山、桐柏山、道亡、忱威、漢東流、鶴樓峻、昏

主恣淫慝、石首局、期運集、於穆、惟大梁。

此外約作之歌曲如左。

相和歌辭之相和五引

角引、徵引、宮引、商引、羽引。

屬於相和歌辭之西曲、襄陽蹋銅蹄三首

蹋又作白。

在舞

曲上梁大壯、大觀舞歌二首

大壯舞歌、大觀舞歌。

梁鞞舞歌七首

明之君、案樂府詩集分爲七首。

在雜舞上四

時白紵歌五首

春白紵歌、夏白紵歌、秋白紵歌、冬白紵歌、夜白紵歌。

上列各篇之歌辭、皆現存於隋書音樂志、郭茂倩之樂府詩集中。

丁氏本沈休文集不收小廟樂歌二首。



武帝自齊永明三年以來擬修五禮之書據沈約之議決定編者之組織此事亦自是年起即明山賓掌吉禮嚴植之掌凶禮賀瑒掌賓禮陸璉掌軍禮司馬裴掌嘉禮何佟之總參其事更以沈約張充徐勉三人同參其事其書普通五年二月完成是年約預為決定新律。

梁書柳惔傳惔字文暢河東解縣人天監元年除長史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此即蔡法度等之律。二年項中參看。武帝紀天監元年八月丁未詔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

約嘗抱隱退之念及武帝出興仕進之意。

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戾。沈約與徐勉書

劉繪卒。年四十五宋大明二年生。

伏曼容卒。年八十二宋永明二年生。

天監二年癸未六十三歲。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為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為尚書右僕射。梁書武帝紀

二年十一月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梁書武帝紀

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梁書本傳

據右述是年沈約為左僕射十一月喪母去職。

范雲卒。年五十三宋元嘉二十八年生武帝紀曰二年五月丁巳尚書右僕射范雲卒。

作尚書右僕射范雲墓誌銘。藝文類聚四十六集

因范雲之死任昉與沈約書。任昉集

佛記序作於是年。序曰：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溉、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注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

周捨傳：高祖卽位，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尋爲後軍記室參軍、秣陵令，想亦作於是年。

授蔡法度廷尉卿制。文苑英華三百九十七集蓋亦作於是年。

梁書武帝紀：天監二年夏四月癸卯，尚書刪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蓋因上此等書而被授廷尉卿。

關於梁律亦與沈約有關係。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員外之項下注：梁氏受命，命蔡法度、沈約等十人增損晉律，爲二十篇。大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

侍宴謝朓宅餞東歸詩。集當爲是年所作。

梁書謝朓傳：明年六月，朓輕舟出，詣闕自陳。既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輿駕出幸朓宅，讌語盡懽。朓因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臨登輿，駕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約彼時詩以敘之。

蕭綱生。十月丁未生於顯陽殿、大寶二年崩、年四十九。

何佟之卒。年五十五、宋元嘉二十六年生。

天監三年甲申六十四歲。

三年春正月癸丑、前尚書左僕射沈約爲鎮軍將軍。梁書武帝紀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梁書本傳

案此任命恐出於優遇待約之意、而非遣爲實務之意。

還園宅奉酬華陽先生詩。集或爲是年之作。詩有暫無小人報、徒叨令尹秩之語。

是年約預定修禮書、事詳載於梁書、南史之徐勉傳中。此禮書之編纂、起於齊之永明三年、至梁之天監十一年止。功畢、至普通六年、徐勉上表。徐勉傳敍自齊永明以後、編纂事由、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此之謂也。禮書包括嘉賓、軍吉、凶、五禮、凡有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一十九條。

南史劉顯傳。以下譯者原缺。

天監四年乙酉六十五歲。

正月辛亥、作南郊恩詔。文苑英華四百二十四集

武帝紀、四年春正月戊申詔曰、夫禋郊饗帝、至敬攸在。云云辛亥、輿駕親祀南嶽。冬十月、大舉伐魏。

作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集及文選

江淹卒。年六十二、宋元嘉二十一年生。



儒藏

沈約年譜

天監五年丙戌六十六歲。

五年春正月乙亥鎮軍將軍沈約爲右光祿大夫

梁書武帝紀服闋案約天監二年十一月遭母憂其服闋方在是

年春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奏尚書八條事梁書本傳

據右述是年正月母喪期終而遷授官職案昭明太子傳五年五月庚戌太子始出居東宮太子是年六歲約領受太子詹事卽昭明太子也。

謝朓卒。年六十六宋元嘉十八年生。

案朓卒時日梁書本傳與武帝紀之記事不符本傳三年元會詔朓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是冬薨於府由此可推算其卒於天監八年武帝紀天監四年十二月司徒尚書令謝朓以所生母憂去職五年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朓薨今從武帝紀

作司徒謝朓墓誌銘。藝文類聚四十七集

作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秋作廣弘明集二十三集

作答庾光祿書。封氏見聞記六集可謂在忌日不見客文中有居喪再周之內之語故知爲關於是年十

一月母之忌日而作。

天監六年丁亥。西紀五〇年六十七歲。

六年夏四月丁巳右光祿大夫沈約爲尚書左僕射。梁書武帝紀六年冬十月閏月乙丑尚書左僕射沈

約爲尚書令行太子少傅。梁書武帝紀

是年所作之文可知者如左。

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正月辛酉。武帝紀。丁氏本云。初學記二十以為沈約作。集

正會乘輿議。隋書禮儀志四。通典七十集

王茂加侍中詔。七月。文苑英華三百八十集

拜尚書令到都上表。閏十月。藝文類聚四十八集

光宅寺刹下石記。閏十月二十三日。廣弘明集十六。藝文類聚七十七集

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左僕射。據武帝紀。事在四月。領中書令。前將軍。置佐史。侍

中如故。尋遷尚書令。據武帝紀。事在閏十月。領太子少傅。梁書本傳

此時昭明太子左右為如何人物。如徐勉。沈約之流。似為其主要者。讀徐勉傳可知。勉改領太子右

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勅勉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

嘗於殿講孝經。臨川靖惠王。名宏。天監六年為太子太傅。尚書令沈約備二傅。約時行太子少傅。勉與國子祭

酒王充為執經。王瑩。張稷。柳澄。王暕為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約書求換

侍講。詔不許。然後就焉。梁書徐勉傳

約為尚書令時。建言武帝校勘譜籍。當時重門閥。為計仕宦之便。多偽造祖籍。約為防此弊。陳述正

確保存前代之漢籍。有上言宜校勘譜籍之文。集及南史王僧孺傳

約之名作郊居賦。梁書本傳。藝文類聚六十四。本集是年為尚書令。行太子少傅以後作此也。其文如次。





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

謂東昏之不德。

值衝國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

謂遇梁武帝。

謝中涓於初

日叨光佐於此時。

前句謂泰元時罷直散騎常侍後句謂在天監之初稱尚書右僕射。

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

司。前句謂天監五年任太子詹事六年稱太子少傅後句為六年稱尚書令。

瞻東嶽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

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

謂懷文惠太子。

踰三齡而事往。

三齡自建元四年起至永明二年止可謂事太子之時期。忽

二紀以歷茲。

由永明二年至天監六年凡二十四年也。

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于夕陽勞農司而獲謝猶奉

職于春坊。

以老年而奉職猶仕於東宮。

若觀此事實此賦必作于是年閏十月後梁書本傳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為郊居賦以述懷未言作時故聊為鄙說如上。

關於郊居詩集中有休沐寄懷宿東園。

宿東園又見文選。

憩郊園和約法師採藥等作品可知其時期。

以精通音韻自許之沈約在郊居賦上認霓字五雞反。

平聲。

發音誤而讀為五激反。

入聲。

又墜石碓星

冰懸埒而帶坻之句為得意之音調王筠皆中約之意讀之稱讚約拍手大悅。

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

五激反。

連蹙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

呼為霓。

五雞反。

次至墜石碓星及冰懸埒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讚約曰知音者希真常殆絕所以相要

政在此數句耳。

梁書王筠傳。

案張衡東京賦雲旗拂霓注霓五結反。

又約在郊居之宅設閣齋劉杳寄贊詩二首及其他文章約以其贊題于壁杳評其製作書以報之。

沈

約報劉杳書、見集及梁書劉杳傳。

### 沈約郊居之地。

沈約郊居之地、究在今何處、是一疑問、蓋爲今之江寧府城東北隅半山寺之附近。恐在西北方。嘉慶

江寧府志、沈約郊園在鍾山下、謝朓有和沈祭酒行園詩、又曰、按謝公指謝安。思會稽東山、於城東

築土以擬之名土山、立樓觀、植竹林甚盛、沈約郊居賦、臨巽維而騁目、卽堆冢而流盼、雖茲山之

培塿、乃文靖謝安諡。之所宴、然則荆公所指、乃謂土山、其地正與半山宅寺相當、故云我屋公墩也。

及明太祖築城、劈墩之半、以爲城基。嘉慶江寧志卷八、見謝公墩處。今府城東北隅有半山寺、寺後有半

山亭、此爲宋王安石之宅址也、而其宅址有謂謝安之土山、至少可信爲王安石之土山、故其詩曰、

我名公字偶相同、王荆公名安石、謝安字安石。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王

安石以土山爲私宅有、故不名謝公墩、稱王公墩、詩中漏此意、府志之荆公指南、就此而言也、土

山、謝公墩、王半山三者之關係、猶存着疑問、沈約之郊居、可察出在半山宅址之西北。

天監七年戊子六十八歲。

作上建闕表。藝文類聚六十二集。

武帝紀、天監七年正月戊戌、作神龍仁虎闕于端門、大司馬門外、表此時作也。

春、任昉卒。年四十九、大明四年生。

梁書本傳云、昉天監六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視事期歲、卒于官舍、年四十九、昉以文才見



儒藏

沈約年譜

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乃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昉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南史任昉集

作太常卿任昉墓誌銘。藝文類聚四十九集

嚴植之卒。年五十二。大明元年生。

蕭繹生。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承聖三年十一月辛未卒。年四十七。

天監八年己丑六十九歲。

作捨身願疏。年月見於文中。廣弘明集二十八上集。文中有沈君二字。君字豈非讀者之稱耶。

天監九年庚寅七十歲。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書令行太子少傅沈約爲左光祿大夫。行少傅如故。梁書武帝紀

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初約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曰。文長從略。見梁書及集。勉爲言于高祖。請三司

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梁書本傳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案禮年謂七十致事之年。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

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沈約與徐勉書作致仕表文如左。

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晨。使反身敝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懸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疏知止。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

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極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昃、假榮終朝、踟躕夕景、少觀盛化。宅壞歸泉、自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寸陰。沈約致仕表。藝文類聚十八集。

賀瑒卒。年五十九。宋元嘉十九年生。

天監十年辛卯七十一歲。

文心雕龍之著者劉勰、爲南康王績記室兼東宮昭明之舍人、亦在是年。

梁書本傳、勰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舍人、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愛接之。

梁書高祖三王傳、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可知此事屬于是年。績彼時七歲、昭明太子十一歲。

勰著雕龍、究在何年。雕龍時序篇、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疑作熙景祚。今聖曆方興、文思光被、海岳降神、

才英秀發、馭飛龍于天衢、駕騏驎于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用皇齊之語、非表示其書著手于齊時乎。雖僅敘自身曾歷之朝、今聖曆以下、甚爲稱讚之辭、此可謂梁武帝之興、此書必成於梁初。雕龍以成、勰求由沈約爲其估價。雕龍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下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梁書本傳此事在何年、若據約時貴盛一語、蓋天監初事也。由是觀之、雕龍之推稱于世、勰由是年仕于昭明太子、皆因見知沈約、可推知也。



天監十一年壬辰七十二歲。

春正月壬辰加左光祿大夫行太子少傅沈約特進。梁書武帝紀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如故。梁書本傳

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如故。南史沈約傳

詩品之著者鍾嶸是年尚存。

詩品卷下宋尚書令傅亮之項下有今沈特進選詩載其數首之語。沈特進者沈約也。選詩二句蓋約之集鈔十卷中所選也。

天監十二年癸巳。西紀元五一三七十三歲。

十二年三月閏乙丑特進中軍將軍沈約卒。梁書武帝紀

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疋。諡曰隱。有司諡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梁書本傳

如右述約本年閏三月卒據武帝之意諡曰隱。

當臨終時約篤信佛法爲上武帝表文如左。

臨終遺表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迺今未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無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據刀坐劍比此爲輕。仰爲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天懷。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慚言善庶等鳴哀謹啓。廣弘明集三十上藝文類聚七十七集

沈約之子旋旋之子實實之弟衆其略歷如左。





子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粱，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都以清治稱。卒，官諡曰恭侯。子實嗣。梁書本傳

實弟衆，字仲師，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爲之注解，召見於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後賜死。節錄南史

關於沈約逸事如下。

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

少時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爲衆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爲郡部傳。

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

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以上梁書本傳

懺悔文中自述諸多罪惡，如殺生、

以爲毛羣鮓品，事充庖廚，無對之緣，非惻隱所及。晨剉暮爨，旦月隨年，賺腹填虛，非斯莫可。兼昔蒙稚，精靈靡達，遨戲之間，恣行天暴，蠢動飛沈，罔非登俎。儻想逢值，橫加剿撲，卻數追念，種彙實繁，遠憶想間，難或詳盡。



又暑月寢臥蚊虻嚙膚忿之於心應之於手歲所殲殞略盈萬計手因怒運命因手傾爲殺之道事無不足迄至于今猶未頓免

又嘗渴水而漁躬事網罟牽驅士卒懽娛賞會若斯等輩衆夥非一黨隸賓遊愆眚交互

又述盜罪

或盜人園實或偷芻豢弱性蒙心隨喜讚悅受分吞贓皎然不昧性愛墳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

卷將二百

綺語色慾之罪

又綺語者衆源條繁廣假妄之愆雖免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陳

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平牢穽未易洗拔

又陳怒謔之罪

灌志慘舒性所同稟遷怒過嗔有時或然厲色嚴聲無日可免又言謔行止曾不尋研觸過斯發動淪無紀終朝紛擾薄暮不休來果昏頑將由此作

右懺悔文

沈約之著書如左

謚法十卷特進中軍將軍沈約撰。梁書本傳及南史云謚例十卷。

四聲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梁書本傳及南史云四聲譜。



晉書一百一十卷 梁約撰。約自序云一百二十卷。又曰失第五秩。

宋書一百卷 沈尚書僕射約撰。

齊紀二十卷 沈約撰。

新定官品二十卷 梁沈約撰。

宋世文章志二卷 沈約撰。梁書本傳無世字。

俗說三卷 沈約撰。梁五卷。

雜說二卷 沈約撰。

袖中記二卷 沈約撰。

袖中略集一卷 沈約撰。

珠叢一卷 沈約撰。

梁特進沈約集一百一卷 案。梁書及南史云文集一百卷。

集鈔十卷 沈約撰。

右自謚法至集鈔凡一十五種。見隋書經籍志。今存唯宋書一百卷耳。餘皆亡。佚沈休文集九卷。後人拾掇成之。

高祖紀十四卷

右見梁書本傳。南史約傳云。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卷。

邇言十卷

右見南史沈約傳。南史又云、約子旋集注邇言行於世。

文章志三十卷

右見南史案、高祖紀以下三種、亦皆亡佚。

阮嗣宗詠懷詩注

右見文選、云顏延年、沈約等注。

竹書紀年 沈約注

案、四庫提要及簡明目錄、舉諸例以證今注本之依托、然唐時書已引約注、未可遽斷其必無古本也。

校記

①「引」下當脫「爲」字。

②傳：此字衍。按《梁書·沈約傳》云：「少時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譙……」，可見「傳」字應屬上讀。

③「四首」二字疑衍。

④「中」下當有「有」字。

⑤謂：當作「有」。

⑥「爲」字當衍。



儒藏

沈約年譜



# 顏之推年譜

繆 鉞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劉 琳 審稿

據一九六三年三聯書店版重排



《顏之推年譜》，繆鉞編撰，原載一九四四年刊《真理雜誌》第一卷第四期，一九六二年增補，收入一九六三年三聯書店版《讀史存稿》。

顏之推（五三一—？），字介，琅邪臨沂（今山東沂南南）人。一身坎坷，三遇亡國。弱冠即遭侯景之亂，被俘幾死。梁元帝立，用爲散騎侍郎，奉命校書。承聖三年（五五四），西魏兵陷江陵，又被俘入北。後奔北齊，文宣帝高洋命爲奉朝請，侍從左右。出爲趙州功曹。後主好文藝，調入京。武平中置文林館，召之推等文學之士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同主持館事，主編著名的類書《修文殿御覽》。尋遷通直散騎常侍，領中書舍人，再遷黃門侍郎。北周平齊，徵赴長安，後官御史上士。隋代周，開皇中召爲學士。後以疾終，年六十餘。之推少承家學，習《周官》、《左傳》，不好《老》《莊》虛誤。博學多能，尤精於文字、聲韻、訓詁、校勘之學，成爲南北兩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學者。著有《顏氏家訓》二十篇（今存）及文集等。

此譜據史傳及譜主自撰《家訓》、《觀我生賦》等編次之推一生經歷，取材精審，考析確當，敘事簡明，文字流暢。

# 顏之推年譜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山東臨沂市北五十里人也。北齊書本傳再追溯之應是魯人。顏氏家訓誠兵篇、以

後簡稱家訓。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曹魏時顏盛爲青徐二州刺史始徙居琅邪郡臨沂縣。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顏真卿顏氏家廟碑參看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顏盛曾孫顏含以孝友著稱於西晉末隨晉元帝渡江官至

侍中右光祿大夫封西平縣侯卒年九十三諡曰靖。顏含有三子髦謙約髦子綝綝子靖之靖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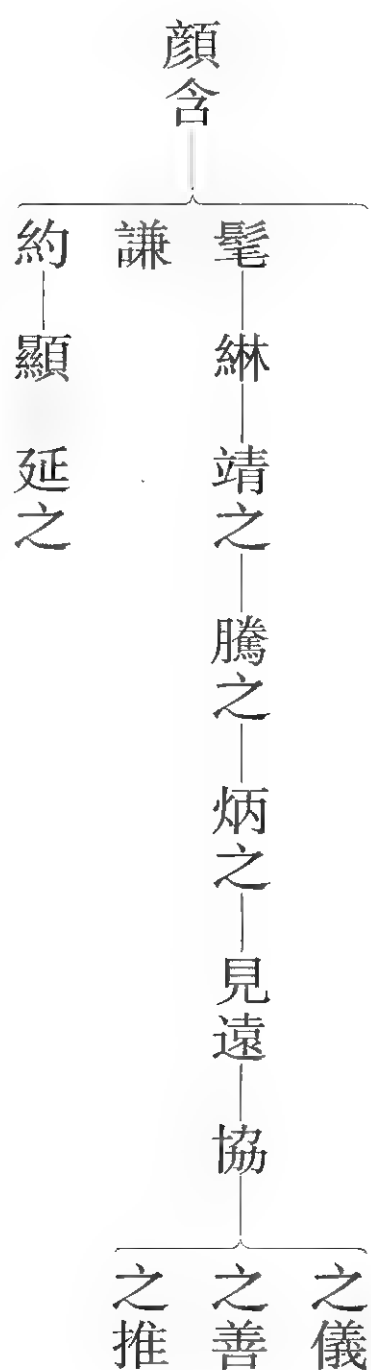
騰之騰之子炳之炳之子見遠見遠子協顏協即之推之父。顏氏家廟碑參晉書孝友顏含傳北齊書文苑顏之推

傳。自顏含至顏之推共九世故顏之推觀我生賦謂逮微躬之九葉。觀我生賦見北齊書本傳劉宋詩人顏

延之祖約宋書顏延之傳乃之推七世祖顏髦之弟。按北齊書顏之推傳謂之推九世祖含是從本身數梁書文學顏協傳

謂協七代祖含是離本身數。本文是用離本身數之法故曰之推七世祖顏髦。所以顏延之與顏之推亦是同族。茲將顏

氏世系列一簡表如下、



當西晉末東晉初匈奴劉氏羯族石氏起兵叛晉中原雲擾北方世族紛紛渡江顏之推觀我生



儒藏

賦自注曰：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琅琊顏氏亦是所謂百家之一。顏氏渡江後，居於建康南之長干，所居巷名顏家巷。觀我生賦自注。顏含以下七世塋墓皆在建康附近幕府山西。觀我生

賦自注、顏氏家廟碑。

張敦颐六朝事迹類編卷下長干寺條：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

顏氏墓葬最近有一部分被發現。一九五八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在南京挹江門外東北老虎山發掘晉墓四座，其中有墓志一方，刻琅琊顏謙婦劉氏年卅四，以晉永和元年七月廿日亡，九月葬二十四字。又有石印一方，上刻零陵太守章五字。又有銅印兩方，六面刻字，所刻字中有顏琳、顏文和、顏鎮之等。據上文所列顏氏世系，顏謙是顏含仲子，顏琳字文和是顏含長子，顏髦之子，乃之推六世祖，而顏含季子顏約官至零陵太守。晉書顏含傳。故此四座晉墓即之推祖塋。南京市文物保

管委員會、南京老虎山晉墓、載攷古一九五九年第六期。

顏含生平雅重行實，抑絕浮僞。或問江左群士優劣，含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含居官任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以威禦下。晉書顏含傳。顏之推之高祖騰之善草隸書，有風格。曾祖炳之，亦以能書稱。顏氏家廟碑。之推祖見遠，齊末在蕭寶融荊州刺史府中為錄事參軍。後蕭寶融即位為和帝，見遠為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梁武帝篡立，和帝見害，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梁武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也。梁書顏協傳、周書顏之儀傳。見遠子協字子和、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群書、工於草隸、感家

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征辟、游於蕃府而已。爲湘東王蕭繹國常侍、蕭繹鎮荊州、協爲記室、以才學

見重。梁武帝大同五年五三九年卒、年四十二。蕭繹爲懷舊詩以傷之。顏協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

圖兩卷及文集二十卷。梁書顏協傳、周書顏之儀傳。家訓文章篇、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

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訖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

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並未得編次、便遭火蕩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按梁末文風、

注重音節對偶典故辭采、亦即家訓所謂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者、而顏協之文、獨不從流

俗、無鄭衛之音。此對於顏之推平生論文主張亦頗有影響。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辛亥五三一年

顏之推生於江陵。湖北江陵。

按北齊書及北史顏之推傳均不載其卒年。家訓序致篇、年始九歲、便丁荼蓼、殆指喪父而言之。推

父協卒於梁武帝大同五年五三九年、是年之推九歲、則應生於中大通三年五三一年。家訓終制篇又

云、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之推如生於中大通三年、則年十九時乃太清三年五四九年、即侯景陷臺

城之歲、所謂值梁家喪亂、亦正相合。

梁書顏協傳、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按湘東王於普通七年五

二六年、出爲荊州刺史、大同五年五三九年、入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梁書元帝紀在荊州凡十三年、



儒藏

顏之推年譜

而協即卒於大同五年。協蓋自普通七年即隨湘東王於荊州，以至於卒，之推亦當生於江陵。之推有兩兄之儀之善。

梁書顏協傳謂協有二子之儀、之推。之儀名列於前，蓋之推之兄。周書顏之儀傳開皇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是年之推年六十一，則之儀長之推八歲。之推生時之儀已九歲矣。北史文苑傳謂之儀爲之推弟，誤也。顏氏家廟碑黃門兄之儀，亦謂之儀爲之推兄。王昶跋云：之儀爲之推弟，碑云黃門兄者，疑碑經重刻致誤。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失攷。家訓序致篇每從兩兄朝夕溫清，則除之儀外之推尚有一兄。盧文弨顏氏家訓補注云：顏氏家廟碑有名之善者，云之推弟。隋叶縣令據此則之善亦是之推兄之善。學業事功蓋無足稱述，故史傳失載也。

大同三年丁巳

五三七年

之推七歲

能誦魯靈光殿賦

家訓勉學篇

家訓敘致篇：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誘誨。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此足見之推幼時所受之家庭教育。

大同五年己未

五三九年

之推九歲

父協卒，年四十二

梁書顏協傳

旅葬江陵東郭

家訓終制

此後之推受其兄之儀之教養

家訓敘致篇：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

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修邊幅。

七月、湘東王蕭繹由荊州刺史入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梁書武帝紀、元帝紀。

大同六年庚申、五四零年之推十歲。

十二月、湘東王蕭繹出爲江州刺史。梁書武帝紀。

大同八年壬戌、五四二年之推十二歲。

之推隨湘東王蕭繹在江州。江州治尋陽、今江西九江。蕭繹講老莊之推、亦預門徒、然非其所好、仍習禮傳、

博覽群書。

北齊書本傳、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群書、無不該洽。按是年、湘東王繹仍爲江州刺史、之推蓋以舊誼隨王在江州也。之推不好老莊虛談、家訓勉學篇中亦言之曰、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迹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被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阱也。中略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於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



藏

顏之推年譜



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太清元年丁卯

五四七年

之推十七歲

正月、江州刺史湘東王蕭繹徙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

梁書武帝紀、元帝紀。

二月、東魏侯景以河南十三

州來降。

梁書武帝紀。

太清二年戊辰

五四八年

之推十八歲

十月、侯景自壽陽反、濟江逼京師。

梁書武帝紀。

太清三年己巳

五四九年

之推十九歲

三月、侯景陷臺城。

梁書武帝紀。

四月、湘東王蕭繹稱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

梁書元帝紀。

五月、武帝

卒、太子綱立、是爲簡文帝。

梁書武帝紀、簡文帝紀。

家訓終制篇、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即指侯景攻陷臺城之事。

之推爲湘東王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

北齊書本傳、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據觀我生賦、自注、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知之推仕湘東王國在本年、惟自注云右常侍、與本傳之左常侍不同、自注或較可據。家訓序致篇又云、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蕩。

簡文帝大寶元年庚午

五五零年

之推二十歲

九月、湘東王蕭繹以世子蕭方諸爲中撫軍將軍、郢州刺史。梁書元帝紀、貞慧世子方諸傳。之推爲中撫軍

外兵參軍、掌管記。

北齊書本傳、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觀我生賦、自注亦云、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民英等與世子游處。文珪、劉民英等無攷。郢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漢市舊武昌縣。之推隨蕭方諸至郢州、非其心之所願。觀我生賦云、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慚四白之調護、廁六友之談說、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同悅。蓋蕭方諸僅十五歲、幼稚無知、鮑泉爲長史、郢州行事、亦極庸碌、故之推頗鬱悶也。

大寶二年辛未、五五一年之推二十一歲。

閏四月、侯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之推亦被俘、例當見殺。賴侯景行臺郎中王則救護得免、囚送建康。

北齊書本傳、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被囚送建業。觀我生賦亦云、幸先主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劉鬼錄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自注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囚以還都。又云、時解衣訖而獲全。觀我生賦又云、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悵麥秀於空廛。中略經長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連。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虔。自注、長干舊顏家巷。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顏氏自南渡後、即居建康、而之推生於江陵、出仕藩國、此時因被俘歸京都、始得流連家巷、展敬先塋也。



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蕭棟。十月景殺簡文帝廢蕭棟自稱帝國號漢。梁書簡文帝紀侯景傳。

元帝承聖元年壬申。五十二年之推二十二歲。

三月湘東王蕭繹所遣將王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於江陵。梁書元帝紀。

觀我生賦自注既斬侯景烹屍於建業市百姓食之至於肉盡齧骨傳首荊州懸於都街。又云侯景既平我師采稽失火燒宮殿蕩盡。按是時之推在建康所言蓋出於目擊也。

侯景之亂爲江南人民一大災難。侯景乃羯族人而久居北鎮已同鮮卑陷建康後恣意肆虐殺戮士民掠奪財物使江東富庶之區呈現千里絕煙人迹罕見。南史侯景傳之慘狀之推對於此事極

爲痛心。觀我生賦云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當侯景亂時湘東王蕭繹不急圖救援而以私怨與其姪河東王蕭譽岳陽王蕭詵構兵相攻之推對此事亦極憤慨。觀我生賦云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

十一月湘東王蕭繹即位於江陵是爲元帝。梁書元帝紀。

之推自建康還江陵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書。

北齊書本傳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觀我生賦云欽漢官之復睹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忝黃散於官謗。或校石渠之文時參柏梁之唱。自注時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也。又云王司徒表送秘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較部分爲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



民尚書周弘正、黃門侍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藎、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善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王司徒即王僧辯。按承聖三年十一月西魏軍即陷江陵之推校書之業，蓋在此兩年中也。

之推兄之儀亦仕於梁元帝朝，嘗獻荊州頌。

周書顏之儀傳：博涉群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敕報曰：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神州頌，北史顏之儀傳作荊州頌。梁元帝都江陵，應以荊州頌爲合理。至於之儀仕元帝朝爲何官，史傳失載。

承聖三年甲戌

五五四年

之推二十四歲

九月西魏遣兵伐梁。十月西魏兵至襄陽，雍州刺史蕭詧率衆會之。十一月西魏兵陷江陵，元帝被執，旋遇害。梁書元帝紀。

觀我生賦：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徒有道而師直，翻無名之不抗。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自注：北於按於字疑方字之誤。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之推等所校之書，至此蕩然盡矣。牛弘所謂書之五厄也。隋書牛弘傳。

江陵陷後，梁朝人士多被俘虜。之儀遷長安，之推被遣送至弘農。河南舊陝縣。李遠處掌書翰。

北齊書本傳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薦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慶遠書翰。李穆時以太

僕卿從征江陵進位大將軍

周書卷三十李穆傳

穆兄遠封陽平郡公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

軍事周書卷二十五有傳。此云慶遠疑衍慶字之推北行之時蓋頗艱苦觀我生賦小臣恥其獨死實有愧於胡顏牽疴痕而就路策駑蹇以入關自注時患腳氣又云官疲驢瘦馬之推兄之儀亦隨例遷長安

周書之儀傳

十一月王僧辯陳霸先在建康奉晉安王蕭方智承制

梁書敬帝紀

敬帝紹泰元年乙亥

五五五年

之推二十五歲

二月晉安王蕭方智即位是爲敬帝三月北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五月

王僧辯迎蕭淵明以敬帝爲太子九月陳霸先殺王僧辯廢蕭淵明敬帝復位

梁書敬帝紀

太平元年丙子即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

五五六年

之推二十六歲

之推奔北齊文宣帝命其奉朝請侍從左右

北齊書本傳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盼按觀我生賦自注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貞陽侯明

按

之推原文當作貞陽侯淵明唐人修北齊書避唐高祖諱刪去淵字

爲主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凡厥梁臣

皆以禮遣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奔齊之心以丙子歲旦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吉也據此知之推奔齊在本年





儒藏

顏之推年譜

其所以奔齊者、乃聞齊納貞陽侯、放梁使歸國、凡梁臣留齊者、均以禮遣、故欲由齊以歸江南、觀我生賦所謂、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故不憚冒砥柱之險、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觀我生賦自注。乃是年至齊、次年陳霸先篡梁、終不得南歸、是則非之推所能逆料矣。之推有從周人齊、夜度砥柱、詩云、俠客重艱辛、夜出小平津、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露鮮華劍彩、月照寶刀新、問我將何去、北海就孫賓。

太平二年丁丑即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五五七年。之推二十七歲。

十月陳霸先廢敬帝自立、是爲陳武帝。陳書武帝紀。

觀我生賦遭厄命而事旋、舊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遂留滯於漳濱、私自憐其何已、自注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之推北渡之後、不忘故國、觸險奔齊、蓄志南歸、至是絕望、遂留居北齊、又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家訓終制篇。故不得已而出仕北齊、其遇亦可哀矣。

北齊文宣帝天保九年戊寅。五五八年。之推二十八歲。自本年後、之推仕於北齊、故用北齊年號。

文宣帝赴晉陽。山西太原市西。六月乙丑、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北齊書文宣帝紀。之推從。

北齊書本傳、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按所謂天池、即文宣紀之祁連池、蓋胡人呼天爲祁連、故知此事在本年、天池在今山西靜樂縣境、見通鑑陳紀六、太建八年胡注、家訓勉學篇、吾嘗從齊



主幸並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山西平定縣東南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

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餘聚原

注獵音獵也亢仇舊是繆仇亭原注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劭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

聞之大喜蓋即本年事

天保十年己卯五五九年之推二十九歲

十月文宣帝卒太子高殷立是爲廢帝北齊書文宣紀廢帝紀

廢帝乾明元年庚辰即孝昭帝皇建元年五六〇年之推三十歲

八月常山王高演廢高殷自立是爲孝昭帝北齊書孝昭紀

家訓敘致篇三十已後大過稀焉每嘗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

孝昭帝皇建二年辛巳即武成帝太寧元年五六一年之推三十一歲

十一月孝昭帝卒弟長廣王高湛立是爲武成帝北齊書武成紀

武成帝河清四年乙酉即後主天統元年五六五年之推三十五歲

四月武成帝禪位於太子高緯是爲後主北齊書武成紀

之推爲趙州功曹參軍蓋在是時

北齊書本傳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所謂河清末者不知確在何年太抵在河清三四年

中北齊趙州治所在今河北舊隆平縣。趙州所屬柏人縣。河北舊堯山縣。城北有一小水，又有一孤山，土人不知其名。古書亦無載者。之推讀柏人城西門徐整碑，攷明水名汨水，山名巘嵒。見家訓勉學

篇及書證篇

天統二年丙戌

五六六年

之推三十六歲

後主頗好文藝，調之推至京都。

北齊書文苑傳序：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好諷咏。

中略

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陵王

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人撰次。之推調入京，都在何年不可考。大約在後主即位初，姑繫於此。與顏之推同時調至京都之蕭慤，本是梁上黃侯蕭曄之子，流落於北齊。蕭慤工詩，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之句。之推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曾記於家訓文章篇中。

武平三年壬辰

五七二年

之推四十二歲

祖珽爲左僕射，採納之推建議，奏立文林館，又奏撰御覽。

觀我生賦自注：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此只言武平中，未言在何年。北齊書後主紀謂武平四年二月置文林館，而文苑傳序記其事甚詳，則謂文林館之立在武平三年，乃之推造意，而祖珽奏成之。文苑傳序曰：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好諷咏。

中略

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



顏之推同人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按謂蕭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

又托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

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按即張雕虎，唐人修史

避諱，或刪去虎字，或易虎為武。

中書監陽休之監撰。據觀我生賦自注及文苑傳序，皆立文林館後始修。

御覽而後。主紀謂武平三年二月，敕撰御覽。八月，御覽成，則文林館之立亦應在三年二月。後主紀

誤書於四年二月也。又據文苑傳序，魏收亦為文林館監撰御覽者之一，而魏收卒於武平三年。北

齊書魏收傳。

若武平四年始立文林館，則魏收無由入文林館矣。此亦文林館之立應在武平三年之

證。

之推除司徒錄事參軍，與李德林同主持文林館事，並主編御覽。尋遷通直散騎常侍，領中書舍人，再遷黃門侍郎。

北齊書本傳：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北史李德林傳：時齊帝留情文雅，召人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按之推篤學洽聞，且精於文字音訓，觀家訓中書證、音辭諸篇可知。故主持文林館撰書之事業最為適宜。據上引李德林傳之推判文林館事時已為黃門



侍郎而北齊書本傳則於崔季舒等被殺而之推免禍之後始書尋除黃門侍郎。考觀我生賦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里。敘在文林館撰書事。其下即云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自注時以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郎也。與李德林傳合。且出之推自言。應最可據。蓋之推是時方蒙君相之知。故升遷頗速。及祖珽被出。季舒譖死之。推免禍已幸。無由更得美遷。本傳誤也。

文林館主要事業即是編纂御覽。先是武成帝曾命宋士素錄古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為御覽。置於巾箱中。文林館設立後。後主命編纂御覽。當時陽休之等創意。取華林遍略等書為藍本。編次成書。取名玄洲苑御覽。後又改名聖壽堂御覽。最後祖珽定名為修文殿御覽。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引三國

典略。武平二年二月開始編纂。八月竣事。實際工作由之推主之。編成後。祖珽上表呈於後主曰。昔

魏文帝命韋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群言。區分義別。陛下聽覽餘日。眷言紺素。究蘭臺之籍。窮策府之文。以為觀書貴博。博而貴要。省日兼功。期於易簡。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討尋舊典。撰錄斯書。謹罄庸短。登即編次。放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畢。並目上呈。伏願天鑒。賜垂裁覽。太

平御覽卷六百一引三國典略。修文殿御覽編成後。北齊後主命藏於史閣中。隋書經籍志著錄聖壽堂御

覽三百六十卷。不著撰人。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錄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祖孝徵祖珽之字。撰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編太平御覽一千卷。即以修文殿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為藍本。玉海卷五十四引宋太宗實錄。南宋以後。即不見有徵引修文殿御覽者。蓋已亡佚矣。清

光緒中法國伯希和在我國敦煌石室中盜竊大量文物瑰寶其中有唐人寫本類書殘卷存二百五十九行。羅振玉影印於鳴沙石室佚書中並審定爲修文殿御覽殘卷。後洪業作所謂修文殿御覽者一文辨羅說之誤。洪文載燕京學報第十二期。

修文殿御覽是一種類書。南北朝末年編纂類書之風氣甚盛。梁安成王蕭秀命劉峻編類苑一百二十卷。梁武帝曾命張率、劉杳編壽光書苑二百卷。後又命徐僧權等編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東魏高澄執政時江南賈客攜華林遍略抄本至北方售賣。北齊沾受此種風氣故亦編修文殿御覽也。顏之推等在文林館所編之書除修文殿御覽之外尚有續文章流別。觀我生賦自注。文林館詩府

隋書經籍志等。

之推在文林館中常與祖珽等討論文章。衡量人物。家訓文章篇。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收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又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邪。家訓文章篇又載之推論王籍、蕭慤詩句與盧詢祖、魏收、盧思道等意見不同。蓋均在文林館時事。

文林館之設立雖係文化事業而實含有政治意義。東魏北齊朝廷中漢族士大夫與鮮卑貴族相爭甚烈。詳拙著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祖珽爲相漢人稍得志。顏之推鄙視教兒學鮮卑語以伏事公卿之士大夫故亦欲扶持漢人勢力借文林館以培養漢族人士。北齊書陽休之傳鄧長顓





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人待詔所謂耆舊貴人殆指鮮卑貴族及其同黨而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則漢人中少年有才而資望尚淺者當時人文林館待詔者如王劭魏澹薛道衡盧思道封孝琰杜臺卿崔季舒劉逖李德林辛德源陸開明等五十餘人皆見北齊書文苑傳序皆漢族人士一時之選因此之推亦深招鮮卑貴族之嫉恨觀我生賦自注云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構創痍北齊書本傳亦云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

武平四年癸巳五七三年之推四十三歲

四五月中祖珽解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

祖珽執政有心爲治北齊書祖珽傳謂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中略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朝廷爲致治之方由是爲後主親幸穆提婆韓鳳等所嫉解僕射被出爲北徐州刺史珽之被出珽傳中未記年月按後主紀武平四年五月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則珽之解僕射出爲徐州必在武平四年四五月間也珽既出韓鳳等仍積憾於珽黨故是年十月有崔季舒等之禍祖珽雖非端人而頗有才學故能汲引文士勵精圖治觀我生賦云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亂起自注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繩己譖而出之於是教令昏僻至於滅亡按駱提婆即穆提婆本姓駱也雖有感知之意固非盡阿好之言也



十月侍中崔季舒、張雕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等六人以諫止後主赴晉陽，被殺之推幾及於禍。

北齊書崔季舒傳：琰被出，韓長鸞

即韓鳳，鳳字長鸞。

以爲琰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

雕

即張雕虎，唐人避諱刪虎字。

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

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並斬之殿庭。北齊書之推傳：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觀我生賦自注：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諫誅之，推爾日鄰禍而免。按崔季舒等之得禍，由於鮮卑之嫉漢人、武人之嫉文士。自祖琰爲相，立文林館，招文士數十人，待詔修書，以培養漢族士大夫之勢力。封孝琰嘗謂祖琰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北齊書封隆之傳。可見當時漢族士大夫奉琰爲魁首，與近習對抗。鮮卑貴族及武人皆不悅，故先謀出琰，而後借機害季舒等。被殺之六人中，崔季舒、張雕虎、劉逖、封孝琰皆文林館中人也。北齊書韓鳳傳曰：祖琰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琰語鳳云：「強弓長矛，無容相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鳳答曰：「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又曰：「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中略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惟須殺卻。」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韓鳳譖崔季舒等云：「漢兒文官連

名署職。皆可見當時權貴韓鳳等之嫉視漢族士大夫。之推本南人，羈旅入齊，以文學顯，爲祖珽所重，則固韓鳳等所深嫉者，得免於禍，亦云幸矣。

武平六年乙未

五七五年

之推四十五歲

閏八月，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

北齊書後主紀。

隋書食貨志：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顥贊成之。後主大悅。據此，則稅關市、邸店乃由於之推之建議。

隆化元年丙申

五七六年

之推四十六歲

八月，後主赴晉陽。冬，周武帝伐齊，取晉州。

山西臨汾。

十一月，後主至晉州，圍城。十二月，周武帝來救晉

州，齊師大敗。後主棄軍還晉陽，憂懼不知所出。留安德王高延宗守晉陽，輕騎還鄴。周師尋入晉陽，後主欲禪位太子。

北齊書後主紀。

幼主承光元年丁酉，即周武帝建德六年。

五七七年

之推四十七歲

正月，太子高恒即皇帝位，尊後主爲太上皇。之推與薛道衡等勸太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太上皇后自鄴先趨濟州，周師漸逼。幼主又自鄴東走。太上皇攜幼主走青州，爲人陳之計，留高阿那肱守濟州。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於是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皇遂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皇爲周將尉遲綱所獲，並太后、幼主俱送長安。

北齊書



藏

幼主紀

北齊書本傳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渡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北齊平原郡治聊城今山東聊城令守河津齊亡入周觀我生賦自注除之推爲平原郡據河津以爲奔陳之計又云約以鄴下一戰不克當與之推入陳又云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疏間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渡向青州阿那肱求自鎮濟州乃啓報應齊主云無賊勿匆匆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之推勸北齊後主奔陳欲因以還江南而終未能償其所願觀我生賦云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自注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爲亡國之人

周武帝平齊之後之推與陽休之袁聿修李祖欽元修伯司馬幼之崔達拏源文宗李若李孝貞盧思道李德林陸父薛道衡高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等共十八人同徵隨駕赴長安北齊書陽休之傳

盧思道陽休之道中作鳴蟬篇隋書盧思道傳之推亦同作見初學記卷三十

家訓勉學篇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以教爲事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糲褐吾自欲之

周武帝建德七年戊戌即宣帝宣政元年五七八年之推四十八歲。

六月武帝卒太子宇文贇立是爲宣帝。周書宣帝紀

宣政二年己亥即靜帝大象元年五七九年之推四十九歲。

二月宣帝傳位於太子宇文闡自稱天元皇帝宇文闡立是爲靜帝。周書宣帝紀

大象二年庚子五八零年之推五十歲。

之推爲御史上士。

北齊書本傳大象末爲御史上士。

隋文帝開皇元年辛丑五八一年之推五十一歲。

二月楊堅廢靜帝而自立是爲隋文帝。隋書高祖紀

之推子思魯生子籀即顏師古也。

開皇二年壬寅五八二年之推五十二歲。

之推上言請依梁國舊事考訂雅樂文帝不從。

隋書音樂志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禮崩樂壞其來以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

馮梁國舊事考尋古典高祖不從曰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

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之推被敕寫讀之。

家訓書證篇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



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中略其書兼爲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是狀貌之狀、片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耳。

是年二月、文帝立子楊勇爲太子。隋書高祖紀。楊勇召之推爲學士、蓋在是年之後。

北齊書本傳、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只言開皇中、未言在何年、大約在本年之後。之推等與陸法言論音韻、蓋在本年前後。

陸法言切韻序、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中略因論南北

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摺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博問英辯、殆得精華。所謂劉臻等八人、指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廣韻卷首。所謂蕭顏多所決定、即指

蕭該與顏之推之推等與陸法言論韻事、切韻序謂在開皇初、未言何年、姑繫於此。陸法言乃陸爽之子、陸爽字開明、北魏東平王陸俟玄孫、陸氏是步六孤氏所改。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二、陸氏。故陸爽

是鮮卑人而漢化者。爽在北齊爲通直散騎侍郎、與之推同在文林館待詔修書、齊亡、與之推同徙關中。隋書陸爽傳。故之推於法言爲丈人行。法言韻學亦受之推沾溉、切韻中即有用顏氏說者、王國

維觀堂集林八六朝人韻書分部說中曾言之。

之推在開皇初曾奉敕與魏澹、辛德源更撰魏書、未詳何年、亦繫於此。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篇齊天保二年敕秘書監魏收博采舊聞勒成史。中略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中略世薄其書號爲穢史至隋開皇敕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爲真東魏爲僞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之推與魏澹等同撰之魏書已佚。

開皇三年癸卯

五八三年

之推五十三歲

之推奉命接待陳使阮卓

陳書文學阮卓傳至德元年

即隋開皇三年

人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主

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琅琊顏之推等與卓談讌賦詩

開皇四年甲辰

五八四年

之推五十四歲

二月張寶奏上新曆文帝下詔頒行其後爭論曆法綿歷十餘年之推亦曾參加討論

家訓省事篇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曆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並減分兩家爾曆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奸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讓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



予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爲內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據隋書律曆志。張賓等依何承天法造新曆。開皇四年二月奏上。文帝下詔頒行。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言學無師法。刻食不中。所駁凡有六條。於時新曆初頒。張賓有寵於文帝。劉暉附會之。升爲太史令。二人協議。共短劉孝孫。言其非毀天曆。率意迂怪。劉焯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孝孫焯等竟以他事斥罷。後張賓死。孝孫又上書爭論。爲劉暉所詰。事寢不行。仍留孝孫直太史。累年不調。寓宿觀臺。乃抱其書。弟子輿觀來詣闕。下伏而慟哭。執法拘以奏之。文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與賓曆比較短長。先是信都人張胄玄以算術直太史。久未知名。至是與孝孫共短賓曆。異論鋒起。久之不定。家訓所謂競曆。殆指此事。關中太史謂劉暉。山東學士指劉孝孫。劉焯。張胄玄等。劉孝孫。廣平人。劉焯。信都昌亭人。張胄玄。勃海蓆人。所謂疏者。指張賓曆。所謂密者。指劉孝孫。張胄玄所主張之曆法。張賓乃諂佞之道士。所制曆法。實多缺點。惟張賓以符命之說得寵於隋文帝。故朝廷支持之。而劉孝孫。張胄玄之曆法。則更合科學。顏之推贊成劉孝孫。張胄玄。並謂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說明劉暉曆學不及孝孫。胄玄。可見其判斷之正確。家訓趙曦明注。修文令曹句。引北齊書之推傳。河清未待詔。

文林館。以爲之推在北齊時事。甚誤。蓋北齊一代。既無競曆之事。且內史乃隋代官名也。

此次競曆之事。短期內並未能解決。至開皇十四年。五九四年。隋文帝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推算日食二十五次。多不驗。張胄玄所推算者。合如符契。孝孫所測驗亦過半。於是文帝引孝孫。胄玄等親自勞徠。孝孫因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文帝不悅。又罷之。俄而孝孫卒。楊素。牛弘傷惜之。又

薦胄玄。文帝召見之，賞賜甚厚，令制新曆。開皇十七年，胄玄曆成，奏上之。上付楊素等校其短長。劉暉等雖仍執舊曆，迭相駁難，而群臣博議，咸以胄玄爲密。於是文帝下詔褒揚張胄玄，頒行新曆，罷免劉暉等，命胄玄爲太史令。見隋書律曆志。此次競歷之事，綿歷十餘年，之推所支持之山東學士等更合乎科學之新曆，卒取得勝利。此時之推蓋已卒矣。

開皇九年己酉

五八九年

之推五十九歲

正月滅陳

隋書高祖紀。

家訓風操篇，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爲百代典式，豈得尚作關中舊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歡笑，不以爲嫌。文中言今日天下大同，應是平陳以後事。

開皇十年庚戌

五九〇年

之推六十歲

之推卒年無可攷，大約在開皇十餘年中，年六十餘。

北齊書本傳：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未言卒年。家訓終制篇：「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則之推卒時六十餘歲，約在開皇十餘年中。」

家訓終制篇乃之推晚年之遺囑，回顧一生，極多感慨。開始即曰：「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之推一生遭逢亂離，備歷屯蹇，幾乎被殺者數次，而出處之際，尤多悔痛，故曰：「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



儒藏

顏之推年譜

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蔭、使汝等沈淪廝役、以爲先世之恥、故覲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因此之推自思、如爲一貧苦之農民、躬耕畎畝、不讀書策、無有聲名、將不至於遭受如此多之憂患災難。觀我生賦曰：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爲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污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

之推淹貫經史、博學多能、尤精於文字聲韻、訓詁校勘之學、評論事理、亦具通識。范文瀾先生論顏之推曰：他是當時南北兩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學者、經歷南北兩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學北學的短長、當時所有大小知識、他幾乎都鑽研過、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顏氏家訓二十篇就是這些見解的記錄。顏氏家訓的佳處在於立論平實、平而不流於凡庸、實而多異於世俗、在南方浮華北方粗野的氣氛中、顏氏家訓保持平實的作風、自成一言。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第五二八頁。評價甚爲精當。之推生平著述有文集三十卷、家訓二十篇、北齊書本傳。訓俗文字略一卷、集靈記二十

卷、

隋書經籍志。

急就章注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

筆墨法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

稽聖賦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

證俗音字

五卷、

顏氏家廟碑。

還冤志三卷、

崇文總目、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攷均作還冤志、

新唐書藝文志作冤魂志、四庫提要謂其爲傳

寫之誤。

今惟家訓及還冤志存、其餘諸書均佚。

之推兄之儀、自江陵入周、後歷仕麟趾學士、司書上士、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出爲西疆郡守。隋文帝即位、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明



藏 儒

顏之推年譜

年受代還京都、優游不仕。開皇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周書卷四十顏之儀傳。

之推妻殷姓。家訓後娶篇、思魯等從舅殷外臣。有三子：長子思魯，次子愍楚。北齊書本傳及隋書張胃玄傳均作敏楚，隋

書律曆志作愍楚，家訓勉學篇及顏氏家廟碑均作愍楚。家訓與家廟碑當最可據，今從之。三子游秦。思魯與愍楚皆之推

在北齊時所生，二子之命名有不忘本之意。北齊書本傳。思魯表示懷思故鄉。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愍楚表示

哀念故國。梁元帝都江陵，故曰楚。游秦大概是之推遷入關中以後所生，故曰游秦。思魯仕隋為東宮學士，

唐初為秦王府記室參軍，曾編訂其父文集並作序錄。舊唐書溫大雅傳、顏師古傳。愍楚仕隋為通事舍人，

大業中因事被貶居南陽。朱粲攻占鄧州，遭饑餒，愍楚合家為朱粲兵所啖食。舊唐書朱粲傳。愍楚著證

俗音略二卷。舊唐書經籍志。游秦，隋時典校秘閣。唐高祖武德中為廉州刺史，遷鄂州刺史，卒於任所。撰

漢書決疑十二卷。舊唐書經籍志謂漢書決疑十二卷，顏延年撰，誤。為學者所稱。舊唐書溫大雅傳、顏師古傳。思魯長子

籀，字師古，博覽群書，尤精訓詁，仕至秘書監，有文集六十卷，注漢書與急就章，撰匡謬正俗八卷。舊唐

書顏師古傳。顏杲卿、真卿皆師古之弟，勤禮之曾孫，亦即思魯之玄孫，之推之五世孫。顏杲卿、真卿皆之推五

世孫。顏氏家廟碑敘述甚明，舊唐書顏真卿傳亦謂真卿五代祖之推，而新唐書真卿傳謂真卿為師古之五世從孫，誤也。劉因靜修

文集卷三跋魯公祭季明侄文真迹後曾加以辨析。杲卿、真卿均以行義學術稱於當時，而真卿書法尤為卓絕。

此均可見顏氏家學之美，綿延不絕也。

原載真理雜誌第一卷第四期，一九六二年九月增補。



# 魏文貞公年譜

清·王先恭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劉琳 審稿

清光緒九年刻本



《魏文貞公年譜》一卷，清王先恭編撰。光緒九年刻本。

魏徵（五八〇—六四三），字玄成，襄國郡鉅鹿（今河北巨鹿北）人。少嘗出家爲道士，參與隋末起義。入唐後爲太宗所重，歷官諫議大夫、祕書監，遷侍中，封鄭國公。後又拜特進、太子太師，均仍知門下省事。徵立朝直言無隱，前後陳諫二百餘事，爲太宗所敬畏。貞觀十七年卒，年六十四，諡曰文貞。所著除詩文集外，又嘗主修《隋書》，監修五代史，編《類禮》，輯《群書治要》。

王先恭，字禮吾，長沙人，先謙弟，附貢生，分省補用知府。所著除本譜外，又曾校注《魏鄭公諫錄》，集《魏文貞公故事拾遺》，可謂有功於魏氏。先恭自記云：「舊傳稱公年六十四，新傳遺之。司馬公得見《唐實錄》，故《通鑑》編紀月日較他書爲審，而亦間有疏失，《政要》則傳譌多矣。茲綜公事年月可考者譜之，條其異同，審定從違，亦學者多識之助。」先恭於魏氏用力既深，多有創獲，而本譜尤重諫諍事，條分件繫，不僅注明諫章出處，且標明繫年依據，故多可信。

魏文貞公年譜

長沙王先恭編

舊傳稱公年六十四、新傳遺之。司馬公得見唐實錄、故通鑑編紀月日較他書爲審、而亦閒有疏失、政要則傳譌多矣。茲綜公事年月可考者譜之、條其異同、審定從違、亦學者多識之助。

周靜帝大象二年庚子、公生於襄國郡鉅鹿縣。

政要任賢篇、舊書本傳、通鑑百八十四、並云公鉅鹿人。鉅鹿故北齊地、舊傳及新書宰相世系表亦稱公父長賢爲北齊



屯畱令。但周武帝建德五年滅齊，齊亡四年而公生，是公實爲周人。通鑑胡三省注云：鉅鹿縣屬襄國郡。先恭案：隋志襄國郡下注開皇十六年置邳州，亦與唐志邳州鉅鹿縣合。新傳載公魏州曲城人，誤也。

三年

隋文帝開皇元年 辛丑二歲。

二年壬寅三歲。

三年癸卯四歲。

四年甲辰五歲。

五年乙巳、六歲。

六年丙午、七歲。

七年丁未、八歲。

八年戊申、九歲。

九年己酉、十歲。

十年庚戌、十一歲。

十一年辛亥、十二歲。

十二年壬子、十三歲。



十三年癸丑、十四歲。

十四年甲寅、十五歲。

十五年乙卯、十六歲。

十六年丙辰、十七歲。

十七年丁巳、十八歲。

十八年戊午、十九歲。

十九年己未、二十歲。

二十年庚申、二十一歲。

仁壽元年辛酉、二十二歲。

二年壬戌、二十三歲。

三年癸亥、二十四歲。

四年甲子、二十五歲。

煬帝大業元年乙丑、二十六歲。

二年丙寅、二十七歲。

三年丁卯、二十八歲。

四年戊辰、二十九歲。





五年己巳三十歲。

六年庚午三十一歲。

七年辛未三十二歲。

八年壬申三十三歲。

九年癸酉三十四歲。

十年甲戌三十五歲。

十一年乙亥三十六歲。

新傳、隋亂公詭爲道士。不得其年。

十二年丙子、三十七歲。

十月、李密兵起。

十三年

恭帝義甯元年 丁丑、三十八歲。

二月、密據興洛倉、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九月、隋武陽郡

丞元寶藏以郡應密、公典書檄、密得書稱善、召公爲管記。以

據唐書高祖紀、公進十策、密不能用。本傳。

二年

唐高祖武德元年 戊寅、三十九歲。

九月、隋王世充攻密、公說長史鄭頊堅守待之、頊不用、密遂



敗潰、降唐。公從至京師、久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擢祕書丞。  
十一月至黎陽、李勣爲密守、公說之降。本傳、通鑑  
百八十六  
二年己卯、四十歲。

先是、密署寶藏魏州總管。正月、公說寶藏、執宇文化及所署

官於士澄、楊恭仁、以魏州降。

拾遺雜事門、據冊府元龜  
帝王部納降門、招懷門。

十

一月、竇建德陷黎陽、公被獲。

本傳。

三年庚辰、四十一歲。

四年辛巳、四十二歲。



五月、秦王擒建德、公走入關、太子建成引爲洗馬。七月、劉

黑闥反、公與中允王珪勸太子自請往討。八月、帝命太子安

撫北境。拾遺雜綴門、據高祖紀、隱太子傳、本傳、通鑑百九十。

五年壬午、四十三歲。

三月、秦王敗黑闥於洺水。太子問公、山東其定乎。公對不能。

旣而黑闥復振。拾遺雜綴門、據隱太子傳、通鑑百九十。十二月、大軍至昌樂、黑

闥拒之。公請太子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可坐視離散。太子從

之、卒破擒黑闥。拾遺雜綴門、據通鑑百九十。

六年癸未、四十四歲。

七年甲申、四十五歲。

八年乙酉、四十六歲。

九年丙戌、四十七歲。

六月、秦王殺太子及齊王元吉、帝立王爲太子。太子召公賁

曰、爾鬪吾兄弟、柰何。對曰、太子早從臣言、不死今日之禍。太

子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

據本傳、政要任賢篇。

旋拜諫議大夫。

本傳、太宗

卽位、拜諫議大夫。通鑑百九十一則繫於六月、在卽位前。案是時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通鑑是也。冊府元龜亦載七



月命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是在卽位前無疑。又公與王珪同拜是官。通鑑六月已書諫議大夫王珪亦其證。

七月命公宣慰山東。

據冊府元龜帝王部命使門。本傳作安輯河北非兩事也。通鑑於宣慰山東下

繫釋李志安事可證。

許以便宜從事。至磁州遇執送前事隱巢李志安

等卽釋遣之使還上悅。

本傳通鑑百九十一。

八月太子卽位封公鉅

鹿縣男。

本傳。

十月追封故太子建成爲息王諡曰隱。齊王元

吉爲刺王以禮改葬。公及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上許之。

拾遺

恩遇門據通鑑百九十二案。政要忠義篇作二年今不從。

是歲遷尙書右丞。

舊傳。

仍兼諫

議大夫。

新傳。

與左丞戴胄更日供奉。

拾遺恩遇門。據新書胄傳。

彈舉無所回



避百司肅然。拾遺雜綴門據舊書劉洎傳。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一據諫錄

本文新書太宗紀冊府元龜帝王部赦育門蠲復門通鑑百九十二。

諫簡點中男入軍。一據諫錄

本文通鑑百九十二。

對大亂之後大可致化。諫錄三據本文通鑑百九十三後半迺貞觀四

年語。時有勸帝以威刑肅天下者公爲上言王政愛民厚俗

之意納之。又與戴胄請改定刑律。拾遺建言門據新舊書刑法志。

太宗貞觀元年丁亥四十八歲。

是歲諫討擊馮盎。諫錄一據通鑑百九十二冊府元龜帝王部招懷門在十月。

對突厥

內大雪。諫錄三據舊書突厥傳。

對爲君之道先存百姓。諫錄三據政要君道門。



對西胡愛珠、諫錄三、據通鑑百九十二。

對侍臣全無諫爭。諫錄三、同上。

或奏公阿黨親戚。諫錄五、同上。

奉命往諸州賑恤。拾遺恩遇門、據舊書太宗

紀、冊府元龜帝王部、弭災門、在九月辛酉。

薦杜正倫。拾遺薦賢門、據舊書正倫傳。

二年戊子、四十九歲。

是歲、諫科祖孝孫罪。諫錄一、據通鑑百九十三。

對齊文宣何如人。諫錄三、同上。

上。對百姓安否。諫錄四、同上。

對隋主博物有才。諫錄四、據通鑑百九十二。

冊府元龜帝王部、誠勵門、在六月戊子。

對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續錄下、據政要

君道篇、通鑑百九十二、在正月。

對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續錄下、據通鑑百九十二。

在二月。

祖孝孫奏所定新樂。

續錄下、據通鑑百九十二、在六月乙酉。

對人言

作天子則得自尊崇。

續錄下、據政要謙讓篇。

三年己丑、五十歲。

二月戊寅、公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舊書太宗紀。

旋爲祕書監。

新奏傳。

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祕府圖籍粲然具備。

舊書。

又受

詔修隋書、並與房玄齡總監修諸代史。

舊書令狐德棻傳。

是歲、諫

復龐相壽任。

諫錄一、據通鑑百九十三。

諫決王文楷杖。

諫錄一、據太宗紀。

對

房玄齡考績不平。

諫錄五、據通鑑百九十二。

四年庚寅、五十一歲。

是歲、諫西域諸國入朝、諫錄一、據通鑑百九十二。

諫河南安置突厥部

落、諫錄二、據政要安邊篇、唐書突厥傳、通鑑百九十二、在四月。

對隋日山東養馬、諫錄三、據

通鑑百九十三。對刑法寬猛、諫錄四、據本文、太宗紀、在二月。

對勞弊之事不可

施於百姓。拾遺建言門、據政要儉約篇。

五年辛卯、五十二歲。

是歲、諫權萬紀任心彈射、諫錄一、據政要直諫篇、通鑑百九十三。

諫新羅獻

美女、諫錄二、續錄下、據舊書新羅傳、通鑑百九十三、在十一月。

對隋日禁囚、諫錄三、據通鑑百九



十三、在十二月。政要作四年、今不從。

對帝王不能常理。諫錄四、據政要、慎終篇。

與羣

臣議封建。續錄下、拾遺建言門、據通鑑百九十三、通考作二年、今不從。

對治國如治病。

續錄下、據通鑑百九十三、在十二月。

六年壬辰、五十三歲。

五月、公檢校侍中。新書宰相表。進爵郡公。新傳。

是歲、諫科圍川縣

官罪。諫錄一、據太宗紀、本傳。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諫錄一、據政要公平篇、通鑑百九十四。

四、在四月。諫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諫錄二、據冊府元龜宰相部正直門、通鑑百九十四。

在十二月。諫封禪。諫錄二、據本文、通鑑百九十四。對為政之要、務全其本。



諫錄三、據冊府元龜帝王部宴享門、通鑑百九十三、在七月辛未。

對百官應有堪用者、錄

三、據政要擇官篇、通鑑百九十四。

對帝王有盛衰。

諫錄四、據政要政體篇。

侍宴於

丹青門、諫錄五、據冊府元龜帝王部慶賜門、在八月。

對朕聞周秦初得天下、遣

建言門、據政要鑒戒篇。

奉敕撰九成宮醴泉銘、拾遺撰著門、據本文。

七年癸巳、五十四歲。

三月庚寅、公進位侍中。

舊書太宗紀、新書宰相表。

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

公平治。公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

本傳。

是

歲、諫解薛仁方官加杖。諫錄二、據政要直諫篇。

對奏事戰懼。

諫錄三、據通鑑





百九十四、  
在十二月。

奉詔上自古諸侯王善惡錄、諫錄下、據政要教  
戒太子諸王篇。

議定明堂制度。

拾遺定禮門、據冊府  
元龜、宰輔部奏議門。

八年甲午、五十五歲。

是歲、諫皇甫德參上書以爲訕謗、

諫錄一、據政要納諫篇、通鑑百九十四、在十二月。

諫李宏節家人賣珠坐所舉、

諫錄二、據政  
要忠義篇。

諫聘鄭仁基

女爲充華。

諫錄二、據通鑑百九十四、在十二  
月。政要直諫篇在二年、今不從。

對不見讜言、

諫錄三、據太宗紀、冊府  
元龜帝王部命使門。

對向曉後有一星、

諫錄三、據政  
要災祥篇。

對言者君子之樞機、

諫錄三、據政  
要慎所好篇。

對隋末百姓不自保。

諫錄

四、據政要  
忠義篇。

九年乙未五十六歲。

諫處張君快等死。

諫錄二、據本文。

對周齊末主優劣。

諫錄四、據政要興亡篇、奢

縱篇通鑑百九

對帝稱蕭瑀。

拾遺雜綴門、據新舊書瑀傳、通鑑百九十四在十一月。

十四在三月。

十年丙申五十七歲。

正月壬子、公與左僕射房玄齡等進齊梁陳周隋五代史、詔

藏於秘閣。

舊書太宗紀、諫錄五。

加公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

舊傳。

二

月、讓左光祿大夫、不許。

冊府元龜帝王部、褒賢門、諫錄五。

六月壬申、上以



儒藏

魏文貞公年譜

公固辭職位、乃拜公特進、仍知門下省事。

舊書太宗紀、本傳通鑑百九十四。

是歲、諫魏王不得折辱貴臣。

諫錄一、據政要直諫篇、通鑑百九十四、在十二月。

對兒子常一處、

諫錄三、據本文、太宗紀。

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諫錄四、據

政要直諫篇。

上於苑中作觀望昭陵、公諷諫、上爲毀觀。

拾遺建言門、據

通鑑百九十四。

上以上封者不切事、欲加黜責、公進諫、上納之。

拾遺

建言門、據本傳、冊府元龜帝王部納諫門、通鑑百九十四、在八月。

十一年丁酉、五十八歲。

是歲、諫責顯仁宮官司、

諫錄二、據太宗紀、通鑑百九十四、在二月。

諫閹豎妄有



所奏因上諭君子小人疏及理獄聽諫疏。

諫錄二、續錄下據政要公平篇、全唐

文百四十。

對宏演內肝、

諫錄四、據政要忠義篇。

對懷州有上封事者。

諫錄

四、拾遺建言門、據本傳、太宗紀、政要政獵篇、冊府元龜帝王部納諫門、通鑑百九十四。

太宗即位有

上書者。

諫錄五、據冊府元龜帝王部褒賢門、在六月。

太宗幸積翠池賜宴賦詩。

諫錄五、據冊府元龜帝王部文學門、宴享門、在十月。

上所定新禮、

拾遺定禮門、據通鑑百九十四、在三

月。

上論時政疏、

拾遺建言門、據本傳、冊府元龜宰輔部奏議門、全唐文百三十九、通鑑百九十四、在

三月庚子。

上第二疏、

同上、在四月己卯。

上第三疏、

同上、在五月壬申。

上第

四疏。

同上、在七月癸未。

議定封禪禮式。

拾遺定禮門、據冊府元龜帝王部封禪門。

十二年戊戌五十九歲。

是歲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

諫錄一據政要直諫篇通鑑百九十五在三月丙午。

諫

貴臣遇親王下馬。

諫錄二據冊府元龜宰輔部諫諍門通鑑百九十四在正月乙未。

對守

文創業。

諫錄四據冊府元龜帝王部訪問門在七月通鑑百九十五在九月甲寅。

皇孫載誕侍

宴。

諫錄五據冊府元龜帝王部褒賢門通鑑百九十五在三月丙子。

對朕讀書見前王善

事。

拾遺建言門據政要慎終篇。

奉敕撰砥柱銘。

拾遺撰著門據廣川書跋。

十三年己亥六十歲。

是歲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公上

十漸疏、上嘉賚之。

拾遺建言門、據本傳、通鑑百九十四、全唐文百四十。

十四年庚子六十一歲。

是歲諫出韋元方爲華陰令。

諫錄二、據通鑑百九十五、在十一月。

諫平高昌

以爲州縣。

諫錄二、據政要安邊篇、唐書高昌傳、通鑑百九十五、在八月。

諫親格猛獸、晨

出夜還。

諫錄二、據本文、太宗紀。

諫禁張士貴。

諫錄二、據通鑑百九十五、在十二月。

對

上封人請親納表奏。

諫錄三、據通鑑百九十五、在十二月。

對李密、王世充優

劣。

諫錄三、據政要、慎終篇。

對改正史書。

續錄下、據政要、文史篇。

諫斬劉仁軌。

續錄下、據通鑑百九十五。

上論御臣之術疏。

續錄下、據政要、擇官篇、全唐文百三十九。

上





論治道疏。

續錄下、據政要鑒戒篇、全唐文百三十九。

奉詔議定曾祖父母以下

服制。

拾遺定禮門、據政要禮樂篇。

十五年辛丑六十二歲。

是歲諫遣使西域市馬。

諫錄一、據舊書西突厥傳通鑑百九十六在七月甲戌。

諫高

昌不失臣禮。

諫錄二、據本文。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諫錄二、據太宗紀。

諫內出高昌婦女與薛萬均對事。

諫錄二、據通鑑百九十五在十二月。

對積

德累仁。

諫錄四、據冊府元龜帝王部頌德門、訪問門、在十月。

對比來朝臣都不論事。

續錄下、據政要求諫篇、通鑑百九十六在十二月。

對守天下難易。

續錄下、據政要君道篇、冊府元



龜帝王部訪問門宰  
輔部諫諍門在二月。

對朕聞太平後有大亂。續錄下、據冊府元龜帝王

部求賢門在六月。政  
要作十三年、今不從。

與高士廉等奏進文思博要一千二

百卷。

拾遺編纂門、據舊書士廉傳、藝文志、玉海五十四引、會要在六月十五日。

諫追擊薛延陀。

拾遺雜綴門、據新書高麗傳、通鑑百九十七。

十六年壬寅、六十三歲。

九月丁巳、上以公爲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

舊書太宗紀、新書宰

相表。

是歲、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諫錄二、據通鑑百九十五、在是年春。

對君

臣治亂。

諫錄四、據政要政體篇、通鑑百七十六、在十二月。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

諫錄五、據冊府元龜帝  
王部誠勵門在五月。

辭太子太師。

諫錄五、據通鑑百九十六。

手詔

問疾、諫錄五、據通鑑百九十六、在七月。

手詔重問。同。

對近古帝王傳代

多寡。續錄下、據政要慎終篇。

十七年癸卯六十四歲。

是歲正月戊辰公薨。戊申圖形於凌煙閣。

太宗紀。

賜殿材爲

起堂。

諫錄五、據舊傳政要任賢篇。

太宗親臨喪。

諫錄五。

太宗幸苑西樓

觀葬。同。

太宗臨朝詔羣臣。

同上。

# 顏師古年譜

近・羅香林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蔣宗許 審稿

據民國三十年長沙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顏師古年譜》，羅香林編撰。民國三十年長沙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

顏師古（五八一—六四五），唐萬年（在今陝西臨潼縣境）人，名籀，以字行。祖之推，爲北齊名儒，著述甚多，以《顏氏家訓》最爲有名；父思魯，博學善屬文，仕隋爲東宮學士，嘗與劉臻討尋經義，臻大歎服。師古少傳家學，博覽群籍，學殖深邃。初，家貧，以教授爲業。太宗時，官中書侍郎，奉詔校定五經，今傳之五經正義，師古與有力焉。師古既善治經，又長史學，與孔穎達共撰《隋書》，史家推之。爲太子所注《漢書》，哀集隋前二十餘家注釋，糾謬、補闕，去非存是，後世治文治史者多所取法，卓然爲史注之佳構；所著《匡謬正俗》乃因世俗立言，多沿謬語，於是質諸經史，匡而正之。是書引證賅博，斷製謹嚴，開後來治學者讀書札記、質疑辨證之先河。

羅香林（一九〇六—一九七八）字元一，廣東興寧人，著名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客家學研究開拓者。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後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從師於陳寅恪、顧頡剛諸名宿，專門從事於民族史研究，歷任中山大學、香港大學等校教授。羅氏學識淵博，著書計四十二種，論文三百餘篇，以《客家源流攷》、《客家研究導論》最爲有名。

本譜攷鏡顏氏源流、縷述顏氏學術之嬗遞堪許詳明，而師古之仕歷眉目清晰，評價其學術成就以及對後世的影響亦客觀公正。對於唐代政治、經濟文化之研究均不乏參攷價值。

## 緒論

隋唐之際、中國經史學思想、以世運遷移、而日趨於統一之局、其影響於後世之學術文化者、至鉅且大。而唐人承其流者、則以顏師古爲關係最複雜之人物。蓋自南北朝時說經者有南北學之分、北史儒林傳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而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羨之。洎隋文帝統一中夏、而北學遂併於南。及唐太宗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易主王注、書主孔傳、左氏主杜解、鄭注易書、服注左氏、皆置不取。北學既趨於式微、說經遂聽於一尊。而師古嘗參與修撰周易正義、卽其與孔穎達等所修。又其所刊定之五經定本、原爲南學、實從其祖之推家訓舊說。孔氏綜修各經正義、嘗引用之。自正義定本頒之國胄、用以取士、天下奉爲圭臬、迄於宋初、數百年間、士子謹守、莫敢異議。此其影響一也。唐興、君臣上下、一志於史業、令狐德棻嘗請高祖敕修前代諸史、謂史文不存、無以貽鑒今古。高祖然之。太宗繼統、遂於貞觀三年詔諸儒修北齊北周及梁陳隋諸史。不十年間、五史畢就。而敕修正史之風、日以興盛。修史官屬、亦寢以顯要。五季後遂有監修、編修、修撰、刊修、提舉諸史職。每國家皇統改更、輒以置館修前朝正史爲務。中國各代正史之完備、唐人大修前朝諸史、不無先導之功。而師古嘗預唐初修史之役。史通古今正史篇云、皇家貞觀初、敕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至今言纂修正史、或隋史研究者、必以隋書爲參考要籍、此其影響二也。自有唐定正史官修之制、治文史者多轉而以注釋前代各史、或文章總別集爲務、如史





記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與後漢書李賢注文選李善注卽其顯例。而師古注漢書條理明備、攬采古贍、靡虛詁、臆訓文顯事覈、俾遊於班史者得所依據。尤爲史注要籍。清人周壽昌作漢書注校補、王先謙作漢書補注、雖視師古爲密。然於師古原注、要不能不奉爲徑路。此其影響三也。抑師古注漢書尤於古音古義之詮釋多所致力。蓋其幼受乃祖之推影響、而之推好言古音、謂六朝語音以金陵及洛下爲正。觀其所著家訓音辭篇、諄諄以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矣。知師古於漢書古音古義之詮釋、實淵源有自。而其主要系統、要與六朝時金陵洛下之音爲近。此與唐時關中語音本多殊異。故議者謂師古不無貴遠賤近之病。然其保存六朝以前音讀、於治中國音韻沿革之學者、裨益無窮。此其影響四也。師古又嘗以世俗立言多沿謬語、因質諸經史、匡而正之、謂之匡謬正俗。其所引典籍及諸家訓詁多上世逸書、言辨而確、可資後學見聞。清人盧見曾序云、唐人尚詩賦、而師古冲遠、獨畢力於經史。近代采唐人之詩者、無慮數千家、二君者顧不預焉。用知古人學有專門、不尚兼長。今人經史詩賦、事事求工、而身後遺書不免蔑如之嘆。讀是書可以知所務矣。匡謬正俗雖非師古致力之作、而後世學者所爲讀書札記或質疑辨證以及文字讐校諸文、大率昉於是書。此其影響五也。師古在學術史上之地位、誠有不可沒者。而其學養之由來、時代之推應、著述之歷程、尚鮮人爲之排比敘錄。此於師古本身固無所損、而於吾輩讀書稽古、則不無遺憾矣。不揣淺陋、輒次其年譜如左、惟博雅進而教之。

## 世系

顏先生、名籀、字師占、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舊唐書卷七十三顏籀傳、以下簡稱本傳。

師占前十四代祖盛、字叔臺、魏青齊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瑯琊。代傳恭孝、故號所居爲孝悌里。

生欽、字公若。全唐文三百三十九顏真卿晉侍中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銘、以下簡稱大宗碑銘。

師占前三代祖欽、明韓詩、禮、易、尚書、多所通說、學者宗之。曆大中大夫、東莞廣陵太守。葛繹貞子、生

默、字靜伯。大宗碑銘

師占前十二代祖默、晉汝陰太守、護軍將軍。大宗碑銘襲葛繹子。生晉侍中光祿大夫西平靜侯含、字宏

都。全唐文卷三百四十顏真卿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碑銘、以下簡稱家廟碑。

師占前十一代祖含、琅邪莘人也。晉書卷八十八孝友傳顏含傳少有操行、以孝聞。略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

元帝過江、爲丞相祭酒。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封西平縣

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大宗碑銘王導嘗問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

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具禮樂、俟

之明宰。晉書顏含傳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風御下。王導嘆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

復爲侍中、國子祭酒、光祿勳。以年老致遜。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敕

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略郭璞嘗欲爲含筮、含曰、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求婚、以其盛滿不許。因戒

子孫曰、自今任官、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世家。略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一卒。晉書作九十三謚曰靖。三



儒藏

子髦謙約、並有聲譽。大宗碑銘含以下七代、並葬上元縣幕府山西。家廟碑

謹案帥古上世、自含以下七代、皆葬上元幕府山西、似其地六朝時已爲顏氏祖塋。清光緒二十五年、署長江水師金陵營參將陳麟、以修葺幕府山營署於附近小阜、發現晉塚、塚作穹形、頂已剝削、核以江寧府志及溫氏族譜、謂爲晉驃騎將軍溫忠武公嶠墓。惟溫嶠卒葬豫章、晉書本傳言之甚明。外舅朱遏先希祖先生曾列舉三事、確證陳麟等所發現爲另一晉墓、非溫嶠墓。文見六朝陵墓調查報告。今據真卿家廟碑、帥古祖先自含以下七代、皆葬上元幕府山西、而顏之推觀我生賦、有經長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漣句、亦謂自含以下七葉墳塋、皆在其地、以幕府山西本爲顏氏上世歷代墳塋、考之意、麟等所發現、或即顏含與其子孫之舊塚也。

帥古前十代祖髦、有孝行、含喪在殯、隣家失火、髦與二弟抱柩號叫、煙燹垂至、忽爾頓絕。時人以爲孝感。大宗碑銘髦字君道。家廟碑君道少纂家業、惇於學行、儀狀嚴整、風貌端美。桓公見而嘆曰、顏侍中廊廟之質也。尚書郎國大中正給事黃門侍郎、以父老不就、加給事中、晉陵臨川太守、本州大中正、加秩中二千石、光祿勳、西平侯。生絢、字文和。大宗碑銘

帥古前九代祖絢、西曹騎都尉、西平侯。家廟碑生靖之、字茂宗。大宗碑銘

帥古前八代祖靖之、宣城太守、御史中丞。家廟碑司徒諮議生騰之、字宏道。大宗碑銘

帥古前七代祖騰之。黃本驥顏魯公年譜附表誤作勝之善草隸書、有風格。大宗碑銘梁武帝草書評云、顏騰之、賀

道力、並便尺牘、少行於代。家廟碑治書御史、度支校尉、巴陵太守。生炳之、字叔豹。大宗碑銘

師古前六代祖炳之以能書稱奉朝請輔國江夏王參軍生見遠字見遠太宗碑銘

師古高祖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於金陵以爲治書侍

御史俄兼中丞高祖梁武帝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

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梁書卷五十文學傳下顏協傳生協字子和太宗碑銘自含至見遠皆居上元黃本

驥顏魯公年譜

謹案師古先世自含以下七世皆居上元考北齊書卷四十五顏之推傳附之推觀我生賦其經長

于以掩抑句下自注云長干舊顏家巷則今金陵夫子廟附近長干巷殆卽師古上世舊居也

師古曾祖協北齊書卷四十顏之推傳作總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局器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梁

蕭繹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梁元帝卽湘東王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藩邸與協同名才學

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朓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

顯達恒辭徵辟遊於藩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嘆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

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二子據家廟碑協三子之儀下有之善之儀之推梁書卷五十顏協傳協世

善周官左氏學北齊書卷四十五顏之推傳協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卽梁元帝在藩邸時撰西府新

文史訖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之推兄弟始

在草土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家訓文章篇

師古祖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湘東王蕭繹自講老莊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



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王則以獲免。被囚送建業。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薦往弘農。令掌其兄慶遠書幹。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北齊文宣皇帝高洋見而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盼。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辨。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常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舊唐書溫大雅傳作愍楚不忘本也。

北齊書卷四十五顏之推傳

之推於周武平齊後。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修伯。大理

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慮思道。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父。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邵。陸爽。及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北齊書卷四十

二陽休之傳蓋自南入北。始爲京兆長安人。

顏魯公文集卷八祕書省著作郎夔州都督長上護軍顏公神道碑。以下簡稱勤祀

碑。之推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著家訓二十篇。冤魂志三卷。證俗字音



五卷。隋書經籍志作證俗音字略六卷。文集三十卷。家廟碑。又著急就章注一卷。舊唐書經籍志。並訓俗文字略一卷。

隋書經籍志。筆墨法一卷。新唐書藝文志。之推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

射陽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文章流別皆詣進賢門奏之。北齊書顏之推

傳觀我生賦並注。

之推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齟齬便蒙誨誘每從兩兄

按卽之儀之善。

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

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

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欲輕

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以後大過稀焉。

家訓序致篇。

之推之學以博雅切用明恥尚義爲主嘗謂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

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己身姓名或多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

家訓勉學篇唯。

之推之學以博聞切用爲主博聞必資於讀書以參證古今讀書必資於文字音義之辨識與書籍之校

讐故之推之基本學問仍自小學與校勘學出發之推嘗言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

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楮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

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又言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大抵服其爲書隱

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

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

異同西晉以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考校是非特須消息。家訓書證篇。又言夫九州



儒藏

顏師古年譜 世系



之人言語不同、生民以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楊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摧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譜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矣。家訓音辭篇又言、夫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楊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

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家訓勉學篇

可知其於小學及校讐之重視。

唯之推之學、重視博雅切用、故於天文曆算之學、亦所兼務。嘗言、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曆、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曆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家訓省事篇又言、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家訓雜藝篇

唯之推之學、以博雅切用爲主、故於梵天所傳佛說、亦深所究習。且謂佛說與儒家道術本爲一體、非



不切用。其言云、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略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略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家訓歸心篇

亦唯之推之學、以博雅切用爲主、故寓教育於讀書之中、而讀書之鵠的、則謂仍在於行。其言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恡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答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桷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穰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家訓勉學篇

亦唯之推之學、以明恥尚義爲主、故於生命之當惜與不當惜、辨之至明。其言曰、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以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家訓養生篇

又唯之推之學、以博雅切用、明恥尚義爲主、故雖少長於士喜清談之邦、而於清談無爲之學、亦深抱反感。之推嘗言、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黃農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綱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原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稽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戒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往桔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譚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指、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家訓

勉學篇

又唯之推重視博雅切用、故於文學制作、重實質、而輕浮詞。嘗言、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胸、氣調爲筋骨、

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埋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家訓文章篇

又之推於書法、亦頗翫習、但不爲專業。嘗言、真草書迹、微須留意。略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大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家訓雜藝篇

要之、之推之學、反清談爲切用、認權實爲一源、而其入手之法、則不離讀書。讀書之法、則首貴識別文字之形聲義、家訓一書可覆按也。其影響於師古之學養者、亦在此。

師古祖母殷夫人、從舅公殷外臣、亦博達之士也。家訓後娶篇

師古伯祖之儀、字子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敕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

世宗北周明帝字文毓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高祖北周武帝字文邕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

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卽拜小宮尹、封平

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宇文贇卽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帝後刑政乖

辟、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

固諫、帝怒欲並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楊堅爲丞相、

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





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爲西疆郡守。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靖、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遊不仕。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周書卷四十顏之

儀傳之儀弟之善隨葉令。家廟碑

謹案之推兄弟三人、家訓序致篇有每從兩兄、朝夕溫清句、則之儀之善皆之推之兄。

黃本驥顏魯公年譜誤以之善爲之推弟、當更正。

師古父思魯。之推長子字孔歸、博學善屬文、尤工訓詁。隨司經校書、長寧王侍讀、東宮學士。嘗與劉臻講

論經義、臻屈服焉。太宗碑銘思魯娶御正中大夫殷英童女、英童集呼顏郎是也。更唱者二十餘首。勤禮碑

英童、北周御正大夫、麟趾學士。顏魯公文集卷九殷踐猷墓碑銘

思魯於北齊破滅、隨父之推見徙入關、常請於之推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督、勤勞經史、未知爲子可得安乎？之推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以學爲教、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縵褐、我自欲之。家訓勉學篇

師古叔父愍楚。之推次子隋初與溫彥博同直內史、彥博兄大雅、弟彥將、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略彥

將時與遊、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舊唐

書卷六十一溫大雅傳 愍楚著證俗音略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

師古叔父遊秦

之推三子、太宗碑謂之推入隋生遊秦、以遊秦涉世之年較師古為早推之、其生年當在北周滅北齊之後、隋文帝

受禪為帝以前。武德初、屢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俄拜鄆州刺史、卒於官。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為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耳。本傳

謹案遊秦漢書決疑、初唐時似與師古漢書注並甚流行、故有大顏之稱。司馬貞作史記索隱、頗採大顏之說。如封禪書索隱、於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離五百歲常復合。」句下注云：「大顏歷評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是乃為別。』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此言五百年舉全數也。是其顯例。惟愍楚書似至宋初已佚、故不為宋以後人所引用。清末敦煌石室發現六朝至宋初寫卷無數、中有漢書注殘卷、今藏巴黎國民圖書館。史文間有節略、注語尤寥寥無幾、顯非師古注本。所引如淳文穎之說、亦視師古注本為少。然亦有在師古注本之外者。又注語之不著主名者、或不見於師古注本、或與師古注本相合。勘與司馬貞索隱所引大顏說、則正相同、似為遊秦所注。殆即所謂漢書決疑之僅存者也。惟漢書決疑據舊唐書顏籀傳、僅十二卷、且亦不似史注體例。敦煌所發現與司馬貞所引大顏說相同之漢書注殘卷、或即遊秦之另一著作、亦未可知。要之遊秦深於漢書之學、則無可疑也。

師古舅父殷聞禮、即殷英童子。唐太子中書舍人宏文館學士。

顏魯公文集卷九殷踐猷墓碣銘





師古弟相時亦有學業。武德中與房玄齡等爲秦府學士。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弱多疾病。太宗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本傳相時爲禮部侍郎。預修文思博要。并目一千二百一十二卷。新唐書藝文志

師古弟勤禮字敬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解褐校書郎。與兩兄弟師古相時同時爲宏文崇賢學士。弟育德又於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太宗嘗令師古讚崇賢學士。以兄弟特命。蕭鈞讚之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德彰素里。行成蘭成。鶴鑰馳譽。龍樓委質。著作郎。修國史。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生昭甫。敬仲。殆庶無恤。少連。務滋辟強。勤禮碑

師古弟育德。太子通事舍人。司經局校定經史。太宗碑銘

師古子揚庭。永徽三年爲符璽郎。本傳蔣王侍讀。太宗碑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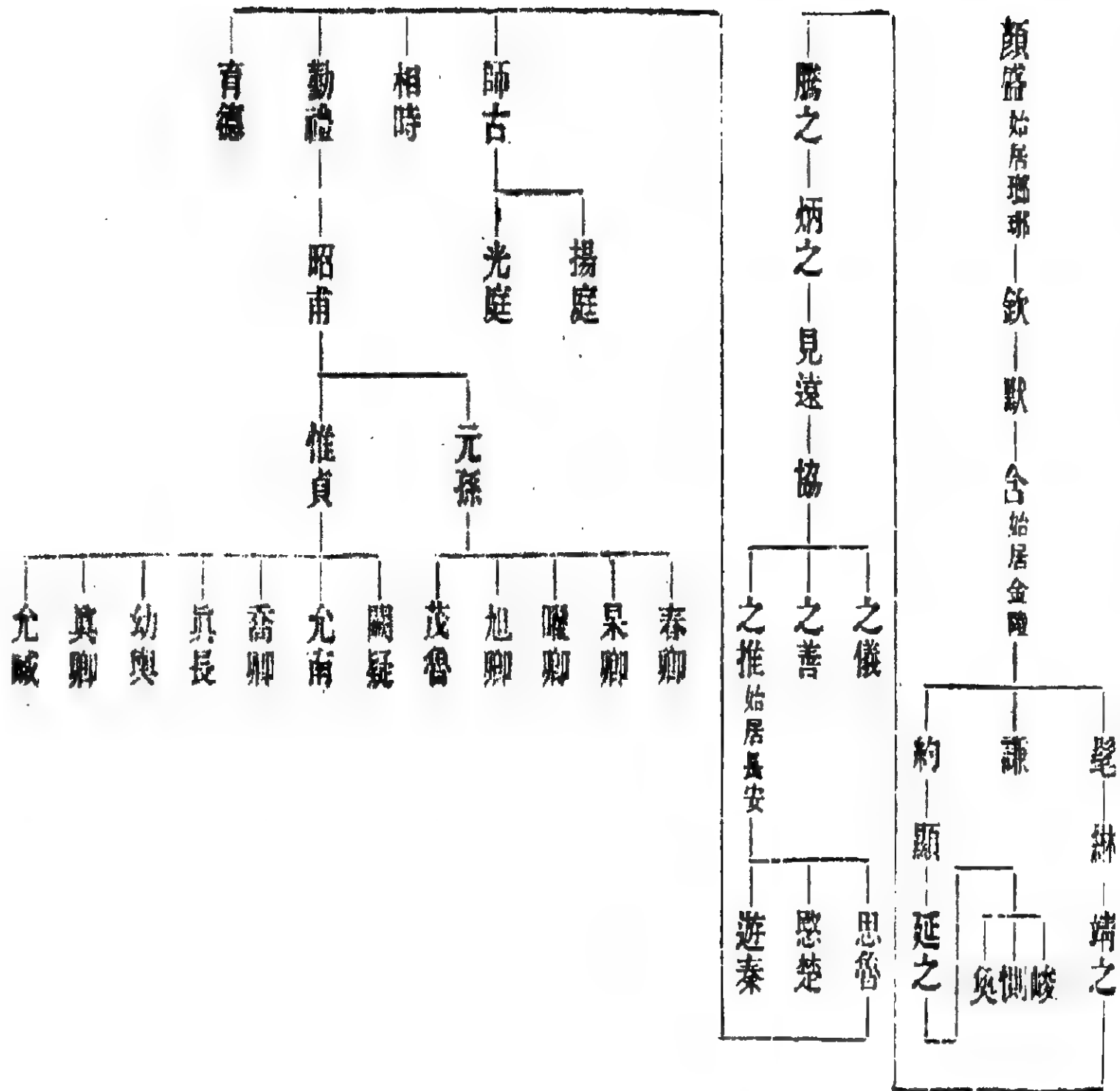
師古家世其宗支系統略如下表。見下頁

謹案師古先世自其前十一代祖含以下。卽爲高門大族。時中國方承曹魏以中正選舉。相沿成習。之後士大夫成爲一特殊階級。其始也於州縣置大中正及中正。計門定品。以爲官人登進之階。其繼也祇問門第。不辨賢愚。士族與寒門品第既差。入仕之始。高下既分。任事機會。抑復懸殊。久之遂致國家政治與社會經濟均爲門閥所操縱。師古上世如顏含顏髦等。並嘗爲本州大中正。操一州選舉之權。其家世人才之盛。雖曰厥因多端。要與其本爲高門士族。不無相當關係也。惟師古上世歷代並以文章學問相教督。故其子弟不徒以門第自誇。而每以學術文章顯世。



儒藏

顏師古年譜 世系



年譜

隋文帝開皇元年辛丑、西元五八一年顏師古先生一歲。

生於長安。祖之推、初官北周御史上士、時年五十一歲。伯祖之儀、先爲北周御正中大夫、封平陽縣公、時出爲西疆郡守、年五十九歲。

是歲、爲北周大象三年、爲陳宣帝陳頊大建十三年。二月、北周大丞相楊堅、廢周靜帝、宇文衍自立爲帝、改國號曰隋、建元開皇。徵之儀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之推尋爲外史。

之推嘗與儀同三司劉臻、武陽太守盧思道、著作郎魏淵、散騎常侍李若、國子博士蕭該、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吏部侍郎薛道衡等、共詣陸爽子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舍、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卽須輕重有異。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摺選精切、除削疏緩。之推與蕭該多所決定。魏淵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卽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博問英辯、殆得精華。廣韻載陸法言切韻序

其年、劉臻五十五歲、李德林五十一歲、姚察四十九歲、陸爽四十三歲、薛道衡四十二歲、劉焯三十八歲、牛弘三十一歲、歐陽詢二十五歲、虞世南二十五歲、李百藥十七歲、溫彥博九歲、孔穎達八歲、

房玄齡四歲、魏徵二歲。

謹案舊唐書卷七十三顏籀傳、貞觀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由此上推六十五年、即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周靜帝大象三年、亦即隋文帝開皇元年、是爲師古生年。

又案之推年生卒月、北齊書顏之推傳未載。考家訓序致篇之推、自謂年始九歲、便丁荼蓼。以梁書卷五十顏協傳、協於大同五年卒、證之知之推、實生於中大通三年。

又按之推與劉臻、蕭該、魏淵等、詣陸法言處、論定音韻、於隋唐韻書沿革、關係甚鉅。惟諸書未言其確實年月、法言切韻序則謂昔開皇初、依昔人行文慣例、固未必即指開皇元年。然序首引同撰集八人有武陽太守盧思道、考隋書卷五十七盧思道傳、高祖隋文帝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略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案其表請解職、蓋即乘楊堅自立爲帝而發、觀其結銜、仍署武陽太守、可知其與之推、陸法言等論定音韻、當在開皇元年。故本譜繫其事於此。至薛道衡結銜署吏部侍郎、辛德源結銜署蜀王諮議參軍、則疑法言於仁壽元年撰定切韻時、德源與道衡尚在、故不以開皇元年官銜稱之、而以其稍後較重要之官階相稱、殆亦示尊之意耳。

開皇二年壬寅

西元五八二年

顏先生二歲。

在長安父思魯官司經校書。

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鏤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



儒藏

顏師古年譜

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不亶、歎疑者皆亶明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於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爲古隸。師古祖之、推被勅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其丞相狀字爲狀貌之狀、丩旁作犬、因言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隗林皆作山林之林、當爲隗狀之誤。家訓書證篇

開皇三年癸卯、西元五八三年顏先生三歲。

在長安。

是歲隋祕書監牛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文帝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隋書卷四十九牛弘傳

其年令狐德棻生。

開皇四年甲辰、西元五八四年顏先生四歲。

在長安。

是歲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開皇五年乙巳、西元五八五年顏先生五歲。

在長安。伯祖之儀、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靖、夷夏悅之。周書顏之儀傳

開皇六年丙午、西元五八六年顏先生六歲。

在長安伯祖之儀代還、遂優遊未仕。周書顏之儀傳

是歲、隋勅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劉焯奉勅與劉炫等考定。隋書卷七十五劉焯傳  
其年王通生。

謹案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王通生於開皇三年、茲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三薛收文中子墓碣銘、列於此年。

開皇七年丁未、西元五八七年顏先生七歲。

在長安。

開皇八年戊申、西元五八八年顏先生八歲。

在長安。

是歲二月、隋下詔伐陳、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開皇九年己酉、西元五八九年顏先生九歲。

在長安。祖之推、開皇中、皇太子楊勇召為學士、甚見禮重。北齊書顏之推傳時皇太子並引劉臻為學士、甚

褻狎之。隋書卷七十六劉臻傳師古父思魯、亦服官東宮。舊唐書溫大雅傳嘗與劉臻講論經義、臻屈服焉。太宗

碑銘臻治兩漢書甚精、時人稱為漢聖。隋書劉臻傳

是歲正月、隋滅陳、獲陳後主叔寶、自五胡亂華、中原雲擾、至是復歸統一。



儒藏

顏師古年譜



開皇十年庚戌西元五九〇年顏先生十歲。

在長安父思魯服官東宮叔愍楚直內史省舊唐書溫大雅傳祖之推好審音辭於諸兒女雖在孩稚便

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家訓音辭篇伯祖之儀正月隨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

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周書顏之儀傳

開皇十一年辛亥西元五九一年顏先生十一歲。

在長安冬伯祖之儀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周書顏之儀傳

其年李德林卒年六十一歲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行於世敕撰齊史未成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

詞藻清贍隋書卷四十二李德林傳陸爽卒年五十三歲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自齊入周隋初爲太子洗

馬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隋書陸爽傳

開皇十二年壬子西元五九二年顏先生十二歲。

在長安父思魯官東宮學士長寧王楊勇子儼侍讀太宗碑銘叔愍楚與溫彥博同直內史省舊唐書溫大雅

傳

其年薛道衡子收生許敬宗生。

開皇十三年癸丑西元五九四年顏先生十三歲。

在長安。

是歲五月隋文帝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隋書高祖紀

開皇十四年甲寅

西元五九四年

顏先生十四歲。

在長安。

開皇十五年乙卯

西元五九五年

顏先生十五歲。

在長安。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訓詁，善屬文。

本傳

其年岑文本生。

開皇十六年丙辰

西元五九六年

顏先生十六歲。

在長安。祖之推年六十餘，著家訓二十篇，以訓誨思魯兄弟及師古等。每篇首言義理法式，次述前言往行，或古今事實，足爲鑑戒者。

首序致篇，中一段謂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謾，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傳婢寡妻耳。

次教子篇，中一段謂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三兄弟篇，中一段謂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陷其心，誰救之哉？



儒藏

顏師古年譜

四、後娶篇。大要以慎畏爲主。

五、治家篇。中一段謂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又謂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六、風操篇。首謂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德之所不曉。故聊記錄。此傳示子孫。

七、慕賢篇。首謂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

八、勉學篇。中一段謂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

九、文章篇。中一段謂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十、名實篇。首謂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十一、涉務篇。首謂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遠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

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屏藩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者也。

十二省事篇。大要以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無多言。無多事爲主。

十三止足篇。首謂宇宙可臻其極。性情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

十四誠兵篇。中一段謂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人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畫規以謀社稷者。君子所恥也。

十五養生篇。首謂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此。不願汝曹專精於此。

十六歸心篇。首謂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其間妙旨。具諸經綸。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爾。

十七書證篇。大要以闡發羣書之雅訓爲主。

十八音辭篇。大要以正音辨韻爲主。

十九雜藝篇。大要以兼涉旁通。以存博雅爲主。惟不務專力耳。

二十終制篇。首謂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誠。又謂計吾兄弟不常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薄。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沉淪廁役。以爲先世之恥。故覩冒人間。不敢墮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



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儼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徒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塋。吾當松棺二寸、衣帽以外、一不得自隨。床上惟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饗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載以鰲甲車、觀上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禪、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酌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隘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剝竭生資、使凍餒也。又謂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之推文集三十卷、思魯自爲序錄。

北齊書顏之推傳

是歲六月、隋文帝詔工商不得仕進。

其年釋玄奘生、褚遂良生。

謹案之推卒年、諸書未載、惟家訓終制篇、謂吾已六十餘、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知之推作家訓時、已六十餘歲、且已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細案終制篇語意、大似之推遺囑。意之推不久亦遂謝世、故繫其事於此。

開皇十七年丁巳

西元五九七年

顏先生十七歲。

在長安。

開皇十八年戊午

西元五九八年

顏先生十八歲。

在長安。

其年劉臻卒，年七十二歲。有集十卷，行於世。

隋書劉臻傳

開皇十九年己未

西元五九九年

顏先生十九歲。

在長安。

開皇二十年庚申

西元六〇〇年

顏先生二十歲。

在長安。

是歲十月，隋文帝廢太子勇爲庶人，立次子晉王廣爲太子。勇子長寧王儼亦坐廢黜。翌年改元仁壽。

其年陸法言坐事除名。初，法言父爽爲太子洗馬，嘗奏文帝更立皇太子諸子名字。及太子廢，文帝追怒爽曰：「陸爽乃爾多事，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廢黜。」法言因是除名。隋書陸爽傳法言既反初服，私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卽須明聲韻。屏居山野，交游阻絕，疑惑之所，質問無從；亡者則生死路殊，空懷可作之嘆；存者則貴賤禮隔，以報絕交之旨。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五卷，至翌年完成。切韻序法言著書，蓋本之昔年所受之推與蕭該、魏淵等囑託也。

仁壽元年辛酉

西元六〇一年

顏先生二十一歲。

爲尚書右丞李綱所舉薦，授安養尉。尚書右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之曰：「安養劇縣，何以



儒藏

顏師古年譜



克當師古對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聞本傳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高祖有舊又

悅其才有所綴文嘗使師古拈疵病甚親昵之本傳

謹案舊唐書本傳稱李綱爲尚書左丞考同書李綱傳及溫大雅傳均作右丞今從之綱本傳隋文帝廢太子勇以晉王廣爲太子召讓東宮官屬綱對曰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臣在東宮非得言者帝奇其對擢拜尚書右丞隋廢太子在開皇二十年翌年改元仁壽綱爲尚書右丞當在其時師古仁壽中爲安養尉當始於此年

仁壽二年壬戌西元六〇二年顏先生二十一歲

爲安養尉尋坐事免歸長安家貧以教授爲業本傳

是歲文帝詔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尚書右僕射邳國公蘇威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內史侍郎薛道衡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達古今或器推今望學綜經史委以裁緝實允僉議可並修定五禮隋書高祖紀其年李淳風生

仁壽三年癸亥西元六〇三年顏先生二十三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仁壽四年甲子西元六〇四年顏先生二十四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是歲四月文帝疾甚七月太子廣殺帝自立翌年改元大業

隋煬帝大業元年乙丑、西元六〇五年顏先生二十五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是歲三月、煬帝令尚書令楊素營東京宮室、發河南諸郡男女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隋書煬帝紀

大業二年丙寅、西元六〇六年顏先生二十六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是歲正月、東都成、煬帝始建進士科。通鑑綱目三十六九品中正之法、至是漸變。

其年楊素卒、姚察卒、察學兼儒史、見重於三代、嘗修陳梁二史、未就、臨終令子思廉續成其志。舊唐書

七十三姚思廉傳

大業三年丁卯、西元六〇七年顏先生二十七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其年王通年二十二歲、以爲卷懷不可以垂訓、乃立則以開物、顯言不可以避患、故記古以明義、懷雅頌以濡足、覽繁文而援手、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象、道勝之韻、先達所推、虛往之集、於斯爲

盛。薛收文中子墓碣銘

大業四年戊辰、西元六〇八年顏先生二十八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大業五年己巳、西元六〇九年顏先生二十九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其年司隸大夫薛道衡爲煬帝誅死、年七十歲、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子五人、收最知名。以父死非命、潔志不仕。隋書五十七薛道衡傳、舊唐書七十三薛收傳。

大業六年庚午、西元六一〇年顏先生三十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是歲三月、煬帝幸江都。牛弘從幸。十一月病卒、年六十六。帝傷惜之、捐贈甚厚。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隋書牛弘傳隋代藏書之盛、弘開其端也。

其年劉焯卒、年六十七。先是焯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竿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義、並行於世。隋書七十五劉焯傳

大業七年辛未、西元六一一年顏先生三十一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大業八年壬申、西元六一二年顏先生三十二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是歲煬帝親征高麗、至遼東、攻城不克、諸軍復敗。九月引還。先是自前歲詔伐高麗、徵天下兵會涿

郡行者不歸、居者失業、耕稼逾時、田疇多荒、民間始多避兵役者。

大業九年癸酉

西元六一三年

顏先生三十三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是歲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三月、煬帝再擊高麗、旋以楊玄感反、引還。

大業十年甲戌

西元六一四年

顏先生三十四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是歲煬帝再徵天下兵伐高麗。七月、高麗請降。自遼東軍興以來、徵調所及、閭閻沸驚、加之以饑饉、虐之以重役、公私俱竭、所在盜起。

大業十一年乙亥

西元六一五年

顏先生三十五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是歲正月、煬帝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爲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博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爲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御書皆裝剪華淨、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窗戶牀褥、廚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廚扉皆自啓、帝出則垂閉如故。

資治通鑑隋紀六煬帝中

隋代官府藏



儒藏

顏師古年譜

書之盛至是極矣。八月，煬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圍之雁門。十月，還東都。

大業十二年丙子

西元六一六年

顏先生三十六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

是歲七月，煬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四方起兵者益多。

大業十三年丁丑

西元六一七年

顏先生三十七歲

在長安教授爲業。叔遊秦，在隋與溫彥將同典校祕閣。

舊唐書溫大雅傳

是歲五月，太原留守李淵起兵靖難，建大將軍府，以長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大都督，次子世民爲燉煌公，右領大都督，統兵直指長安。十一月，進克長安，奉代王侑爲帝，自爲大丞相。

舊唐書高祖

紀

思魯於李淵入關之際，率師古及其弟相時、勤、禮、育、德等，奉迎於同州朝邑，縣長春宮，從平京城。

太宗

碑銘

思魯尋爲儀同、秦王記室。

太宗碑銘

師古尋爲燉煌公府文學。

本傳

師古弟勤，禮授朝散大夫勳。

勤禮

碑

其年王通卒，年三十二歲。門人私謚曰文中子。

薛收文中子墓碣銘

著王氏六經七十五卷，其弟凝編其

所著中說爲十卷，務約致深，言寡理大，蓋以論語爲比。

全唐文一百六十一王福時王氏家書雜錄

翌年三月，宇文化及弑隋煬帝於江都。五月，李淵受代王侑禪，卽位爲帝，建國號曰唐，建元武德，是爲唐高祖。各方割據者以次蕩平。

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

西元六一八年

顏先生三十八歲。

奉母殷太夫人居長安之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

顏魯公文集卷五家廟碑額陰記

謹案思魯與妻殷氏嘗不相宜。據魯公家廟碑額陰記。思魯國初與殷夫人分二地居住。思魯所居。

號州君。

謂勤禮

舍人君。

謂育德

侍焉。其後子孫卽以其宅改爲顏惟貞家廟。家廟碑所記卽其地也。殷

夫人則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祕書監君。

謂師古

禮部侍郎君。

謂相時

侍焉。觀思魯夫婦異居。其不

相宜可知也。後師古且嘗以苦諫。父思魯不得而爲。唐太宗所見嫌。其影響更可想見。

又案師古家數世皆與陳郡殷氏通婚。據家訓後娶篇載。思魯等有從舅殷外臣。思魯兄弟從舅姓

殷。則之推妻當爲殷氏。又思魯妻據勤禮碑爲陳郡殷英童女。勤禮妻據勤禮碑亦陳郡殷氏。惟繼

室爲柳奭妹耳。勤禮子昭甫卽師古最賞愛之從子。其妻據魯公文集卷十一杭州錢塘縣丞殷府

君夫人顏君神道碑亦殷氏。武后時以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選。昭甫子惟貞卽師古從孫。據魯公文

集卷十一殷君墓碣。其妻爲殷踐猷之妹。惟貞子闕疑卽師古從曾孫。據上述殷府君夫人顏君神

道碑。其妻爲殷履直之女。惟貞子幼輿亦師古從曾孫。據魯公文集卷九顏幼輿碑。其妻爲殷踐猷

元女。數世皆與陳郡殷氏通婚。亦至可注意之史實也。

自唐高祖受禪爲帝。師古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於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

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

本傳

是歲。唐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

資治通鑑唐紀一



儒藏

顏師古年譜



其年許善心卒年六十一歲。

武德二年己卯西元六一九年顏先生三十九歲。

官中書舍人弟相時爲秦府參軍弟勤禮爲校書郎弟育德於司經局校定經史當代榮之。家廟碑

是歲二月唐始定租庸調法。

武德三年庚辰西元六二〇年顏先生四十歲。

官中書舍人。

武德四年辛巳西元六二一年顏先生四十一歲。

官中書舍人弟勤禮解褐祕書省校書郎武德中授右領左右府鎧曹參軍。勤禮碑

是歲秦王世民開文學館延杜如晦房玄齡等爲學士使閭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時人謂之登瀛洲師古弟相時爲秦府參軍亦在其列陸德明孔穎達等均被徵引褚亮顏相時贊云六文科籀三冬經史家擅學林人游書史。全唐文卷一百四七

五月秦王李世民破王世充於洛陽滅之山東悉平秦王入據宮城令蕭瑀竇軌等封守俯庫②一無所

取令記室房玄齡收隋圖籍。舊唐書太宗紀先是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

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沂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

亡其書。新唐書藝文志

十一月令狐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竊見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

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迹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舊唐書

書令狐德棻傳

武德五年壬午西元六二二年顏先生四十二歲。

官中書舍人。

是歲三月，高祖詔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總管刺史各舉一人，其有志行可錄，才用未申，亦聽自舉。具陳藝能，當加顯擢。是爲唐代明令制舉之始。徐松登科記考卷一以進士爲選士之日。登科記考卷一引玉海

師古嘗擬策賢良問五道，蓋卽制舉試題。其第一道云：問天生蒸庶，樹之司牧，立化成俗，闡教宏風，譬璽印之抑塗，若盤盂之置水，汙隆各隨所齒，方圓在其所制。夏后尚忠之政，固以率服萬邦；殷人先敬之道，亦足儀型百姓。亟從革變，靡定沿襲，所貴雖殊，同歸於義。先聖設法，將不徒然，厥意如何？佇問詮釋。其第二道云：問夫雜用霸道，不純德教，是非稽古，何以稱強？權宜一切，寧可垂訓？其理隱微，其說安取？且設官分職，非賢不任，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良由言行相違，名實乖舛，情態難覩，蘭艾莫分，藻鏡銓衡，若其混糅，如何審綜？察茲優劣，八觀之術，往彥所陳，七繆之郵，非無前說，宜具條錄，勿致闕遺。又西京課吏，其法何以？鄴洛考功，衆議孰得？且公卿以下，員祿素定，諒其間劇，職務纔舉，而散官一色，多乏器幹，縱非鄙弱，則有疵瑕。至於銜命方承，旨出使按察，撫勞絡繹，相趨若差，職事之人，則於官曹闕廢，如其專遣冗散，又致前途虧失，彼此難周，未能通允。欲施何法，使得兼濟？又二



儒藏

顏師古年譜

代寮案大數幾何。用官詳備。遣人可觀。準望聖朝。繁省何若。自秦及漢。掌外使者何人。當塗曲午。出邦畿者何職。書傳所說。可得而言。職達化方。久應商略。既無礙滯。悉俟敷陳。第三道云。問潔己以進。陳諸往冊。平康正直。彰乎前訓。修身勵操。但曰可稱。攝職當官。何者尤切。必能兼善。其利溥哉。互有短長。宜甄先後。今既舉茲二事。欲委共康。廣扇清風。大矯流俗。施行條教。可用率下。使人懷冰玉之心。家有素絲之節。軌物昭範。佇觀表儀。若在姬周。號稱多士。嬴氏居位。亦有賢人。誰修廉潔之道。孰當正直之舉。爰及兩漢。魏晉以來。歷載遐長。廉直衆矣。其間尤異。凡有幾人。必須具列姓名。分條事迹。無或非當。意狀殊違。先古有言。惟德作義。既充廉潔之選。又應正直之科。誠宜追蹤曩人。尚想同志。並驅前列。誠可比肩。仰企高山。誰者弗逮。當仁不讓。寧假撝謙。近取諸身。豈可涯分。無而爲有。是則非廉。虛美雷同。又乖正直。兼茲學植。理必該通。原始要終。當盡宏博。第四道云。問學以從政。昔賢令則。博文強識。君子所尚。結髮升朝。敷衽受職。開物成務。率由茲道。是以登高能賦。可列大夫。試諷籀篇。乃得爲史。然而算祀悠邈。載籍實繁。鑽仰雖多。罕能擇練。今將少論古昔。庶異見聞。勿用浮辭。常陳指要。九流七略。題目何施。八體六書。名義焉在。三王五帝。諸說不同。列次分區。誰者爲允。翠嬀元扈。臨之而安得。綠純黃玉。所表其奚事。陰康驅畜。行序孰當。封鉅大墳。胡寧游處。彤魚昌僕。出何典誥。窮蟬聲望。厥類爲何。管仲文錦。既醜何貴。子產深練。實厚何俾。周鼎所存。識者幾物。齊鐘所斲。卒用何牲。罷紕諸侯。何名三十六郡。褒貶將相。何謂三十二人。至如象葉之精。乎棄日。木鷄之巧。乎異端。著於簡牒。何所沮勸。學綜古今。想宜究悉。一一顯析。無憚米鹽。第五道云。問八政所先。食貨居



首萬商之業、市井爲利、菽粟稻粱、饑饉足以充口、布帛絲纊、寒暑足以蔽形、生靈所資、莫此爲急。爰及室宇器械、同出五材、皆稟造化之功、取者得供其用、而龜貝之屬、何故爲寶、競取而多、誰所創意。錢帛之作、本以何施、億兆賴其何功、政教得其何助。若夫九府之法、於何貿遷、三官所統、又何典掌。未知乘時趨利、濟益深淺、起僞生姦、有何虧敗。九府之名、欲知其九、三官之號、何等爲三、宜各指陳、務令可曉。子紺稱貴文飾何如、赤仄殊形、以何間錯。又賣穀極賤、則農夫劬勞而不給、糴價翔踴、則工商窮乏而難振。爲政之道、患在不均、設法籌算、去其太甚、使夫荷鍤擁耒、阡陌之用、獲饒作工、通財倉廩之儲、不匱。又糴三舍一起、自何人、以母權子、云誰所建。各申何法、厥利焉如。今欲修之、孰可孰不可、亦宜辨說、不可曖昧。佐時經國、此亦一隅。既膺斯舉、何所興讓、聯動翰墨、豈申餘勇。全唐文一百

四十七

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彊暴、游秦至、禮讓大行、邑里歌之。唐高祖下璽書獎勞。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八顏師古傳

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進士四人。撫言作俊士十四人、此據玉海引趙修登科記

序更正。

是月、高祖下詔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祕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祕書丞魏徵、可修齊史。

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府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舊唐書令狐德棻傳蓋從令狐德棻議也德棻遷祕書丞時承喪亂之餘經籍亡逸因奏請購募遺書

重加錢帛增置楷書專令繕寫數年間羣書略備舊唐書令狐德棻傳

謹案中國官人登進之法春秋以前由於世官兩漢之間由於郡國選舉自魏晉至南北朝由於州縣中正至隋煬帝大業二年建進士科始以科舉代之中正之制其流弊致社會人士崇尚門第世胄在高位上品無寒門而人才以闕故煬帝易之以科目使四方才士皆得投牒以文字爲試蓋亦時勢不能不變也唐高祖受禪爲帝嘗詔諸州舉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其間雖亦嘗雜用周齊中正選士之法然大勢既側重於科舉制度之施行中正之制卒以更易

又按師古策賢良問諸書未明言作於何年惟考新唐書選舉志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麤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爲及第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唐於武德五年始舉秀才一人進士四人而其時師古爲中書舍人依制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代擬策賢良問五道實爲職內應爲之事故將其文繫於此年

武德六年癸未

西元六二三年

顏先生四十三歲

官中書舍人時俗人作髣髴字訛舛妄改作頤人因以爲替代之字相承行之尋根問源莫能解說



武德中師古專掌綸誥于時中書令密國公平原封德彝亦性愛蒼雅留心文字詔勅宣行務合訓典舉師古釐正大改違失因爾始爲代替之字自茲以後莫不化焉頤字絕矣匡謬正俗卷八

謹案匡謬正俗載師古於封德彝爲中書令時釐正文字此於唐代字書之學關係頗鉅考新唐書高祖本紀封德彝於武德六年始爲中書令故將師古釐正俗字事繫於此年

武德七年甲申

西元六二四年

顏先生四十四歲

官中書舍人與裴寂蕭瑀王敬業崔善爲等奉詔撰武德令三十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

是歲正月高祖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資治通鑑唐紀六蓋科舉制初行九品中正之法仍未盡廢也

陸德明補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陸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舊唐書一百八十九陸德明傳蓋儒家與釋道二教思想至隋唐已漸有調和之傾向

高祖詔歐陽詢與裴矩陳叔達等撰藝文類聚一百卷書成奏之詔賜帛二百段舊唐書一百八十九歐陽詢傳

其年薛收卒年三十三歲秦王親自臨哭有文集十卷

武德八年乙酉

西元六二五年

顏先生四十五歲

官中書舍人



儒藏

顏師古年譜



武德九年丙戌

西元六二六年

顏先生四十六歲。

初官中書舍人。

是歲四月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下詔命有司沙汰僧尼道士女冠然事竟未行六月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唐高祖立世民爲太子旋即禪位稱太上皇九月世民即帝位是爲唐太宗詔於翌年改元貞觀。

世民踐祚師古擢拜中書侍郎封瑯琊縣男

本傳

弟勤禮授輕車都尉兼直祕書省

勤禮碑

唐太宗於弘

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資治通鑑唐紀八

太宗貞觀元年丁亥

西元六二七年

顏先生四十七歲。

官中書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岑文本繼爲中書舍人號善職而敏速過之。

新唐

書卷一百一岑文本傳

師古宅於京師敦化坊貞觀永徽間師古與歐陽詢沈越賓住此坊師古即南朝舊

族歐陽與沈又江左士人時人呼爲吳兒坊。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

師古尋以母憂去中書侍郎職服闋

復任歲餘坐事免。

本傳

弟相時屢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

本傳

是歲吏部侍郎劉林甫奏選人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初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乃罷人患其期促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

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資治通鑑唐紀八

謹案師古宅於敦化坊。不知始於何年。此言貞觀永徽故次於本年。曰永徽者。意師古卒後。其子仍住是坊也。

貞觀二年丙子

西元六二八年

顏先生四十八歲。

免官家居。溫彥博爲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岑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新唐書卷一百一岑文本傳

貞觀三年己丑

西元六二九年

顏先生四十九歲。

受祕書監魏徵薦舉。預修隋史。先是蕭瑀等受詔修史。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復敕修撰。乃令德棻與祕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祕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諸代史。衆議以魏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爲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陳梁齊隋諸史。武德以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舊唐書令狐德棻傳魏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祕書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敬宗。撰隋史。徵總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要。宋人隋書後記而敬播。貞觀初舉進士。亦奉詔詣祕書內省。佐顏師古。孔穎達修隋史。尋授太子校書。舊唐書一百九十敬播傳六月。師古弟勤禮。兼行

雍州參軍事。

勤禮碑

是歲正月。契丹渠師來朝。八月。薛延陀遣使朝貢。十一月。突厥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突厥突利可



儒藏

顏師古年譜

汗來奔。

舊唐書太宗紀

而東謝蠻首領謝元深亦入朝冠烏熊皮若注旄以金銀絡額被毛帔韋行滕着

履。

舊唐書南蠻傳

師古以四方來向奏請撰王會圖紀其盛其疏曰昔周武王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

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爲王會圖。

全唐文一百四十七

詔從之。

資治通鑑唐紀八

其冬有詔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

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

舊唐書太宗紀

師古爲撰等慈寺碑甚淵淳典則。

文見全唐

文一百四十八

貞觀四年庚寅。

西元六三〇年

顏先生五十歲。

直祕書內省。

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

儒重加詳議於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

舊唐書本傳

太宗詔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詳議。

貞觀政要師

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嘆服於是兼通直散騎常侍

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

本傳

其年杜如晦卒。

謹案師古考定五經唐書本傳未明言年月茲據貞觀政要繫於此年。

又按師古定本本出南學皮錫瑞經學歷史七唐初又有定本出顏師古五經疏嘗引之師古爲顏

之推後人之推本南人晚歸北其作家訓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爲是師古定本從南蓋本家訓之說。

貞觀五年辛卯

西元六三一年

顏先生五十一歲。

直祕書內省兼通直散騎常侍。

是歲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祕書監魏徵乃與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撰羣書政要五十卷上之。

唐會要

三十六

其年李綱卒。

貞觀六年壬辰

西元六三二年

顏先生五十二歲。

直祕書內省兼通直散騎常侍弟勤禮授佐郎。

勤禮碑

貞觀七年癸巳

西元六三三年

顏先生五十三歲。

拜祕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宜剖析曲盡其源。

本傳

師古既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讐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懷鉛是賴汗簡攸資時

訛頓遷歲久還變。

全唐文卷二百三顏元孫千祿字書序

是時多引後進之上爲讐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誠勵也於是復以爲祕書少監。

本傳

初父思魯與妻不相



藏

顏師古年譜

宜師古苦諫、父不能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

本傳

弟勤禮授詹事主簿、轉太子直監、加崇賢館學士、勤

禮碑

勤禮旋以繼妻兄中書令柳奭親累、貶夔州都督府長史。勤禮碑

十一月、頒師古新定五經。

舊唐書太宗紀

師古既負其才、又早見驅策、累被任用、及頻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

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迹、

意指書法

及古器、耽好不已。

本傳

其年李淳風造渾天黃道儀成。

貞觀八年甲午、

西元六三四年

顏先生五十四歲。

官祕書少監、兼修隋書。

是歲三月、太宗詔進士試讀一部經史。

唐會要七十六

貞觀九年乙未、

西元六三五年

顏先生五十五歲。

官祕書少監、兼修隋書。

是歲唐太上皇崩。

貞觀十年丙申、

西元六三六年

顏先生五十六歲。

正月、與孔穎達、魏徵、敬播等修隋書成。凡帝紀五、列傳五十、序論皆魏徵所作、餘則師古與孔敬等作、

徵等詣闕上之。

宋人隋書後記

其年令狐德棻領修周書成、賜絹四百匹。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

李百藥續其父北齊書成、而姚思廉又採謝

炘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並推究陳事刪益傅綽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舊唐書姚思廉傳

師古俄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本傳

是歲太宗更命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又分全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凡當宿衛者番上。資治通鑑唐紀十

謹案今本隋書雖僅題魏徵等撰未標師古及孔穎達名字然實際多師古穎達之筆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敕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

貞觀十一年丁酉

西元六三七年

顏先生五十七歲。

與孔穎達令狐德棻等撰定五禮成俱進爵爲子。

本傳

太宗詔所司行用之。

舊唐書太宗紀

是歲羣臣復勸太宗封禪始議其禮諸臣所見不同多言新禮中封禪儀注簡略未周。唐太宗敕祕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與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而師古封禪議爲最。舊唐書禮儀志文見全唐文一百四十七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本傳

其年溫顏博卒姚思廉卒。



儒藏

顏師古年譜



謹案師古等所撰新定五禮，卽所謂大唐新禮。舊唐書經籍志：大唐新禮一百卷，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徵、李百藥、顏師古、令狐德棻、孔穎達、于志寧等撰。古禮六十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篇。貞觀十一年上之。

貞觀十二年戊戌

西元六三八年

顏先生五十八歲

官祕書少監兼注漢書姪昭甫

勤禮長子

少聰穎而善工篆隸草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

特爲師古所賞，凡所注釋必令參定焉。

太宗碑銘

是歲正月，吏部尚書高士廉等上所撰氏族志一百三十卷。

舊唐書太宗紀

先是自魏晉置九品中正，以

來士大夫類以門第相誇，其流弊遂至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誇，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爲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乃憑據史傳，考其真僞，忠良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爲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爲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價，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爲重之。祇緣齊家惟據河北，陳梁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爲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爲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爲第一。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



儒藏

顏師古年譜

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爲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邪。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爲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廉物千段。舊唐書六十五高士廉傳氏族志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分爲九等。唐會要三十六蓋欲以打破昔日門第自高之俗焉。

其年孔穎達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舊唐書孔穎達傳虞世南卒、太宗哭之慟。

貞觀十三年己亥。西元六三九年顏先生五十九歲。

官祕書少監、兼注漢書。

貞觀十四年庚子。西元六四〇年顏先生六十歲。

官祕書少監、兼注漢書。

是歲二月、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孔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舊唐書孔穎達傳旋太

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而其中周易義疏、則由師古等預修。

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

二千五百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其④貢。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

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資治通鑑唐紀十一

謹案孔穎達以國子祭酒奉詔撰成五經正義、唐會要七十七論經義、謂在貞觀十二年。考舊唐書本

傳、穎達十二年始拜國子祭酒、正義篇什繁重、當不以於是年即成、意爲會要誤記。資治通鑑唐紀十

一、貞觀十四年、穎達奉命撰定五經疏、其說較勝、故今從之。

貞觀十五年辛丑

西元六四一年

顏先生六十一歲。

注班固漢書成卽上與太子承乾其表並敘例曰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應曩說疏紊向多蘇晉衆家剖斷蓋眇蔡氏纂集尤爲牴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喻胷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矜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筭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慚致遠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摧

一舊注乖舛錯亂實多漢書舊無注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更無弘益

二今覈古本歸其真正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

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三、增損穢濫。今皆刪削。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遞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去、克服其舊。

四、尋文究例。今更刊整。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乖雜、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蕩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爲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五、隨其曲折、剖判義理。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呂律、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恒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六、舊所缺漏。普更詳釋。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言詭文僻、見越理亂、真匡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汎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冗、祇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七、各依本文、敷暢厥指。六藝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類、曲從後說、苟會扁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焉。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偕、元凱解傳、無繫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八、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輯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秕稗亦爲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搆會甄釋。



九字或難識、隨即翻音。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十粉澤光潤、翼贊舊書。近代注史、競爲賅博、多引雜誌、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倚摭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已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漢書注敘

例

師古注漢書、發明駁正、度越曩哲、非卽人鼻息者也。王先謙前漢書補注序例太子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

祕閣賜師古物二百匹。本傳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爲左邱明班孟堅功臣。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八顏師古傳

會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公卿並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史、參考其儀。時論者競起異端、師古奏曰、臣撰定封禪儀注者、在十年春。於時諸臣參詳、以爲適中。於是詔公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說。然而事竟不行。本傳

其年弟相時、與右僕射高士廉、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侍郎岑文本、祕書丞李淳風等、奉詔所撰文思博要、并目一千二百一十二卷成。新唐書藝文志魏王泰領撰括地志五十卷成、上之。唐會要三十六又于

志寧、李淳風、李延壽等同受詔修五代史志、勒成十志、三十卷、後編入隋書、合八十五卷。玉海四十六歐陽詢卒、年八十五歲。

謹案師古上漢書注、諸書未明言年月、惟師古上承乾表、謂歲在重光、考爾雅太歲在辛曰重光、貞觀惟五年爲辛卯、十五年爲辛丑、五年不合、故上漢書注必在十五年。



貞觀十六年壬寅西元六四二年顏先生六十二歲。

官祕書少監預修五經義訓諸儒撰述多引用師古定本皮錫瑞經學歷史第七章書成孔穎達上之初名義

贊有詔改爲五經正義太宗下詔嘉美謂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爲

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舊唐書孔穎達傳五經正義者周易正義十六卷國子祭酒孔穎達

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太學博士馬嘉運太學助教趙乾叶王談于志寧等奉詔撰四門博士蘇德融趙

弘智覆審尚書正義二十卷國子祭酒孔穎達太學博士王德詔四門助教李子雲等奉詔撰四門博士

朱長才蘇德融太學助教隋德素四門助教王士雄趙弘智覆審毛詩正義四十卷孔穎達王德詔齊威

等奉詔撰趙乾叶四門助教賈普曜趙弘智等覆正禮記正義七十卷孔穎達國子司業朱子奢國子助

教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頽魏王參軍張權等奉詔撰與周玄達趙君贊王士雄趙弘智覆審春秋

正義三十六卷孔穎達楊士勛朱長才奉詔撰馬嘉運王德詔蘇德融與隋德素覆審新唐書藝文志又周

易正義有八論即易之三名重卦之人三代易名卦辭爻辭誰作分上下二篇夫子十翼傳易之人誰加

經字玉海三十六諸儒作疏易主王注書主孔傳左氏主杜解蓋皆南學詩禮則主鄭氏其疏則詩書皆本

之劉炫劉焯其著書之例注不駁經疏不駁注不取異義專宗一家曲徇注文未足爲病經學歷史第七章

蓋北學既并於南人情各安所習諸儒之棄彼取此亦因一時之好尚同上自正義定本頒之國胄用以

取士天一奉爲圭臬同上

謹案孔穎達於貞觀十四年奉詔撰五經正義既如上述其成書時代史無明文惟舊唐書本傳於十



儒藏

顏師古年譜



四年太宗手詔褒美後接云後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顏進諫下文卽敘穎達撰五經正義又下文卽接云十七年以年老致仕觀其文意五經正義之完成必在十四年以後十七年以前故今排於此年攷陸氏周易正義序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勅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又尚書正義序亦云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而毛詩正義序禮記正義序春秋正義序所云貞觀十六年復奉敕詳審正義事亦大略相仿是五經正義之撰成實在貞觀十六年也惟徐松登科記考則排於十五年當是誤記。

貞觀十七年癸卯

西元六四三年

顏先生六十三歲。

俄遷祕書監宏文館學士。

本傳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

工書者爲書手。

新唐書藝文志

讐校二十人書手一百人。

舊唐書一百九十崔行功傳

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

新唐書藝文志

五月師古作明堂制度議表上之時人以爲精審。

全唐文卷十一

是歲七月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

唐會要六十三

其年孔穎達以年老致仕。

舊唐書孔穎達傳

魏徵卒年六十四歲。

貞觀十八年甲辰

西元六四四年

顏先生六十四歲。

官祕書監。

是歲有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爲首其體制多取決焉。

舊

其年王績卒李大亮卒年五十九歲。

貞觀十九年乙巳

西元六四五年

顏先生六十五歲。

官祕書監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諡曰戴有集六十卷。

今佚

其所注漢書及急就章大行於世。

本傳弟

相時不勝哀慕亦卒有子曰揚庭師古著匡謬正俗藁草纔半部帙未終永徽三年揚庭始遵先範分爲

八卷勒成表上。

匡謬正俗顏揚庭上表

其雜辨經史字訓及俗語音義博洽精審爲世所貴師古急就章注一

卷

按今傳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鈔本銀屏就章注題曰急就篇

其源出於小學家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

游景慕擬而廣之元成之間列於祕府文亦清靡義闕經綸至於包括品類錯綜古今詳其意趣實有可

觀幼學相承猶競習之既無良師祇增僻謬師古家傳蒼雅尤精訓故舊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

書舊篇本備加詳覈凡三十二章又見崔浩劉芳所注未善遂爲解訓皆據經籍遺文先達舊指字有難

識隨而音之別理兼通亦卽並載。

玉海四十四

師古遺文見存於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七至八者有幽蘭賦

聖德頌策賢良問爲留守羣官謝恩詔表論薛子雲等表論封建表議明堂制度表請撰王會圖奏封禪

議宗室廟樂議太原寢廟議明堂議功臣配饗議嫂叔舅服議安置突厥議上漢書注序等慈寺碑神州

地祇祝文及四大河祝文等十九篇。

謹案師古之成就得力於家庭及社會之培植與時勢之推遷者半得力於個己勤敏淬勵者亦半自

開皇元年至二十年爲師古之少小時代稟承家教博覽羣書既善屬文尤精訓詁兼值國家統一獎



掖獻書、頗事博雅之學、潮流激盪、風教斯起。唐初人才大率植基於是、師古蓋其例耳。自仁壽元年至大業十三年、爲師古之教授時代、雖其初亦嘗出尉安養、然未幾免歸、以教授爲業。屬煬帝繼位、內有事於土木河工、外揚兵於高麗突厥、徵募逾制、民多失業、逃亡相繼、海宇繹騷。學者先後隱居教授、王通以擬孔、講學於河汾。劉焯以經術教授於昌亭、而師古以經史訓詁授徒關中。雖羣從之盛、或遜於劉王、然其是正經史文字、要學統所繫也。自武德元年至貞觀二年、爲師古之力宦時代、於時軍國多事、凡有制誥、多出其手、而科舉之制、適以確立、九品官人之法、漸以廢棄、選士以文、習沿千載、得失參半、蓋可思矣。自貞觀三年至十九年病卒、爲師古之著述時代、屬國家昇平、人懷大業、官私鴻作、相繼誕生。周齊梁陳隋五史、諸經正義、與文思博要等、分道揚鑣、卷帙實富。而師古先爲五經定本、又預修隋書、與周易正義、中復注班固漢書、並於祕書監校藏羣籍、學本專門、關係非小。時勢予師古以推遷、師古亦予時勢以創進、學術之盛、時勢與人互爲之也。惟經說經注、既聽於一尊、英才不甘束縛、或直究經文、自爲義理、或挺而脫園、改習釋典、蓋象教東來、至南北朝時、已有吸引儒家之勢。師古祖之推、所謂家業歸心、卽其明證。而至是尤若爲淵驅魚、釋氏門庭益廣大矣。唐代釋學之盛、與晚唐理學萌生、唐初統一經說之反動思想、頗爲之助長也。而唐初確立官修前代史規制、史家受束、用武無地、乃奮筆爲史學理論、劉知幾史通、應時而起、要之亦反動思想收穫也。此則師古等唐初學者意外之影響、相成相反、相反相成、推因究果、不可忽者。

遺徽

師古之學術、其影響於後世者、已如緒論所述。而其遺徽之施於其家族後人者、尤足爲後世表率。茲並述之如次。

師古子揚庭、蔣王侍讀。光庭、博學、注後漢書。太宗碑

謹案光庭事蹟、新舊唐書顏師古傳未載、太宗碑列於師古子揚庭後、從其位次與名字觀之、當卽師古次子、其注後漢書、亦其家學之一、惜其書未見、無從判其造詣耳。

師古從子昭甫、勤禮子字周卿、略善草隸書、略爲天皇曹王侍讀。曹王屬有獻古鼎、篆書二十餘字、舉朝莫能讀、昭甫盡識之。贈華州刺史。真卿表謝、批答曰、卿之乃祖、嘗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太宗碑銘蓋顏氏自黃門、謂顏之推御正、謂顏之儀至勤禮父叔兄弟衆子姪揚庭、益期昭甫、強學十人、四世爲學士侍讀。勤禮碑

謹案昭甫辨識遠古文字、亦之推與師古等重視小學遺風也。

師古從孫元孫、昭甫長子聰穎絕倫、尤工文翰、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由是名動海內。累遷太子舍人。玄宗監國、專掌令畫、嘗和遊苑詩、批云、孔門稱哲、宋室聞賢、翰墨云捷、莫之與先。歷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家廟碑

元孫有文集三十卷、著干祿字書一卷、並行於世。又續其伯父今本顏魯公集誤作祖父涉、令光庭注後漢書。顏魯

公文集卷九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君神道碑銘、以下簡稱元孫碑。干祿字書自序云、史籀之興、備存往制、



儒藏

筆削所誤抑有前聞。

略

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

略

號爲顏氏字樣

略

後有羣

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

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輯頃因閒

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

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且言俗通正三體偏旁同者不復廣出字有相亂因而附焉所謂俗者例皆淺近

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啓尺

牘判狀因免詆訶所謂正者並無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允當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

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升沉是繫安可忽諸用舍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

祿義在茲乎。

全唐文卷二百三

元孫字書繁間得中辨證確鑿爲歷代楷模者宜也唐制取士之法兼及書判

有小學科此書剖析正俗便於蒙誦故以干祿命名

略

雖通卷未必折衷至當盡合六書之義然唐承六朝

之後書體譌謬百出得是書綜其大概以津逮學者實足以輔翼經史

王昶金石萃編

元孫善草隸書殷仲容以能書爲天下所宗人造請者牋盈几輒令代遣得者欣然莫之能辨

略

玄宗監國

獨掌令誥

略

因出諸家書跡數十卷曰聞公能書可爲寡人定其真僞元孫分別以進上玄宗大悅因賜藤

牋筆墨衣服等物

元孫碑

謹案元孫干祿字書蓋仿師古之字樣而作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之主張亦似導源於家訓文學

篇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諸說



師古從孫惟貞。

昭甫次子

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本石畫而習之。故特

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年。糊名考試。判人高等。以親累授衢州參軍。與盈川令楊炯、信安尉桓彥範相得甚歡。又選授洛州溫縣永昌二尉。每選皆判人高科。蘇味道以所試示介衆曰：「選人中乃有如此書判。」嗟歎久之。遂代兄爲長安尉。太子文學。以清白五爲察訪使。魏奉古等所薦。五邸初開。盛選僚屬。拜薛王友柱國。略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事具陸據所撰神道碑。累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家廟碑

謹案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九載惟貞所撰朝議郎行雍州長安縣丞上柱國蕭君墓誌銘並序一篇。文詞爾雅。蓋亦淵源有自也。

師古從曾孫春卿。

元孫長子

聰銳無比。早擅詞賦。尤工表檄。倜儻有吏能。急人之急。明經拔萃。歷蜀縣尉、長史。

蘇頌舉茂才異等未試。充張敬忠節度判官。轉翼城丞。與弟杲卿、曜卿從父弟允南調選。同日於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授偃師縣丞。元孫碑

師古從曾孫杲卿。

元孫次子

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蒞事明濟。略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

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

反。略乃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

略使子泉明往反計議。

略謀洩。杲卿陽不事事。

略時真卿

卿從弟

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

略賊使段子光傳李愔首徇諸郡。真卿斬子光。遣甥盧逖至

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犄角。可挫賊西鋒。

略即傳檄河北。言王師王二十萬人土門。遣郭



儒藏

顏師古年譜

遺徵



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略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

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

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略杲卿晝夜戰井竭糧器盡六日而陷與袁履謙同執賊脅

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略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汝太守何所

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爾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

汝以謝上乃從汝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而肉噉之詈不絕賊鈎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

含胡而絕年六十五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二顏杲卿傳杲卿昔七代祖中丞府君謂顏見遠慟絕於梁武五代伯祖御

正府君謂顏之儀抗璽於隋文而杲卿精貫白日義形宗社今又繼之爲不隕矣顏魯公文集卷八攝常山郡太守衛

尉卿兼御史中丞贈太子太保謚忠節京兆顏公神道碑銘

師古從曾孫曜卿元孫三子勤學好屬文工草隸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每選集必爲主司所賞擢歷城丞

淄川司馬元孫碑

師古從曾孫旭卿元孫四子善草隸書允山令元孫碑

師古從曾孫茂曾元孫五子頗屬文辭留心詰訓略鮮于仲通節度劍南引爲判官同征閣羅鳳沒於蠻元孫碑

師古從曾孫闕疑惟貞長子有吏能精詩傳善剖判杭州參軍家廟碑

師古從曾孫允南惟貞次子少以詞藻擅名兼工草隸書善五言詩略十五年以挽郎選糊名考判入高第授

鶉觚尉略俄遷殿中侍御史以忤楊國忠貶襄陽丞略從肅宗入西京遷司封殿中膳部司封郎中時真卿以尚

書兼大夫弟允臧又爲殿中兄弟三人同時臺省當代無比時人欽焉尋封金鄉縣開國男累加正議大夫上柱國遷國子司業顏魯公文集卷八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金鄉縣開國男顏府君神道碑銘

師古從曾孫喬卿

惟貞三子

有吏幹富平尉

家廟碑

師古從曾孫幼輿

惟貞六子

方雅有醞藉通班漢左清道率府兵曹

家廟碑

師古從曾孫真卿

惟貞七子

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三顏真卿傳誤云師古五世從孫

少孤母殷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詞章

唐書顏真卿傳

事親孝

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忤宰相楊國忠出爲平原太守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明皇大喜卽拜戶部侍郎肅宗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至德二年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馮翊太守改蒲州刺史御史唐明誣劾貶饒州刺史旋拜浙西節度使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銜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戶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尋除檢校刑部尚書迨盧杞當國益惡之改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杞遣真卿往諭拘脇累歲不屈而死

全唐詩小傳

真卿既爲希烈所拘脇會陷汴州僭僞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

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

略

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

景臻等殺真卿

略

年七十七

新唐書顏真卿傳

真卿自典校時卽考五代祖隋外史府君

謂顏之推

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子書窮其訓解次以經



儒藏

顏師古年譜 遺徵

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本原、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真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其四分之一、及刺撫州、與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嬰擾、未遑刊削。大歷壬子歲、真卿叨刺於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嶸、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衡、清河丞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韋介、左興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鶚、江寧丞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後進周愿、顏暄、沈殷、李莆、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

顏魯公文集卷七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善寺碑銘

真卿至湖州、以俸錢爲紙筆之資、延江東文士蕭存、略清河寺僧智海、善小篆書、吳士湯涉等十餘人、筆削舊章、該搜羣籍、撰定爲三百六十卷。大凡據法言切韻、次其字、按經史及諸子語、據音韻次字、成句者、刊成文、裁以類編、又按蒼雅及說文、玉篇等、其義各注其下、謂之字脚。韻海者、以牢籠經史之語、依韻次之、其多如海、鏡源者、八體之本、究形聲之義、故曰鏡源。綿亙數載、其功乃畢。

黃本驥編訂顏魯公文集外集二殷亮撰顏魯公行狀

大歷十二年十一月、真卿表上所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舊唐書代宗紀蓋真卿是書、肇始於平原、完成於撫州、而刪定於湖州、故初爲二百卷、繼爲五百卷、終爲三百六十卷也。真卿又著禮樂集十卷、顏氏家譜一卷、歷古創置儀五卷、又筆法一卷。其文集則有吳興集十卷、廬集十卷、臨川集十卷。

黃本驥顏魯公著作考

真卿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新唐書顏真卿傳

唐人書有神品、妙品、能品、神品三人。顏真卿楷、張長史謂

張旭草、李陽冰篆。

朱長文續書斷

真卿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

後之作者、難復措手。蓋書於真卿、文於昌黎。

謂韓愈詩於工部

謂杜甫至吳

蘇東坡論書

真卿忠貫白日、識高天下。其書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

山銘之深厚、種種不同。

宣和書譜

惟真卿則自謂其書法遠不如其先世之佳。其自書帖云：真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為當代所稱。

及至小子、斯道大喪。曾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糟粕。自恨無分、遂不能佳耳。

黃本驥編訂顏魯公文集卷二十一書評一

自書帖

師古從曾孫允臧。

惟貞八子

有吏能、制舉、延昌令、監察、充朔方、衣資使、殿中、三為侍御史、中允、江陵少尹、荆南

行軍。

家廟碑

謹案師古家世、自東晉以至隋唐、皆為簪紱世族。在昔九品取士之世、且嘗為本州大中正、操一州選事。自科舉肇興、則以文章詞藻、每掇巍科、觀其歷代登進程序、而國家社會制度與風會之轉變、亦可知矣。而其歷世皆覃拏經史、於文字及聲韻、詰訓之學、尤所致力。及師古著漢書注、及匡謬正俗、與急就章注等、遺徽所施、遂有兒子光庭之注後漢書、從孫元孫之著干祿字書、及續注後漢書、從曾孫真卿之著韻海鏡源、而韻海鏡源尤體大思精、獨步一時、信乎家學之足尚也。又師古先世自騰之以還、即以能書見稱。至之推、尤盛集書法名迹、蔚為風氣。師古繼起、亦耽好古迹。迄其從子昭甫、益以書法



儒藏

顏師古年譜 遺徽

適利名世。替真卿、遂爲唐代楷書之冠、要之、亦遺徽也。而其歷代以明恥尚義相訓誨、至杲卿真卿、遂皆以遏賊殉節、顯名天下、孰謂家風家教無裨也。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改稿於雲南澂江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興寧羅香林識。

校記

①「欲輕言」：「欲」上闕一「肆」字，《顏氏家訓·序致》作「肆欲輕言」。

②俯：當作「府」。見《舊唐書·太宗紀》。

③曲：爲「典」之形誤。「典午」爲「司馬」的隱語，因代指晉王朝。

④本句當作「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參《資治通鑑·唐紀十一》。

⑤言：爲衍文。《漢書注·敘例》無「言」字。

⑥天一：疑作「天下」。

⑦吳：乃「矣」之形誤。元鄭杓《衍極》卷上、元陶宗儀《說郛》卷八六下引此文均不誤。



儒藏

顏師古年譜 遺徵





# 劉知幾年譜

傅振倫 編撰  
劉琳 審稿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本增訂重排

《劉知幾年譜》，傅振倫編撰。民國二十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一九五六年商務印書館修訂再版。

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字子玄，以字行，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代著名史學家。弱冠登進士第，武后時爲著作佐郎、兼修國史，遷左史，擢鳳閣舍人。中宗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仍兼修國史。遷秘書少監、修文館學士。除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玄宗時遷左散騎常侍，仍兼知史事。開元九年，因長子犯罪，貶授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知幾博學高才，自少鑽研史學，在朝領史職幾三十年。所著《史通》二十卷爲古代史學名著。

知幾年譜，有近人劉漢所撰《劉知幾年譜》（《努力學報》第一期，一九二九年九月）、周品瑛《劉知幾年譜》（《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十九號，一九三四年十月）、朱希祖《劉子玄年譜稿》（《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稿本）及傅振倫所撰本譜。傅振倫（一九〇六—一九九九），河北新河人，原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歷史學家。

本譜分爲六個部分：一、《引言》；二、《劉氏世系》；三、《家世》；四、五《學行述略》，概述譜主學術活動及交游；六爲年譜正文；七爲《年譜後紀》，總述譜主一生讀書、初仕、爲政四個階段及其著作。全書力圖從各個方面展示譜主畢生經歷，而以論述其史學思想及學術成就作爲主綫。徵引資料極爲繁富，於記敘之中每多考證、評論，甚至夾入長篇論說。編者對劉知幾有深入研究，曾發表有關論文多篇，其意見自非泛泛，然亦時有重沓煩雜之病。又原本排校不精，誤字不少，此次重排，已經予以改正。

# 劉知幾年譜

## 一 引言

吾國史學之起源、較他國爲早。遠自黃帝、卽置史官。世本曰、沮誦倉頡作書、並黃帝時史官。廣韻九魚沮下引。是其徵也。史策之記注、殆亦起於此時。沿至夏商、史分左右。見漢書藝文志、禮記玉藻及文心雕龍史傳篇。周官、

禮記又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名。蓋至成周、其制益備矣。卽下至諸侯附庸、亦各設史職。魯有

太史。左傳昭公二年齊有太史、南史。左襄二十五年鄭有太史。左昭元年祝史。左昭十八楚有左史。左昭十二及楚語上

又有倚相。左昭十二史皇。左定四秦趙皆有御史。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又有史墨。左昭二十九薛有侍史。史記孟嘗

君傳晉有太史。國語左史。左襄十四又有史趙、董狐。左襄三十衛有祝史。左襄二十五有太史。左閔二號有史墨。晉語

二至於州閭、亦各有記。禮記曰、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

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史通史官建置篇曰、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

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對以其願。王顧

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夫晏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卽女史之流乎。外篇第一則內廷禁中、亦

有史以記事矣。此皆古代史官而見於載籍者也。至其史籍、亦有可考。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見於春秋、

左氏傳、金版六弢、見於莊子。皆古史也。西周而後、或名春秋、如墨子引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

周之春秋。見明鬼篇下。又言吾見百國春秋。史通六家篇引墨子佚文。申叔時言教太子箴以春秋。國語楚語司馬

侯言叔向習於春秋。國語晉語蓋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以及孔子所見百二十國寶書、均得以春



儒藏

秋名之也。周末人語常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書、周紀，以及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之傳等書，雖不以史名實，皆古代史書也。惜古籍淪亡，傳今者尠，存於今者不過六經。章學誠有云：「六經皆史。」文史通義易教篇

上蓋六經皆古史也。詩、文物之國別史也。書、紀傳之通史也。易、哲學之史也。禮、樂、政書之屬也。春秋，編年之通史也。劉知幾謂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者，史通載言篇亦此義也。孔子既著春

秋，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漢書藝文志語是爲編年體之祖。左氏既爲春秋內

傳，又稽其佚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國

語而開國別載記之體。自是而後，記事者遂有編年、紀傳之體。然以一篇記一事，不能統貫一代之全

編年者，又不能卽一人而各見其本末。漢司馬子長更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紀、表、志、傳之史。本紀

以序帝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更有世家以記侯國。此用趙甌北廿二史劄記語。然世

家所以述德業之可世其家者，非專記諸侯也。然後一代社會體相粲然備於一書。蓋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

論者稱其書兼尚書、春秋之長，良非虛譽。班固祖述，仍其體，雖通述斷代之有異，固紀傳體不祧之

宗矣。後來繼作，部類益廣。六家十流，篇帙益富。至宋袁樞初紀事本末之體，史體大備矣。唯自來作者

通無遠識，貌同心異，深乖體法。故劉子玄云：「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

無幾矣。」史通敘事篇考唐前諸史通病，約有七端：一曰敘事之煩蕪，二曰體例之乖越，三曰史實之濫載，四

曰史事之缺書，五曰撰述之不實，六曰史體之靡儷，七曰機械之模仿。茲姑就史通所論者綜述之。

一曰敘事之煩蕪。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略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



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略抑惟恒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一也。略自三公以下一命以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略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

略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乃敘其名位一無遺略其煩四也。書事篇

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以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一。原註云唯左丘明裴子野王邵無此也。敘事篇尚簡

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二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略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煩碎如此。敘事篇用晦

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浮詞篇

二曰體例之乖越 史通序例篇歷摘舊史牴牾凡例之失其內篇並敘及編次斷限稱謂題目褒貶。略之謬對於諸史漫無準的逐興便作之弊尤爲不滿其言曰意好奇而輒爲文逐韻而便作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爲史通多此失。稱謂篇語。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浮詞篇語。且

於紀傳體史籍之煩晦亦大肆掊擊試略言之。

一天文志之冗廢 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



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書志篇天文

二、藝文志之汗漫 唯藝文一門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書志篇

藝文

三、史表之煩費 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略文尚簡約語

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略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略語其

無用可勝道哉。表歷篇

四、論贊之煩黷 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采嘉辭美句寄諸簡冊。

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

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論贊篇

五、載文之失 載文篇曰。略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

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雜說篇下亦云。略逮

於近古我則不暇。至於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或書成并

部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

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

六、題目之失 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

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略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殆

又甚矣。題目篇

三曰史實之濫載。夫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人之情也。故無不欲名刊史冊、藉垂不朽者也。歷代史官載筆、亦以列傳爲濫。故史通之言曰：

嗟乎！自馬班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異蹟、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列傳篇

略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爲立傳。其所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諡。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恒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矣。雜說下

列傳之煩、由於採撰之濫。故史通又云：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算也。略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人物

篇

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牒、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書事篇

而史書之自序、繁冗尤多。史通譏之曰：

班固漢書、其自敘苞括所及、踰於本書。後來敘傳、從風而靡。施於家牒、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見



藏

其失者矣。序傳篇

史通力闢才德闕如強爲立傳之謬而對於庸碌備書者亦不以爲然。故人物篇云、

略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內篇三十

四曰史事之闕書 人物篇曰有關時政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內篇三十

書志篇亦曰。略亦有事有可書宜別標題而占來作者曾未覺察。內篇第八

五曰撰注之不實 劉子玄先生嘗謂前史所載多非實錄不足徵信其所以非爲實錄之故綜史通所述概有三端一曰徇情曲筆二曰所據多謬三曰因習模擬

一徇情曲筆言不稱美史通曲筆篇謂曲筆有三

一偏私意見之曲 舞詞弄札飾非文過。略用舍由於臆說威福行乎筆端。

二恩讐賄賂之曲 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讐。

三瞻徇貴胄之曲。略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

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

散在他篇者尚有二端、

四粉飾 史通浮詞篇曰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言語篇曰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雜說篇下亦曰昔劉勰有云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



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

五潤色 敘事篇妄飾曰、略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又曰、略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二所據多謬、不足徵信。史通內篇第十五列舉前史採撰之失、綜其所論、約有五端。詳見採撰篇、茲列其目、

一借詞誣衊詭妄之失。

二喜載恢諧小辯之失。

三廣錄神鬼怪物之失。

四謬徵偏狹志乘之失。

五妄信傳聞訛言之失。

二因習模擬、失其天真。夫史之所記、貴乎真確、故事有貿遷、而言應變革。無如唐前諸史、書法體例、多效往史。或因前史之文、或拘往史之例。記言則勇效昔言、怯書今語。載事則模擬舊籍、鮮知變通。其詳具見史通因習言語模擬邑里及其他諸篇、茲從略焉。

六曰史體之靡麗 子玄先生嘗謂史體靡麗、與文相亂。綜觀史通所述、史體藻麗、約有二因、一曰

文史之合一二曰史官之粉飾。請略論之。

一文史合一 自史官不舉厥職。史書皆成於文人。

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雜說篇下

略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醢。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覈才篇

略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僞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史官建置篇

二史官粉飾 文人爲史。已不知體要。更重以文飾。而史事益不可問矣。  
雜說篇下云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假有辯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論贊篇亦云。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



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

故惑經篇又曰、略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

七曰機械之模仿、諸史模仿之失、子玄先生已在史通因習邑里言語、模擬諸篇論之矣。史通又

云、略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略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模擬篇六家篇尚書家亦云、

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

劉子玄先生既不滿於前史、是以史通譏評古今之語、幾逐篇可見。愚嘗撰劉知幾對於舊史之批評一文、摘述之。

卽對於備極譽之王劭及宋孝王、亦有貶辭。史通補注篇謂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雜說篇

下又謂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則子玄先生

對於舊史之愜心者、蓋亦寡矣。唐前諸史、既不足徵信、子玄先生因有改造前史之意。史通自敘篇曰、

嘗欲自班馬以降、訖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然終恐招物議而止。又見浮詞篇。美

志不遂、始撰史通、以見其意。故其自敘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

指歸、殫其體統之語。然子玄先生論史、評隲允當、從不爲無稽之談、每舉例證、以資徵信、且不祇爲消

極之批評、而更爲積極之建議。前史體例乖越、史通內篇因詳論史家之體製、載籍史文靡麗、因習模

仿、因倡文史分離之說、傷往史記事之闕濫也、因有煩省之作。感史書敘事之煩蕪也、因有敘事尚簡

妄飾之篇。感於史籍譔注之不實也、因著言語採撰、直書諸篇。

子玄先生事於史學、知有三難、曰學、曰才、曰識。





唐會要曰、長安三年七月、鄭惟忠嘗問劉子玄曰、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才而無學、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籬、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貨殖矣、如有才而無學、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梗枿斧斤、終不能成其宮室者矣、

略卷六十三史官上修

史官條 時人以爲知言 舊唐書本傳語

才謂撰述史書之方法、學謂博學、識謂史料真僞之鑒定、子玄之言曰、

史才云者、謂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至若文士撰史、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非史才也、

見覈才篇

學者有一作欲字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禮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

亦何所能自致於此乎、

雜述篇

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

略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同上

三者之中、子玄先生以爲史識最爲重要、蓋有學無識、胸迷蒼素、又爲徒讀矣、故史通雜說篇下曰、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爲、其斯之謂也、惑經篇亦云、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子玄先生既倡史才三難之論、故史通一書、對於學才、識大加發揮、而尤側重史才與史識、自敘篇亦云、若史通之爲書也、略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章實齋謂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章氏遺書志隅自敘篇語

殆不然矣、



章學誠有言、古人史學、口授心傳、而無成書。其有成書、即其所著之史是也。略自史學亡、而始有史學之名。史考釋例語蓋自專門史家廢、而史學義例之書興。按吾國評論史學義例之書、初倡於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曰、開闢草昧、歲紀繇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略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略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旁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述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爲歎息者也。略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其史學思想由此可見。唯彥和深知史法之要、然尚未遑自創條例也。李唐有劉知幾先生者、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歷觀自古史傳、積極忘返、乖史家之規模、違先哲之準的。因發憤而撰史通二十卷、備載史體之要。自敘篇云、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卓識高見、敢於創言。其譏評史事、亦中肯要。故新唐書本傳云、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略子玄善持論、辨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至清章學誠繼出、補苴罅漏、論列益詳。斯學大備。蓋吾國史籍、雖起自皇古、而歷史之學、則始於劉氏史通。唐代而後、正史之體法屢變、日臻於勝。子玄先生之力居多。愚別有史通在吾國過去史學界之影響一文、述之頗詳。亦略見本篇第六節。竊念劉子玄先生史識卓絕、其思想影響吾國史學界者至大且鉅。其生平事蹟、不容盡掩。因就平日瀏覽所及、綴述其事、編爲年譜。本藁首述劉氏世系及子玄先生之家世、其個

性及其學術思想之淵源、而繼譜述其事迹。至若先生治學方法、修史主見均詳焉。關於史通之研究、亦略附述之。讀者作爲子玄先生之史學觀可也。惜吾人生先生千餘年後、詳考博稽、其道甚難、編述其事、不免簡陋。姑錄所知、聊備遺忘、海內外閱達幸有以增補釐訂焉。

## 二 劉氏世系

劉子玄先生嘗撰劉氏譜考、自謂劉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交。

唐會要云、長安四年、鳳閣舍人劉知幾撰劉氏三卷<sup>①</sup>、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

劉氏譜條下引、以按作援。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 卷三十六氏族條

舊唐書卷一〇二劉子玄傳、全引唐會要之文。新唐書劉子玄傳亦云。

略知幾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卷一三二

按譜考已亡、其詳莫考。然劉氏爲陸終之後、亦非無據。考元和姓纂云、劉在商爲豕韋氏。秦嘉謨世本輯補云、案姓氏篇上注、夏封其指彭祖言別孫元哲於豕韋。則劉氏出於彭祖。然彭祖爲陸終之後、明見世本。茲就世本輯補卷一帝繫篇所述者、錄劉氏先世世系於下。



少典—軒轅

纍祖



昌意

昌僕



顓頊

女祿



老童

驕福



重黎

吳回

陸終

女隤



樊

惠連

錢鑑

彭祖<sup>③</sup>

求言

鄒人

安

曹姓

季連

芊姓

又案：劉氏爲堯後，左傳有明文。子玄先生謂漢爲陸終之後，故見譏當時。是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雖依從其說，謂彭城諸劉出於楚孝王，而仍以漢爲堯後。其文曰：

劉氏出自祁姓。帝堯陶唐氏子孫。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爲名。略遠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於魏，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豐公。生熅，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高祖七世孫宣帝，生楚孝王囂。囂生思王衍，衍生紆。紆生居巢侯般，字伯興。般生愷，字伯豫。太尉司空生茂，字叔盛。司空太中大夫徙居叢亭里。愷六世孫訥，晉司隸校尉。孫憲生羨。羨二子：敏、該。從子僧利。卷七十一上

李邕撰唐贈太子少保劉知柔神道碑亦云：府君姓劉氏，諱知柔，字某，彭城人也。略按史諫推之，楚孝王囂之後。見文苑英華卷九百而林寶元和姓纂則不但謂劉氏爲帝堯之後，且謂彭城諸劉系出楚元王交。姓纂卷五十八尤云：

劉帝堯陶唐之後，受封於劉。裔孫劉累，事夏后孔甲。略彭城劉氏，漢高弟楚元王交，生休侯富。富生辟強。辟強生陽城侯德。德生向，向生歆。子孫居彭城，分居三里：叢亭、綏輿、安上里。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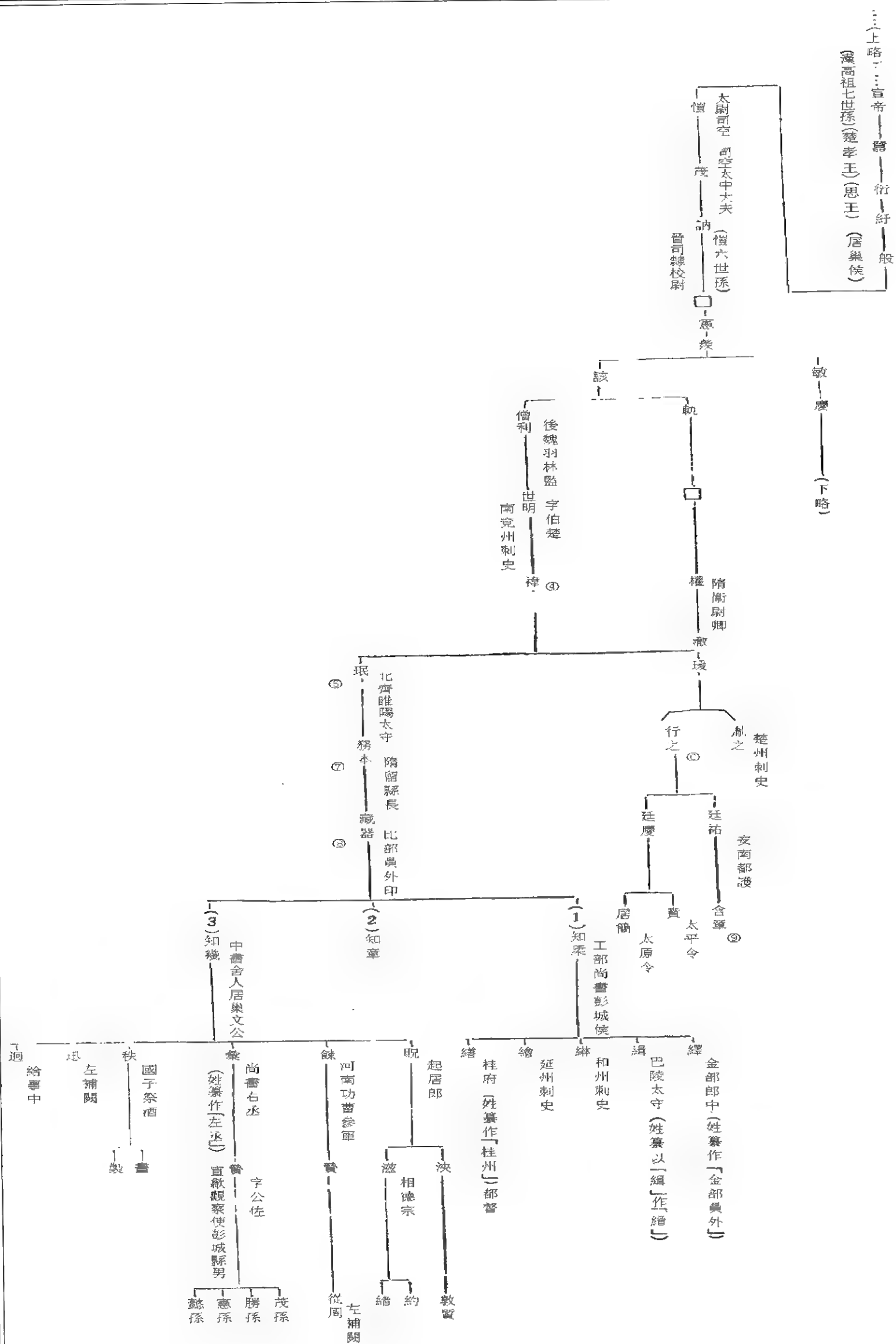
而梁肅給事中劉公墓誌亦云：公姓劉氏，諱迴，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見文苑英華卷九十四蓋子玄先生之譜，當時諸劉亦不肯盡遵耳。語亦見清趙紹祖新舊唐書互證茲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爲本，更參以他書，錄

述劉氏世系表如次：



儒藏





### 三 子玄先生之家世

大凡學者思想、每淵源於家學。史學思想家劉子玄先生、亦不外此例。案彭城劉氏、爲帝王之後、累世通顯、且代傳儒術之業、昭見史乘、可考而知。梁寬中所撰給事中劉公迴墓誌云、當漢興、諸侯王子孫唯楚爲盛、世爲儒宗、光耀史牒、良非虛譽。李邕唐贈太子太保劉知柔神道碑亦云、粵若伯豫談經、景瑜志學、令言穎邁、王喬名理、迴仁之撫接、內使之節義、是以嗣前人、食舊德、鼓簣史傳、柱石邦家、其來遠矣。沿至李唐、亦代以文學政事顯於時。子玄先生從祖父胤之有儒學、曾預修國史。

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文苑列傳曰、劉胤之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爲忘年之友。略永徽初、累遷著作郎、宏文館學士、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及實錄、奏上之、封陽城縣男。尋以老不堪著述、出爲楚州刺史、卒。

其從父延祐<sup>⑩</sup>進士及第、有文名。

舊唐書劉胤之傳曰、劉延祐、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補渭南尉、刀筆吏能爲畿邑當時之冠。司空李勣嘗謂曰、足下春秋甫爾、便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後歷右司郎中、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略出爲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略爲思慎所害。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列傳劉延祐傳略同。

其父藏器、亦有學行。

劉藏器有詞學。舊唐書劉胤之傳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爲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舍由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



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民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案新唐書卷一二二：魏元忠傳云：儀

鳳中略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指王義方也）而又棄此。帝默然慙。帝欲擢任為吏部

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為安州司馬卒。新唐書劉延祐傳

其兄知柔，性簡靜，亦以善文詞知名。事具見李邕唐贈太子少保劉知柔神道碑。

新唐書劉延祐傳云：劉知柔，性簡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略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

侯。舊唐書劉子玄傳云：子玄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新唐書劉子玄傳亦云：知幾與兄知柔俱

以善文詞知名。又考蘇頲授劉知柔尚書右丞制云：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劉知柔，時行推美，舊德

歸高，明暢襟情，閑華風表，蹈典墳之芳潤，總詞賦之笙簧。慮常密於在公，迹自勤於為政。萬人登

數，已聞書版之精；六官揆才，更俟彈珠之妙。文苑英華卷三八五廷碩授劉知柔工部尚書制曰：上柱

國彭城郡開國公劉知柔，碩德耆秀，行高才遠，文詞有綺縠之工，望實有珪璋之譽。出膺賢守，則郡

國循良，入位名臣，則衣冠準的，可謂朝之明哲，代之純懿。俾遷榮於北斗，宜作範於南宮。文苑英華卷

三八七此言雖未免過譽，然知柔之行事，亦可概見矣。

先生兄弟六人，亦均負盛名於時。人號其鄉曰高陽。

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為高陽鄉，居巢里。舊唐書劉子玄傳

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新唐書劉子玄傳

其家第之盛可見一斑。而先生之後亦代爲聞人。時以述作名其家。舊唐書劉子玄傳中語。梁肅劉迴墓誌亦

云文公諱子玄。初文公儒爲天下表。有才子六人。曰貺。曰餗。繼文公典司國史。時議比子長孟堅。曰秩

曰迅。以述作之盛。德行之美。追跡孔門。曰彙與公。劉迴用剛直明毅。焯於當時。故言卿族者。舉盛業以明

其家。茲就史傳所紀。略述先生六子之事蹟於後。

貺。字惠卿。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曆。音樂醫算之術。終於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續說苑

十卷。大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天宮。倫疑爲寶字之誤。舊事一卷。附見舊唐書劉子玄傳。新唐書劉子玄

傳略同。

餗。字鼎卿。右補闕。集賢殿學士。修國史。著史例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同上

案先生自敘篇謂史通之作。蓋傷當時載筆之上。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劉餗史例

之作。亦猶是爾。故玉海卷四九藝文類論史門唐史例條下引中興書目云。劉餗史例三卷。以前

史詳略。由於無法。故隱括諸凡。附經爲例。其書頗爲當時所稱。故新唐書劉子玄傳謂餗父子三

人。更洫史官。著史例頗有法。王應麟又曰。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子

隱。姚察之子簡。李大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餗。繼世汗簡。玉海卷四六藝文類正史門古之學者。皆

能世其家。信然。

彙。給事中。尚書右丞。左散騎常侍。荆南長沙節度。有集三卷。附見舊唐書劉子玄傳。新唐書略同。

秩。字祚卿。給事中。尚書右丞。國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記七卷。至德新議十三卷。指要二卷。論



喪紀制度加籩豆許私鑄錢改制國學各事各在本志。同上

按劉秩政典爲杜君卿通典所本故舊唐書卷一四七杜佑傳曰佑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己任初開元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爲時賢稱賞房琯以爲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新唐書卷一六六杜佑傳亦曰佑資嗜學雖貧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東坡志林亦云世之言兵者咸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蓋劉氏政典實政書之權輿也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嘗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晦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肅宗時避地安廉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附見新唐書劉子玄傳舊唐書略同

按李華三賢論論劉功曹迅曰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文苑英華卷七四四李肇國史補亦云劉迅著六說以探

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服其精峻則其書之價值可知矣

迴字永夷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附見舊唐書劉子玄傳新唐書略同

按梁肅給事中劉公墓誌見文苑英華卷九四四

又案同治徐州府志人物傳卷二十二下之上文學列傳有唐劉胤之子玄、貺、餗、迅諸傳均錄唐書之文。

先生六子既有文名其孫亦皆顯達。

泱貺長子。

有學稱見新唐書劉子玄傳。滋貺次子少以門蔭調授太子正字歷漣水令吏部侍郎楊綰薦滋堪

爲諫官拜左補闕略遷屯田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司勳郎中累

拜給事中略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選人不

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貞元三年遷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廉謹畏慎而已略滋有經學善持論性廉潔刻苦嫉惡掌選多所

發擿更代詐僞者尤畏之十年十月卒時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舊唐書卷一三六劉滋傳

孫贊士論少之。

贊彙之子滋之從兄也少以資蔭補吏累授鄆縣丞略楊炎以贊名儒之子荐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觀

察判官楊炎作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略韓滉入相分舊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贊在宣州十餘年贊祖子玄開元朝一代名儒父彙博涉經史

唯贊不知書但以強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爲天下沃饒贊久爲廉察厚斂殖貨務貢奉

以希恩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贈吏部



儒藏



尚書。附見舊唐書劉滋傳。新唐書附見劉子玄傳略同。

蓋淳良家風自此衰矣。

#### 四 子玄先生學行述略<sup>上</sup>

先生姓劉氏、名知幾、字子玄。見新舊唐書本傳。以玄宗諱、故以字行。

舊唐書文苑列傳劉胤之傳曰、知幾避玄宗名。按玄宗諱隆基、改子玄。

新唐書劉子玄傳亦曰、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

案先生改名事、在景雲元年。詳本稿第陸節。

唐徐州彭城。見舊唐書劉胤之傳及新唐書文藝列傳劉延祐傳。叢亭里人。

案徐州彭城、唐屬河南道、即今江蘇銅山縣。考劉氏家於彭城、在西漢末葉。後漢書卷三九劉般傳

云、初紆。先生之十八世祖。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劉紆曾孫茂、始徙居叢亭里、

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又按元和姓纂云、彭城劉氏、爲漢楚元王交之後。交生富、富生辟強、辟強生德、德生向、向生歆。子

孫居彭城、分居三里、叢亭、綏輿、安上里。卷五十八九同治徐州志古蹟考上銅山節彭城劉氏三里條

下云、彭城劉氏、同出楚元王後。宋武帝時、劉氏分爲三里、以別帝族。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

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舊唐書劉子玄傳劉知幾論彭城叢亭里諸劉是也。宋氏帝族居綏輿里、

今蕭縣綏輿山、即其地。卷十八上案此說本於宋書劉延孫傳、惜三里所在、無由考之矣。

兄弟六人。見第叁節。先生居行五。

唐會要曰、長安三年、略後數年、說張說也。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



見論證對元忠

魏元忠也。

事乃謂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吳兢曰劉五

原註云、劉五、即子玄也。

修實錄論魏齊

公事殊不相饒假與說毒手當時說驗知是吳兢書之所以假託劉子玄

略卷六四史館下史館雜錄下

生於高宗龍朔元年

西曆紀元後六六一年、即民國紀元前一二五一年。

辛酉歲卒於玄宗開元九年

西曆七二一年、即

民國紀元前一一九一年。

辛酉歲年六十一歲。

舊唐書本傳曰開元九年長子貺爲太樂令犯事配流子玄詣執政訴理上聞而怒之由是貶授安

州都督府別駕

略

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新唐書本傳亦云會子貺爲太樂令抵罪子玄

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茲姑定先生卒於開元九年則其生年當在龍朔元

年錢大昕疑年錄卷一亦謂先生生龍朔元年辛酉卒開元九年辛酉殆即本此推算者也

先生天性近史是以少受古文尚書屢逢捶撻而業不進及聞父講春秋左氏傳而輒辨析毫芒大義

略舉踰年遂覽羣史不假師訓

語見史通自敘篇及唐書本傳。

史通忤時篇亦云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

史傳之言尤所耽悅故雖喜詩賦

自敘語。

且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

新唐書本傳語。

而壯都不爲恥以文

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

自敘語。

舊唐書本傳曰子玄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

又曰子玄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其平生著述之可考者凡十一種有自撰者有預

修者多係史學之作其自撰者計七十八卷而史通一書爲先生壯年之作尤擅盛名茲附錄其作品

目錄於下其詳均見本稿第六七二節此不復述

壹、自撰者凡五種。

一、睿宗實錄十卷。

二、劉氏家史十五卷。

三、劉氏譜考三卷。

四、史通二十卷。

五、劉子玄集三十卷。

六、預修者凡七種。

六、三教珠英。

七、姓族系錄。

八、高宗後修實錄。

九、唐書。

十、中宗實錄。

十一、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及文集。

十二、睿宗實錄。

考吾國經學、向分今文學家、古文學家之二派。其學說、師承迥乎不同。古文家爲史學派、以六經爲古代史料、斥緯書爲誣妄。以今文經爲秦火殘缺之餘。以孔子爲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視爲史學家、尊爲先師。經則以周禮爲主、崇奉周公。至於今文學家則不然、今文家爲經學派、崇奉孔子、尊爲受命之素。



王以孔子爲託故改制、視爲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並謂六經皆作於孔子。說經則以春秋公羊傳爲主、斥古文經爲劉歆僞造之作。獨信緯書、以爲孔子微言大義間有存者。二種學派、爭論甚烈。子玄先生深於史學、其學說近古文學派、茲舉例以證之。

史通惑經篇有云、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贊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疑古篇亦摘攻論語史文若干條。六家篇更以尚書春秋二經爲史家二體。以尚書爲紀言家、春秋爲紀

事家。以經爲古代史料、尊尼父爲史學家、是劉子玄先生爲古文學家之證一。

史通申左篇稱、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又云、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是與元行沖釋疑所稱、伏以安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曩葉、見重於來世、故知二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語

見郭麐唐文粹補遺卷八。者略同。申左氏而斥公穀於公羊、尤甚。子玄先生爲古文學家之證二。

唐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勅、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旨趣、頗多踳駁、精義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功、復何所適。宜令諸儒、并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語見唐會要卷七十七貢舉下論經義節。子玄

先生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此新唐書本傳語、詳見唐會要卷七十

七及卷三十六。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經部孝經類、孝經正義提要亦云、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

文稱鄭元注、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註、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臣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句凡鄙、庶文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及註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是子玄先生

爲古文學家之證三。

舊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列傳王元感傳曰：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草稿，請官給紙筆，寫上祕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撝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荐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撝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爲太子司議郎，兼崇文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

按此文與新唐書王元感傳略同，語均本唐會要卷七七貢舉下論經義節。是子玄先生爲古文學家之證四。

先生性質慷慨爽直，稟岸稜角。史通忤時篇云：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附會，取擯當時。又云：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先生語張說，人證魏元忠事，亦云：無誣青史，爲子孫累。惟其無所附會也，故一爲中允，四載不遷。

見忤時篇註。

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不以充拙撻

心及供職史曹，宗楚客又嫉其正直。

舊唐書本傳語。

先生性情既失之剛正，而又少涵養，故所撰史通對於前人作者，每輕口揮斥曰：愚、曰妄、曰狂惑、曰愚滯，甚至曰邪說、曰小人。言詞激峻，詆訶未免太甚，是爲無素養之明證。彭汝實譏其語質而氣輕。

史通後



備藏



跋信然。觀唐書載劉貺爲太樂令、犯事配流、先生詣執政訴理、玄宗怒貶之、則未始非任情之過也。先生又嘗自謂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上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史通自敘篇語。其氣質之剛方、又可見矣。

先生既成史通、嘗以揚子雲自擬。新唐書本傳曰：子玄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滂。滂字史通作踐。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

談史傳、由是減價。按上文本史通自敘篇。其自感槩如此。

## 五 子玄先生學行述略下

先生賦性峭直、鼻岸不苟、已如前述。故與流俗相違、時少知音。唯與徐堅、朱敬則、劉允濟、薛謙光、元行沖、吳兢、裴懷古諸人相友善。史通自敘篇曰、略及年過而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足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當作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盡得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隣。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又曰、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新唐書本傳亦云、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考數人者、皆爽直剛正、知名於時。且除裴懷古未參與史局而外、餘皆預修國史。其友人事迹、均見唐書列傳。茲以舊唐書列傳為主、參以他書、摘述其學行、以見子玄先生學術思想之源焉。

### 一 東海徐堅

生於顯慶四年、卒於開元十七年、年七十一歲。錢大昕疑年錄卷一、事見舊唐書卷一〇二本傳、新唐書附見卷一九九儒學列傳徐齊聃傳。

徐堅、

案為湖州長城人。

字子固。

錢氏疑年錄作元固。

幼有敏性、

新唐書

西台舍人齊聃子也。

少好學、

徧覽經史、

性

寬厚長者。舉進士。

略方慶

姓王。

善三禮之學、

每有疑滯、

常就堅質問。

堅必能徵舊說、

訓釋詳明、

方慶深

善之。又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

案此語本語林。

揚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

避不得。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麟臺監張昌宗及



儒藏

成均祭酒李嶠總領其事。廣引文詞之士。日夕談論。賦詩聚會。歷年未能下筆。堅獨與說構意。撰錄以文思博要爲本。更加姓氏親族二部。漸有條彙。諸人依堅等規制。俄而成書。遷司封員外郎。略則天又令堅刪改唐史。會則天遜位而止。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凡七入書府。時論美之。開元十七年卒。諡曰文。

按史通自敘謂晚遇徐堅。相得甚歡。考新唐書卷一〇四張昌宗傳。附見張行成傳稱聖曆二年堅與知幾同修三教珠英。籍載記劉徐相遇之年。此爲最早。則其結交之期。當在子玄先生三十九年之時也。

二永城朱敬則。貞觀九年生。景龍三年卒。年七十五。依舊唐書本傳推算。事見舊唐書卷九〇及新唐書卷一一五本傳。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仁軌弟。見新唐書。倜儻重節義。唐國史補稱其自宇文周至唐代著孝義。亦見唐語

林。早以辭學知名。略又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聞而詔見。與語甚奇之。略

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張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事在聖曆中。又繪武三思。李

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爲人。見新唐書略時長安三年

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爲張易之兄弟所構誣。將陷重辟。諸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申

理。略四年。仍依舊兼修國史。略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景龍三年。卒於家。年七

十五。略著十代興亡論。五等論。略睿宗卽位。贈敬則祕書監。諡曰元。

按長安三年七月朱敬則上請擇史官表。綜括三義。一。史才難遇。二。宜倡直筆。三。當訪求良史。其

言曰。國之要者。在乎記事之官。是以五帝元風。資其筆削。三王盛業。藉以垂名。此才之難。其難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東遷。歷年六百。齊桓之九合天下。晉文之一戰諸侯。秦穆公遠霸西戎。楚燕王利盡南海。禮樂文物。閭爾無聞。今之所存。獨載魯史。向若魯無君子。記傳則遺。雄霸遠圖。必墜於地。可不惜哉。卽如齊周小國之主。尚能留意於史冊。齊神武嘗謂著作郎魏收曰。卿勿見陳元康。楊遵彥等在吾目前。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代聲名在於卿手。最是要事。勿謂我不知。及文宣卽位。又嘗敕收曰。好直筆。勿畏懼。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又周文帝之爲相也。納柳虬之說。特命書法不隱。其志在懲勸如此。伏以陛下聖德鴻業。誠可垂範將來。倘不遇良史之才。則大典無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豈止生於往代。而獨無於此時乎。在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今訪得其善者。伏願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更超加美職。使得行其道。則天下幸甚。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修史官條

考舊唐書劉子玄傳載知幾答禮部尚書鄭惟忠問曰。史才須有三長。自復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史通覈才篇亦云。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史通更有直書之篇。力主史應直筆之義。蓋子玄先生所見。與朱敬則表文同義。

三沛國劉允濟

舊唐書卷一九〇文苑列傳有傳。新唐書附出卷二〇二文藝列傳李適傳。

劉允濟字允濟洛州鞏人。

新唐書稱河南鞏人。

少孤事母甚謹。博學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

善弱冠本州舉進士。累除著作佐郎。撰魯後春秋二十卷。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濟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歎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天授中。爲來俊所構。按事詳舊唐書卷九四徐彥伯傳。略長安中。累遷。



儒藏

著作佐郎兼修國史。未幾擢拜鳳閣舍人。中興初授青州長史。爲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潛甚稱荐之。

按冊府元龜稱劉允濟爲左史兼直宏文館。考時在長安二年。見唐會要卷六三。而是時劉子玄先生亦爲著作佐郎兼修國史。轉中書舍人。見史通序。二人結交殆在此時也。

又按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修史官條載長安二年鳳閣舍人修國史劉允濟嘗云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懼。此亦權重理合。貧而樂道也。昔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視之如浮雲耳。但百僚善惡必書。足爲千載不朽之美談。豈不盛哉。考史通倡史貴直書之說。而曲筆篇有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等語。則與允濟之見相同。

四、義興薛謙光。貞觀二十一年生。開元七年卒。年七十三。依舊唐書推算。事見舊唐書卷一〇一及新唐書卷一一二本傳。

薛登本名謙光。①⑥常州義興人也。父士通。謙光博涉文史。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少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略開元初爲東都留守。又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表請行字。特敕賜名登。略七年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撰四時記二十卷。

五、河南元行沖。生於永徽四年。卒於開元十七年。年七十七歲。依舊唐書推算。事見新唐書卷二〇〇儒學列傳及舊唐書卷一〇二本傳。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新唐書。河南人。博學多通。尤善音律及訓詁之書。舉進士。累轉通事舍人。納言狄



仁傑甚重之。行沖性不阿順，多進規誡。略仁傑笑而謂人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略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略行沖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命學士鄆縣尉毋瑀、櫟陽尉韋述、曹州司法參軍殷踐猷、太學助教余欽等分部修檢。歲餘書成，奏上，上嘉之。又令行沖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略開元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諡曰獻。

按舊唐書元行沖傳云：略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迹，以後魏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考校謠讖，著論以明之。新

唐書略同。

而史通雜說篇中有云：「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邵、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採撰篇原注，亦云：「王邵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案前史尚如此誤，況後史編錄者耶？子玄先生立說，雖本王邵、宋孝王諸書，然亦不無受友人元澹之影響也。

六陳留吳兢

生咸亨元年，卒天寶八年，年八十歲。依唐書推算，事詳舊唐書卷一〇二及新唐書卷一三二本傳。

吳兢，浚儀人也。

按其時浚儀屬汴州。

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則深器重之。及居相輔，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神龍中，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略居職



備藏



殆三十年、敘事簡要、人用稱之。末年傷於太簡。略兢嘗以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別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略天寶八年卒於家、時年八十餘。略新唐書稱、天寶初卒、年八十。兢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sup>①</sup>

案唐會要卷六、四史館雜錄下云、張說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元忠事、乃謂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吳兢曰、劉五。注曰、卽子玄也。修實錄、論魏齊公事、殊不相饒假、與說毒手。當時說驗、知是吳兢書之、所以假託劉子玄。兢從容對曰、是兢書之、非劉公修述。草本猶在其人、已亡、不可誣枉於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蘇宗等見兢此對、深驚異之、乃嘆曰、昔董狐之良史、卽今是焉。說自後頻祈請刪削數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直筆。若吳兢者、真不愧良直矣。

七、壽春裴懷古

事見舊唐書卷一八五良吏傳、新唐書卷一九七循吏傳。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也。儀鳳中、詣闕上書、授下邳主簿。長壽中、累轉監察御史。時姚萁蠻首反叛、詔懷古往招輯之。略聖曆中、閻知微充使往突厥、監其軍。至虜庭、默啜立知微爲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僞職。懷古不從。略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數萬、剽陷州縣、授懷古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略造其營、以慰諭之、羣賊喜悅、歸其所掠財貨、納於公府。略嶺外悉定。以上均舊唐書原文。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爲國名將云。見新唐書本傳

六年譜

唐一

高宗龍朔元年辛酉、西曆六六一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五一年。先生年一歲。

是年先生生、詳前第四節。

是年先生之父年五十四歲。

案新唐書魏元忠傳中、有儀鳳中劉藏器年七十之語、蓋先生年十七歲時、儀鳳二年其父年七十、而

其生年、其父年已五十四歲矣。

是年先生兄劉知柔年十三歲、

按李邕唐贈太子少保劉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開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於

東都康俗里之私第。文苑英華卷九百依此推之、知柔生於貞觀二十三年、長於先生十二歲。

是時先生友人朱敬則二十七歲、薛謙光十五歲、元行冲九歲、徐堅三歲。

是時與學術有關係諸人、

李賢、姚崇、均生於永徽二年均十歲、蘇瓌、貞觀十三年生二十三歲、劉仁軌、隋仁壽元年生六十歲、許敬宗、隋開

皇十二年生六十九歲、于志寧、隋開皇八年生七十三歲、令狐德棻、隋開皇三年生七十八歲。

又、李百藥、貞觀二十二年卒卒已十三年、孔穎達同、顏師古、貞觀十九年卒卒已十六年、魏徵、貞觀十七年卒

卒已十八年、虞世南、貞觀十二年卒卒已二十二年、姚思廉、貞觀十一年卒卒已二十三年。



高宗龍朔二年壬戌、西曆六六二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五〇年。先生年二歲。

高宗龍朔三年癸亥、西曆六六三年、民國紀元前一二四九年。先生年三歲。

是年二月、太子李弘撰瑤山玉彩成書、凡五百卷。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上

是年宋璟生。

高宗麟德元年甲子、西曆六六四年、民國紀元前一二四八年。先生年四歲。

高宗麟德二年乙丑、西曆六六五年、民國紀元前一二四七年。先生年五歲。

是年五月辛卯、以祕閣郎中李淳風造曆成、名麟德曆、頒之。十一月庚寅、華州刺史燕國公于志寧

卒。舊唐書高宗本紀上年七十八歲。

高宗乾封元年丙寅、西曆六六六年、民國紀元前一二四六年。先生年六歲。

是年令狐德棻卒、年八十四歲。

高宗乾封二年丁卯、西曆六六七年、民國紀元前一二四五年。先生年七歲。

是年張說生。

高宗總章元年戊辰、西曆六六八年、民國紀元前一二四四年。先生年八歲。

高宗總章二年己巳、西曆六六九年、民國紀元前一二四三年。先生年九歲。

高宗咸亨元年庚午、西曆六七〇年、民國紀元前一二四二年。先生年十歲。

是年蘇頌生、又先生友人吳兢生。

按舊唐書吳兢傳云、兢天寶八年卒於家、時年八十餘。新唐書則云天寶初卒、年八十、而無餘字。茲從新唐書推算如此。

高宗咸亨二年辛未

西曆六七一年、民國紀元前一二四一年。

先生年十一歲。

先生始從父習尚書、以其辭艱瑣、業不進、乃改授春秋左氏傳、朞年而畢。

史通自敘篇曰、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紉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朞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內篇第三十六

高宗咸亨三年壬申

西曆六七二年、民國紀元前一二四〇年。

先生年十二歲。

先生讀左傳畢、繼觀餘部。

史通自敘曰、

略先君始授以左氏、朞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

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

據此、先生十二歲已讀畢左傳。新唐書本傳謂、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及授左氏、踰年遂通。殆誤。

考史通斷限篇曰、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先生習尚書、或在十二歲讀完左傳後。



儒藏

劉知幾年譜

是年許敬宗年八十一歲卒。

高宗咸亨四年癸酉 西曆六七三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三九年。 先生年十三歲。

是年以往先生瀏覽諸史。

史通自敘篇曰 略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

是年張九齡生。

高宗上元元年甲戌 西曆六七四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三八年。 先生年十四歲。

是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號曰二聖。

高宗上元二年乙亥 西曆六七五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三七年。 先生年十五歲。

高宗儀鳳元年丙子 西曆六七六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三六年。 先生年十六歲。

是年十二月、皇太子賢上所注後漢書、賜物三萬段。 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下

高宗儀鳳二年丁丑 西曆六七七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三五年。 先生年十七歲。

是年先生讀完羣史。

自敘云、自漢中興以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然時志在仕宦、尚不遑專究史學。

自敘云、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



儒藏

劉知幾年譜

按先生讀書深得劄記之效。故史通自敘篇曰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過而立言悟日多試觀史通疑古惑經點煩雜說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諸篇何莫非先生讀書之札記隨筆又案史通內篇第一六家篇首句卽云自古帝王文籍外篇言之備矣蓋史通外篇本皆先生之讀書劄記劄記既成始擷其精華以成內篇內外諸篇多重複之文是其徵也然則史通之成得力於札記者多矣。

高宗儀鳳三年戊寅

西曆六七八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三四年

先生年十八歲。

是年李邕生。

按是年四月戊申大赦改來年正月一日爲通乾十二月又詔停明年通乾之號以反語不善故也。

見舊唐書高宗本紀下

高宗調露元年己卯

西曆六七九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三三年

先生年十九歲。

是年八月丁巳侍中郝處俊左庶子高智周黃門侍郎崔知溫給事中劉景先兼修國史。舊唐書高宗本

紀下

高宗永隆元年庚辰

西曆六八〇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三二年

先生年二十歲。



是年先生成進士、授獲嘉縣主簿。故舊唐書本傳云：弱冠舉進士、授獲嘉縣主簿。新唐書略同。自敘亦有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之語。

案獲嘉縣即今河南省獲嘉縣。民初屬河北道。唐代屬懷州、隸河北道河內郡。新唐書載於卷三九地理

志。故冊府元龜八四〇作懷州獲嘉縣主簿劉知幾。考新唐書百官志卷四十九下曰：上縣主簿一名正九品下。考通典云：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之差。京都治所爲赤、京之旁邑爲畿，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爲差。而新舊唐書百官職官之志、京畿之外又有上縣、中縣、中下縣、下縣四等，無望、緊之目，疑望、緊歸於上縣也。今新唐書卷三十九地理志云：懷州嘉獲縣爲望縣，蓋上縣也。則主簿一名官階爲正九品下也。又按唐會要卷八一階條下稱：證聖元年懷州獲嘉縣尉劉知幾略清修四庫全書提要史部史評類亦云：子玄弱冠擢進士第，調獲嘉縣尉。然唐會要卷六七及卷六八均稱主簿，則唐會要卷八一尉字定係主簿之誤。

按調露二年二月丙午詔曰：故符璽郎李延壽撰正典一部，辭殫雅正，雖已淪亡，功猶可錄。賜其家絹五十疋。舊唐書高宗本紀下

高宗開耀元年辛巳。西曆六八一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三一年。先生年二十一歲。

先生二十歲以還，恣情披覽，即史流旁雜，靡不兼綜。

史通自敘篇云：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

忤時篇亦云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謦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荀字應作謝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顧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蓋史家雜著至是攻讀殆盡矣先生披閱史籍既廣且博而於甲部尤稱熟嫻觀夫史通惑經申左諸篇與夫各篇以經證史之語可知矣故謂先生學術思想多源於經未謂不可也

高宗永淳元年壬午

西曆六八二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三〇年

先生年二十二歲

高宗弘道元年癸未

西曆六八三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二九年

先生年二十三歲

是年十二月丁巳高宗崩皇太子顯即位尊天后爲皇太后皇太后將篡奪是日自臨朝稱制

舊唐書

卷六則天本紀

中宗上嗣聖元年甲申

西曆六八四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二八年

先生年二十四歲

是年二月戊午武后廢皇帝爲廬陵王己未立其弟豫王旦

初名旭輪

改元文明仍臨稱制三月

新唐書

卷四則天本紀謂在二月庚申

李賢死於巴州

年三十四歲

九月

唐會要卷三皇后條謂在九月五日

大赦天下改元爲

光宅

均見舊唐書則天本紀

睿宗上垂拱元年乙酉

西曆六八五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二七年

先生年二十五歲

是年劉仁軌卒年八十五歲



儒藏

劉知幾年譜

睿宗垂拱二年丙戌

西曆六八六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二六年。

先生年二十六歲。

是年正月、皇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以皇太后既非實意、乃固讓。太后仍舊臨朝稱制。

舊唐書則天本紀

睿宗垂拱三年丁亥

西曆六八七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二五年。

先生年二十七歲。

是年四月癸丑、后命京官九品以上言事。八月壬子、交趾人李嗣仙殺先生從叔安南都護劉延祐、據

交州。

均見新唐書卷四則天順聖武后本紀。

睿宗垂拱四年戊子

西曆六八八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二四年。

先生年二十八歲。

案姚崇大事要說云、垂拱以來、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略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

臣願宦豎不預政、可乎。清輯全唐文卷二〇六韋承慶明堂災極諫疏云、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

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略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略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略見新

唐書卷一一六韋思謙附傳及全唐文卷一八八。則是時政治、可見一斑矣。

睿宗永昌元年己丑

西曆六八九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二三年。

先生年二十九歲。

是歲十一月、改元載初元年。載初元年、孟浩然生。

是年武后改正朔、稱帝國號周。

載初元年春正月、神皇親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爲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

年十二月爲臘月、改舊正月爲一月。按聖曆三年十月甲寅、始改復舊制。大酺三日、神皇自以墨字爲名、遂

改詔書爲制書。略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國號爲周、改元爲天授、大赦天下、賜酺七日。乙酉、加尊

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爲皇嗣。舊唐書則天本紀

周

武后天授元年庚寅。西曆六九〇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二二年。先生年三十歲。

武后天授二年辛卯。西曆六九一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二一年。先生年三十一歲。

先生知交甚少、年過而立、先後交徐堅、朱敬則、劉允濟、薛謙光、元行冲、吳兢、裴懷古諸人、相得甚歡、故史通自敘篇云、

及年過而立

按論語云、三十而立。蘇軾詩、侍者方當而立歲。謂年方三十也。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

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摧、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是年先生仍爲獲嘉縣主簿。十二月上書請淘汰尸位素餐之官吏。

唐會要卷六七曰、天授二年、懷州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上疏曰、昔有唐御歷、列職命官、國多刊印之譏、人有積薪之嘆。自陛下臨朝、頓革此風。然矯枉過甚、亦爲甚矣。至如六品已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其有行無聞於十室、卽廁朝流、識不反於三隅、俄登仕伍。斯固比肩咸是、舉目皆然。罕聞翹楚之歌、唯見伐檀之刺。今尸祿謬官、其流非一。若遂不加沙汰、誠恐有累皇風。試及

邪濫官條



同時又上疏言刺史不宜任意更易。唐會要卷六八刺史上條載天授二年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上疏曰：臣聞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其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者，今之刺史也。移風易俗，其寄不輕求瘼字民，僉屬斯在。然則歷觀兩漢已降，迄乎魏晉之年，方伯岳牧，臨州按郡，或十年不易，或一紀仍留，莫不盡化民之方，責以治人之術。就而日就月將，風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被百城。今之牧伯，有異於是。倏來忽往，蓬轉萍流。近則累月仍遷，遠則踰年必徙。將廳事爲逆旅，以下車爲傳舍。或云來歲入朝，必應斯職。或道今茲會計，必是移藩。既懷苟且之謀，何假循良之績。用使百城千邑，無聞廉杜之歌。萬國九州，罕見趙張之政。臣望自今已後，刺史非三歲已上，不可遷官。仍以明察功過，精甄賞罰。冀宏共治之風，以贊垂衣之化。

武后如意元年壬辰

西曆六九二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二〇年。

先生年三十二歲。

武后長壽元年癸巳

西曆六九三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一九年。

先生年三十三歲。

是年婁師德爲相。

案全唐詩十二函第八冊謠類載武后長壽元年民間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櫻槌侍御史，盤脫侍中郎。注云：則天時選舉大濫，天下有是謠。舉人沈全交取而續之。御史紀先知劾其誹謗之罪。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恤人言。」先知大慙。其續謠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糊心宣撫使，眯目聖神皇。當時官吏之冗濫如此。

武后延載元年甲午

西曆六九四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一年。

先生年三十四歲。



武后證聖元年乙未

西曆六九五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一年。

先生年三十五歲。

是年先生仍爲獲嘉縣主簿、上表陳時政得失。

按舊唐書本傳曰、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以上各言時政得失。

按事在元年。舊唐書則天本紀云、證聖元年春

一月庚子、躬令內外文武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正諫。

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新唐書本傳亦云、武后證

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第一事

又言

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

第二事

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

杷椎碗脫之諺。

見長壽元年案語中第三事。

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

第四事

后嘉

其直不能用也。

案先生應制表陳四事原文、見全唐文卷二七四、均錄自唐會要、今附錄之於下、

### 第一事

見唐會要卷四十論赦宥條下

證聖元年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上表曰、臣聞小不忍、亂大謀。小仁者、大仁之賊。竊以赦之爲用、復何益於國哉。若乃皇業權輿、天地初闢、嗣君卽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申以再造之恩、必求之政術、猶爲未允。況乃時非變革、代屬清平、而輒降彼謬恩、原茲罪罰者乎。是以歷觀復古、兩漢舊事、匡衡儒學之俊才、吳漢弼諧之良輔、至於讜言規王、惟願勿赦。劉先主亦嘗謂諸葛亮曰、我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理。及後主嗣業、蜀赦漸多、故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主上



儒藏

劉知幾年譜



仁賢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而數惠奸宄之徒、上違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美、所望於明德哉。自是蜀政淩遲、浸以彫弊、自皇家受命、赦宥之澤、可謂多矣。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若違法違理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斂攘爲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無疑憚、設使身嬰桎梏、跡窘狴牢、而元旦之日、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且下愚不移、習性難改、雖頻煩肆眚、每放自新、而見利忘義、終焉不易、用使俗多頑懦、時罕廉隅、爲善者不沐恩光、作惡者獨承僥倖。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惡之夫、每欲攬轡埋輪、效鷹鷂而報國、褰帷露冕、去蝥賊以安人、而遇赦無以效其功、閱恩無所施其巧。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其斯之謂也。伏望遠覽匡吳陳鄭之說、近尋劉葛費孟之談。

第二事

見唐會要卷八一階條下

證聖元年懷州獲嘉縣尉

尉字當作主簿

劉知幾上表曰、臣聞君不虛授、臣無虛受、授受無失、是曰能

官。又曰、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皆聖賢之通論也。惟漢世有賜爵一級、恩澤封侯、此乃曠古殊恩、千載一遇、非是頻煩渥澤、每歲常行者也。今皇家始自文明、迄於證聖、其間不過十餘年耳、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無功獲賞、微倖實深。其釐務當官、尸素尤衆。每論說官途、規求仕進、不希考第取達、唯擬遭遇便遷。或言少一品、未脫碧衣、待一階、方被朱服。遂乃早求笏帶、先辦衫袍。今日御則天門、必是加勳一轉。明日饗宣陽觀、多應賜給一班。既而如願果諧、依期必獲。得之者自謂己力、受之者不以爲慚。至於朝野宣聚、公私集會、緋服衆於青袍、象板多於木

笏。望自今後稍節私恩。使士林載清。人倫有敘。

案唐會要卷八一階條下又云。乾封元年正月十日。勅文內外官九品已下加一級。七品已上宜加一階。八品已下更加勳官一轉。注云。泛階自此始也。宏道而後。泛階之恩大興。均詳會要。選舉之濫。誠有如先生所譏者。

### 第三事

### 第四事

案以上二事。全唐文以唐會要卷六七卷六八所載天授二年疏充之。已見前。故略。

是時官爵潛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均舊唐書本傳語。

案新唐書卷一一四徐彥伯傳曰。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爲戒世云。而先生亦有感而作思慎賦。其賦備論歷代古人生死進退行事。原文今見文苑英華卷九二人事門三下。其序略云。余早遊墳索。晚仕流俗。案此語似爲先生晚年所增益者。觀古今之人物極矣。見吉凶之成敗衆矣。夫貴不如賤。動不如靜。嘗聞其語。而未信其事。及身更之。方覺斯言之徵矣。略但才非上智。習以性成。猶恐覩芳餌而貪生。處鮑肆而神化。苟



或靜退之心日弛則馳競之慾日增顛沛以之嗟何及矣常思列銘几杖取配韋弦

案先生又有韋弦

賦亦見文苑英華

刻心骨而不忘傳諷誦而無斂蓋語曰明鏡可以覽形往古可以知今是用尋往哲

之遺事驗古人之得失寄彼形言存諸炯誠列之座右題其賦云故新唐書本傳云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上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上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其識量如此

又案是年九月二十九日改元天冊萬歲天冊萬歲二年臘月改爲萬歲登封

武后萬歲登封元年丙申

西曆六九六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一六年

先生年三十六歲

按萬歲登封元年四月一日改元萬歲通天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曰萬歲通天夏四月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極言時政得失

武后神功元年丁酉

西曆六九七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一五年

先生年三十七歲

是年狄仁傑入相勸復中宗

武后聖曆元年戊戌

西曆六九八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一四年

先生年三十八歲

是年九月丙子廬陵王哲爲皇太子令依舊名顯睿宗辭位

武后聖曆二年己亥

西曆六九九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一三年

先生年三十九歲

是年先生爲定王府倉曹與徐堅徐彥伯張說等同修三教珠英結識徐堅殆卽始於斯時

案舊唐書徐堅傳云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然三



教珠英之修、在聖曆二年、見新唐書卷一〇四張昌宗傳、附見張行成傳。故知先生是年適爲倉曹也。

考新唐書卷四九百官志王府官條下曰、倉曹參軍事、掌祿廩、廚膳、出內市易、畋漁、芻藁。又唐會要卷六七王府官條引寶曆三年六月瓊王府長史裴簡永狀中有伏見諸王府本在宣平坊東南角之語、則定王府殆亦在京城宣平坊之東南隅歟。

按武后時、書鈔之屬、其類甚煩、如崔融請修書表所引徐勉之華林遍略、祖孝徵之修文御覽、劉杳之壽光書苑、虞綽之長洲玉鏡、及歐陽洵之藝文類聚、及高士廉之文思博要等書是。玉海卷五四藝

文門承詔撰述之類書條下引。然紀言載事多不周備、乃令張昌宗等二十六人另撰新書、先生預其事。

其書於舊書文思博要類目之外、新增佛教、道教、親屬、姓名、方域等部。

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條云、初聖曆中、以上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

李嶠、閻朝隱、徐彥伯、薛曜、新唐書張昌宗傳作薛稷。員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無競、沈佺期、王適、徐堅、尹

元凱、張說、馬吉甫、元希聲、李處正、高備、劉知幾、房元陽、宋之問、崔湜、常元旦、楊齊哲、富嘉謨、蔣鳳

等二十六人同撰。於舊書外、更加佛道二教、及親屬、姓名、方城、城字當作域、見玉海卷五四。等部。

是書初撰於聖曆二年、見張昌宗傳、而成書大足元年。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條云、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

百卷成、上之。

書共千三百卷、目十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類書類云、三教珠英并目一千三百一十三卷。新唐書藝文志亦謂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目十三卷。

唐文宗時、改書名爲海內珠英、武后所改字並復舊。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條云、開成二年十月玉海卷五四注云、二年十月辛卯朔。敕改天后朝所撰三教珠英

爲海內珠英。

新唐書藝文志三教珠英下注云、開成初、改爲海內珠英、武后所改字並復舊。

預修三教珠英者、凡二十六人、見唐會要卷三六。新唐書張昌宗傳亦云、聖曆二年、引知名士閻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略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卽禁中論箸、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玉海引此文、誤以二作三。撰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今

考新唐書藝文志三教珠英書下稱喬品。玉海卷五四作喬侶。亦預修。又玉海卷五四三教珠英書下注引

劉禹錫集云、珠英卷後、列學士姓名、蔣鳳、白衣在選。又云、一本吳少微亦預修。而新唐書卷二〇二

文藝列傳李適傳曰、武后修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李適、劉允濟亦預修。又新唐書朱敬則傳云、易之等集名

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

世潔其爲人。敬則在被邀之列。蓋預其事者、不祇二十六人矣。

預修諸人、皆天下知名之士、而徐彥伯、李嶠居首。



新唐書卷一一四徐彥伯傳曰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然其書條例則多爲徐堅張說所草創。

新唐書徐堅傳曰堅與徐彥伯劉知幾張說等與修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

於文思博要類目外增加姓氏及親族二部卽堅說之主張。

舊唐書徐堅傳曰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麟臺監張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嶠總領其事廣引文詞之士日夕談論賦詩聚會歷年未能下筆堅獨與說構意撰錄以文思博要爲本更加姓氏親族二部漸有條彙諸人依堅等規制俄而成書遷司封員外郎。

案舊唐書卷九十四云徐彥伯聖曆中累遷給事中預修三教珠英略神龍元年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高平縣子考三教珠英及武后實錄子玄先生與彥伯均預其事見本年條及四十六年條

全唐詩第二函第二冊徐彥伯贈劉舍人古意中有衆綵結不散孤英跂莫尋浩歌在西省經傳恣潛心之句而劉舍人殆指子玄先生以劉在長安中擢拜鳳閣舍人也。見史通敘錄

是年李白生王維生。

武后久視元年庚子西曆七〇〇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二二年。先生年四十歲。

是年九月辛丑狄仁傑卒。





武后大足元年辛丑。西曆七〇一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一一年。先生年四十一歲。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三教珠英成書。見唐會要卷三六

案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改元長安、故舊唐書卷九七張說傳云、長安初修三教珠英。

武后長安二年壬寅。西曆七〇二年、民國紀元前一二一〇年。先生年四十二歲。

是年先生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撰起居注。

史通序云、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

史通自敘篇原注亦云、則天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略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

舊唐書本傳亦云、知幾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

考史通敘事篇云、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求其善者、蓋亦幾矣。故先生時有釐定前史之意。是以史通浮詞篇云、嗟乎、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乃先生爲史官、其事竟不果行。

自敘篇曰、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略既朝廷有知意

恐係音字之譌者、遂以載筆見推。

先生是年結識劉允濟。詳前第五節三。

武后長安三年癸卯。西曆七〇三年、民國紀元前一二〇九年。先生年四十三歲。

是年先生仍爲左史、奉詔修唐史。



史通自敘篇曰：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案此事在是年正月，故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修國史條云：長安三年正月一日，敕宜令特進梁王武三思與納言李嶠、正諫大夫朱敬則、司農少卿徐彥伯、鳳閣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史通作左拾遺吳兢等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長懸楷則，以貽勸誡。

考史通古今正史篇云：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則唐史之成，即在此年也。

案唐史之作，多非先生本意。史通邑里篇謂：邑里當從實而書，不應改從郡望。本篇原注亦云：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爲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自敘亦云：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卽位，又敕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猶大爲史官所嫉。身任史官而美志不遂，因退而撰史通。

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亦自敘語。

唐史之修，吳兢亦預其事，亦以曲筆爲憾。後亦在外修史，撰成唐書、唐春秋二書。

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在外修史條云：開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太子左庶子吳兢上奏曰：臣往者長

安景龍之歲、以左拾遺起居郎兼修國史。時有武三思、張易之、張昌宗、紀處訥、宗楚客、韋溫等相次監領其職。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憲章、苟飾虛詞、殊非直筆。臣愚以爲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遂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於私室。略

按唐會要卷六三載、是年七月、先生友人朱敬則請擇史官、表曰、略伏以陛下聖德鴻業、誠可垂範將來、倘不遇良史之才、則大典無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豈止生於往代、而獨無於此時。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今若訪得其善者、伏願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更超加美職、使得行其道、則天下幸甚。史館上修史館條蓋是時子玄先生見用於時事、阻於貴臣、竟不得遂其志、故敬則疏中有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及超加美職、使得行其道等語、殆爲先生而發也。

是年三月、王元感表上所著書、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質定。羣儒沮其言、而先生與徐堅、張敬思等譏其異聞、每爲助理。帝詔褒美、以爲儒宗。

唐會要卷七七貢舉下論經義條云、長安三年二月、四門博士王元感表上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註孝經、史記、漢書、藁請官給紙筆、寫上祕閣。制令宏文、崇文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宏文館學士祝欽明、崇文館學士李憲、趙元亨、成均博士郭山惲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倚撫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唯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由是擢拜太子司議郎。

新唐書卷一九九儒學列傳王元感傳亦云、武后時、略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



夜所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旬官筆楮、寫藏祕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懌、數沮詰其言。元感緣罅申釋、竟不訕。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譏其異聞、每爲助理。按元行沖因有釋疑之作。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

是年七月、鄭惟忠嘗問先生以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之故。先生答以史才須有三長、三者難兼、故史才少。其言具載唐會要卷六十三、舊唐書本傳亦云。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籬、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榱桷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知、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復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

新唐書本傳亦曰、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臣賊子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

是年九月、張昌宗欲譖魏元忠、以張說爲證。先生勸說勿爲所用。

唐會要卷六四史館雜錄條曰長安三年張易之昌宗欲作亂將圖皇太子遂譖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昌宗奏言可用鳳閣舍人張說爲證說初不許遂賂以高官說被逼迫乃僞許之略鳳閣侍郎宋璟恐說阿意乃謂曰大丈夫當守死善道殿中侍御史張廷珪又謂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起居郎劉知幾又謂曰無污青史爲子孫累明日上引皇太子相王及宰相等於殿庭遣昌宗元忠高戡對於上前上謂曰具述其事說對曰臣今日對百寮請以實錄因厲聲言魏元忠實不反總是昌宗令臣誣枉耳略

是年徐浩生。

武后長安四年甲辰

西曆七〇四年、民國紀元前一二〇八年。

先生年四十四歲。

是時先生擢拜鳳閣舍人暫停史職。

自敘原注云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

亦見史通序

舊唐書本傳亦云知幾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

新唐書略同。

案鳳閣舍人卽中書舍人光宅元年改中書省曰鳳閣見唐會要卷五十四中書省條考新唐書百官志曰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書行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制敕既行有誤則奏改之大朝會諸方起居則受其表狀大捷祥瑞百僚表賀亦如之冊命大臣則使持節讀冊命將帥有功及大賓客則勞問與給事中及御史三司鞫冤滯百司奏議考課皆預裁焉。

以上語又見唐會要卷五四中書省條。



又陸贄疏以爲詔命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趙翼陔餘叢考亦謂唐初詔敕猶是舍人專掌。自永淳以來、此職爲文人之極選。卷三十六先生榮膺斯職、可謂寵要。

是年先生又作劉氏家史及譜考。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門氏族條下云、長安四年鳳閣舍人劉知幾撰劉氏指劉氏譜考而言、見前第二節註

一、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

劉愷。愷應作般、見前第二節註二。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前代所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

該博。按舊唐書劉子玄傳文與此全同。

案史通書志篇曰、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

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

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略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先生視

重譜學、故撰劉氏家史十五卷、及譜考三卷。見舊唐書本傳及新唐書藝文志史部譜牒類。

考譜考一書、按據明詳、而爲流俗所譏。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不以先生之說爲然、而以劉氏爲帝

堯之後、元和姓纂且謂彭城諸劉系出楚元王交、其譜在唐代已鮮遵從。詳前第二節。是以新舊唐書

互證卷十四云、案世系表雖依知幾出楚孝王後、而漢爲堯後、不能易也。蓋知幾之譜、當時諸劉亦

不肯盡遵耳。

劉氏譜考成於長安四年、既如上述、而舊唐書本傳云、略知幾於是求罷史任、案事在景龍二年、詳後。奏





記於至忠。略又著史通子二十卷。案史通序此書成於景龍四年。略知幾自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己乃委國

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新唐書本傳云。略奏記求罷去。略著史通內外

四十九篇。略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二書均以譜考之作在

停史任之後誤矣。

是年十一月癸卯李嶠罷爲地官尚書監修國史。新唐書卷六一宰相表上

唐二

中宗下神龍元年乙巳。西曆七〇五年、民國紀元前一二〇七年。先生年四十五歲。

是年則天皇后年八十三十二月壬寅。即二十六日崩於上陽宮之仙居殿中宗復辟中宗卽位先生除

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兼修國史。

史通敘錄曰今上。案史通成於景龍四年今上指中宗言。卽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

考先生爲鳳閣舍人時已罷史任。見長安四年條。及神龍元年始又兼史職故自敘篇原注云則天朝

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卽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史任

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舊唐書本傳云知幾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

修史如故新唐書本傳云武后朝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均以先生爲鳳閣舍人時乃兼史任失

考。

是時先生奉令修武后實錄。



史通自敘篇曰及今上卽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按武后初諡大聖實錄事屬重修替年而畢。

史通古今正史篇曰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爲三十卷一作二十卷見神龍二年條案語

中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替月案則天實錄之修撰始於神龍元年至二年而成書見唐會要卷六三及舊

唐書魏元忠傳故月字疑係年字之誤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

而先生所謂遺恨者蓋謂載削多不能如意也。

自敘云及今上卽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

新唐書本傳亦云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

是時權倖亂政。

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八冊引神龍中天下語曰崔冉鄭亂時政注云崔日用冉祖雍鄭愔趙履溫李愔等共託武三思權薰炙中外。

按武后自嗣聖元年臨朝聽政至是凡二十二年年號更易達二十次之多詳見唐會要卷三皇后節其文曰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則天順聖皇后年號二十下註云嗣聖二年二月七日改爲文明文明元年九月五日改爲光宅光宅二年正月一日改爲垂拱垂拱五年正月一日改爲永昌永昌五年以年歷考之永昌元年當爲民國紀元前一二二三年六八九而天授元年則當民國紀元前一二二二年六九〇故

永昌五年爲永昌元年之誤舊唐書則天本紀曰永昌元年十一月改爲載初元年亦其一證十一月一日改爲載初載

初元年九月九日稱周、改爲天授。天授三年四月四日改爲如意。如意元年九月九日改爲長壽。長壽三年五月十日改爲延載。延載二年三月一日改爲證聖。證聖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改爲天冊萬歲。天冊萬歲二年臘月改爲萬歲登封。萬歲登封元年四月一日改爲萬歲通天。萬歲通天二年九月九日改爲神功。神功二年正月一日改爲聖曆。聖曆三年五月五日改爲久視。久視二年正月五日改爲大足。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改爲長安。長安五年正月一日改爲神龍。

中宗神龍二年丙午

西曆七〇六年、民國紀元前一二〇六年

先生年四十六歲。

是年先生仍職史事、修成則天實錄。

唐會要卷六三修國史條曰、神龍二年五月九日、左散騎常侍武三思、中書令魏元忠、禮部尚書祝欽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彥伯、祕書少監柳沖、國子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等、修則天實錄二十卷、文集一百二十卷、上之、賜物各有差、則其書成於二年五月九日。又舊唐書卷九十二魏元忠傳、神龍二年、元忠與武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沖、韋承慶、崔融、岑羲、徐堅等、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中宗稱善、賜元忠物千段、仍封其子衛王府諮議參軍、昇爲任城縣男。舊唐書卷八八韋思謙附傳曰、承慶尋以修則天實錄之功、賜爵扶陽縣子、賚物五百段。又制撰則天皇后聖紀文、中宗稱善、特加銀青光祿大夫。然子玄先生亦與其事、故舊唐書吳兢傳云、神龍中、兢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史通古今正史篇亦云、神龍元年、與堅、兢等重修則天實錄。而先生與吳兢及韋承慶、會要均不列名、豈亦如姚崇奏中所謂卑官而不克備載歟。

案新唐書藝文志乙部史錄五起居注類載則天實錄二十卷

玉海卷四八藝文門實錄類云書目同史通作

三十卷魏元忠武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沖韋承慶崔融岑義徐堅撰劉知幾吳兢刪正考先生與

吳兢刪正則天實錄在開元四年

詳下篇

而先生與魏元忠徐堅等重修則天實錄則在此年新唐書以先生祇與刪正之役未預重修之事並混二事爲一談實屬不合

是時先生官級不過五品一爲中允四載不遷

見忤時篇注

故新唐書本傳曰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

直自守累歲不遷忤時篇亦曰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故忤時篇序有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之語

是年天子還京師先生逗留東都

史通忤時篇曰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

疑此句有脫字

因逗留不去

守司東都又曰逮鑾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嘗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

新唐書本傳亦曰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

中宗景龍元年丁未

西曆七〇七年、民國紀元前一二〇五年

先生年四十七歲

先生再轉太子中允兼修唐史

舊唐書本傳曰景龍初再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



儒藏

劉知幾年譜

是時官爵冗濫有斜封之目。

舊唐書卷八睿宗本紀景雲元年條云。略先是中宗時官爵渝濫因依妃主墨敕而授官者謂之斜封。

中宗景龍二年戊申。西曆七〇八年、民國紀元前一二〇四年。先生年四十八歲。

先生以耿介自守累歲不遷。

史通忤時篇云孝和皇帝時。中宗初諡孝和。韋武弄權母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

無所傳會取擯當時。原注曰、一為中允、四載不遷。卷二十外篇第十三

旋驛召至京專知史事。

忤時篇曰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因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卻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爲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

又曰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略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嘗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媿。略



案先生與蕭至忠等書中有明公既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飛沈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搢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爲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爲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等語蓋鬱抑不樂由來久矣

又是時先生仍遷祕書少監

史通原序云略今上中宗也卽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東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祕書少監

新唐書本傳亦云略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少監

是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等皆監修國史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先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語見新唐書本傳舊唐書略同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雜錄下亦云

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韋巨源紀處訥舊唐書劉子玄傳作納非中書令楊再思兵部侍郎舊唐書劉

傳作兵部尚書

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其後史官太子中允劉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

國史之弊于是求罷史職奉記於蕭至忠

案忤時篇曰略僕亦竊不自揆輕一作輒敢方於鄙宗謂劉炫也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

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略今者黽勉從事攣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



彈鋏告勞、積薪爲恨。況僕未能免俗、能不帶芥於心者乎。則忤時序所謂於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者、殆指此也。是實先生辭職之主因。

按史通忤時篇、卽先生與至忠等之簡劄。書中詳言領局修史五弊。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五弊云者、卽人多閣筆、史材難集、不能直書、稟承牽制、銓配無人、是也。其文又見唐會要舊唐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唐文粹全唐文等書。唯字句間略有不同。茲錄新唐書之文、以見其大意焉。

新唐書本傳曰、

略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於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立。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不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

劉肅大唐新語亦曰、

劉子玄直史館時、宰臣蕭至忠、紀處訥並監修國史。子玄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以著述無功、求解

史任奏記於至忠等。其略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云經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

蕭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忤時篇語。先生始離其職，故大唐新語云：

至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

唐會要史館雜錄下曰：

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職。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也。新舊唐

書本傳均略同。

案忤時篇末有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之句。趙璘因話錄釋之曰：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所以世之書題有閣下之稱。與宰相大僚書，往往呼執事，言閣下之執事人耳。劉子玄爲史官，與監修宰相書，呼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呼執事，卽其例也。歷來注釋史通者，忽之，故附及之。

先生辭史任後，爲太子中舍人。見下條。乃委國史於吳兢。

舊唐書本傳云：知幾自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己，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

新唐書本傳亦云：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



案劉氏家史及譜考之作，非在是年。詳本文上篇第陸章武后長安四年條。

先生去職後五日，復爲修文館學士。

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宏文館條云：景龍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館神龍二年改今名增置大學

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徵攻文之士以充之。二十三日，敕中書令李嶠、兵部尚書宗楚客，並爲大學士。二十五日，敕祕書監劉憲、中書侍郎崔湜、吏部侍郎岑義、太常卿鄭愔、給事中李適、中書舍人盧藏用、李乂、太子中舍劉子玄並爲學士。

凡當時學士皆文華之選，均從帝游幸。帝有所感，學士屬和。時人羨之。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列傳李適傳載學士之優禮頗詳。茲節錄於后，以見當時子玄先生生活之一斑。

唐書李適傳曰：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涪、盧藏用、李乂、岑義、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遊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厲。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佻，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它稱。

中宗景龍三年己酉

西曆七〇九年、民國紀元前一二〇三年。

先生年四十九歲。

是年五月先生友人朱敬則卒、年七十五歲。

是年六月庚子、以經籍多缺、使天下搜括。

見舊唐書卷七、中宗本紀。

案唐會要卷三十五經籍條云、景雲三年六月十七日、以經籍多缺、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下搜檢圖籍、考史無景雲三年、疑係景龍三年之誤也。

又是年顏真卿生。

中宗景龍四年庚戌

西曆七一〇年、民國紀元前一二〇二年。

先生年五十歲。

是年正月八日立春、帝出翦綵花、令學士賦之、先生殆亦在其例。

太平御覽二十引中宗紀曰、景龍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上令侍臣自芳林門經苑東度、入仗至望春宮迎春、內出綵花樹、人賜一枝。又云、景龍中、中宗孝和帝以立春日宴別殿內、出翦綵花、令學士賦之。

是年仲春、史通始編次成書。

史通序錄云、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先生撰述史通、時人笑之。及書成、又共譏其失、因爲釋蒙以報之。

自敘篇曰、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易寒暑、悠悠塵俗、共以



爲愚。略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

案唐書不著釋蒙之文、書亦不傳、豈收入其文集中而久佚者歟。

是時先生仍以本官兼知史事。

自敘篇原注云、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按今指史通成書之年、景龍四年言。不之改。今之史館、卽古之東觀也。

是年韋后亂政、臨淄王興師討平之。

舊唐書中宗本紀曰、景龍四年六月壬午、帝遇毒。按時安樂公主志欲皇后臨朝稱制、而求立爲皇太女、由是與后

合謀進鸞、亦見中宗紀。崩於神龍殿。癸未、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甲申、發喪於太極殿、宣遺制。皇太后臨

朝、大赦天下、改元爲唐隆。丁亥、皇太子卽帝位於柩前、時年十六。皇太后韋氏臨朝稱制。庚子夜、臨淄王諱、舉兵誅諸韋、太后爲亂兵所殺。

案先生自幼與兄知柔以文學知名於時、長而不爲、專致力史學、及爲史官、朝廷厚其才、而不能隆其禮、故卒不克抒其所學、草成國史、以爲後世作史楷模。然其史學思想、畢表現於史通一書。余別撰史通之研究、論列甚詳。又嘗撮其機要、爲劉知幾史學概論一篇、其篇目如下、茲錄其第柒章、以見先生學術思想之一斑焉。

壹 子玄先生作史通之動機并引言。

貳 史通編撰之經過。

叁 史通之編次。

肆 史通之內容。

伍 史通之義例。

陸 史通之評論。

柒 子玄先生之歷史的精神。

捌 子玄先生史學之概要。

玖 子玄先生與鄭章二大史家思想之異同。

拾 史通之影響。

附錄子玄先生之歷史的精神。

考劉氏之歷史的精神、其足論述者、約有八端、茲依下列次序分言之。

一、用歸納的方法、以整理及研究已往之史書。

二、主張用客觀的態度、以撰述新史。

三、對於前史、不祇爲消極之客觀的批評、且更爲積極的建議。

四、疑古之精神及其方法。

五、史學應脫離文學而獨立之主張。





六、書事應因時改革，並應注重社會進化之主張。

七、擴大史學之範圍。

八、史宜詳近略遠之解釋。

一

子玄先生之於史部，自幼耽悅。正史雜流，靡不鑽研穿鑿。諸史內容，亦無不融會貫通，盡其利害。所著史通之論史書也，多就其利病得失，抽尋其共同之點，綜而述之。如

稱謂篇曰：略意好奇而輒爲文，逐韻而便作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爲史，通多此失。內篇第十四

載文篇曰：略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以下，則僞謬雷同，推而論之，其

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內篇第十六

敘事篇曰：略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

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內篇第二十二又曰：略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煩碎如

此。本篇用晦節

模擬篇曰：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効三史，從晉以降，喜學五經。內篇第二十八

書事篇曰：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略內篇第廿九

按史通謂書事四煩：一爲侈寫符瑞，二爲常朝入紀，三爲虛銜備載，四爲贅錄世官。雜說篇下亦曰：

略今之修史也，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爲立傳，其所記也，止具其生前歷



官歿後贈諡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恒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者矣。

其他各篇亦皆就前史論其通病、並舉例證、以歸納之方法、以研究吾國學術如先生者、誠罕見也。

史通嘗謂諸史之體、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載號令言語、紀言家也。又見載言篇及編次篇。二曰春秋家、據行事

繫日月、紀事家也。三曰左傳家、體同春秋、事具首尾、編年家也。四曰國語家、國別紀事、國別載記之屬也。五曰史記家、

以紀傳表志為書、通述數代、通古紀傳家也。六曰漢書家、包舉一代、撰成一書、斷代紀傳家也。劉氏又以朴散厚銷、時

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均見六家篇。因更箸二體之篇。

雜述篇曰、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驚。權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並謂其權記當時國

事、不終一代者、謂之偏記。獨舉所知人物、編為短部者、謂之小錄。雜記前史所遺之書、謂之逸事。

載當時辯對、流俗嘲謔者、謂之瑣言。記一地方者、曰郡書。記一族或一家者、曰家史。博採前史、聚

而成書者、曰別傳。記神奇怪異者、曰雜記。記地里者、曰地里書。記都邑者、曰都邑簿。吾國史籍龐

雜、漫無系統。子玄先生以史家正體為正史、以其旁流為雜著。又分正史為六家、統為二體。雜著則

分為十流。六家、雜述二篇、更詳述其源流。去取分併、獨具卓識。按已往圖書之著錄、始於劉氏七

略。班固因之作藝文志、然史家無專篇。曹魏時、祕書監荀勗因鄭默中經、更撰新簿、分為四部、總

括羣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諸類。次經子之後、實開四部之濫觴。李充晉元帝書

日本其法、而以史記為乙。王儉以史傳合於六藝、以為經典志。阮孝緒則立記傳錄以詳之。隋書經

籍志以史爲乙其所記也。十有三門。後世史志多取法焉。劉氏更張。蓋別開史部類目之局者也。

二

史通惑經篇曰。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絃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敘事篇曰。言嗤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疑古篇曰。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蓋子玄先生主張撰述史書。貴爲實錄。言語篇亦云。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善惡。盡傳於後。是誠足以語於科學方法之客觀的態度矣。觀乎史通古今正史篇之述史書小史。史官建置篇之述史官制度史。綴述往事。據實直書。毫絲不參加個人主觀的見解與批評。其史才、史識、誠有足多者。

子玄先生既以史之所貴。在於寫真。求爲實錄。因力倡敘事以時勢爲轉移。時言記事。史德、闕疑諸說。更有史識良難之歎。今略論如左。唯前二說。具見本篇本章第六條。茲從刪略。

【甲】史德

史德云者。謂撰史之心術而循乎道德者也。易言之。卽遇事直書。胸無成見之謂也。史通直書篇曰。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惑經篇曰。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辨職篇述史之三務。亦以彰善貶惡。不畏強禦爲上。

子玄先生嘗謂當時所有諸史。多非實錄。不足徵信。其所以非實錄之故。綜史通所述。概有三端。一



曰徇情曲筆、二曰所據多謬、三曰因習模擬。詳本書引言中。然劉氏所舉違史德之條款、綜史通所述、則有五端、一曰潤色侈言、妄加粉飾、二曰涉嫌隱諱、阿時曲筆、三曰詆人美己、掩非文過、四曰好奇立異、虛構蜚樓、五曰心挾愛憎、捏造臆說、余另有專書論列、茲亦從略焉。

### 【乙】闕疑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而劉氏則謂、異辭疑事、宜善思之。見採撰篇。知其非實、闕之可也。故雜說下篇曰、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嫉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又曰、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爲謬矣。是蓋尼父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之義也。章學誠修志、嘗謂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因定闕訪三例。均見文史通義外篇二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其殆受子玄先生之影響者歟。

### 【丙】史識

子玄先生事於史學、知有三難、曰學、曰才、曰識。唐會要修史官條云、長安三年七月、鄭惟忠嘗問劉子玄曰、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略自復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卷六十三三者之中、史識尤爲重要。蓋有學無識、胸迷蒼素、又爲徒讀矣。故雜說篇下曰、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爲。其斯之爲也。夫史材之搜集、貴乎廣博、而去取則尚審。

慎。見採撰篇。苟無史識，以慎其擇，史事尚可問乎？此劉氏之所以有史識最難，史才少遇之嘆也。

三

子玄先生評鷺前史，多就事立論，少參以主觀的批評。如史通所最痛斥者為魏收魏書，指為穢史，指為小人之史。史通各篇詆責其書者，凡四十條。余別有劉子玄對於過去史籍之評論一文。然於魏氏之所长，亦並不抹煞。觀編次篇論魏書傳列紀後之語可知矣。倫案十志後成，故綴傳末，見其自敘。又如史通所

最獎譽者為王劭及宋孝王之書，稱王氏書法與左氏相伯仲，孝王敘事務存直道。然二氏之失，亦不諱言之。故雜說篇下曰：如宋孝王、王邵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簿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補注篇亦曰：略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羊之瑣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蓋所謂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者，劉氏有焉。

子玄先生對於往史既不為主觀的批評，故論述作史之體例，亦無絕對的見解。今舉八例為證。

【甲】論表譜

劉氏嘗謂表譜煩費無用，其言曰：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又曰：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略語其無用，可勝道哉。然自史記昉周譜而為十表，其後諸史多因之。且表之為用，可通紀傳之窮，表立而史文可省，表闕而史帙不得不繁。史家廢之，失其道矣。故史通亦不主張一概刪除，其言曰：略必曲為銓擇，強加





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以上均表歷篇語。雜說篇上諸漢史條亦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耆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蓋劉氏立論、以事爲主、以其美而美之、因其惡而惡之、不以其美而掩其惡、不以其惡而忘其美。此正史家應有之態度也。

### 【乙】論天文志

子玄先生嘗謂天文玄象、古今是同、不宜列志。其言曰、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洲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然必欲爲志、天變或可斷限、書之故又曰、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蝕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圻、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均見書志篇天

文節劉氏因無絕對之主張、是以有此變通之論也。

### 【丙】論藝文志

史通謂史志藝文、其弊有二、一曰重複、二曰汗漫。書志篇曰、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雜說篇下曰、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近代則不然、其有彫



蟲末技、短才小說。或爲集不過數卷、或著書纔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故子玄先生以爲、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其不爲極端之主張者、如此。

【丁】論五行志

子玄先生之論五行志、亦無絕對的主張。書志篇曰、略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烏、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倫案書事篇亦云、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略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

者、略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略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略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老生常談、徒

煩翰墨者矣。然此亦爲劉氏主張敘事尚簡之一證。

【戊】論論贊

史通論贊篇嘗謂、史之論贊、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苟失此義、直不如刪之爲快。故劉氏又曰、略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夫每卷立論、其煩已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

【己】論直筆

史應直筆、求爲實錄、散見史通直書及其他各篇。而曲筆篇又云、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劉氏迫於時勢、不得不爲此言也。

### 【庚】論模擬

劉氏嘗謂、史氏爲書、不妨模擬前人。而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互同。貌異而心同、此上乘也。貌同心異、實不足取。詳模擬篇

### 【辛】論煩省

子玄先生主張敘事尚簡、而書事則可不拘。故煩省篇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

由以上諸例觀之、則知子玄論史、毫無成見、是以亦無絕對之主張。惟其無主觀之見解也、故史通一書、多前後自相矛盾之語。品藻篇論漢書古今人表曰、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而表歷篇又謂、其表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略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裁。亦見題目及雜說上諸篇。史通各篇均謂、

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而人物篇則云、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載文篇云、文之將史、其流一焉。而覈才篇則云、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探蹟篇曰、史記列傳、夷齊居首、理之恒也。而人物篇則又云、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史通各篇皆以史應直書、以飾非文過者爲凶人、爲奸賊。卽對於當時最尊崇之孔子、亦加誹議。故惑經篇曰、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



諱略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爲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而曲筆篇又謂孔子言多隱諱、名教存焉。序傳篇亦云、自敘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卽爲實錄。凡此者、非劉氏才有餘而質不逮、蓋就事論事、亦史家應有之態度也。

子玄先生之於史也、不祇爲消極之批評、且爲積極的建議。既臚述前史之失、復提出具體修史方法及敘事原則。劉氏傷往史敘事煩蕪、見史通浮詞、書事、敘事諸篇。因有敘事尚簡、用晦之作。感史書之

事有妄載、又或闕書也、因有煩省、載文之作。悲載籍之不實、多非實錄也、因有直書、言語採撰之

作。嫌文史之合一也、

見覈才雜說下諸篇。

因力倡文人不應修史之論。惑史籍機械的襲古也、因有摸

擬、因習、邑里之作。他若古今人合作之說、改革史局之議、皆因事立說。

余別有文以詳之。

蓋與今人之

毀詆批評、從不爲毫絲之建議者、迥乎不同也。

#### 四

子玄先生事理縝密、識力銳敏、勤於綜核、勇於懷疑。史通疑古篇曰、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其疑古之精神如此。史通疑古、惑經諸篇、雖於孔子、亦不曲徇。惑經篇曰、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略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疑古篇曰、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略其對於傳說、後出諸說、作者成見、略皆辨析甚明。其識見之卓越、目力之銳利、不妄言、不苟信、能實事求是、作嚴正之批評、洵非後人所能及。



前史僞妄、劉氏嘗加考求、約有三因、一曰故神其說、二曰飾智矜愚、三曰附益往史。故惑經篇曰、略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疑古篇曰、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內爲本國、事靡供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略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又曰、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唯古籍僞謬、人或習而不察、或拘於名教、而不敢明言。史通暗惑篇云、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疑古篇云、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斯並曩賢精鑑、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說、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此言正切中其失矣。然子玄先生銳於察僞、勇於懷疑、獨能本衆善之必察焉之義、辨剖其僞、而爲疑古、惑經之作、識亦卓絕矣。

史通疑古一篇、列舉疑事十條、其疑古方法、約有三端、一、一書記事、前後矛盾、因而斷定其史事之妄謬者、篇中所舉第六例是也。二、以可以信託之書籍爲反證、以明史事之謬誤者、篇中所舉第一、第二、第五、第八、第九諸條是也。三、用推理方法而疑其事者、篇中所舉第二、第三、第四、第七諸條是也。茲將子玄先生對於古事十疑之論斷、列表於左。

史通所舉疑事		可疑之古事		論斷		依據及例證	
一	放勳克明俊法。 <small>虞書</small> 堯舜之民、比屋可封。 <small>陸賈新語</small>	妄	溢美	論語。 春秋傳。			
二	堯禪位于舜。 <small>堯典序</small> 堯知子不肖、故有禪位之志。 <small>孔氏注</small>	虛語		汲冢瑣語、 山海經、 近古篡奪之事。			
三	五十載陟方乃死。 <small>虞書舜典</small>	死事殆文命之志也		考之當時事實、 按諸地理、 並證之以自古人君廢 逐之事。			
四	舜放堯於平陽。 <small>汲冢書</small> 益爲啓所誅。 <small>同上</small>	無疑	可信	詳上條。 喻于近古之篡奪。			
五	湯代桀。 <small>尚書</small>	湯飾讓僞跡		湯誓序、周書殷祝篇、墨 子。			



史通所舉疑事			可疑之古事		
十	九	八	七	六	
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 <small>尚書金 滕篇</small> 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 <small>左傳</small>	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small>論語</small>	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 <small>論語</small>	頑民武庚。	桀紂之惡。	
周公薄於友于之義	謬爲其譽	虛爲其說	謬	厚誣	論斷
尚書君奭篇序、 漢代之赦淮南寬阜陵。	證以呂氏春秋、 <small>恐係吳越 春秋之誤。</small> 按之時勢。	書序、某書 <small>書名闕、</small> 魏司馬氏事。	揆諸情理、證之史事。	子貢班固劉向之語、 近代呂相陳琳之文。	依據及例證



五

古代史官、世守其職。其位至尊、其道亦隆。自史不舉厥職、而史不專家矣。自官局撰史之制興、史多成於衆人之手、而文人修史之風漸起。馴至李唐、其燄益熾。華而失實、流宕忘返。子玄先生悲之、因倡史學應脫離文學之說、掊擊文人之史。其言曰、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覈才篇而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載文篇故文人作史、每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同上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醪、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覈才篇故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假有辯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雜說下篇而唐代之修晉書也、當時作者、亦多以詞人爲之。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論贊篇夫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邱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雜說下篇先生嫉文史合一之深、故反復申論、不惜詞費也。

六

子玄先生嘗謂記事載言、當因時制宜、不應泥古。史通因習篇曰：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書志篇亦云：作者記事、貴在相時。蓋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摸擬篇語而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也。載言篇邑里因習、摸擬諸篇、對於機械的襲古、及記事之不實、均大加抨擊。凡此諸說、均由史重直書、求爲實錄之論演出、所見皆高於流俗之上。

倫案：子玄先生史貴因時變通之旨、亦散見其他論文中。如上朝服乘車議曰：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舍無常。事有不便、理資變通。重論孝經、老子註議曰：蓋孔父有言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則今古循環、愚智往復、豈前者必是、而後者獨非乎。

史通覈才篇曰：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故劉氏論史、謂應用當時世語、記事而知注重社會進化方面、尤具特識。其言曰：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賁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時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略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而天長地久、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唯王朱著書、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



畢彰斯誠載筆之模範也。

以上雜採言語篇。

又古往今來古今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

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近古諸史亦載俗稱

是足以知眠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鸞

崔鴻

字伯起

魏收字

務存隱諱重規

李百藥字

德棻

令狐

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焉

雜

說中篇

夫以記字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敘鵬

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世稱近世編語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

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

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

雜說篇下

蓋子玄先生素主張史應記實

之說故發爲此論卓識宏見誠非其他史家所及

七

昔者劉向校書編爲別錄以爲奏籍其子歆又撮其機要撰爲七略總括羣書及班固撰漢書藝文

志以劉氏輯略散在各家之中分爲六家魏祕書郎鄭默更制中書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

新錄分爲四類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

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汲冢書是爲四部之創始東晉之

初著作郎李充校訂荀氏舊錄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以五經爲甲史記爲乙諸子爲丙

詩賦爲丁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四部書籍畫然分疆各不相混淆而四庫之制遂視爲官守故常

無或稍變其體者。章實齋報孫淵如書曰：愚之所見，以爲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章氏

遺書卷四

又論修史籍考要略曰：經部宜通，子部宜擇，集部宜裁，方志宜選，譜牒宜略。遺書卷十三所撰

史籍考更列小說一部。

見遺書補遺史考釋例

獨能打破四庫之制，擴大史部範圍，論者高其識。然此說

實出於子玄。子玄以爲史之所賅甚爲廣泛，史雖爲四庫之一，而實更兼包經子集三部。雜述篇曰：蕘芻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事，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能自致於此乎？今申述其說於下。

一經部入史。經之與史本爲一科，可垂之法教者，謂之經；見諸行事者，謂之史。經也，史也，固二而一者也。班固六略以史記附於春秋，經良有以也。自著錄家尊經爲甲，抑史爲乙，尊經之觀念重，史賅六藝之義微，積習忘返。劉氏病之，因釐革前失，援經入史。尚書春秋，昔人之尊爲經者也；而史通六家篇以與左傳、國語、史、漢並列，且以春秋左傳各爲一家，不分主輔。史通論史之書也，而雜說上篇論公羊傳者二條，申左篇更詳三傳。按公羊、穀梁二傳舊列經部之得失，當尊經時代而發爲此論，識亦卓矣。

二子部入史。子玄先生曰：

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所由來尚矣。

史通雜述篇又曰：

子之將史，本爲二說。然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同上又曰：略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見聞。採撰篇蓋子之記事者，劉氏均以史書目之也。



儒藏

劉知幾年譜

三集部入史。章實齋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曰：文集者一人之史也。而史通雜說下篇以辭章別傳文集之屬，與史並論，亦以史籍目之也。考隋唐前立言人子記事入史，擅集之稱者，惟辭章詩賦而已。其後子不專家，而文集有議論，史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樂府之集實備樂志之全。梁元碑集已開金石著錄之漸，集之通於史者，於此可見。子玄先生以集入史，自非無見也。

八

自來史書每詳近略遠，劉氏以爲勢所必然。故煩省篇曰：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略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雜說篇下亦云：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此等書法，劉氏亦深以爲然。故煩省篇又云：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此與歐美史學汲汲於現代史（The Contemporary History）之編輯者固同一義也。

睿宗下

睿宗景雲元年<sup>④1</sup>

是年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

按舊唐書本傳云：景雲中，累遷太子左庶子<sup>④2</sup>兼崇文館學士<sup>④3</sup>，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李邕撰劉知柔神道碑，亦云：其先府君母弟銀青光祿大夫左常侍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子玄。略新唐書



本傳亦載其事，但不載其年月，而列此事於上衣冠乘馬議之前。考先生上書論儀注之非，在景雲二年七月，則遷左庶子及兼學士事，或在是年也。

先生改名子玄，亦在此年。

案舊唐書文苑傳劉胤之傳曰：知幾避玄宗名。玄宗諱隆基。改子玄。新唐書先生傳亦云：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而舊唐書本傳以時玄宗在東宮，知幾以音類上名，乃改子玄等語，綴於加銀青光祿大夫之後，蓋改名確在是年也。

是年蘇瓌年七十二歲卒。

睿宗景雲二年辛亥

西曆七一一年，民國紀元前一二〇一年。

先生年五十一歲。

是年皇太子將於八月丁巳親奠於國學。

見新唐書睿宗紀。

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

見舊唐書

本傳

七月，先生上儀駁之。

見唐會要卷三十五釋奠條。

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

略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觀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

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褰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韞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

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

新唐書本傳語。

書上，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爲常式。

此舊唐

書本傳語，新唐書略同。

此議全文，具於舊唐書本傳、唐文粹卷四十議車服門、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冠

冕議中，及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四。唐會要撮取原書大意，新唐書更約取會要之文，以入列傳。其書

唐文粹稱朝服乘車議、文苑英華及全唐文稱衣冠乘馬議，皆後人追加之名，非其初名也。其議博引



儒藏

劉知幾年譜



經史以證有司具議之失。其讀書之淵博精詳，可見一斑矣。

案先生嘗謂載言紀事，當因時制宜，體法史文，均不應一味擬古。

詳本稿史通之研究中第七章第六條而

所上朝服乘車議云：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舍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蓋先生主張事尚變通之義，不祇於史學然也。

睿宗先天元年壬子

西曆七一二年，民國紀元前一二〇〇年。

先生年五十二歲。

是時先生奉詔與柳沖等改修氏族志。

新唐書柳沖傳曰：景龍中，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

按舊唐書睿宗紀云：先天八月庚戌，魏知古為侍中，崔湜為中書令，並監修國史。

書乃成，號姓系錄。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

卷一九九儒學傳

唐會要亦曰：神龍元年五月十八日，左散騎常侍柳沖上表曰：臣今願敘唐朝之崇修氏族之譜，

使九圍仰止，百代承風，豈不大哉。上從之。注云：遂令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工部尚書張錫、禮部侍

郎蕭至忠、岑羲、兵部侍郎崔湜、刑部侍郎徐堅、工部侍郎劉憲、左補闕吳兢等重修。

卷三六氏族條

是年杜甫生。

玄宗開元癸丑

西曆七一三年，民國紀元前一一九九年。

先生年五十三歲。

是年三月先生與柳冲等修姓族錄成又詔令刊定之。

唐會要云先天二年三月按舊唐書本紀上載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改元為開元則是年三月仍在先天二年也柳

冲奏所修一本或備誤姓族錄成上之凡二百卷又令令字一本誤作於今茲從玉海改正判一本作刊定至開

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畢上之卷三十六氏族條

舊唐書蕭至忠傳亦云先天二年至忠與竇懷貞魏知古崔湜陸象先柳冲徐堅劉子玄等成姓

族系錄卷九十二

玄宗開元二年甲寅西曆七一四年民國紀元前一一九八年先生年五十四歲。

是年七月二十一日刊定姓族系錄成奏上之。

舊唐書玄宗本紀曰開元二年七月丙午昭文館學士柳冲太子左庶子劉子玄刊定姓族系錄二

百卷上之。又見唐會要參考開元二年條

案唐書柳冲傳云開元初詔冲與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蓋姓族系錄成書之後

亦屢有增訂也。

又案舊唐書經籍志乙部史錄雜譜牒類載大唐姓族系錄二百卷柳冲撰新唐書藝文志史錄譜

牒類載柳冲大唐姓族系錄二百卷岑義氏族錄注云卷亡則氏族錄者殆岑氏之私錄也。

是年徐彥伯卒。

玄宗開元三年乙卯西曆七一五年民國紀元前一一九七年先生年五十五歲。



是時先生遷左散騎常侍、仍兼知史事。

舊唐書本傳云、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新唐書本傳略同

蓋先生由太子左庶子正四品上、而除此正三品下之官也。而唐會要卷三十六及卷七十七記開元七年先生論經義之言、皆云左庶子劉子玄者、蓋仍沿用舊稱也。

玄宗開元四年丙辰。西曆七一六年、民國紀元前一一九六年。先生年五十六歲。

是年八月、先生撰昭成皇太后哀冊文。

文苑英華卷八三七載昭成皇太后哀冊文、其序曰、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秋八月。注曰、詔令作七、非

甲辰朔十七日庚申、昭成皇太后梓宮啓自靖陵、將祔於橋陵、皇帝乃使某官姓名、設祖於行宮、禮也。顧西注曰、唐詔令作南陵、以永懷託東觀而書美、其詞曰、略

案舊唐書卷五十一后妃傳曰、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長壽三年、爲戶婢團兒誣譖、與肅明皇后厭蠱祝詛。正月二日、朝則天皇后於嘉豫殿、既退、而同時遇害。梓宮祕密、莫知所在。睿宗卽位、諡曰昭成皇后、招魂葬於都城之南陵、曰靖陵。又立廟於京師、號爲儀坤廟。睿宗崩后、以帝母之重、追尊爲皇太后、諡仍舊、祔葬橋陵、遷神主於太廟。舊唐書玄宗紀上亦云、四年十月庚午、葬睿宗大聖貞皇帝於橋陵、蓋至是始並葬焉。

是年十一月四日、先生與友人吳兢撰成睿宗實錄、則天實錄、中宗實錄、共成七十卷。先生奏於執政、請援例恩賞、上各賜物五百段。

唐會要卷六十三云、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劉子玄、吳兢撰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成以聞、又引古義、白於執政、宰相姚崇奏曰、伏見貞觀十七年、監修國史房元齡、與史官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修高祖實錄二十卷、太宗實錄二十卷、成制、封元齡一子爲縣男、賜物一千段、封敬宗一子爲高陽男、賜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司儀郎、賜物五百段、並降璽書褒美、又神龍二年五月、監修國史中書令魏元忠、與史官太常少卿徐彥伯、國子司業崔融等、修則天實錄三十卷、成、封元忠一子爲縣男、賜物一千段、彥伯等各賜爵二等、物五百段、自餘卑官、加兩級、物段准處分、並降璽書褒美、今史官劉子玄、吳兢等、修睿宗實錄、又重修則天、中宗實錄、並成、進訖、准撰太宗實錄例、監修官已下、加爵及賜物、今子玄、援引古今、欲臣聞奏、臣謹尋故實、例有恩賞、事屬當時、不可爲準、子玄等、始末修撰、誠亦勤勞、敘事紀言、所錄雖重、承恩賜命、固不在多、子玄等、請各賜物五百段、許之。

史官上修國史條。

先生又受封居巢縣子。

舊唐書本傳云、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爲名、以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錄功、果封居巢縣子。

倫案、睿宗實錄有三、一爲二十卷本、一爲十卷本、一爲五卷本、二十卷者、一稱太上皇實錄、爲先生與吳兢撰、見於唐會要卷六十三、郡齋讀書志曰、知幾與吳兢、先修太上皇實錄、起初誕、止傳位、凡四年、後續修益止山陵、卽指此也、十卷者、爲先生獨撰、亦名太上皇實錄、新唐書藝文志史



錄云劉知幾太上皇實錄十卷。玉海卷四十八引崇文總目云太上皇實錄十卷下止傳位。郡齋讀書志云睿宗實錄十卷劉知幾撰。直齋書錄解題云睿宗實錄十卷劉知幾撰。志有二錄五卷者爲吳兢。今此十卷當是知幾也。中興館閣書目亦別有五卷者是其證也。案其書宋史亦且觀陳氏之書先生所著至淳熙之初尚存也。五卷者則吳兢撰也。見直齋書錄解題及新唐書志。又書錄解題所稱中興書目別有五卷本者殆卽指此書而言。又玉海卷四十八云中興書目睿宗實錄十卷起初誕盡先天二年七月禪位凡四年又五卷知幾兢等撰起藩邸盡開元四年其書互爲詳略。藝文門實錄類此言或微有錯誤也。

倫又案則天實錄之撰事屬重修見於唐會要卷六十三新唐書藝文志起居注類載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崇文總目同見玉海卷四十八注云魏元忠武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沖韋承慶崔融岑羲徐

堅撰劉知幾吳兢刪正。此殆就神龍二年修成之實錄刪訂而成者也。新唐書吳兢傳曰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略又見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雜錄下務存直道亦可風已。讀書

志卷六云唐則天實錄二十卷吳兢撰。初神龍二年詔武三思魏元忠祝欽明徐彥伯柳同。按應作

柳沖崔融岑羲徐堅撰錄三十卷。案先生亦預其事見上篇神龍二年條。開元四年兢與知幾刊修

成此書上之起嗣聖改元甲申臨朝止長安四年甲辰傳位凡二十一年。書錄解題卷四起居注類云唐則天實錄二十卷吳兢撰。案志魏元忠等撰劉知幾吳兢刪正。今惟題兢撰蓋初錄三十卷



劉等刪爲二十卷也。宋史藝文志著錄一十卷

又案中宗實錄二十卷見唐會要玉海卷四十八云中興書目中宗實錄起神龍元年復位盡景龍四年八月傳位凡六年。藝文門實錄類讀書志所載全同書錄解題新唐書及宋史所記亦同惟但誤作吳兢撰耳。

倫更案玉海卷四十九引崇文總目云史通析微十卷隨篇評論其失凡五十九篇又第一篇撫知幾四朝實錄之失按先生又撰高宗後修實錄三十卷四朝實錄云者即指高宗中宗則天睿宗諸實錄而言至於睿宗實錄故有三書此殆指子玄先生獨撰十卷本之實錄而言也。

案新唐書藝文志史錄起居注類載許敬宗皇帝指高宗也實錄三十卷高宗後修實錄三十卷讀書

志實錄類云唐高宗實錄二十卷唐劉知幾等撰起即位盡永淳二年凡二十九初令狐德棻許敬宗等撰錄止顯慶三年成二十卷後知幾與吳兢續成玉海卷四十八高宗實錄條下注云初令狐德棻撰止於乾封劉知幾吳兢續成又云起初載盡永淳二年初顯慶四年許敬宗等撰貞觀二十三年以後至顯慶三年成二十卷。藝文門實錄類而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編年類均作

三十卷。宋史以後修作復修殆初修二十卷而先生續成者爲三十卷也玉海注稱崇文總目止有後修蓋流傳於世者惟後修之簿耳其後書多散佚祇存十九卷故書錄解題起居注類云唐高宗後修實錄十九卷唐左散騎常侍彭城劉知幾子玄恒王傳汴州吳兢撰案志令狐德棻修止乾封知幾續成之故號後修書本三十卷今闕十一卷。





是年六月甲子、太上皇崩於百福殿。宋璟爲相。是年李父卒、李思訓卒。

玄宗開元五年丁巳、

西曆七一七年、民國紀元前一一九五年。

先生年五十七歲。

是年柳沖卒。

玄宗開元六年戊午、

西曆七一八年、民國紀元前一一九四年。

先生年五十八歲。

是年、河南大水、先生之兄奉命往候。

舊唐書玄宗本紀上曰、開元六年、河南大水。九月乙未、遣工部尚書劉知柔持節往河南道存問。

是年賈至卒。

按鄭榮開元傳信錄云、開元初、上勵精治道、鏟革訛弊、不下六七年、天下大治。當時政治、概可見矣。

玄宗開元七年己未、

西曆七一九年、民國紀元前一一九三年。

先生年五十九歲。

新唐書本傳曰、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按此事在開元七年。茲摘述當時諸儒辯證之語、以備研究經學者參考、並以見先生學術之思想焉。參考上編第四章

是年三月一日、勅諸儒論證孝經、尚書古文本孔鄭注之得失。

唐會要卷七十七曰、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勅、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註、其中旨趣、頗多踳駁。精義

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適。宜令諸儒并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貢舉下論經義條。

是月六日又令儒官論次孝經孔鄭注子夏易傳及老子王氏註諸書長短。唐會要卷七十七貢舉門論經義條載其月三月也六日詔曰：

孝經者德教所先。自頃以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老子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一說能無短長。其令儒官評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若將理等亦可並行。其作易者並帖子夏易傳共寫一部。亦詳其可否。奏聞。

案是詔三月六日草成。十日始頒於外。故唐會要七十七卷載開元七年四月七日子玄先生上孝經註議中有伏見去月十日敕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之語也。

是年四月七日先生奏註孝經請廢鄭依孔註老子請停河上公行王易傳非子夏所造者。子玄博識誠則純儒。全非衆家。亦則未可。且孝經鄭義行已多時。老子河註用亦云久。并子夏易傳文不折於片言。望並付所司。令諸儒與子玄對質定。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飾詞爭辯。論定奏聞。全唐文卷九百六

十四其後司馬貞亦上書駁辯其文具載唐會要卷七十七。茲綜合論之。

### 【一】孝經孔鄭註

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玄註。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註。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開元初詔令羣臣質定。子玄先生主古文。奏曰：謹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註。爰自近古。皆云鄭卽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



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註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膚淺無識故致斯訛舛並謂其言語鄙陋固不可示彼將來傳諸不朽更立十二驗以駁鄭其說如下

一鄭君自序自言註禮古文尚書毛詩論語及周易之事都無注孝經之文

二鄭志乃玄卒後弟子所追記其著述及應對之語也其書祇言鄭注毛詩三禮尚書周易而不言其註孝經事

三鄭志目錄記鄭之著述甚詳卽如中侯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駁許慎異義發墨守箴膏肓及答甄子然等寸紙片札莫不悉載獨匿孝經註而不言

四鄭志記玄與弟子論經之語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

五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其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劉氏解無名玄二字

六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別有評論宋均于詩譜云序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子弟也師所著述客盡知之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獨不言註孝經事

七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余昏惑舉鄭之語而言無聞

八朱均春秋緯注云、玄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玄又爲之註者、汎辭耳、非事實、亦猶序春秋言玄又爲之注、而春秋實無其註也。

九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諸家、後漢書存於當時者、具爲鄭玄傳者、載其所註、皆無孝經。

十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奏、並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爲長、而未嘗言及鄭注。

十一王肅著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攻擊煩多、而於孝經註、肅獨無言。

十二魏晉朝賢、辨論時事、無不撮引鄭氏諸注、而未有一言引孝經之註者。

以上皆言鄭注孝經之僞妄、更力言孔本之雅正、其言曰、

至如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置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更此書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劾以爲此書經文盡在正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

先生雖主古文孝經、而國子祭酒司馬貞、則主今文、並摘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及註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乃上書議之曰、

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劉向以此本參校古文、省除煩惑、定爲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煜、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旨敷暢、將爲得



所其數處小有非穩實亦非爽經傳。

又曰

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世本未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古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且傳習淺僞。又註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其略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跣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傍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

【二】老子河上公王輔嗣註

戰國時河上公書隋時已亡。今所傳者漢河上公書也。惟文帝駕臨河上親受其書無不入祕府之理。何以劉向七略載註老子者三家獨不列其名。且孔穎達禮記正義稱馬融爲周禮註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何以是書作於西漢註已散入各句下。陸德明作經典釋文敘錄之中雖亦採葛洪神仙傳之說頗失辨正而所釋之本則不用此註而用王弼註。且其辭





旨、不類漢人是殆道流之所依託歟。開元初、子玄先生與司馬貞之論此書也、均謂老子無河上公註、而司馬貞以其辭近於理、可與王註俱行。先生論之曰、

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庵於河曲、乃以爲號。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三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訛、豈如王弼所著義旨爲優。必黜河上公、升王輔弼、在于學者、實得其宜。

而司馬貞則云、

注老子河上公、蓋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爲宗、以無爲爲體、其辭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絜誠大可以寧人安國。且河上公雖曰注書、卽文立教、皆旨詞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元談、頗深道要、窮神用於橐籥、守靜默於元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玄學、頗是所長。至若近人立徵、修身宏道、則河上爲得。今望請王河二注、令學者俱行。

### 【三】子夏易傳

易有題子夏傳者、是蓋說易之最古者。然是書僞中生僞、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書。唐開元初、令儒官詳定、子玄先生稱爲僞託。司馬貞指其錯謬。蓋唐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爲僞本矣。茲述二氏之說如下、

劉氏曰、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而有子夏易六卷。或云咸



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咸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則事殊謬刺者矣。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著述沈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爲疑。

司馬貞亦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真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梁時六卷、今三卷。是知其書錯謬多矣。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

先生上書言孝經鄭注及老子河上公註之訛舛、而司馬貞駁斥之。先生恐其議不行、乃更上重論孝經老子注議曰、

臣才雖下劣、而學實優長。竊自不遜、以爲近古已來、未之有也。嘗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伏見去月十四日勅、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草議、請行孔王二書、牒禮部訖。但今庸儒淺識、聞見不周、可與共成、難與慮始。蓋孔父有言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則今古循環、愚智往復。豈前者必是、而後者獨非乎。是以老篇莊子、興於晉代、公羊穀梁、寢於魏日。春秋左氏、因元凱而方著、尚書孔傳、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好尚不同、晚乃覺悟。承習既久、近輒弛張。伏惟開元皇帝陛下、嘗以九重餘隙、窮覽文藝、百氏詳觀、游心經典。爰降綸綍、俯逮芻蕘。臣輒以愚識、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炤察、如將爲允、請卽班行。不可使隨流腐儒、參論其義。

二氏爭辯各走極端。是年五月五日詔河鄭二家依舊行用。王孔二註並存其說。子夏傳帖易者停。是蓋未因先生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也。

唐會要卷七十七貢舉門論經義條云。開元七年五月五日詔曰。間者諸儒所傳頗乖通議。敦孔學者冀鄭門之息滅。尚今文者指古傳爲誣僞。豈朝廷並列書府以廣儒術之心乎。其河鄭二家可令依舊行用。王孔所注傳習者稀。宜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子夏傳逸篇既廣。前令帖易者停。

又見唐會要卷三十六

至是衆說喧呶。爭論遽止。後至開元七年。乃孝經有御註。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而貞不預列。御註既行。孔鄭兩家併廢。司馬貞亦未建議廢孔也。其後今文行而古文廢焉。

按子玄先生主張孝經注宜廢鄭行孔。老子注宜停河上公行王。司馬貞則請孝經鄭注與孔傳。老子王河二注。可令學者俱行。開元七年之詔。全依貞說。卽罷子夏易傳。雖從先生之說。然亦貞之所請也。又見新唐書本傳。然先生之說雖不行。而其議甚爲當時所稱道。

大唐新語曰。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注。孝經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請停。引今古爲證。略子玄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竟擯斥之。深爲識者所歎。

韋嗣立先生兄稱其清白。奏請褒獎。詔未下。而是年嗣立卒。

舊唐書卷八十八韋思謙傳曰。思謙子嗣立。略開元初。河南道巡察使工部尚書劉知柔奏嗣立清



白可陟之狀。詔命未下。開元七年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孝。

是年九月。詔鈔羣書。並編目錄。以便披閱。

唐會要卷三十五經籍條云。開元七年九月。勅比來書籍缺亡。及多錯亂。良由簿歷不明。綱維失錯。或須披閱。難可校尋。令麗正殿寫四庫書。各於本庫每部爲目錄。

是年先生友人薛謙光年七十三歲卒。

玄宗開元八年庚申。西曆七二〇年、民國紀元前一一九二年。先生年六十歲。

是年正月壬申。褚无量卒。見舊唐書卷八

玄宗開元九年辛酉。西曆七二一年、民國紀元前一一九一年。先生年六十一歲。

是年。長子犯事配流。先生詣執政訴理。上怒。貶授安州別駕。旋卒。年六十一歲。

舊唐書本傳曰。開元九年。長子貺爲太樂令。犯事配流。子玄詣執政訴理。上聞而怒之。由是貶授

安州都督府別駕。略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

新唐書本傳亦曰。會子貺爲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

是年。姚崇七十一歲。九月九日卒於東都慈惠里。見張說撰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

是年十一月丙辰。先生友人左散騎常侍元行沖上羣書目錄二百卷。藏之內府。見舊唐書卷八

按。是時。知柔年七十三歲。其友人。

徐堅六十三歲。後先生八年卒。

元行冲六十九歲、後先生八年卒。

吳兢五十二歲、後先生二十八年卒。

又按、是時與學術有關係諸人、

宋璟年五十九。

張說年五十五。

蘇頌年五十二。

張九齡年四十九。

李邕年四十四。

孟浩然年三十二。

李白年二十二。

王維年二十二。

徐浩年十八。

顏真卿年十二。

杜甫年九歲。

賈至年三歲。

又按、先生卒後、



一年開元十年李泌生。

二年開元十一年劉知柔年七十五卒。諡曰文。贈幽州刺史。見唐會要卷七十九諡法上。

又先生友人徐堅年七十一卒。

又先生友人元行冲年七十七卒。

六年開元十五年先生之孫劉贊生。

八年開元十七年先生之孫劉滋生。

九年開元十八年賈耽生。永貞元年卒。

十四年開元二十三年杜佑生。元和七年卒。

二十八年天寶八年先生友人吳兢年八十卒。

三百八十三年宋崇寧三年甲申鄭樵生。卒於紹興三十二年。

一千又三年清乾隆三年戊午章學誠生。卒於嘉慶六年。

玄宗開元十年壬戌。西曆七二二年。民國紀元前一一九〇年。先生卒後一年。

舊唐書本傳曰：卒後數年，玄宗勅河南府就家寫史通以進，讀而善之，追贈汲郡太守。按同州之刺史。

尋又贈工部尚書。諡曰文。新唐書本傳亦曰：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

書。諡曰文。按此事，即在是年十一月。玉海藝文門論史類史通下註云：開元十年十一月，劉餗錄

上。卷四十九王應麟博極羣書，其說當有所本也。

是年六月、上註孝經、頒於天下及國子學。見唐會要

是年李泌生。



備藏

劉知幾年譜



## 七年譜後紀

先生自弱冠射策登朝、初任獲嘉縣主簿、官至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後以罪貶安州都護、別駕而終。歷官自正九品下、以至三品下。其間如擢拜鳳閣舍人、及爲修文館學士、或爲詔令之所自出、爲文士之極選。見年譜長安四年條。或則與君上狎猥佻佻、俗人之所歆慕。見景龍二年條。生則獲封居巢縣子、以紹

司徒舊邑、

見開元四年條。

歿後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公。

見開元十年條。

吁、亦榮矣。竊嘗觀其行事、可分其生

平爲四時期、一、自幼至二十歲、爲讀書時期。二、自弱冠至三十七歲、爲初仕時期。三、三十八歲已降迄五十一歲、爲著述時期。四、五十一歲以後迄於歿歲、爲爲政時期。惟各時期、以人事關係、未能劃然分明。如讀書時期、雖至二十歲爲止、然先生專研史學、則自入仕始。見自敘篇。是第二期已包於第一期中矣。又如史書之編修、史通之撰成、均在著述時期。然先生自五十二歲以降、修實錄、論經義、時有論著、且又刪正史通、是爲政時期、亦繼續著述、而第四期又盡該於第三期中矣。又如五十一歲、本爲爲政時期、然自入仕以迄於老、均服務於國、凡所成就、多係官事、則第二、第三、第四、統可以爲政時期目之矣。茲所分定、概言之耳。今分述各期中、先生之重要學術思想於下、其著述種目并附焉。

### 甲 二十歲以前

彭城劉氏、爲古帝王之後、累世通顯、且代傳儒術之業。先生之父劉藏器、亦有詞學、故幼受庭訓、早遊文學、少時卽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辭知名。年在紈綺、便從父受古文尚書。苦其詞句艱瑣、業不進。年十一、改習左傳、逾年遂通。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乃觀餘部、以廣異聞。

蓋先生既恥以文士自居，又不欲以一經自限。此其識見，洵高人一等矣。自是即披閱歷代史籍，自漢中興已降，迄乎唐代實錄，年十七歲而窺覽略周。其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無不知之矣。惟其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而專心諸史，則未暇及焉。

## 乙 二十一歲至三十七歲

先生弱冠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自入仕之後，旅游京洛，凡有餘暇，輒公私借書，恣情瀏覽，專心諸史，各盡其利害。至於一代之史，分爲數家，以及雜著小記，亦靡不兼綜矣。其自敘編稱，自小觀書，善談名理。其所悟者，習得之襟腑，非由染習。略每讀書，凡有異同，輒蓄諸方寸。蓋先生讀史，深得劄記之功。史通之成，實得力於此。詳年譜儀鳳二年條。

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政事得失。先生上書陳四事，語甚痛切，雖不採用，而后嘉其直。是時吏橫酷淫，善人被誅死者相接。先生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乃作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意。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其識量如此。」

先生天性耿直，與流俗相違。時少知音，三十已來，始交徐堅、朱敬則、徐允濟、薛謙光、元行沖、吳兢、裴懷古諸人。之數人者，皆當時績學知名之士，砥礪學行，裨益良多矣。參考本稿上篇第五章

## 丙 三十八歲至五十一歲

先生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史通忤時篇語。嘗以班馬已降，史書煩蕪，思効夫子刪詩書修春秋之意，加以刪正。旋朝廷有知音，招之修史，於是刪史之志寢，而乃知史事。史通序錄曰：「長



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頃兼領其職今上卽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東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祕書少監蓋先生領史職幾三十年而長安神龍間三爲史官歷書局最久所撰諸書有唐書八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又編次則天文集一百二十卷預修三教珠英亦在此期而卓絕千古評騭前史之史通卽成於斯時及謝史任又撰劉氏家史及譜考十八卷其書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帝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交按據明審識者高其博景雲二年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先生上書議其非太子從之綜觀此期子玄先生之論著皆關史實以史書爲最多謂其著述時期爲修史時期亦無不可也

丁 五十二歲以後

先生長於經史爲官執政建樹多在典籍景龍二年四月辭職委國史於友人吳兢四年兼知史事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而修史仍如故睿宗實錄中宗實錄之修撰則天皇后實錄之刪訂先生之力居多更獨撰睿宗實錄五卷頗具史法開元七年初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驗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與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時儒雖共黜其言然其說不能易也

新唐書本傳云子玄善持論辨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非虛語矣

考舊唐書本傳云子玄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

先生未

及修撰此書說見後姓族系錄論孝經非鄭玄注老子河上公注修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

茲列其論著於左、

劉子玄先生著述表

【壹】自撰者凡五種計七十八卷。

一、劉氏家史十五卷

二、劉氏譜考三卷

以上二書詳年譜長安四年條。

三、史通二十卷

見年譜景龍四年條。

四、睿宗實錄十卷

見開元四年條。

五、劉子玄集三十卷

劉子玄集、舊唐書本傳及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三十卷。舊唐書經籍志丁部集錄別集中作十卷。誤。此書今佚其詳不可考、以意度之、殆先生之詩文集也。茲以其詩文之不見於史通者輯其目錄於下、最初是否收入集中、則不知已。

子思慎賦并序

見年譜萬歲登封元年條。

丑、韋弦賦

寅、京兆試慎所好賦

上三賦見文苑英華卷九十二人事門。



藏

劉知幾年譜 後紀

卯、應制表陳四事。見證聖元年條。

第一事、見唐會要卷四十論赦宥條。

第二事、見唐會要卷八十一階條。

第三事、見唐會要卷六十七試及邪濫官條。

第四事、見唐會要卷六十八刺史條。

按第三、第四兩疏、先生於天授二年曾上書言之。見天授二年條。

辰、衣冠乘馬議。見景雲二年上。

文載舊唐書本傳、唐文粹卷四十及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

巳、孝經老子注易傳議。見開元七條年、上於是年四月七日。

文見唐會要卷七十七及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

午、重論孝經老子注議。見開元七年條

文見清輯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四。

未、上蕭至忠論史書。見景龍二年條

按此篇全文、具錄入史通忤時篇中。

申、答鄭惟忠史才論。見長安三年條

文見唐會要卷六十三修史官條。

西、昭成皇太后哀冊文

見開元四年條

文見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

以上文。

戊、儀坤廟樂章一首

見全唐詩第二函第五冊

以上詩。

其詩文之存於今日者、唯上舉十一篇而已。他若武后長安間上疏爲王元感申理書、

見年譜長安三年

條。史通成後所作之釋蒙、

見景龍四年條。

及爲修文館學時與帝及文華之士唱和之詩、

見景龍二年條。

則已

亡矣。

又金樓子稱劉休元爲水仙賦、而高似孫遂以水仙賦爲先生所作、何不考之甚耶。

案先生自撰諸書、多能自闢蹊徑、皆有精到之處、發明甚宏。如劉氏譜考、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劉般、不承楚元王、說甚該博、力白前人之所誤。又史通一書、尤具卓識。已詳年譜景龍四年條。史通之研究節略第柒、第陸兩章、茲故從略。

【貳】與人合修者、凡七種。

舊唐書本傳謂、先生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錄、

略

修唐書、實錄。案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

類曰、顯慶三年十月二日、許敬宗修文館詞林一千卷、上之。考許敬宗卒於高宗咸亨二年壬申歲

見錢大昕疑年錄、

時先生方十二歲、尚甚年幼。且敬宗修文館詞林成書呈上之時、在民國紀元前一



儒藏

劉知幾年譜 後紀



千二百五十四年西曆六百五十八年。子玄先生尚未降生，安能預其修撰之役。舊唐書所云，殆重修之事歟，然已無考矣。茲錄其與他人同撰書籍七種如下。

一、三教珠英見年譜聖歷二年條。

二、姓族系錄見先天元年及開元元年與二年諸條下。

三、唐書見長安三年條。

四、高宗後修實錄見開元四年條。

五、中宗實錄。

六、則天大聖王后實錄及文集<sup>⑤</sup>。

七、睿宗實錄一名太上皇實錄。

以上三書均見開元四年條。

以上成於衆手之書，殊不足見先生之見解。如唐書之所載削，即多非先生之本意，且難直筆。詳年譜長安

三年條。及其友人吳兢在外修書，成唐書、唐春秋二書，始差滿人意。又如先生在神龍初重修則天實錄，

事多掣肘，亦不能無恨。見年譜神龍元年條。及與吳兢刪正，始得直書。見開元四年條。蓋書出數人，體制書法，均

難劃一，此唐後諸史之所以遠遜史漢也。

原注

①《舊唐書·劉子玄傳》及《新唐書·藝文志》均謂子玄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會要》所稱《劉氏》三卷，即指《劉氏》、《譜考》而言也。

②清羅士琳等所撰《舊唐書校勘記》卷四十一（考《舊唐書·劉子玄傳》為陳立所校，見本書目錄）「劉愷之後」條下云：「張氏宗泰云：《新書》愷作般。接《世表》般生愷，是愷亦孝王之後，然不得為曾孫。又《表》上云：紆生居巢侯般，此文既上繫居巢，不得為愷。」

③《荀子》《修身篇》注：彭祖，堯臣，名鑑，封於彭城。（世本輯補）

④《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世明子曰禕（一作「偉」。李邕《劉知柔神道碑》作「禕」，字世英，北齊睢州刺史（《劉知柔神道碑》云：禕曾為魏驃騎大將軍、北州刺史）。《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文苑傳·劉胤之傳》云：胤之祖禕之，後魏臨淮鎮將。

又按，《舊唐書》卷八七劉禕之，另為一人（字希美，常州晉陵人，上元儀鳳間人）。又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臨淮劉氏條。而《新舊唐書互證·劉禕之傳》條云：「《舊唐》，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參軍。案《新書》刪此句，而世系表亦不載。」殆誤。

⑤「珉」字，《文苑英華》作「岷」。

⑥劉庭玲撰《大唐故安鄉郡長史黃府君（搗）夫人彭城劉氏龕銘并序》：行之，蒲州永樂縣



丞（見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二十一）。

⑦藏器父，《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並作「務本」；《劉知柔神道碑》作「玄邃亡」，清同治間劉庠、方駿謨《徐州志》因之（卷九人古表），均非。李邕撰碑，「隋留縣長」作「陳留」，亦誤。

⑧藏器曾任徐州刺史，見《劉知柔神道碑》。

⑨含章，雍州長安縣尉，見《黃攜夫人龕銘并序》。

⑩胡應麟《史書估畢》云：「唐時兩劉延祐：一藏器兄，見《唐書》；一守文子，見《通鑑》。」

⑪六人者：謂含章、賁、居簡、知柔、知章及先生而言，均劉禕玄孫，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先生其行五也（說詳本稿第肆節）。又浦起龍《史通通釋》謂《新唐書》本傳「兄弟六人」之「人」字，當作「子」字，謂兄弟及六子也，大謬！

⑫按《陸宣公文集》卷七《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云：「權知吏部侍郎劉滋，操履貞清，介然自守；居能慎獨，動不違仁。析理究其精微，勵學探于奧旨。惟滋之直方，可以激風俗；惟造之體度，可以振條綱；惟映之精深，可以該物理。我有大典，爾其參之。懋昭厥猷，勿替休聞！滋可充散騎常侍、同平章事。」

⑬《唐會要》史館雜錄下條云：「長安三年，張易之、昌宗欲作亂，將圖皇太子，遂譖御史



大夫知政事魏元忠。昌宗奏言可用鳳閣舍人張說爲證，說初不許，遂賂以高官。說被逼，乃僞許之。……鳳閣侍郎宋璟恐說阿意，乃謂曰：『大丈夫當守死善道！』殿中侍御史張廷珪又謂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起居郎劉知幾又謂曰：『無污青史，爲子孫累！』（卷六四）

⑭《唐文粹》卷八二論史書類載劉軻《與馬植書》曰：「……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

⑮子玄先生倡直筆之說，多散見諸書。如《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修史官條述長安三年七月答鄭惟忠問史才之語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矣！」《史通直書篇》即專論此義。散見各篇者亦不少，見於《惑經篇》者亦多。故《惑經篇》，一則曰：「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再則曰：「善惡必書，斯爲實錄。」三則曰：「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甚至對於封建時代備極尊崇之孔夫子，亦肆其詆毀，曰：「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爲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乎！」（此亦《惑經篇》語）史識卓特，誠超越往古矣！

①⑥《史通》成於開元前，故《自敘篇》稱「謙光」。

①⑦案兢又撰《貞觀政要》十卷，凡四十篇，見所作《上貞觀政要表》（郭麐《唐文粹補遺》卷二）。

①⑧《章氏遺書》外編卷二《乙卯劄記》云：「劉知幾生於唐初，而云：『年在紈綺，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按『難』字應與下句『爲諷讀』相連）。』按偽《古文尚書》文字明潤，豈劉氏所習孔安國真古文至唐初猶存耶？是則亦可見古文不同於近所傳也。」（丙辰冬）按章實齋之言非是。《史通·古今正史篇》曰：「《古文尚書》者，卽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博士孔安國編爲四十六卷，又受詔爲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孔氏之本遂絕。……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方輿）者焉。」是子玄先生誤以偽《古文尚書》爲真《古文尚書》！《唐會要》卷七七貢舉下論經義條載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勅云：「《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旨趣，頗多踳駁；精義妙理，若無所歸。……」王元感亦有《尚書糾繆》之作，安得謂真《古文尚書》本見於唐初，至長安三年王元感作《尚書糾繆》之時而始佚失耶？

①⑨《全唐文》卷九五《高宗武皇后求賢制》，及卷九六《搜訪賢良詔》，辭意均甚懇摯。其卷九六所載之《求訪賢良詔》，語意尤切，中有云：「文武內外官五品及七品以上，……於



當管部內，卽令具舉。且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二人同行，我師猶在。會須搜訪，不得稱無！薦若不虛，自從褒異之典。舉非其士，豈漏貶責之科。所司明爲條例，布告遠近，知朕意焉！」而《大唐新語》亦稱：「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觀乎此，益信韋承慶之言不虛也。

⑳「年過而立」，《史通通釋》作「年以過立」，茲依明萬曆刊本改正。

㉑《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曰：「著作局，佐郎二人，從六品上。著作郎掌撰碑誌、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

㉒《唐會要》卷五六起居郎起居舍人條下云：「貞觀二年，移起居舍人（按《新唐書百官志》曰：『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掌修記言之史錄、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季終以授國史。』）於門下省，改爲起居郎。顯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又改爲中書省，起居舍人兩員，品同起居郎。龍朔三年，改爲左右史。咸亨元年，復爲起居舍人。天授元年，又改爲左右史。神龍元年，復爲起居舍人焉。」又考《會要》載蘇氏之言曰：「貞觀中，每日仗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卽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爲畢備。及高宗朝，令端拱無言，有司唯奏辭見一事。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爲故事。」（見卷五十六。《新唐書百官志》同。）蓋左史記注，至是時已難畢備矣。



②③《史通通釋》謂在武后十八年，而《史通序》「長安二年」，《通釋》注之曰：「武后臨朝第十九年，至此十六改元。」則長安三年適后臨朝之二十年。蓋后自民國紀元前一二二八年（六八四）臨朝聽政，至長安三年已二十年，非十八年也。又后至是十六改元（見神龍元年條），非十九改元。浦起龍之疎忽如此！

②④按今《舊唐書》卷八一《李義琰傳》云：「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也。其先自隴西徙山東，世爲著姓。」《新唐書》卷一〇五《義琰傳》亦云：「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族。」均改從先生之說也。

②⑤案《新唐書》本傳云：「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考先生嘗自謂「幼喜詩賦，長涉藝文、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忤時篇》語）。又云：「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蓋久有著書論史之意。故每讀書，「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嘗有刪定前史之志，乃爲史官而不果於行。而身居史曹，而志又不遂，始退而著《史通》。（以上雜採《自敘篇》語）然《自敘》云：「余撰《史通》，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俗。」《史通序》又曰：「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蓋其書非成於一時也。其序又云：「自爲著作佐郎，至祕書少監，並兼史職，因成此書。」則長安二年，卽已從事於《史通》之編述，

至景龍四年仲春，始克成書耳。《新唐書》本傳謂撰於修《則天實錄》時，《玉海》卷四九藝文門論史條謂「草自景龍二年」，均考之不盡。

②6 吳兢所撰《唐書》，殆以則天列本紀。建中初，沈既濟奏駁之。《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修國史條云：「建中元年七月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既濟，以吳兢所撰國史，則天爲本紀，奏議駁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邦家。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爲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幾微；髣髴一字二字，必有分旨存焉。況鴻名大統；其可以貸乎？伏以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乃宏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鷙啄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三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橫絕彝典，超居帝籍？……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爲太后，不宜曰上。……則天廢國家歷數，用周正朔。……今安得以周氏年歷而列爲《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曰亂名。……」案述其宗祖曰「本」，奉其正朔曰「紀」。武后革唐命，改國號，易正朔而稱帝，列之本紀，自無不可。沈既濟責之，自是唐人見解，不足怪也。

②7 按《新唐書》卷四《則天本紀》云：「長安三年九月丁酉，貶魏元忠爲高要尉。」《舊唐



儒藏

劉知幾年譜 後紀

書》卷六《則天本紀》云：「長安三年九月……是月御史大夫、兼知政事、太子右庶子魏元忠爲張昌宗所譖。」事在九月，故列於此。

②⑧案起居郎卽左史。《新唐書·百官志》曰：「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而起居郎獨因制敕，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

②⑨《新唐書·百官志》云：「著作局，郎二人，從五品上。著作佐郎二人，從六品上。著作郎掌撰碑誌、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卷四十七）

③⑩《新唐書·百官志》云：「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中允二人，正五品下。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總司經典膳藥。」（卷四十九）

③⑪《舊唐書·職官志》卷第三云：「東宮官：太子率更寺，令一人（按《唐會要》卷六十七率更令條云：「龍朔二年，改爲司更寺，令爲司更大夫。」）從四品上。率更令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漏刻之政令。」《新唐書·百官志》以「率更寺令」作「率更寺丞」。

③⑫《唐會要》卷六三載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姚崇奏曰：「神龍二年五月監修國史中書令魏元忠與史官太常少卿徐彥伯、國子司業崔融等，修《則天實錄》三十卷成，封元忠一子爲縣男，賜物一千段；彥伯等各賜爵二等，物五百段；自餘『卑官』，加兩級。」

③⑬《舊唐書》卷七《中宗本紀》曰：「神龍二年春正月丙申，護則天靈駕還京。」「十月己

卯，車駕還京師。戊戌，至自東都。」此殆指十月帝西還事也。

③④ 《新唐書·百官志》曰：「祕書省，少監二人，從四品上。……監掌經籍圖書之事，領著作局，少監爲之貳。」

③⑤ 《新唐書·百官志》東宮官載：「右春坊，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中舍人二人，正五品下。掌侍從獻納啓奏，中舍人爲之貳。皇太子監國下令書，則畫日，至春坊，則庶子宣傳，舍人奉行。」

③⑥ 《唐書·百官志》曰：「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禮儀輕重，皆參議焉。」注曰：「武德四年，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武德後，五品已上曰學士，六品已下曰直學士。……神龍元年，改宏文館曰昭文館。……二年，曰修文館。景龍二年，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學士八人，以象八節；直學士十人，以象十二時。」

④① 《舊唐書·睿宗本紀》云：「景龍四年六月甲辰，日即皇帝位。七月己巳，改元爲景雲。」故是年庚戌，先生仍爲五十歲也。（原稿缺注③⑦至④①）

④② 《新唐書·百官志》云：「東宮官：左春坊，左庶子一人，正四品上；中允二人，正五品下。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總司經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六局。皇太子出則版奏外辦中嚴、人則解嚴。凡令中下，則與中允、司議郎等畫諾覆審，留所畫以爲案，更寫印



署注令，諾送詹事。」

④③ 《新唐書·百官志》云：「崇文館學士二人，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生，課試舉送，如弘文館。」

④④ 《新唐書·百官志》曰：「凡文官九品，有正有從。自正四品以下，有上下，爲三十等。凡文散階二十九。……從三品，曰銀青光祿大夫。自四品，皆番上於吏部。不上書，歲輸資錢：三品以上六百，六品以下一千。水旱蟲霜，減半資。」（吏部尚書條下）

④⑤ 是年爲辛亥歲，有誤作丁亥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右雍州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文云：景雲二年歲次丁亥。考是年乃辛亥，書者之誤也。」

④⑥ 先生上書，事在景雲二年，見《唐會要》卷三十五及《舊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謂在景龍二年，非也。

④⑦ 《舊唐書·睿宗本紀》云：「景雲三年正月己丑，改元爲太極。五月辛未（按《新唐書》作辛巳），改元爲延和。八月庚子，帝傳位於太子。甲辰，改元爲先天。」按是年爲先天元年，乃延和二年二月所追作者也。（見《新唐書·睿宗紀》）

④⑧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云：「先天元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及岑羲、蕭至忠、竇懷真謀反伏誅。」按《舊唐書·玄宗本紀》，諸事在是年七月四日。

④⑨ 《唐書·百官志》云：「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規風過失，侍從問題。」

⑤〇案《唐會要》卷七十七《貢舉門》論經義條稱此議上於開元七年四月七日；而卷三十六《修撰》門則云在五月。蓋諸儒辯論，事在四月，而詔令仍舊行河、鄭二家，並存王、孔諸註，乃在五月也。

⑤①《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曰：「淮南道，安州中都督府，在京師東南二千五百一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九十里。」蓋邊徼也。又按《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曰：「中都督府，別駕一人。」注云：「正四品下。」較之左散騎常侍，降級一品矣。

⑤②《新唐書·百官志》曰：「尚書省其屬有六尚書：……曰六工部，正三品。」

⑤③按其兄知柔，亦諡曰文。按《唐會要》卷七十九諡法門，「文」下註曰：「按諡法：經緯天地曰文；道德轉原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先生之諡，蓋取第三義也。

⑤④王士禎《池北偶談》曰：周嬰，字方叔，莆田人。撰卮林十卷，援據該博。如：「高似孫《緯略·金樓子》云：『劉子元爲《水仙賦》，時人謂不減《洛神》，予傳不敢望知幾云云。』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元，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類玄宗，改名子元，在元帝後百餘年矣。《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元爲《水仙賦》云云。』是南宋南平王鐸也。水仙，乃水上仙女，陶宏景亦有賦。高氏以休元爲子元，以水仙爲花名，豈不謬歟？……」予按以休元爲子元，正如書家以劉德升爲景升也。





⑤按《則天實錄》，神龍元年詔令重修，次年成書三十卷，文集編次百二十卷。是役也，先生亦以卑官與其事。開元四年，先生又與吳兢奉詔刪正成書。（詳見《年譜》神龍元年、二年、開元四年諸條。）

# 顏魯公年譜

清·黃本驥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蔣宗許 審稿

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顏魯公年譜》、《世系表》各一卷，清黃本驥編撰。原載清道光二十五年刊《三長物齋叢書》本《顏魯公文集》卷首。

顏真卿（七〇九—七八五），字清臣，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開元中登進士第，官至吏部尚書，封魯郡公，改太子太師。貞元初，爲叛臣李希烈所害，時年七十七，諡曰文忠。真卿耿介有氣節，嘗獨守平原而抗安祿山叛師，立朝正直敢言，每爲權奸所忌。少好學有文，尤擅筆翰，書法爲一代鉅匠。所著有《韻海鏡源》數百卷、文集數十卷。

宋人留元剛編有《顏魯公年譜》，以譜述行歷及創作活動爲主，引據文集史傳，間有攷證，然稍嫌簡略，故清人黃本驥加以訂補。本驥爲清代著名學者，著有《三禮從今》、《六經蒙求》等數十種。其爲是譜，蓋博稽史傳，詳採遺文，按歲重編，用便尋檢。又以畢沅所編《顏氏世系表》尚多闕遺，故據真卿所撰家廟、大宗、勤禮、元孫、杲卿、允南、幼輿、允臧等碑，重加考訂，成《顏魯公世系表》一卷，以與《年譜》並行。復作《顏書編年錄》四卷，爲其書法作品繫年，與《顏魯公文集》等並刊入《三長物齋叢書》。研治顏氏，得此一表一譜，於真卿之家世、歷官事蹟、平生大節、著述年月，皆可一覽而知，洵有便於讀者。唯《世系表》既詳列家世，而譜中每又重出，則不免稍嫌繁蕪矣。

# 顏魯公世系表

顏氏在唐無宰相故世系表不列於新書。畢尙書  
沅著關中金石記取史傳所載編世系表附顏氏  
家廟碑後於顏氏子姓尙多闕遺。今據魯公所撰  
家廟、大宗、勤禮、元孫、杲卿、允南、幼輿、允臧等碑、重  
加攷定詳列於左。本驥識。

盛	字叔	臺	魏	欽	字公	若	廣	默	字靜	伯	汝	畿
青	徐	陵	太	陰	太	含	字宏	髦	字君	綝	字文	靖
二	州	守	給	守	襲	都	晉	道	東	和	騎	之
刺	史	事	中	葛	釋	侍	中	晉	侍	都	尉	宗
關	內	莫	釋	子		右	光	中	光	襲	西	城
侯	始	貞	子			祿	大	祿	動	平	侯	守
自	魯					夫	西	西	平			史
												中
												御
												太
												宣
												茂
												字



國居  
琅邪。

勝之  
字宏。  
道巴陵太守。  
度支校尉。

炳之  
字叔。  
豹輔國將軍。  
夏王。

見遠  
字見。  
遠齊侍書。  
兼御史中丞。

協和  
字子梁。  
鎮西將軍。  
記室。

平靖  
侯始。  
自琅邪居。  
丹陽。

謙安  
成太守。  
約零陵太守。  
儀周。

定侯。

正御  
史中。  
大司徒。  
麟趾。  
學士。  
隋集。  
州刺史。  
史新。  
野公。

之推  
字介。

思魯  
字孔。

師古  
字範。

丞。



儒藏

顏魯公年譜世系表


北齊給事黃門侍郎侍詔文林館太平原守丹陽京兆

端、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唐秦王記室

愍楚  
內直

育德

宏文崇賢學士驛州刺史

勤禮  
字

館學士

相時  
崇

崇文館學士



史省。

游秦校典

秘閣。

之善  
令。葉隋

勤禮七子  
表為魯公而作勤禮以前止載兄弟不及兄

昭甫  
本名元孫  
字春卿  
偃紘主簿

修滌丞。

顯甫  
字周

卿  
晉三州  
果卿  
字泉明  
彭義王

曹二  
刺史  
卿  
所  
明  
州  
義王

王侍  
贈  
卿  
兼  
司馬  
贈  
贊

讀  
贈  
書  
監  
卿  
兼  
贊



儒藏

顏魯公年譜世系表

華州刺史

御史中丞、攝太山、守贈太子太監、節新書、傳與卿、五祖、杲卿、與公、祖五

威明州司馬、李明贈左贊善

証右內証、訊皆杲卿之、訊參軍

世字  
初

曜卿  
川

司馬

旭卿  
允

令

茂曾  
韃

司馬

濬

沛

贈  
尚  
食  
奉  
御

自濬以下皆某卿兄弟  
之子

[illegible]

觀宏文進士。

覲鹽亭尉。

觀

峴永穆。峴穆宗時爲推鹽巡官。追錄汝州功。授右贊善。

慈明都水使者。

襲明

微明

德明

通明

獲嘉



儒藏

顏魯公年譜世系表

射。

將明

刷。

克明  
文崇

明經

子幹劉公

府教都使  
果贈水者。

盈枝

詔彭王果卿之從孫。



惟貞

字叔

闕疑

杭州

王友

參軍

贈少

書

允南

字

穎

京兆

監國

子司

義金

子祭

業金

鄉男

酒太

鄉男

頻校書

子大

鄉男

頻校書

保

尉

頻校書

喬

鄉男

頻校書

尉

頻校書

真長

頻校書

幼興

字

頂

揚府

執左

法曹

清道

男



三七七

古與曾公祖勤禮親兄弟乃師之曾也五從  
孫世非孫從古乃師之曾也五從

碩

水男、云、碩書畫端莊、殊有父  
授五風。品正。員官。初名魯公與夫人帖、附問蒙  
碩、祕郎、郎、和奴、光嚴、皆公子  
書正姪小名也、附見於此。

字、新  
秦男。

從覽

從覽、宏  
武皆魯

宏式

文公曾孫

時授  
同州  
叅軍。

溫宣宗溫、堯皆  
時授魯公後



允

臧

季字

尹。陵。寧。  
少江。

類

泰氣

寧州

---

頤

封

○

南生

閏

參 照

五州

利息

韻

1

知

頻

郎林

書

作家

義元

時

# 授完

鳳翔齋世次文學未詳。

墨池編有鄧州文宣王廟碑、顏所書也。金石錄有令狐楚撰、晉利新松記、出所書也。白顏以下皆魯公兄、闕疑、喬卿、真長之子。家廟碑作顏、是勤禮碑作顏、重見。一允南子、一顏之誤也。

頽

大理司直。

頔

河陽尉。

頵

太子洗馬。

家廟勤禮二碑作頵是。大宗碑作頵重見。一魯公子。一頵之誤也。

頥

常熟令。金鄉男。

頤

常熟主簿。任城男。

頥

浚儀尉。鄒縣男。

三八



邪

充國

質

第七男書。元孫十祿字碑、殷夫  
人顏君碑、自稱第十三姪男、與  
大宗家廟二碑不合。攷公撰曾  
祖勤禮碑、敘元孫五子、惟貞七  
子外、又云長卿、晉卿、邪、充國、質  
皆無祿早世。此五人者、長卿、晉  
卿、當係公之同祖兄、故公次第  
十。三邪、充國、質、當係同祖弟、以  
無祿早世、故大宗家廟二碑不  
列其名。又據公撰殷踐猷墓碣  
云、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真卿之  
先、純也。中年補茂、遺孤十人、未  
能自振、君悉心訓獎、皆究恩義、  
故能長而有立。則長卿等五人  
中、當有三人係公之同父兄弟、  
其二、人則杲卿之兄弟也。又據  
公撰允南碑云、惟貞府君之弟  
二子。幼與碑云、惟貞府君之弟  
六子。則公兄弟之早世者、當有  
一人在允南之下、幼與之上、故



藏

顏魯公年譜世系表

公次第六，其二人則公之弟也。

敬仲吏部與兄昭甫皆勤禮元配殷夫人出。

郎中男。

殆庶等五子，勤禮繼配柳夫人出。柳係中書令

無恤之妹，夷以高宗王皇后外祖，坐與褚遂良諫

少連后事被誅，勤禮以妻親累貶夔州長史。殆庶

務滋等以夷之外甥，終身不得仕進。

時宗

會宗襄州自會宗以下，皆敬仲等之子。

參軍。

考

楚州司馬。

澄

左衛翊衛。

潤

蒲城尉。

名卿

偁

倜

伋

倫

名卿至名卿  
立爲倫  
武官。

自名卿以下皆會崇等之子。



逸武康令。子。逸以下皆名州等之

璘尉長安

廣成軍將

韶尉漢陽

明尉華陽

啟尉溫江

襲尉華陰

亞邱

蔡

蔡、此、肝皆見靖居寺題名、皆魯公從子、未詳其系。杼山碑有顏祭、即蔡之誤也。

泚	盱	超	渾	太子通事舍人	以宗家廟勤禮三碑所載同高祖	策	喧
		子。超見杼山碑亦魯公從	渾、魯公同高祖弟也。是表於大	宗家廟勤禮三碑所載同高祖	書束方朔畫讚碑陰記及所撰	策、喧皆見杼山碑魯公	族子也。未詳其系。

顏魯公世系表終

顏魯公年譜

宋留氏元剛撰魯公年譜附集以傳敘次簡明微嫌太畧。今博稽史傳詳採遺文按歲重編用便尋檢。仍以留譜編入外集爲尙論嚆矢云。本驥識。

中宗景龍三年己酉公生。

據舊唐書本傳公卒於興元元年。年七十七歲。推其生當在

在景龍二年。新唐書本傳作七十六歲。則其生當在

是年。然公有移蔡一帖作於貞元元年正月十九日。

則公卒實非興元元年矣。今從新書德宗紀作貞元

元年八月丙戌卒。推至是年爲七十七歲。是爲生公

之年。公名真卿字清臣。其先琅邪臨沂人。五世祖之推

年。公名真卿字清臣。其先琅邪臨沂人。五世祖之推

於後周時始家關中。遂爲京兆萬年人。

舊唐書本傳作萬年人。杲卿

傳作長安人。萬年。長安

皆京縣。萬年。今咸寧也。顏之得姓。一謂魯公伯禽支





庶食采於顏，因而著族，是爲姬姓之裔。一謂邾武公

夷甫字顏子孫遂以爲氏，是謂曹姓之裔。公從祖師

古注急就篇主前說。公撰大宗爲公十三家廟爲公世祖含作家廟爲公

貞二碑皆主後說。後說本於國稱陳留風俗傳葛洪要字二家以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之文證之則顏氏世爲魯之顏實姬姓非曹姓以師古之注爲確

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曰無繇曰無

繇子回居德行之首爲亞聖曰辛曰之僕大宗碑作僕曰

噲曰何曰高家語作產今本家語作刻曰祖家語作相此從

史記又有燭鄒左傳作庚呂覽作丁闔叔子皆不在仲

尼弟子之列戰國有率蠋蠋見戰國策春秋後語作觸大宗碑作燭家廟碑作



燭、金石萃編誤以率燭爲一人故云未見有所謂率燭者。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安樂見後漢書儒林傳。魏有斐盛。斐附見三國志倉慈傳。盛爲青徐二

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於臨沂孝悌里，是爲始遷

琅邪之祖。顏氏唐無宰相，世系表不著於新書。今據大宗家廟等碑，自盛以下詳其所生。盛

生大中大夫、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欽，欽生汝

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默。默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

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含。晉書有傳。祖欽，父默，附見。含隨元帝渡

江，居上元，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髦。附見。髦生州

西曹騎都尉、西平侯綝。綝生宣城太守、御史中丞靖

之。靖之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騰之。騰之生輔國江

夏王參軍炳之。炳之生齊治書侍御史。

治書家廟碑作持書避高

宗諱兼中丞見遠。自含至此皆居上元。見遠生梁鎮

西記室參軍協。

梁書有傳父見遠附見

協三子長之儀北周御

正御史大夫麟趾學士集州刺史新野公。

周書有傳

次之

推北齊給事黃門

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

宮學士。

齊書有傳

次之善隋葉令之推為始遷京兆之祖

三子長思魯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唐秦王記室次

愍楚。

新書藝文志作愍楚

侍御史次遊秦唐廉鄆二州刺史臨

沂男思魯四子長師古祕書監宏文館學士琅邪子

戴公。

新書書皆有傳從父遊秦附見新書公傳謂公為師古五世從孫師古與公會祖勤禮為親兄



弟則公乃師古之從曾次相時秦王府崇賢學士諫

孫傳作五世從孫附見兄次勤禮抄書著作夔府長

議大夫禮部侍郎師古傳史贈虢州刺史次育德太子通事舍人司經局校定

勤禮七子長昭甫初名顯甫避中宗諱改名舊書果

父紹嫌名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次敬仲吏

部郎中平昌男新舊書附見次殆庶無恤少連務滋

辟強昭甫敬仲乃勤禮元配殷氏出殆庶等五子乃

繼配柳氏出柳為中書令夷之妹夷以高祖廢

后外祖生與褚遂良朋黨被戮勤禮以夷累貶昭甫

夔州長史而殆庶等亦以夷之甥不得仕進昭甫二子長元孫滌沂豪三州刺史贈秘書監次惟貞薛王友柱國累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元孫



五子、長春卿、偃師丞、次杲卿、太常丞、攝常山太守、拜

衛尉卿、贈太子太保、諡忠節。

新書杲卿傳云、與真卿同五世祖。案杲卿與公

同祖五世字衍。

次曜卿、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次旭卿、允山令。

次茂曾、犍為司馬。惟貞七子、長闕疑、杭州參軍。次允

南、殿中侍御史、膳部司封郎中、金鄉男。次喬卿、富平

尉。次真長、舉明經。次幼輿、左清道兵曹。次卽魯公也。

次允臧、荆南行軍司馬。

太宗家廟二碑皆載元孫五子、惟貞七子、公於同父兄弟

其次當在第六、於從父兄弟其次當在第十一。公書家廟碑、自稱第七男書于祿字書及殷夫人顏君碑、

皆自稱第十三姪。蓋元孫六子、惟貞八子、各歿其一、為廟碑所未及。又公作兄允南神道碑云、惟貞府君

之第二子。作兄幼輿與神道碑云、惟貞府君之第六子。則公兄之歿者、當在允南之下、幼輿之上矣。又公撰



段踐猷墓碣云、長姊蘭陵郡太夫人真卿之先姊也。中年孀嫠、遺孤十人、未能自拔、則公之同懷、尚有兄若姊妹三人、不止七人也。故公撰勤禮碑云、曾孫之無祿早世者、尚有長卿、晉卿、邵、充國、質五人。雖不能別其孰爲公之親兄弟、而公兄弟之早世者、亦在其中矣。

四年庚戌二歲。六月、殤帝唐隆元年。七月、睿宗景雲元年。睿宗第五子彭城王隆業進封薛王、公父惟貞爲之友。唐六典親王府置友一人、從四品下。是年、公弟允臧生。

景雲二年辛亥三歲。公父惟貞以景雲二年正月爲靜思亮撰墓誌銘、其時尙在、則公之孤當在二年正月以後。

三年壬子四歲。正月、睿宗太極元年。五月、延和元年。八



月明皇先天元年。

先天二年癸丑五歲。二月伯父元孫除滁州刺史。廣德二年公爲追書其告。十一月明皇開元元年。

開元六年戊午十歲。舊書傳云事親以孝聞。新書傳云

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

殷氏新書作商氏史臣避宋太祖父諱宏殷故改殷爲商

今更正。

案公高祖思魯娶於殷氏家廟碑額陰記所謂高祖妣殷夫人也。曾祖勤禮亦娶於殷氏公撰勒

禮神道碑所謂娶御正中大夫殷英童女也。祖昭甫又娶於殷氏家廟碑云昭甫工篆籀草隸與內弟殷

仲容齊名昭甫之妻仲容之姊也。父惟貞又娶於殷氏公撰殷踐猷墓碣云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真卿先

妣也。公母爲英童之元孫太常博士子敬之女也。長兄闕疑第六兄幼與皆娶於殷氏闕疑娶殷履直之

女公撰殷夫人顏君碑云六女幼適我兄闕疑幼與娶踐猷之女公撰幼與神道碑云夫人陳郡殷氏也。

娶踐猷之女公撰幼與神道碑云六女幼適我兄闕疑幼與



公自高祖以來凡五世六人娶於殷氏。公撰家廟碑云真卿早孤公父之卒家廟碑僅云御史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之秋七月未詳其年伯父元兄允南親自教誨又撰允南神道碑云家有折脛鶴真卿小時戲書其背君切責曰此雖不能奮飛竟不惜其羽毛奚不仁之甚真卿終身志之不敢忘。

九年辛酉十三歲公隨母外祖殷子敬於吳縣令任子敬爲吳令見公撰舅氏踐猷墓碣公有刻虎邱清遠道士詩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爲大歷六年至吳郡作逆推而上五十年故知是歲隨母來此七月踐猷卒於京師廣德二年公撰墓碣云長妹蘭陵郡

太君真卿先妣也。中年孀嫠，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訓獎，皆究恩意，故能長而有立。

十六年戊辰，二十歲。舊書傳云：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新書傳云：既長，遂博學，工詞章。

二十年壬申，二十四歲。七月，伯父元孫卒於其子春卿翼城縣丞之任。

二十一年癸酉，二十五歲。讀書於長安福山寺。

二十二年甲戌，二十六歲。公以對三命判與馬兢同擢拔萃科，舉進士第。試梓材賦、庫詩，登甲科。是年掌貢士選者爲考功員外郎孫逖。舊書逖傳云：所選多俊



才杜鴻漸至宰輔顏真卿爲尙書公序述文集云公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入甲第者十有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公娶京兆韋氏房州刺史景駿之孫太子中舍迪之女也

二十四年丙子二十八歲吏部擢判入高等授朝散郎唐會要朝散郎從七品祕書省著作局校書郎

二十五年丁丑二十九歲正月至相州撰周太師尉遲迴銘碑爲閻伯興撰敘蔡有鄰書在河南彰德府七月至東都同祖姑錢塘丞殷履直妻卒公童孺時殷夫人嘗教以王孫五

都等賦、飛龍造化等篇。後刺湖州時，爲撰書墓碣。

二十六年戊寅三十歲。是年，母殷夫人卒，權厝於東都。  
二十九年辛巳三十三歲。在東都。從父兄偃師丞春卿  
卒。新書春卿傳云：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  
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真卿主其婚嫁。

天寶元年壬午三十四歲。是年歸京兆。秋，扶風郡太守

崔珣舉公博學文詞秀逸科。元宗御勤政樓策試上  
第。十月，授醴泉尉。公過瑤臺寺，懷圓寂上人詩序云：

真卿以天寶元年尉醴泉。公與陳郡殷寅、公舅踐猷之子。河

東柳芳、河南陸據、蘭陵蕭穎士、趙郡李華、汝南邵軫、





鄧州趙璘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誼、敦交道也。

二年癸未、三十五歲。罷醴泉尉事、詣洛陽、訪吳郡張旭、於裴儆宅、請授草書筆法。新書旭傳云、善草書、傳其法者惟崔邈、顏真卿而已。公自書帖云、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但曾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糟粕、恨無分、遂不能佳耳。又作懷素草書歌序云、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真卿早歲嘗接遊居、屢蒙激勸、告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



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

五載丙戌，三十八歲。前在醴泉，以清白聞，爲關內道黜

陟使王鉷所薦，授通直郎。唐會要：通直郎從七品。陟長安尉，尋

罷尉事，再至洛陽，寓裴儼宅月餘，作張長史十二意

筆法記，仍歸長安。

六載丁亥，三十九歲。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東朔方軍

試覆屯交兵使，以陳郡殷克齊爲判官。克齊，踐祿長子，攝之。第三

子。十月，歸自河東，立父惟貞墓碑。陸據撰文，蔡有鄰入分書。

七載戊子，四十歲。八月，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

河南岑參作胡笳歌送之。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公至



立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時范陽魯炅爲隴右節度哥舒翰別奏，公至隴右，翰宴之。公謂翰曰：「中丞自郎將授將軍，便登節制，後生可畏，得無人乎？」時炅立在階下，翰指炅曰：「此人後當爲節度使矣。」是載公長子頗生。

八載己丑，四十一歲。自河隴歸，再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河東人鄭延祚母卒二十三年，殯，曾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八月，自河朔歸，遷殿中侍御史。宋璟第四子渾爲中丞、御史吉溫以私怨構渾，謫賀州。公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

宋璟後乎。尋爲宰相楊國忠所忌。諷中丞蔣列奏爲

東都畿

唐以洛陽爲東都。

採訪使判官。

九載庚寅四十二歲。七月。兄幼輿卒於長安。八月。再轉

殿中侍御史。公撰兄允南神道碑云。元宗嘗撰華嶽

碑並書。天寶九載。令御史大夫王鉷打百本以賜朝

臣。家獲二本者。四族而君以兩省官。

允南時爲左補闕。

弟真

卿以殿中侍御史居其一焉。每正至朝賀。宰相以下

登殿者不過三十人。而君與真卿法服於含元殿。舞

蹈而衣袂接焉。

大宋家廟二碑皆載此事。云。舞蹈而衣袂相接者三。

朝覲宴集

必同行列。故兄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

十載辛卯四十三歲。公弟允臧以制舉縣令對策及第。  
授延昌令。

十一載壬辰四十四歲。遷武部員外郎。是年正月改判

南曹。書南陽岑勛撰多寶塔感應碑。公書之傳於今

自書銜云判尚書武部員外郎。金石萃編云是時公

為東都採訪判官。此碑當云採訪判官。此外官也。由侍

御史再轉而為武部員外郎。則入為朝官矣。安得復

判採訪。其曰判尚書者。員外郎掌武官選舉。總判武

部尚書所掌事耳。舊書武部員外郎上有轉侍御史

四字。新書以再轉二字易之。故萃書駕部郎中程浩

撰夫子廟堂碑。今存殘本七十一字。為華州王氏所

管。賈度重摹本。多寶塔碑及是碑皆建於四月二十

二日。戊戌是載四月為丁丑朔。故二十日為戊戌。



二碑皆誤。書作乙丑。書自撰工部尙書郭虛已碑。河南府叅軍郭揆碑。

十二載癸巳。四十五歲。六月。詔補尙書十數人爲郡守。宰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己。謬稱精擇。以公出守平原郡。元宗宴公等於蓬萊前殿。賦詩贈帛。以寵其行。河南岑參作詩送之。時河東節度安祿山逆。節頗著。公至平原。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公自典校時。卽考五世祖之推與陸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書。窮其





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以上成句者廣而編之  
 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名曰韻海鏡源至是與郡  
 人勃海封紹高賁族弟渾等修之成二百卷屬祿山  
 作亂止具四分之一九月魯山令元德秀卒公書其  
 墓碑後人爭摸寫之與李華撰文李陽冰篆額及德  
 秀人品爲四絕。趙氏金石錄謂是碑爲建中四年秋  
 書其時公已爲李希烈所困安得爲  
 德秀書碑。據李華撰德秀碑云德秀卒於天  
 寶十二載九月則魯公書碑當在是載之後  
 十三載甲午四十六歲在平原二月書晉夏侯湛撰漢  
 太中大夫東方朔像贊并書自撰碑陰記。碑在今  
 陵縣署  
 十四載乙未四十七歲在平原。公之爲平原在天寶十  
 二載留譜於十四載下



又云轉兵部員外郎。公既以武部員外郎出爲平。十  
原不得於此再轉兵部。且兵部卽武部也。留譜誤。十  
一月、安祿山舉范陽兵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  
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元宗初聞祿山之變、  
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至、大喜。顧左  
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乃若此。祿山初  
尙移牒至公、令以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  
太守張獻直爲副。公乃募勇士、旬日得萬人、遣錄士  
參軍李擇交統之。簡閱以刁萬歲、和琳、徐皓、馬相如、  
高抗、朗等爲將。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  
懷忠、濟南太守李隨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饒



陽太守盧全誠、景城司馬李曠、鄴郡太守王燾各以眾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十二月十二日，祿山陷洛陽，殺東郡留守李愷。中丞盧奕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子光來徇河北。公恐搖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殮祭殯，爲位痛哭，人心益附。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逸、何千年等守土門，公遣甥盧逖至常山告郡守從父兄杲卿相與起義兵，犄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欽湊，擒逸、千年，送京

師。土門既開，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共斬僞署景  
城守劉道元，傳首平原。公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  
平原計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公爲帥，得兵二十  
餘萬，橫絕燕趙，軍威大振。其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  
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祿山方自率衆而西，至陝  
虢，聞河北有變而還。

十五載丙申，四十八歲。正月八日，賊將史思明陷常山，  
杲卿死之。於是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  
都、信都復爲賊守。公乃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  
沈震爲判官。乙巳，以充本郡防禦使守城。功詔加戶



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三月，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客李粦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公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三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鄰，其他小城，連之如臂，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公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粦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公奇之，欲與之兵，粦以粦

爲年少輕慮、必無所成、公不得已辭之。粦就館、復爲書說公曰、清河去逆効順、率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公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人借之。舊書作一千、從新書。粦將去、公謂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吾子何以教我。粦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鄜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都、斬其守將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鄜口之路、出千里之兵、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





萬之眾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下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公然之、乃移檄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賊帥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六月癸未朔、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軍聲大振。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原救軍。公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



公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公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公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公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時范陽節度使李光弼合汾陽王郭子儀之兵、敗思明於嘉山、平原之圍遂解。



十五載丙申、四十八歲。正月、加戶部侍郎、兼平原郡太守。三月、兼河北招討採訪使。七月、肅宗卽位靈武、改元至德、有賀卽位表。初、公聞李光弼下井陘、卽斂兵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數遣使張雲子、主簿李銑等以蠟丸裹書、由閒道上表陳事。授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又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守平原。時肅宗所致赦書、亦以蠟丸達公。公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劉正臣等尅期南來、行已有日。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

急攻河北諸郡。公使和琳以一萬二千人馬百匹救河間。琳爲子奇所擒。河間、饒陽、景城、樂安遂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十月，祿山又遣騎將康沒野波攻平原。公覺之，兵馬旣盡，人心危盪，不可復振。公乃棄郡渡河。沒野波緩策不追。及聞渡河，乃佯爲追躡，是以得脫於難。歷江淮荆襄，與各道採訪使計會兵馬，竟不可得。而平原等郡遂盡陷於賊。是載公次襄城時，節度使魯炅保南陽，爲賊所圍，城中食盡。中使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可。公曰：「曹使旣果決，不顧萬



死之地何得沮之。縱爲賊所獲是亡一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焉。仲犀乃以騎助之。賊不敢逼。日昇旣入城。眾皆踴躍。

至德二載丁酉。四十九歲。二月。帝至鳳翔。召公赴行在。

四月。公朝鳳翔。行至武當郡。奉詔除憲部尙書。憲部卽刑部

部有讓表。六月。加御史大夫。有謝表。留譜云。新書行狀。月日不

同。今從家譜。八月。弟允臧以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公

上表謝。時仲兄允南遷司膳郎中。奉詔給驛。召至鳳

翔。與公相見。當代榮之。中書舍人崔漪帶酒容入朝。

公劾之。貶右庶子。又劾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

且彈其不孝。宰相房琯黨何忌，遽託以酒醉入朝，貶爲西平郡司馬。十月，元帥廣平王宗代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僚致謁於朝堂。百僚拜，王答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公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諄諄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還公。肅宗將還西京，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者視文稱嗣皇帝。公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深達禮





體時太廟爲賊所毀公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  
 三日哭今太廟旣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  
 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肅宗紀十月丁卯上入長安九  
 日據此則公之奏固已納而公扈從還京時允南遷  
 從之矣舊書本傳與紀異而公扈從還京時允南遷  
 司封郎中允臧爲殿中公爲尙書兄弟三人同時臺  
 省公於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是月宰相  
 爲崔圓李  
 麟苗晉十二月出爲同州刺史有謝表是載十二月  
 始復郡太守  
 卿三人爲州刺史十一月尙無同州刺史之稱故新書本傳  
 改爲馮翊太守案公集謝表亦稱同州刺史與舊書  
 合則公之到同州道過邵陽有烈士左伯桃墓詩詩  
 佚  
 任當是十二月事  
 三載戊戌五十歲二月肅宗改元乾元三月轉蒲州刺



史充本州防禦使。有謝上表。封丹陽縣開國侯。舊書本傳

無丹陽之封。新書作丹陽縣子。行狀作丹陽縣開國侯。案公書祭姪季明文及放生池表。皆署丹陽縣開

國侯。致職官志。上州刺史。爵開國侯。蒲上州也。不應封子。陽作楊。侯作子。皆史誤也。四月。贈祖

昭甫華州刺史。公嘗手書其告。有謝贈祖官表。五月。

贈杲卿太子太保。杲卿被害時。張通幽譖於揚國忠。

故不加贈。至是。公表其枉。謚曰忠節。公與兄國子司

業。允南表謝。九月。書自撰祭姪季明文。有草稿存。十

月戊申。赴蒲州。辛亥。過華陰。題名金天王廟。金天王華嶽神

也。開元元年十月。封。題名刻在周天和碑側。公遣從子泉明至河北訪求

血屬。初。李光弼。郭子儀。收復常山。出杲卿。袁履謙及



將吏等妻女數百人於獄轉徙賊中窮窘無告。泉明  
 悉以歸蒲州。公贍給久之。資送歸里。泉明又以公命  
 購其父杲卿尸於河北。弟季明尸於洛陽。杲卿失一  
 足。季明得其首。公以杲卿尸與張濬所歸髮葬於長  
 安。而以李明耐焉。公爲御史唐明誣劾。貶饒州刺史。  
 道過東京。作祭伯父豪州刺史元孫文。元孫墓在東京鶴店東北  
 高村鎮。

貞元二年己亥。五十一歲。公在饒州。民苦盜。公計擒首  
 惡桀諸市。四境肅然。有顏司徒碑銘。六月。拜昇州刺  
 史。江寧郡以元充浙江西道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有  
 年。江寧郡以元置昇州。

謝表。擢權皐爲行軍司馬。皐，德權之子。是年有與蔡明遠

帖。李侍御寫真贊。有天下放生池碑銘。

三年庚子，五十二歲。時揚州長史劉展將反，公豫飭戰

備。都統李岷以爲生事，非短之。明年十一月，展果舉兵反，岷與展戰於淮

績。敗。二月，以杭州刺史侯令儀代爲昇州刺史，召公

入朝，爲刑部侍郎。舊書本傳作刑部尚書，今從新書。閏四月，肅宗改

元上元。公作朝議大夫徐秀神道碑。七月，作乞御書

天下放生池碑額表。八月，宰相李輔國矯詔遷元宗

居西宮，公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又

爲御史中丞敬羽所誣，貶蓬州長史。公由嘉陵路出

閬州新政縣作鮮于氏離堆記。在今四川南部縣。

上元二年辛丑五十三歲。是年九月、去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首歲。公在蓬州救災恤患、民頌其德。

元年壬寅五十四歲。是年復以建巳爲四月、改元寶應。閏四月、代宗卽位。五月、拜公利州刺史。屬羌賊圍州城、不得入、詔赴上都。七月、以仲兄國子司業允南官贈父惟貞祕書少監、母殷氏蘭陵郡太夫人、二告皆公自書、有謝表。案、肅宗以是年四月丁卯崩、少監告身下於七月二十七日、謝表批答當是代宗。家廟碑作肅宗、蓋奉制在四月以前、至七月始下告耳。十一月、允南卒、公爲撰神道碑。十二月、戶部侍郎劉晏以公文學正直舉



以自代。詔從之。以晏爲國子祭酒。以公爲戶部侍郎。有謝表。

寶應二年癸卯。五十五歲。三月。改吏部侍郎。舊書本傳作戶部。新

書作吏部。據放生池碑陰記。蓋由戶部轉吏部也。加銀青光祿大夫。有謝表。

七月。代宗改元廣德。八月。荆南節度使李峴入爲宗

正卿。拜公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

置使。有謝表。舉壽安尉殷寅爲推官。未行。以衛伯玉

代之。除公尙書右丞。舊書本傳作左丞。從新書。十月。吐蕃犯京畿。

公扈從至陝州。十二月。車駕將還京師。公請先謁五

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曰。所見雖美。其如不合



事宜何。公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壞邪。載深銜之。有工部尙書臧懷恪神道碑。

二年甲辰、五十六歲。元年八月、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拒命於汾州、公請奉詔召之。是年正月癸未、改檢校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未行、公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方受命、事無益矣。上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陛下避狄於陝、臣方責以春秋之義、云寡君蒙塵於郊、敢不恭問官守。當是時也、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





順。今陛下攘去大戎，卽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果，其辭曲，必不來矣。且明懷恩反者，獨河東節度辛雲京、澤潞節度李抱玉及中官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部曲，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喻以禍福，必相率而歸耳。上從之，留公知省事。二月，有與李太保帖。三月，伯父元孫贈秘書監，公表謝。是月，晉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八月，作和政公主神道碑。公主肅宗女，降河東。柳潭。十一月，朝士以汾陽王郭子儀及其子先鋒晞破土蕃歸，因爲興道之會。尚書左僕射郭英乂諂事



軍容使魚朝恩擠入座尚書坐其下。公移書糾之有  
 草稿存。是月作伯父元孫神道碑作贈太保李光弼  
 神道碑碑爲張少師書在陝西富平縣書自撰贈太保郭敬之家廟  
 碑敬之子儀之父碑在陝西布政司又有與李太保帖是冬兄幼輿  
 卒於江陵。

永泰元年乙巳五十七歲八月作刑部侍郎孫逖文集  
 序作左金吾衛大將軍康阿義屈達干神道碑十月  
 有與李太保帖。

二年丙午五十八歲公在刑部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  
 士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

白宰相、然後上聞。公上疏切諫、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二月、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元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書硤州帖。又有朝亭議、朝會有故去樂議。三月、移貶吉州司馬。道出潯陽、書舊作左伯桃墓詩於蒲塘客舍、有蒲塘辨。六月、過東林、西林二寺題名。十一月、代宗改元大歷。

大歷二年丁未、五十九歲。在吉州、著廬陵集十卷。正月、書自撰京兆尹鮮于向神道碑。十月、書祖關二大字於靖居寺、有靖居寺題名、書守政帖。

三年戊申、六十歲。在吉州。三月、作井山華姑仙壇碑、作



南嶽魏夫人仙壇碑。四月、除撫州刺史、爲神霄觀道士譚仙巖書馬伏波語。十一月、弟允臧卒於江陵。時允臧以江陵少尹受代徵入、未行而卒。

四年己酉、六十一歲。在撫州。與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取舊著韻海鏡源二百卷、增廣之、成五百卷。四月、作見幼與弟允臧神道碑、歸附幼與、允臧於上都。時同庄十人、零落皆盡、惟公獨存。作寶應寺翻經室記、華蓋山王郭二真君壇記。

五年庚戌、六十二歲。在撫州。治陂灌田、民賴其利。公歿後、州人建祠祀之、宋曾鞏爲之記。正月一日、書逍遙

樓三大字。

碑在廣西臨江縣。

三月作贈梁州刺史徐秀碑。

碑爲

韓擇木八分書。

四月作舅氏曹州司法殷踐猷墓碣。

又書自撰踐猷子大斌令攝碑。十二月作廣平相國

宋璟神道碑。

碑在直隸沙河縣。

六年辛亥六十三歲。三月作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閏

三月罷撫州事。命左輔元編次臨川集十卷。四月書

自撰麻姑山仙壇記。又書小字麻姑壇記。書前道州

刺史元結撰大唐中興頌。

在湖南祁陽縣悟溪磨崖刻。

八月至上

元縣撰慈恩寺常住莊地碑。

碑爲韓擇木八分書。代宗篆額。

十一月

拜十三世祖晉西平靖侯台墓。書自撰太宗碑。

自含以後





七世皆葬上作題虎邱清遠道士詩後詩。宋留元剛忠義堂帖

元幕府山。有公書虎邱清遠道士詩及公自題詩款云大歷五

年十二月十日刑部尚書顏真卿書案公為刑部尚

書不在此時大歷五年公在撫州不應題詩虎邱此

詩當是六年公至上元時作題款及書皆偽託也。

十年壬子六十四歲五月至宋州書自撰汴宋節度使

田神功八關齋會記。

碑在河南歸德府。

九月歸至東京起家

除湖州刺史十一月自東京遷母蘭陵郡君柩歸葬

上都祖塋有與夫人帖。

八年癸丑六十五歲正月至湖州刺史任七月追建放

生池碑銘。公務之隙招集文士前殿中侍御史廣漢

李尋處士吳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范陽湯



清河文集誤作許事湯某清河丞據竹山聯句石刻訂正太祝河東柳察長城

丞潘述前梁縣尉河東裴脩常熟主簿蘭陵蕭存嘉

興尉河南陸士修及後進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

南陽湯涉京兆韋介左興宗族人蔡文集誤作蔡策金陵

沙門法海等取舊著韻海鏡源五百卷刪煩補闕爲

三百六十卷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建韻海樓

於郡治至冬徙於州西南杼山之妙峯寺寺爲梁武

帝所置公建亭其中以癸丑歲十月癸卯朔二十一

日癸亥成陸羽爲名之曰三癸亭產丹青紫三桂桂

下有支徑時殿中侍御史袁高爲浙西觀察判官巡



部至州、適會於此、因呼爲御史徑。公有題杼山癸亭得暮字詩云、歛構三癸亭、實爲陸生故。又有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詩、皆爲此亭作也。寺僧皎然字清晝、謝靈運十世孫、工詩辭、公修韻海、預其論著。公有贈皎然詩云、繕亭歷三癸、趾趾鄰什寺。又云、衛法大臣過、佐游羣英萃。謂袁侍御、陸處士及同游諸子也。先是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范陽盧鐸、江寧丞京兆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及周愿、沈殷、李蕭、族人渾暄等、亦嘗同修韻海、未畢、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祕書郎蔣志、評事呂渭、魏理、沈益

劉全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祖山、周閭、司議郎、  
臨川令沈咸、右衛兵曹張著、兄暮、弟薦、為校書郎、權  
器、興平丞韋桓、尼及後進房夔、崔密、崔萬、竇叔蒙、裴  
繼、兄子超、承穆、承峴、公子頎、顓等、妙喜寺記云、愚子  
頎、顓、案、大宗、家廟  
二碑皆無頎、顓之名、當  
即公子頎、顓、原名也。往來山寺、商榷古今、為一時  
文從之盛。有聯句詩一卷。其與聯句之會者、尚有起  
居舍人楊憑、憑弟協、律郎凝、拾遺耿湜、侍御皇甫曾、  
推官康造、同官主簿陸涓、李觀、詹事司直房益、長城  
尉裴循、柳浹、吳筠、強蒙、范縉、王純、王修甫、史仲宣、裴  
幼清、釋塵外、族子粲、從子須、顓、頊等、皆杼山游侶也。



全唐詩聯句有李益乃沈益房益之  
謠。李益與李賀齊名在魯公之後。又嘗遊峴山觀  
 左相李適之石樽敘飲爲樂十二月有吳興沈氏述  
 祖德記。

九年甲寅六十六歲在湖州正月書伯父元孫千祿字  
 書於刺史宅之東廳院韻海鏡源成作杼山妙峯寺  
 碑三月作竹山聯句詩五月書自撰茅山道士李含  
 光碑碑在江蘇句容縣茅山玉晨觀八月書舊撰天下放生池乞額  
 表并撰碑陰記碑刻忠義堂帖作浪跡先生張志和碑  
 十年乙卯六十七歲在湖州八月魏博節度田承嗣將  
 盧子期就擒於磁州十一月承嗣瀛州刺史吳希光

以城降。書近聞帖。是年九月。書自撰商州刺史歐陽  
璉碑。有元次山墓表。時公子頗自河北歸。頗以天寶  
十五載爲質於平盧將劉正臣。時年十餘歲。至是始  
歸。僧皎然有奉賀顏使君二十八郎隔絕自河北遠  
歸詩。二十八郎。謂頗也。其詩云。相失值氛烟。纔應掌  
上年。久離驚貌長。多難喜身全。然公撰太宗家廟元  
孫杲卿等碑。皆謂頗死逆胡之難。太宗碑又謂頗工  
隸書。太子洗馬家廟碑亦云頗工小楷。洗馬而公撰  
高祖勤禮碑。則云頗善隸書。太子洗馬鄭王府司馬。  
不幸短命。蓋三碑俱撰於頗未歸之前。當常山被陷。





時傳聞頗已遇害。故朝廷有五品官之贈。所謂太子洗馬、鄭府司馬、卽贈官也。越十有七八年、而頗始自河北歸。其時年已三十內外矣。至建中元年、公刻家廟碑後記、但言男頽、男碩、而不及頗。蓋頗歸在大歷八年以後。故公撰妙喜寺碑、但云愚子頽、顧卽頽、顧原名。而不及頗。其卒當在建中元年以前。故家廟碑仍載頗之贈官、而後記則不列其名也。

十一年丙辰、六十八歲。在湖州。著吳興集十卷。四月、作博陵崔沔陋室銘記、書自撰銀青光祿大夫康希銑神道碑。初、霅溪東南有白蘋洲、梁太守柳惲江南曲、



汀洲採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以名洲。至是公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及茅亭。

十二年丁巳。六十九歲。公爲元載所忌。斥外十有一年。三月。載伏誅。四月。作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五月。作項王碑陰述。書自撰湖州射堂記。書中書侍郎楊綰撰李抱玉碑。是月。公以綰薦。召入朝。八月。擢刑部尙書。公自書其告。十一月。以所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獻於朝。是月。作友壻京兆尹杜濟墓誌。并爲濟撰書神道碑。書自撰殷履直妻姑顏君碑。碑在河南洛陽縣。十三年戊午。七十歲。正月。三上章乞致仕。不許。二月。奉



使謁昭陵、有過瑤臺寺懷僧圓寂詩。三月、贈吏部尚書、書自撰廣平相國宋璟碑陰記。刻在少河碑側。

十四年己未、七十一歲。五月、代宗崩、德宗嗣位、公以本官充禮儀使。有請除禪服奏、請除素練聽政奏。公以高祖以下七聖謚號文字繁多、乃上議取初謚爲定。兵部侍郎袁傒議云、陵廟玉冊已刻、不可輕改。然實妄奏、不知玉冊皆刻初謚而已。七月、書程浩撰馬璘新廟碑。十月、代宗神主將升祔太廟、公以元皇帝代數已遠、準禮合祧、請遷於西夾室、從之。有議元皇帝祧遷狀。

建中元年庚申七十二歲。三月奏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詔下議之。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於是議者有三。一曰必存其廟。徧立羣主。時饗之二曰建廟存主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不決而罷。舊書德宗紀及禮志但稱禮儀使奏未著公名。時公領使職。禮志又載會昌六年鄭亞等奏云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卽此奏也。七月書自撰父惟貞家廟碑。碑在陝西西安府學。撰顏氏家譜一卷。新書藝文志載此譜未著撰人名。公集有世系譜序撰於是年七月卽此譜也。八月罷吏部事。時楊炎爲相惡之。改太子少師。舊書



傳、從新書。充禮儀使如故。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告有太后崇徽外家聯屬、顧先勳舊、方睦親姻等語。考德宗母睿真太后爲吳興沈氏、舊書后妃傳云、妃父易直第二子祕書少監震。公撰吳興沈氏述祖德記云、南齊徵士沈麟士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卽其人也。記又云、以真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則公與沈氏爲世戚。故是告云太后崇徽外家聯屬、然公之高祖母爲殷氏、曾祖母爲殷柳二氏、祖母及母皆殷氏、伯父元孫妻元氏、從兄杲卿妻崔氏、同母兄闕疑、幼與妻皆殷氏、次兄允南妻陳氏、公及弟允臧



妻皆韋氏。同祖姑二，一適御史大夫張知泰，一適錢塘丞殷履直。從祖姑適劉氏，其子同昇爲江南經畧。伯父元孫女適盧氏，其子逖死，杲卿之難，公女適雒丞韋政。其可考者皆非沈氏近姻。惟公撰曾祖勤禮碑云：君外曾孫沈盈、盧逖，並爲逆賊所害。沈盈不知何子之外孫，顏沈之姻，僅見於此。所稱外家聯屬者，當係晉西平靖侯含，隨元帝過江，徙居上元者。凡七世時，顏沈二家曾締姻好。故記云：江南婚姻之舊，而告遂及之。蓋太后以宮女得幸，生德宗於宮，避史思明之亂，逃散。及德宗卽位，訪求未得，因母族單微，故



託顏氏舊姻以自重。又爲起居舍人朱巨川兩書其告。十月壬子，以卽位恩封公子右率倉曹頽爲沂水男，祕書正字碩爲新泰男。自李義府、許敬宗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國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故開元禮及新舊唐書皆無其儀，惟鄭樵通典④載有元陵儀注，蓋數萬言，其行禮次第粲然大備，然未著爲何人所定。元陵者，代宗之陵也。代宗以是年十月已酉葬於元陵，其時公爲禮儀使，則是儀必公之手筆。歷代國恤莫大於此，經世文章亦莫大於此。編公集者於小說殘碑多所搜採，獨遺此文，不加考訂而



登之於集殊闕憾也。今爲補編。十一月公奏郡縣主見舅姑請行執笄之禮并請罷觀華燭仗停障車下。皆却扇及昏夕聲樂等儀。又改擇地置帳行於堂室中。禁子午卯酉年娶婦俗忌並從之。

二年辛酉七十三歲。九月太常博士陳京請以獻懿二祖神主祫享太廟。詔公卿集議。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竝昭穆闕東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卽太祖永不二向。得全其始。宜以主祔德明廟。公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於是還二主祫於廟。如



公議

議載舊書禮志及新書陳京傳詳畧互異

屬左輔元編訂禮樂集十

卷

新書藝文志云公為禮儀使所定留諸誤作禮儀集

十月書自撰明州刺史

王公德政碑

廣川書跋有王密碑當即其人

三年壬戌七十四歲宰相盧杞專權忌公八月改太子

太師罷禮儀使杞諭公曰方面之任何處為便公候

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性為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

已羸老宰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

先中丞謂杞父奕也天寶初拜御史

中丞安祿山陷東都被殺傳首至平原公禮葬之事見前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痕

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

下拜而含怒心

四年癸亥七十五歲。正月庚寅、淮西都統李希烈反、陷汝州。甲午、盧杞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往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宣武軍節度使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公答曰、君命可避乎。初見希烈於許州、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公、將食其肉。諸將叢繞、慢罵、舉刃以擬之。公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公就館舍。因逼爲章表、令雪已願罷兵。公遣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皆爲杞所



格不報。每與諸子書，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欲遣公還，會李元平在座，公責之。元平慚，以密啟白希烈，遂留不遣。時幽州節度朱滔、深趙節度王武俊、魏博節度田悅、淄青節度李納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公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大宴逆黨，召公使坐，觀倡優，斥黷朝政爲戲。公怒曰：「相公人臣也，柰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慚，亦呵止。時滔及王武俊、田悅、李



納使在坐、目公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公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邪。君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邪。諸賊不敢復言。希烈乃拘公、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云欲阬之。公恬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興元元年甲子、七十六歲。作奉命帖題驛舍壁。三月、荆



南張伯儀與賊戰於安州。敗績。希烈令齊伯儀旌節首級誇示公。公慟哭投地。希烈令其將周曾、王玠、姚愔等襲汝州。節度使哥舒曜、曾等謀迴軍襲取希烈。奉公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公於龍興寺。公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十一月。宋亳節度使劉洽與邠隴節度使曲環大破希烈之衆於陳州。希烈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公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公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十二月。希烈陷汴州。自稱大楚皇帝。僭偽號曰武成。使人



問卽位儀於公。公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希烈不敢逼。

貞元元年乙丑，七十七歲。王師復振，劉洽等乘勝進攻汴州。希烈慮蔡州有變，將挾公自隨。正月五日，先遣公自汝至蔡。十九日，書移蔡帖。時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伏誅。希烈聞之，怒，乃使闖奴與景璠等殺公。先曰有敕使拜，曰：宜賜真卿死。公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者何日從長安來。曰：從大梁來。公罵曰：乃逆賊耳，何敕邪？遂縊殺之。時八月十二日乙丑也。至二十四日丙戌，始聞於朝。

新舊書本傳皆作興



元元年八月十三日爲希烈所害。通鑑綱目從之。而舊書德宗紀又作貞元元年正月癸丑。開公之變。案是年正月爲丁酉朔。癸丑乃十七日。公有移蔡一帖。作於貞元元年正月十九日。則非癸丑。聞許所知。今從新書德宗紀。作貞元元年八月丙戌。明年希烈爲八月爲癸亥朔。丙戌乃二十四日也。

其牙將陳仙奇。死淮西平。朝廷命仙奇爲淮西節度。十一月。以公之喪歸京師。德宗輟朝五日。詔錄其功。贈司徒。諡曰文忠。仍賜布帛五百端。男頽、頽等喪制終。所司超授官秩。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公一子五品正員官。故頽得錄用。及盧杞旣廢。德宗嘗謂李泌曰。人皆言杞姦。而朕不覺。泌曰。陛下能覺。安致建中之禍。李揆和蕃。事在建中四年七月。顏真卿使希烈。

其害舊德多矣。文宗時以公曾孫宏式爲同州參軍。  
穆宗時授顏峴贊善大夫。宣宗時授顏溫鳳翔文學。  
昭宗時授顏堯禮部郎。皆公後裔也。

顏魯公文集年譜終

校記

①侍書御史：當作「持書侍御史」，見宋留元剛《顏魯公年譜》。

②東郡：疑作「東都」。《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新唐書》卷五《玄宗本紀》均作「東京」。

③贈：當作「進」，見留元剛撰年譜。

④鄭樵通典：按，《通典》乃唐人杜佑所撰。《元陵儀注》載於《通典》，此云「鄭樵」，係作者誤記。



儒藏

顏魯公年譜



# 杜佑年譜

鄭鶴聲 編撰

岑仲勉 補正

尹波 校點

蔣宗許 審稿

據民國二十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杜佑年譜》，近人鄭鶴聲編撰。民國二十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

杜佑（七三五—八一二），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人。唐代著名政治家、史學家。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生於累世仕宦之家。杜佑十八歲就進入官場，歷經玄、肅、代、德、順、憲六朝，仕宦六十年，先後在刑、工、戶、度支各部任官。這些任職履歷使他對唐朝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尤其是晚年官至宰相，身負朝政重任，得攬全局，更是周知國家盛衰的關鍵問題。《舊唐書·杜佑傳》載：「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息。」杜佑身經安史之亂，他「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舊唐書·杜佑傳》），在唐代宗大歷初年開始撰寫《通典》，至唐德宗貞元十七年（八〇一）上表進書，費時三十六年。《通典》共一百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八門，為中國第一部記述典章制度的通史，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是譜先考杜氏世系，並於卷首附杜氏世系表四，極為詳盡。對杜佑家世包括父祖、子孫都詳其事蹟，著其源流。正譜部分，對與杜佑相關的史事、人物以及杜佑本人的生平事蹟都詳加爬梳，徵引資料務求完備。對於載籍之誤，也加以駁正，如上《通典》之年，不採《舊唐書》之說，而言之有據。譜後附錄當時悼祭之文，並對《通典》之內容加以評述。總之，是譜資料詳實，考證精密，實為年譜之佳作。然亦偶有失誤，岑仲勉為撰《杜佑年譜補正》（《學原》第二卷第四期），茲附其後。

## 杜佑年譜

杜氏之先、出自陶唐、以國爲氏、與劉唐諸姓、同源異流。漢書高祖本紀贊、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漢書卷一下注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氏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杜縣也。漢書卷一下注通志氏族略、杜氏亦曰唐杜氏、祁姓、帝堯之後、建國於劉、爲陶唐氏裔孫。劉累以能擾龍事孔甲、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杜唐氏。成王滅唐而封叔虞、乃遷唐氏於杜、是爲杜伯。今永興長安縣南十里有下杜、猶有杜伯冢在。至宣王滅其國、以爲大夫。杜伯無罪、子孫分適諸侯、居杜城者爲杜氏、在魯有杜洩、避季平子之難、奔於楚、生大夫綽。又後魏有獨孤渾氏、改爲杜氏、實虜姓之杜也。通志卷二十六是則杜氏之族、自晉入秦、由秦奔楚、或在於魯、後且有冒姓者矣。

唐書宰相世系表、杜氏出自祁姓、帝堯裔孫劉累之後、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改封唐氏、子孫於杜城、京兆杜陵縣是也。杜伯入爲宣王大夫、無罪被殺、子孫分適諸侯之國、居杜城者爲杜氏、在魯有杜洩、避季平子之難、奔於楚、生大夫綽。綽生段、段生赫。赫爲秦大將軍、食采於南陽衍邑、世稱爲杜衍。赫少子秉、上黨太守、生南陽太守札。札生周、御史大夫、以豪族徙茂陵。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延年字幼公、御史大夫、建平敬侯六子、緩、繼、他、紹、緒、熊。熊字少卿、荊州刺史。生後漢諫議大夫穰。字子饒、二子、敦、篤。敦字仲信、西河太守。生邦、名召伯、中散大夫。三子、賓、宏、繁。賓字叔達、舉有道不就。二子、翕、



儒藏

崇字伯括、司空掾。生畿、畿爲伯侯。魏河東太守豐樂戴侯。三子恕、理、寬。恕字伯務、弘農太守、幽州刺史。史生預、字元凱、晉荊州刺史、征南大將軍、當陽侯。四子錫、躋、耽、尹。錫字世嘏、爲尚書左丞。曾孫慙、二子楚、秀。秀二子果、皎。皎生徽、徽字曄、隋懷州長史、豐鄉侯。生吒、淹。京兆杜氏、漢建平侯延年二十世孫文瑤、與義興公同房。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少子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二子綝、弼。綝字弘固、奉朝請。生襲、字祖嗣、上洛太守。襲生標、標字文湛、中書侍郎、池陽侯。生冲、字方進、中書侍郎、襲池陽侯。生洪、泰、字道廓、南徐州刺史。襲池陽侯。二子祖悅、顒。洹水杜氏、出自戴侯恕少子寬、字務叔、孝廉郎中、會孫曼、仕石趙、從事中郎、河東太守。初居鄴、葬父洹水、後亦徙居洹水。五世孫君賜、君賜生景、宣、明。景生子裕。濮陽杜氏、出自赫子威、世居濮陽。裔孫模、後魏濮陽太守、因家焉。模中生亮。唐書卷七十二案姓觿杜、徒古切。姓譜云、劉累之後、徙杜者、爲杜氏。千家姓云、京兆族。左傳魯有杜洩、楚有杜敖。呂氏春秋周有杜赫。漢書有杜周、杜國、杜護、杜延年、杜欽、杜鄴、杜威、杜詩、杜林、杜茂、杜保、杜崇、杜習、杜喬、杜密。三國志魏有杜夔、杜濩。晉書有杜預、杜蕤。北史有杜正藏。隋書有杜正玄、杜正倫。唐書有杜如晦、杜淹、杜希全、杜黃裳、杜審言、杜景佺、杜棕、杜牧、杜暹、杜甫。宋史有杜鎬、杜衍。又夷姓後魏獨孤渾氏改姓杜。姓觿卷

五

茲列杜氏各房世系表如次、

附表一 杜氏各房世系表

陶唐氏

……  
祁姓

劉累

……  
御龍氏夏

豕韋氏

……  
商

唐杜氏

……  
周

杜伯

……  
杜陵祖

洩

……  
魯

綽

……  
楚

段

赫

……  
秦大將軍

威……模

……  
濮陽祖  
濮陽太守

秉  
上黨太守

札  
南陽太守

周  
御史大夫

延壽

延考

京兆祖

延年

緩

繼

他

紹

緒

熊

……  
荆州刺史

穰  
諫議大夫

敦

……  
西河太守

邦  
中散大夫

寶有道

宏

繁

翕

崇  
司空掾

畿  
樂戴侯

……  
洹水祖

恕

理

寬

……  
幽州刺史

預  
當陽侯

錫  
尚書左丞

躋

耽

……  
襄陽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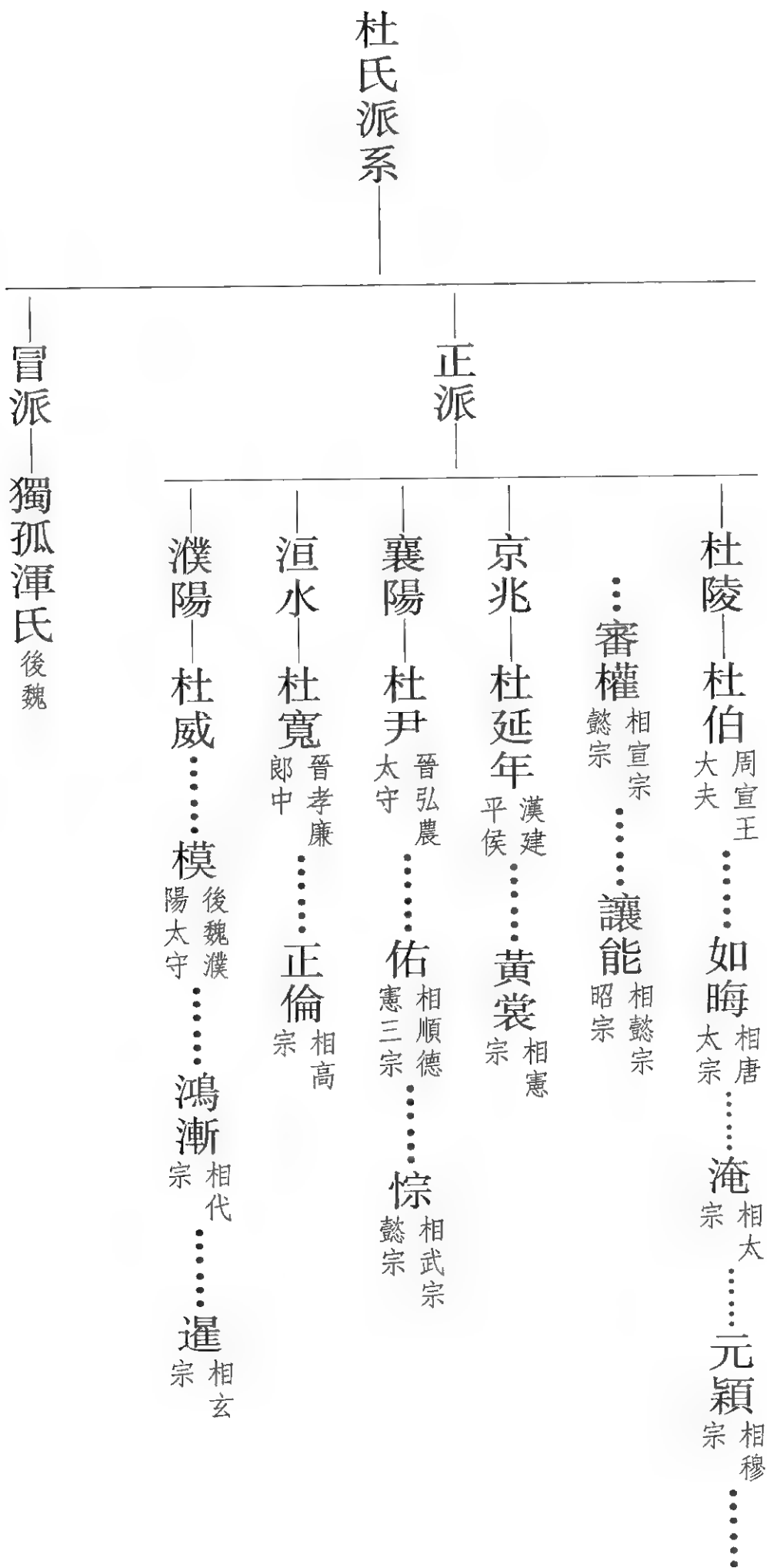
尹弘農  
太守



儒藏

杜佑年譜 世系

附表二 杜氏各房派系表





儒藏

杜佑年譜 世系

四五九

杜氏在唐得宰相十一人。爲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悰、正倫、鴻漸、暹是也。新書攷異有杜景佺。

案宰相表相武后。其間屬於杜陵者五人。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屬於京兆者一人。黃裳。屬於襄陽者二人。佑、

悰。屬於洹水者一人。正倫。屬於濮陽者二人。鴻漸、暹。

諸派之中。杜陵最盛。有唐之世。與韋氏並稱。長安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辛氏三秦記言其閥閱之

隆也。唐書杜正倫傳。正倫。洹水人。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

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

南杜稍不振。唐書卷一百六。其事雖涉附會。然可見其時諸杜派別之嚴。絲毫不紊。而城南杜氏尤爲

諸杜所仰慕焉。楊炯杜袁州墓誌銘。高辛之撫教萬人。堯舜之平章百姓。傳稱聖人之後。易曰。積善

之家。在夏爲御龍。在周爲唐杜。三王以降。百代可知。車服出於南陽。衣冠集於京兆。文苑英華論者

謂。隋唐都京兆。杜氏韋氏。皆以衣冠名位顯。故當時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二家各名其鄉。謂

之杜曲韋曲。自漢至唐。未嘗不爲大族。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二十四。蓋實錄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杜氏家譜一卷。唐太子賓客杜信撰。直齋書錄解題卷八。馬端臨通考亦著錄其書。通

考卷二百七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杜信有二。其一爲太子賓客。即撰杜氏家譜者。其一字立言。刑部員外郎。杭

州刺史。皆出襄陽杜氏。與杜佑同屬一派。其關於襄陽杜派之記錄。必較詳備。惜不可考耳。杜牧

爲佑孫。與杜甫同以文學著名。皆襄陽派也。嬾真子杜牧傳。牧仕官不合意。而從兄悰位將相。快



快不平卒年五十。僕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憚。憊。悰。恂。悵。從郁二子。牧。顓。羣。從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豈以富貴身名不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豈以其仕宦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唐史稱杜番言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杜預遠裔。審言生閑。閑生甫。由此言之。則甫佑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圖書集成姓氏是則襄陽杜氏不獨仕宦顯著。其兼文史之長才者。亦不乏其人矣。唐書宰相世系表無審言及甫名。惟佑自謂出於杜陵系。乃漢建平侯之後。與黃裳爲同族。其郊居記云。遠祖西延平侯。家於杜陵。綿歷千祀。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七蓋由久住杜陵。遂自以爲杜陵系裔孫。而不知希望尚封襄陽公也。

古今姓氏書辯證。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幼子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二子。緄。弼。弼字君佐。魏治書侍御史。緄字宏固。奉朝請。一子襲。字祖似。案唐世系表作嗣。上洛太守。二子。標。沖。案唐世系表標作標。

以沖爲標子。與此異。標字文湛。中書侍郎。池陽侯。沖字方進。襲池陽侯。生洪泰。字道廓。南徐州刺史。襲

池陽侯。三子。祖悅。顓。祖字紹先。員外散騎常侍。悅字望之上柱國。吏部尚書。顓字思顏。後周侍中。

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安平公。贈太尉。六子。景懋。字公瑾。常州刺史。景仲。字世則。鄆州刺史。當陽

侯。勝。字景驤。濟州刺史。景峻。湖州刺史。景恭。字慶之。後周驃騎大將軍。慶成公。案唐世系表作康城公。此

疑誤。景秀。字彥之。後周渭州刺史。思寧公。二子。懿。遜。懿。隋殿內監。甘棠公。生乾播。乾祐。乾祚。依藝。依



儒藏

杜佑年譜 世系

藝監察御史鞏令。生審言。膳部員外郎。修文館學士。生閑。奉天令。閑生甫。字子美。左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劍南四川節度參謀。二子宗武。嗣業。案元楨杜甫墓誌及唐書本傳甫一子宗武宗武子嗣業此誤遜。柏人令。生淹。本縣中正。三子行簡。行則。行敏。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長史。南陽襄公。二子崇憲。崇案唐世系表作樂懿疑即其字慤。左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二子希奭。越州別駕。希望。河西隴右節度八子。信。太子賓客。位考功郎中。湖州刺史。召詹事司直。金城丞。任河南府兵曹參軍。儒武進簿。佑字君卿。相德順憲三宗。供洪州長史。佑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工部郎中。司農少卿。二子德之。宗之。宗之字有宗。信州刺史。生羔。案唐世系表羔生宗之與此不合潤州延陵令。避亂徙居黃巖。式方字考元。桂管觀察使。五子。憚。富平尉。憊。興平尉。棕。字永裕。相武宗懿宗。贈太師。幽國公。恂。失其官。恂泗州刺史。棕。生裔。休。述。休。儒。休。從郁。生牧。顗。顗字勝之。生無逸。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二十四此襄陽杜氏統系之大較也。茲就唐書宰相世系表節錄襄陽杜氏世系如次。

附表三 襄陽杜氏世系簡表

乾祚							乾祐
							中 續 知客郎
	刺史	知謙邢州					令 知讓 明堂
御史 操 殿中侍						惠 高陵令	慮
謙						兆尹 給事中、京 匡 濟 字應物、	隋 果州刺史
		楊	寧	緝	陟	匡	



儒藏

杜佑年譜 世系

				令 遜 柏仁
				正 淹 本縣中
				襄公。 行敏 長史南陽 益州
			殿學士。 外郎、麗正牛 丞、右司員 崇懿京尹	崇憲 益州 司倉參軍
		襄陽縣男。 使、太僕卿、客 隴右節度 希望河西	希奭 右千	
直金城丞 侶詹事司	史。中湖州刺 位考功郎	信太子賓		
尚	液			

[illegible]



儒藏

杜佑年譜  
世系

				式方 字考 元桂管觀 察使。	
		宗。 相武宗懿	悖 字永裕、	悖 與平尉	
之 孺休 字休	述休	之 裔休 字徽			
					遠。子、秘書監。二 光遜、光





附表四 杜佑家世系統表

襄陽祖  
杜尹 弘農太守  
緄 奉朝請  
襲 上洛太守  
標 中書侍郎  
冲 中書侍郎  
洪泰 南徐州刺史  
遜 柏仁令

淹 本縣中正  
行敏 益州長史  
崇憲 益州司倉參軍  
崇懿 麗正殿學士  
希夷 右千牛衛中郎將  
希望 河西隴右節度使

信 太子賓客  
儒 武進主簿  
佑 宰相  
師損  
從郁 駕部員外郎  
式方 桂管觀察使  
詮 復州司馬  
愉 司馬  
羔 延陵令  
承昭 夏州司法參軍  
惲 富平尉  
惲 興平尉  
悰 泗州刺史  
恂 泗州刺史  
悰 泗州刺史  
儒 休休  
述 休休  
裔 休休  
牧 中書舍人  
顓 麟師女  
暑兒 女  
曹師  
杞  
欄  
興  
真 女



一、父希望。

唐書仕佑傳、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傑。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漪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度支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壇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驪。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識。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舊唐書陸據傳、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

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適官達。皆名重當時。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案、希望以河西隴右節度使、太僕卿、封襄陽男。卒、追贈左僕射。舊唐書杜佑傳作右僕射劉夢得代杜司徒謝追贈、伏奉制書、褒贈臣亡父先臣某官某尚書左僕射者、時逢霈澤、禮極徽章。中謝臣家受國恩、至臣累棄、常懼不克負荷、以忝前人、豈意多幸遭逢、猥居高位。紫書忽降於重霄、密印榮加於厚夜、霜露增感、蒸嘗有輝。非臣殞越所能上報。劉夢得文集卷十七希望之追贈、蓋在佑人相時、當元和元年也。

二、長子師損。

舊唐書杜佑傳三子師損嗣位司農少卿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案師損嘗以工部郎中授祕書省著作郎與其弟式方同任事於朝。劉夢得代佑謝男師損等官伏覩今月一日制授臣長男師損祕書省著作郎次男式方太常寺主簿。又得進奏官裴邁狀報伏承聖恩特降中使送官告到臣宅付師損等者。中謝臣謬分重奇獲守外藩受恩既深無績可紀男師損等器惟凡品教闕義方早沐睿慈已階官次每懷塵忝常誠滿盈天書出禁中貴臨門榮冠等夷慶流宗族況著作乃論撰之地唯才史是居太常實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微臣父子獨爲幸人非據踰涯自中徂外虛受丘山之賜實增負乘之憂進退彷徨不知所據。劉夢得文集卷十六師損授官佑時任淮南節度當在貞元末矣。

### 三次子式方

唐書杜佑傳子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高郢稱之佑既相出爲昭應令遷太僕卿子棕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羞膳及死替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杜佑傳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府參軍轉常州晉陵尉浙西觀察使王緯辟爲從事入爲太子通事舍人改太常寺主簿明練鍾律有所考定深爲高郢所賞時父作鎮揚州家財鉅萬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城南之最昆仲皆在朝廷與時賢遊從樂而有節既而佑入中書出爲昭應令丁父憂服闋遷司農少卿賜金紫加正議大夫太僕卿時少子棕選尚公主式方以右戚移病不



儒藏

視事久之。文宗即位，轉兼御史中丞，充桂管觀察、都防禦使。長慶二年三月，卒於位，贈禮部尚書。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從郁，少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士友多之。子惲、懌、恂、悁。惲，嗣富平尉。懌，興平尉。悁，以蔭三遷太子司議郎。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 四、三子從郁

唐書杜佑傳：從郁，元和初爲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嫌，再遷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唐書卷一

百六十六

舊唐書杜佑傳：從郁以蔭，貞元末再遷太子司議郎。元和初，轉左補闕，諫官崔羣、韋貫之、獨孤郁等以從郁宰相子，不合爲諫官，乃降授左拾遺。羣等復執曰：「拾遺之與補闕，雖資品有殊，皆名諫列，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乃改爲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顗，俱登進士第。

舊唐書卷

一百四十七

#### 五、師損子詮

杜牧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公諱詮，字謹夫，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司馬。年六十，某年月日，終於漢上別業。岐公外殿內輔，凡十四年，富貴繁大，孫兒二十餘人，晨昏起居，同室環侍，公爲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自罷江夏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

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恥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恥我勞力等衣食耳。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去。終不復仕。銘曰。公侯之家。所業惟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人仕多恥。以農力勞。等衣食爾。勞力者賢。歸全墳丘。慶斯孫子。

樊川文集卷九

### 六式方子悰

唐書杜佑傳。悰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爲相。其壻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壻乃爾。時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疾。惟悰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

唐會要。公主。元和九年八月。岐陽公主出降杜悰。發

左右神策兵三百赴光範門。翼道至其宅。京兆尹裴武充禮會使。

太和初。由澧州刺史。召爲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

使人爲工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尉皆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舂。著於令。會昌初。爲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悰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悰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於帝。帝以悰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悰爲相矣。踰年。詔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芟蒲實皆盡。悰更表以爲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湏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爲留守。復節度劍南西川。召爲右僕射。



儒藏

杜佑年譜 世系



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它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悰遽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冊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奏匡謀討蠻兵敗奔於悰，悰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悰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悰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杜佑傳：悰以蔭三遷太子司議郎。元和九年，選尚公主，召見於麟德殿，尋尚岐陽公主，加銀青光祿大夫、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岐陽，憲宗長女郭妃之所生。自頃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於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壻。時德輿作相，郁避辭內識，上頗重學士，不獲已許之。且歎德輿有佳壻，遂令宰臣於卿士家選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於文學後進中選擇，皆辭疾不應。唯悰願焉。累遷至司農卿。太和六年，轉京兆尹。七年，檢校刑部尚書，出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丁內艱。八年，復起授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等使，就加兵部尚書。開成初，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屬岐陽公主薨，久而未謝。文宗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珣對曰：「近日駙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爲國戚者，半爲此也。杜悰未謝，拘此服紀也。」上愕然曰：「予初不知。」乃詔曰：「服制輕重，必由典禮。如聞往



者駙馬爲公主服三年緣情之義殊非故實。違經之制。今乃聞知。宜令行杖。周永爲通制。三年改戶部尚書兼判吏部度支事。會昌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左僕射。大中初出鎮西川。降先沒吐蕃維州。州卽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於石紐山是也。其州在岷山之孤峯。三面臨江。天寶後河隴繼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險要。二十年間設計得之。遂據其城。因號曰無憂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先是李德裕鎮西川。維州吐番首領悉怛謀以城來降。德裕奏之。執政者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至是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俄復入相。加司空。繼加司徒。歷鎮重藩。至是加太傅。邠國公。怛無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 七、怛弟怛

唐書杜佑傳。怛弟怛。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自廣陵來見怛。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怛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怛之聞難。完濬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怛。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怛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怛之謀也。明日伏甲兵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怛殺數百人。圓退避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怛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讜乃請救於戍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怛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絢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

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饘以給。懿宗遣使加惲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惲約降。惲怒殺之。勛復遣之書。惲答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惲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讜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惲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辛讜傳。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惲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惲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仗劍拏小艇趨泗口。貫城柵入見惲。惲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爲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於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望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用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遺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惲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即賚惲書幣犒其使。讜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每出城。則書二姓名謂惲曰。志之得嗣爲幸。惲益感之。賊平。授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惲遷鄭滑節度。讜亦從之爲賓佐。惲卒。乃退歸江東。以隱居爲事。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八、從郁子牧。

唐書杜佑傳。從郁子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



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病分司東都。以弟顗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从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辭長從略。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杜佑傳。牧字牧之。既以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第。解褐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牧爲從事。試大理評事。又爲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顗病。日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並兼史職。出牧黃池睦三郡。復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又以弟病免歸。授湖州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歲中遷中書舍人。牧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有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注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牧從兄悰隆盛於時。牧居下位。心嘗不樂。將及知名。得病。



自爲墓志祭文。又嘗夢人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寢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徵還於角。爲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得還角足矣。其年以疾終於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於代。子德祥官至丞郎。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九牧弟顓

舊唐書杜佑傳。從郁子牧。顓俱登進士第。顓後病目而卒。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杜佑傳。顓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爲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顓足敵數百人。授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省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太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疏辭疾歸。顓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銘。君諱顓。字勝之。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大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止。賈誼傳下。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葺闕下。獻書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澀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顓。中間寥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賈相國餗爲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敵數百輩足矣。始命試祕書正字。甄使判官。宰相李德裕出爲鎮海軍節使。辟君試協律郎。爲巡官。後貶袁州。語親



儒藏

杜佑年譜 世系

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太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訓注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二兇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州龍興寺。丞相奇章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副知己。開成二年春、日益昏冬、遂喪明。李爲淮南節度使、復請爲試評事兼監察觀察、支使。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申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師、年十歲。女曰暑兒、始五歲。銘曰、古之達人、以身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竟、不知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泯爲大空、與不生同、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既歸而竟矣、其自知矣、何爲而然乎、嗚呼哀哉。樊川文集卷九

### 十、棕子裔休。

唐書杜佑傳、棕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 十一、裔休弟孺休。

唐書杜佑傳、裔休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鉉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粲害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休同死。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據上觀之、佑之家世、自曾祖敏行、祖慤、父希望時、已頗隆盛。至佑而大顯。自佑而外、見列傳於正史者、殆十人。其間若希望及慤、以武勇著、牧顓、以文學著、棕、以事功著、而詮之廉節、尚不與焉。佑兼事功、文史之長、道德亦足以副之。人文之興、當世莫比。唐書稱佑爲淳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



處戎務可也。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亦稱佑承蔭入仕讞獄受知博古該今輸忠效用位居極品榮

逮子孫操修之報不亦宜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自佑而下歷玄宗

開元天寶

肅宗

至德上元寶應

代宗

廣德

永泰大曆

德宗

建中興元貞元

順宗

永貞

憲宗

元和

穆宗

長慶

敬宗

寶曆

文宗

太和開成

武宗

會昌

宣宗

大中

懿宗

咸通

僖宗

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

昭宗

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

十四朝前後二百年

西元七一三至九〇

六冠纓相望累棄箕裘佑相德順憲三宗棕相武懿二宗固不獨盛極一時已也王鳴盛謂約計佑

歷事六朝

玄肅代德順憲

仕宦五十年出入將相屢遇戎寇紛紜爲權臣所引而不爲所累爲奸臣所

忌而不爲所害以功名始終貴極富溢而壽躋大耋未嘗以纖毫挫辱幼則生長閥閱之門老則目

睹昆弟諸子並登顯位且著述擅名傳至今千餘年部帙如新哀然爲冊府之弁冕孫牧又才稱能

世其家學如佑誠可云全福自古文人罕見其比。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諒哉茲網羅其生平事蹟爲杜佑

年譜。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乙亥、西元七三五一歲。

佑生萬年。

錢大昕疑年錄、杜君卿七十八、佑生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卒元和七年壬辰。疑年錄卷一

案、佑生卒年見兩唐書本傳、生平歷玄、肅、代、德、順、憲五朝、上距劉知幾之卒、已十有四年。四庫總目、

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以蔭補濟南參軍事、歷宦至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太保致仕、諡

安簡、事蹟具唐書本傳。四庫總目卷八十一欽定全唐文、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貞元三年、累拜尚書左

丞、轉刑部尚書。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封岐國公。七年薨、年

七十八、贈太傅、諡安簡。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七此佑之生平事略也。萬年為京兆首縣、與長安為唐首都

區域所在地。舊唐書地理志、萬年、隋大興縣、武德元年、改為萬年。乾封元年、分置明堂縣、治永樂坊。

長安三年、廢、復併萬年。天寶七載、改為咸寧。乾元復舊也。舊唐書卷三十八佑族雖望屬襄陽、而實居

杜陵、蓋自其父祖時已然矣。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西元七三六二歲。

父希望為和親判官。

唐書杜佑傳、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為和親判官。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四年正月丙午、北庭都護蓋嘉運及突騎施戰敗之。八月甲寅、突騎施請和。

唐書卷五則其和親當在是年。



舊唐書突厥傳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衆皆畏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爲遠近諸胡所歸嘗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隣西南與諸胡相接舊唐書卷一

百九十四下

交河公主之出嫁蓋以請和而羈縻之也景龍中金城公主出降中宗謂侍中紀處納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即江夏王送之卿識蕃情又有安邊之略可爲朕充此使是則護嫁之使必擇熟於邊情者希望在邊多年故得選充此使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四元七三七三歲

父希望爲隴右節度使與崔希逸等共討吐蕃

唐書杜佑傳希望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案希望以熟於邊事故自代州移督鄯州其被召則爲送交河公主或以吐蕃事變故

舊唐書地理志代州中都督府隋爲雁門郡武德元年置代州總管管代欣蔚三州代州領雁門繁峙崞五臺四縣天寶元年改爲雁門郡依舊爲都督舊唐書卷三十九

舊唐書吐蕃傳開元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貢方物金銀器玩數百事皆形制奇異上令列於提象門外以示百寮其年吐蕃西擊勃律遣使來告急上使報吐蕃令其罷兵吐蕃不受詔遂攻破勃律國上甚怒之時散騎常侍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於涼州鎮守時吐蕃與漢樹柵爲界置守捉使希逸謂



儒藏

杜佑年譜

四八一

吐蕃將乞力徐曰、兩國和好、何須守捉、妨人耕種、請皆罷之、以成一家、豈不善也。乞力徐曰、常侍忠厚、必是誠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萬一有人交構、掩吾不備、後悔無益也。希逸固請之、遂發使與乞力徐殺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俄而希逸僉人孫誨入朝奏事、誨等欲自邀其功、固奏言吐蕃無備、若發兵掩之、必剋捷。上使內給事趙惠琮與孫誨馳往觀察事宜。惠琮等至涼州、遂矯詔令希逸掩襲之。希逸不得已而從之、大破吐蕃於青海之上、殺獲甚衆。乞力徐輕身遁逸、惠琮、孫誨皆加厚賞。吐蕃自是復絕朝貢。希逸以失信怏怏、在軍不得志。俄遷爲河南尹。詔以岐州刺史蕭炅爲戶部侍郎判涼州事、代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昊爲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以討吐蕃、仍令毀其分界之碑。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上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西元七三八年四歲

父希望擊吐蕃破新城。

唐書杜佑傳、希望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壇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六年三月癸巳、吐蕃寇河西、崔希逸敗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克其新城。唐書

卷五

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六年三月癸未、京兆地震、吐蕃寇河西、左散騎常侍崔希逸擊破之。鄯州

都督杜希望又攻拔新羅城制以其城爲威戎軍。舊唐書卷九

唐書吐蕃傳開元二十六年大人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號威戎軍希逸顧失信悒悒悵悵召拜河南尹既而與惠琮俱見犬崇疑而死誨亦及它誅蕭炅代爲河西節度留後杜希望隴右節度留後王昱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希望發鄯州兵奪虜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唐書卷二百十六

舊唐書吐蕃傳開元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率衆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城爲威戎軍發兵一千以鎮之其年七月希望又從鄯州發兵奪吐蕃河橋於河左築鹽泉城吐蕃將兵三萬人以拒官軍希望引軍擊破之因於鹽泉城置鎮西軍。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上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西元七三九五歲。

一父希望爲鴻臚卿。

唐書杜佑傳振旅而還擢鴻臚卿。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是希望之爲鴻臚卿當在破吐蕃而後或在前年至遲亦爲今歲也。

鴻臚卿屬外交官唐書百官志鴻臚寺卿一人從三品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凡四夷君長以蕃望高下爲簿朝見辨其等位諸蕃封命則受冊而往海外諸蕃朝賀進貢使有下從留其半於境繇海路朝者廣州擇首領一人左右二人入朝所獻之物先上其數於鴻臚凡客還鴻臚籍衣齎賜物多少以報主客給過所蕃客奏事具至日月及所奏之宜分別爲狀月一奏爲簿以副藏鴻臚。唐書卷四十八



舊唐書職官志鴻臚寺

周曰大行人。秦曰典客。漢景帝曰大行。武帝曰大鴻臚。梁置十二卿。鴻臚為冬卿。去大字署為寺。後周曰

賓部。隋曰鴻臚寺。龍朔改為同文寺。光宅曰司賓寺。神龍復也。

卿一員

從三品

掌賓客及凶儀之事。領典客司儀二署。

以率其官屬供其識務。凡四方夷狄君長朝見者。辨其等位以賓待之。凡二王後及夷狄君長之子襲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詳其可否。若諸蕃人酋渠有封禮命。則受冊而往其國。凡天下寺觀三綱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為衆所推者補充。申尚書祠部。皇帝太子為五服之親及大臣發哀臨弔。則贊相焉。凡詔葬大臣一品則卿護其喪事。二品則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儀以示禮制。舊唐書卷四十四

四希望以熟悉蕃情故以充此識也。

## 二張九齡等上六典

唐會要修撰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宮稱賀。

唐會要卷三十六

唐書藝文志史部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集賢院修六典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張說知院委徐堅經歲無規制乃命毋照余欽咸廩業孫季良韋述參撰始以令式象周禮六官為制蕭嵩知院加劉鄭蘭蕭晟盧若虛張九齡知院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二十六年書成。

唐書卷五十八

四庫總目職官唐六典三十卷唐元宗明皇帝御撰李林甫奉勅注其書以三師三公三省九寺五監十二衛列其識司官佐敘其品秩以擬周禮范祖禹唐鑑論其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蓋自唐虞至周有六官而無寺監自秦迄陳有寺監



儒藏

杜佑年譜



而無六官獨此書兼之故官多重複。今考是書如林甫注中以諸州祥瑞預立條格以侍奏報之類誠爲可嗤然一代典章釐然具備祖禹之所論或以元豐官制全祖是書有所激而云然歟。四庫總目卷七

十九

王盛鳴曰杜佑通典第十九卷職官門官制總序歷說上古至唐制而終之云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爲格令注云此格皆武德貞觀之舊制永徽初已詳定之至開元二十五年再刪定焉據此則通典全以開元二十五年爲定矣。略官制之明備莫過於九齡之六典通典本之舊書亦本之十七史商

推卷八十一

其言良然蓋以六典爲唐代最完具之職官錄記述唐代典制最備通典受其裨益者殆不少焉。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西元七四〇六歲。

父希望居邊。

唐書杜佑傳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所謂軍事屢興者即謂對付吐蕃及突騎施之侵寇是也是時希望當以河西隴右節度使兼鴻臚卿行邊既忤仙童被劾去官其在邊當有數年。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西元七四一七歲。

一父希望居邊見前。

二當始誦讀。



通典自序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通典卷一又進通典表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仕非游藝才不及人徒懷自彊頗玩墳籍雖履歷叨幸或職劇務繁竊惜光陰未嘗輟廢。全故能卓爾不羣自成一家之學。

### 三、頒行大唐開元禮

唐會要五禮篇目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縉爲禮儀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崑疏請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中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說卒後蕭嵩代爲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邱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九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唐會要卷三十七

唐書藝文志史部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崑請改禮記附唐制度張說引崑就集賢書院詳議說奏禮記漢代舊文不可更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譔緝蕭嵩總之。唐書卷五十八

四庫總目政書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唐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中書令蕭嵩奉勅撰貞元中詔以其書設科取士習者先授太常官以備講討則唐時已列之學官矣新舊唐書禮志皆取材是

書而所存僅十之三四。杜佑撰通典，別載開元禮纂類三十卷，比唐志差詳，而節目亦多未備。其討論古今斟酌損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者，終不及原書之賅洽。故周必大稱朝廷有大疑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卽是書而可行，誠考禮者之圭臬也。而通典纂類中所載五嶽四瀆名號及衣服一門，間有與此書相出入者，蓋傳寫異文，不能畫一。四庫總目卷八十二

案通典二百卷，禮占其半數，其間歷代沿革六十五卷，開元禮三十五卷，其開元禮部分則全取此書而稍加簡省，題曰開元禮類纂。通典卷一百五至一百四十通典禮序開元二十案脫九字年九月，新禮

成凡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於戲，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酌乎文質，懸諸日月，可謂盛矣。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采異同，將以振端木備顧問者也。烏禮意之能建乎？但前古以來，凡執禮者必以吉凶軍賓嘉爲次，今則以嘉賓次吉，軍凶則後賓，庶乎義類相從，始終無黷云爾。通典卷四十一是則開元禮一書實通典取材之大本營也。

天寶元年壬午西元七四二八歲。

一、父希望居邊，見前。

二、當在誦讀，見前。

三、舉文辭秀逸科。

唐會要制科舉，天寶元年，文辭秀逸科崔明允、顏真卿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天寶二年癸未西元七四三九歲。

一父希望居邊見前。

二當在誦讀見前。

天寶三載

改年為載

甲申

西元七四四

十歲。

一父希望居邊見前。

二當在誦讀見前。

天寶四載乙酉

西元七四五

十一歲。

一父希望居邊見前。

二當在誦讀見前。

天寶五載丙戌

西元七四六

十二歲。

一父希望遷恒州刺史。

唐書杜佑傳仙童行邊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案仙童之行當為黜陟事有關故得奏其不職希望自開元二十八年居邊至是已七歲始行下遷。

開元天寶間玄宗曾兩遣使人考績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九年十月戊戌分遣大理卿崔翹

等八人往諸道黜陟官吏又天寶五載三月丙子遣吏部尚書席豫左丞崔翹御史中丞王鉷等七

人分行天下黜陟官吏。

俱舊唐書卷九

希望之被黜當在斯時若在開元末不得云居邊數歲也恒州

即蔚州舊唐書地理志蔚州隋雅門郡之靈邱縣寄治欣州秀容之北恒州城在京師東北一千八



百一十里。舊唐書卷三十九希望自遷恒州刺史後再徙西河不知卒於何年矣。

二當在誦讀見前。

天寶六載丁亥。元七四七十三歲。

一當在誦讀見前。

二舉風雅古調科。

唐會要制科舉天寶六載風雅古調科薛璩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天寶七載戊子。西元七四八十四歲。

當在誦讀見前。

天寶八載己丑。西元七四九十五歲。

當在誦讀見前。

天寶九載庚寅。西元七五〇十六歲。

當在誦讀見前。

天寶十載辛卯。西元七五一十七歲。

當在誦讀見前。

天寶十一載壬辰。西元七五二十八歲。

一當已入仕。

唐書本傳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本傳佑以蔭入仕補濟南郡參軍剡縣丞。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杜佑進通典表云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

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七

所謂門資蔭之謂也佑自謂幼登官序則

其人仕蓋甚早人生二十曰弱冠不得謂之幼謂之幼者當在其前也據舊唐書職官志兵曹參軍一

人上府從八品下中府正九品上下府從九品下又諸州上縣中縣丞一人從八品下中下縣正九品

上下縣正九品下。

舊唐書卷四十四

唐書百官志兵曹參軍事掌防人名帳戎器管鑰馬驢土木謫罰之事又縣令掌導風化察冤滯聽獄

訟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籍帳傳驛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縣丞爲

之貳。

唐書卷四十九

二右相楊國忠監修國史。

舊唐書玄宗本紀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乙卯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國晉國公李林甫薨於行在所庚申

御史大夫兼蜀郡長史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

唐舊書卷九

唐書外戚傳林甫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

唐書卷二百六

天寶十二載癸巳。

西元七五三十九歲

當己入仕見前。

天寶十三載甲午。

西元七五四二十歲





一當已入仕見前。

二舉辭藻宏麗科。

唐會要制科舉天寶十三載二月辭藻宏麗科楊綰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天寶十四載乙未。西元七五五二十一歲。

當已入仕見前。

肅宗至德元年丙申。西元七五六二十二歲。

一當入韋元甫幕。

唐書本傳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本傳時潤州刺史韋元甫嘗受恩於希望佑謁見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視事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旁元甫試訊於佑佑口對響應皆得其要元甫奇之乃奏爲司法參軍。舊唐書卷

一百四十七

舊唐書韋元甫傳韋元甫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以吏術知名本道採訪使韋涉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涉推誠待之時謂員推韋狀元甫有器局所莅有聲累遷蘇州刺史浙西淮南等團練觀察使。舊唐書卷一百十五

元甫任潤州蘇州等刺史浙西淮南等團練觀察使而佑皆爲從事其年當有若干年之久元甫爲淮

南節度使在大曆初，則其所歷刺史、團練使皆在大曆以前可知。元甫以刺史任團練使，在職頗久。舊唐書職官志：至德後，中原置節度使，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刺史兼之，不賜旌節。上元後，改防禦使爲團練守捉使，又與團練兼置防禦使，名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寶後置，未見品秩。舊

唐書卷四十五

是則天寶以後，地方不靖，故防禦之使漸行，推置團練之名，始於上元。則元甫之爲團練等使，亦當在上元以後。元甫在潤州時，佑爲司法參事，正七品下。唐書百官志：法曹參軍事，掌鞫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沒人。唐書卷四十九佑蓋精於法理者也。

## 二劉秩撰政典

唐書劉子玄傳：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爲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舊唐書劉子玄傳：秩給事中，尚書右丞，國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舊唐書卷一百二

唐書本傳：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號通典，奏之。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是則通典之作，實以劉秩政典爲藍本。佑不過加以損益而已，其大體當無甚出入，惜其書不可考耳。原文可考見者，僅論封建一事云：我皇帝恩侔前古，永傳後裔，下無山甫將明之才，乃聽百藥偏昧之說，從羣臣之小議，挫爲國之大經，設爵無上，署官不職，王澤不布，人無承化，遂令刑辟未弭，國用不殷，權柄擅於后氏，社稷絕而復存，揆久安之由，在於



儒藏

杜佑年譜

取順而難爲逆、絕欲奪之原、在於單弱而無所憚、此卽事之明驗也。百藥不詳、秦漢晉宋齊隋得失之異、謂不足法、復忽淳于賈曹劉陸成敗之說、委之天命、天之所命、人事而已、棄人事、捨天理、滅聖智、任存亡也。故建侯者、所以正冢嫡、安父子之分、使不相猜貳、豈藩屏王室已哉。夫先王之尚封建也、非止貴於永久、貴其從化而省刑、故郡建則督責、督責則刑生、國開則明教、明教則從化、從化之行、因於封建、封建則諸侯之制與天子備同、備同而禮殺、禮殺然後可宣教化、宣教化則仁義長、仁義長則尊卑別、尊卑別則禍亂息、此封建之所以易爲理也。郡縣之理、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可以責成、不可以化俗。嗚呼、上無堯舜猶可也、有堯舜之德、欲廣其澤、捨此何以哉。自漢以降、雖封建失道、然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弟有其名號而無其國邑、空樹官僚而無蒞事、聚居京輦、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唐會要四十七引劉秩政典亦可知其論著之一斑矣。鼂公武謂其采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議論得失。郡齋讀書志史部云者、猶彷彿可於此文求之也。秩書不知撰於何時、當爲晚年之作、姑繫於此。

至德二年丁酉、西元七五七二十三歲。

一、當入韋元甫幕見前。

二、于休烈論奏史事。

唐書于志寧傳、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唐會要卷六十四系此事於至

德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送上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唐書卷一百四

舊唐書于休烈傳、時中原蕩覆、典章殆盡、無史籍檢尋、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並無本、伏望下御史臺推勘史館所由、令縣府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受官資、得一卷賞絹十匹、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此當時史籍存佚之大概也、舊唐書經籍志、祿山之亂、兩都覆沒、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肅宗代宗、崇重儒術、屢詔購募。舊唐書卷四十六可見其時文獻之缺散、已蕩然無遺矣。

乾元元年戊戌

西元七五八

二十四歲

一、當人韋元甫幕見前。

二、李吉甫生。

疑年錄、李宏憲五十七

吉甫

生乾元元年戊戌、卒元和九年甲午。

疑年錄卷一



儒藏

杜佑年譜

乾元二年己亥西元七五九二十五歲。

一當人韋元甫幕見前。

二李揆修國史。

唐書肅宗本紀乾元二年三月乙未李揆爲中書侍郎。唐書卷六唐書李揆傳乾元二年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唐書卷一百五十

上元元年庚子西元七六〇二十六歲。

一當人韋元甫幕見前。

二始以劉晏爲鑄錢鹽鐵等使。

舊唐書肅宗本紀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五月癸丑以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句當度支鑄錢鹽鐵等

使。舊唐書卷十

上元二年辛丑西元七六一二十七歲。

一當人韋元甫幕見前。

二蕭華兼修國史。

舊唐書肅宗本紀上元二年二月癸未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揆貶爲袁州長史以前河中尹

蕭華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舊唐書卷十

三李翰表上張巡等傳。

舊唐書文苑傳、祿山之亂、從友人張巡、客宋州、巡率州人守城、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巡者、言其降賊、翰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閻等傳兩卷上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  
唐書文藝傳、華子翰擢進士第、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爲史官、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唐書卷二百  
三李翰者、卽爲佑撰通典序者也。

寶應元年壬寅

西元七六二二十八歲。

一、當人韋元甫幕、見前。

二元、載入相購求遺籍。

唐書肅宗本紀、寶應元年、建辰月戊申、蕭華罷戶部侍郎、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卷六

唐書藝文志、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宰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唐書卷五十七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

西元七六三二十九歲。

當人韋元甫幕、見前。

廣德二年甲辰

西元七六四三十歲。

當人韋元甫幕、見前。

永泰元年乙巳

西元七六五三十一歲。



儒藏

杜佑年譜



當入韋元甫幕見前。

大曆元年丙午。西元七六六三十二歲。

一當入韋元甫幕見前。

二王鳴盛以是年始撰通典說誤。

十七史商榷左補闕李翰撰杜佑通典序云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以大曆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其進表云自頃續修年踰三紀云云考佑自大曆之始纂斯典大曆元年佑年三十二貞元十七年進書佑年六十七相距恰三十六年故云三紀。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案佑撰通典實在元甫爲淮南節度使時元甫以大曆初任職卽大曆三年也李翰所云大曆之始當亦指此大曆十有四年故云始也唐會要以佑進書在貞元十九年二月不在十七年大曆三年至貞元十九年亦適爲三紀王說疑誤。

大曆二年丁未。西元七六七三十三歲。

一當入韋元甫幕見前。

二舉樂道安貧科。

唐會要制科舉大曆二年樂道安貧科楊膺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大曆三年戊申。西元七六八三十四歲。

一韋元甫爲尚書右丞及淮南節度使。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曆三年正月甲戌以工部侍郎蔣渙爲尚書左丞、江西團練觀察使、蘇州刺史、韋元甫爲尚書右丞、左丞李涵、右丞賈至並爲兵部侍郎。六月庚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趙國公崔圓卒。閏月庚申、以尚書右丞韋元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等使。舊唐書卷十一

舊唐書本傳、大曆初、宰臣杜鴻漸首薦之、徵爲尚書右丞。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粗理。大曆六年八月、以疾卒於位。舊唐書卷一百十五元甫以鴻漸之薦、一歲中歷任大職、至大曆六年卒官。

二人元甫幕任主客員外郎。

舊唐書本傳、元甫爲浙西觀察、淮南節度、皆辟爲從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案、佑隨元甫入幕、爲主客員外郎、當與元甫任相始終、元甫至大曆六年卒於位、佑亦當以是年去官也。

主客員外郎屬禮部、唐書百官志、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蕃朝見之事。二王後子孫視正三品、鄺公歲賜絹三百、米粟亦如之。介公減三之一。殊俗入朝者、始至之州、給牒覆其人數、謂之邊牒。蕃州都督、刺史朝集日、視品給以衣冠袴褶、乘傳者日四驛、乘驛者日六驛、供客食料、以四時輸鴻臚。季終句會之。客初至及辭設會、第一等視三品、第二等視四品、第三等視五品。蕃望非高者、視散官。



而減半參日設食路由大海者給祈羊豕皆一西南蕃使還者給人海程糧西北諸蕃則給度磧程糧蕃客請宿衛者奏狀貌年齒突厥使置市坊有貿易錄奏爲質其輕重大府丞一人泣之蕃王首領死子孫襲初授官兄弟子降一品兄弟子代攝者嫡年十五還以政使絕域者還上聞見及風俗之宜供饋贈貺之數

唐書卷四十六

舊唐書職官志主客郎中一員

從五品上隋曰司蕃郎武德改主客郎中龍朔爲司蕃大夫咸亨復

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二王之後鄜公介公凡四蕃之國經朝貢之後自相誅絕及有罪滅者蓋三百餘國今所存者七十餘蕃其朝貢之儀享宴之數高下之等往來之命皆載於鴻臚之職焉

舊唐

書卷四十三

佑父希望爲鴻臚寺卿稔於蕃情佑受家學深知其事故以是職相委耳

三始撰通典見前

四韓愈生

疑年錄韓退之五十七

愈生

大曆三年戊申卒長慶四年甲辰

疑年錄卷一

大曆四年己酉

西元七六九

三十五歲

一爲主客郎中見前

二杜鴻漸卒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曆四年十一月乙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鴻漸卒

舊唐書卷十一

唐書杜暹傳鴻漸大曆三年兼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劍南副元

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諡曰文憲。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大曆五年庚戌西元七七〇三十六歲。

一爲主客郎中，見前。

二杜甫卒。

疑年錄：杜子美五十九甫生先天元年壬子，卒大曆五年庚戌。舊史本傳：永泰二年卒，卽大曆元年也。新史稱大曆中不言何年，今依年譜、唐詩紀事，謂先天元年癸丑生，大曆五年辛亥卒，干支差謬矣。吳曾漫錄引鮑彪杜詩譜：大曆十四年己酉卒，年五十八，當是傳寫之誤。疑年錄卷一甫隸襄陽派，實佑族人也。

大曆六年辛亥西元七七二三十七歲。

一爲主客郎中，見前。

二韋元甫卒。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曆六年八月乙卯，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卒。庚午，以御史大夫張延賞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舊唐書卷十一

十七史商榷：舊韋元甫傳在揚州三年，大曆六年卒於位。然則元甫之鎮淮南以大曆四年。案：在三年，此說誤。而佑之主客郎中亦在六年以前也。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案佑與元甫相始終，當以是年始致仕也。



儒藏

杜佑年譜

大曆七年壬子西元七七二三十八歲。

一歷任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

唐書本傳：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略使。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本傳：入爲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轉撫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略使。舊唐書卷一百四十

七

十七史商榷：入爲工部郎中，是佑居京職之始。後又出歷三官。楊炎入相，方徵入朝。新書宰相表：炎相，係大曆十四年，佑年四十五。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是佑歷仕諸官，前後凡八年，其所歷官亦五。

一工部郎中，屬工部。唐書百官志：工部郎中一人，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爲尚書侍郎之貳。凡京都

營繕，皆下少府將作，共其用役。唐書卷四十六

舊唐書職官志：工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爲司平大夫也。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城池之修濬，土木之

繕緝，工匠之程式，咸經度之。凡京師東都有營繕，則下少府將作，以供其事。舊唐書卷四十三

二青苗使，無品級。唐書食貨志：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

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卽征之，號青苗錢。唐書卷五十二

三刺史，卽太守，分上中下三等。舊唐書地理志：高祖受命之初，改郡爲州，太守並稱刺史。舊唐書卷三十

八

又職官志上州戶滿四萬以上為上州

刺史一員從三品中州戶滿二萬以上刺史一員正四品上下州戶

不滿二萬

刺史一人正四品下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清肅邦畿參覆官吏宣布德化撫和

齊人勸譚農桑敦敷五教每歲一巡屬縣觀風俗問百年錄囚徒恤鰥寡閱丁口務知百姓之疾苦部內有篤疾才學異能聞於鄉閭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悌悖禮亂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繩之其吏在官公廉正己清直守節者必謹而察之其貪穢諂諛求名徇私者亦謹而察之皆附於考課以為褒貶若善惡殊尤者隨即奏聞若獄訟疑議兵甲興造便宜符瑞尤異亦以上聞其常則申於尚書省而已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精誠感通志行聞於鄉閭者亦具以申奏表其門閭其孝悌力田頗有詞學者率與計偕其所部有須改更得以便宜從事舊唐書卷四十四

又地理志撫州中隋臨川郡武德五年討平林士弘置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宜黃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在京師東南三千三百一十二里舊唐書卷四十

唐代任撫州刺史可考者前後共三十有一人而杜佑則為第八人據雍正江西通志所載為周法

猛武德五年任

薛希莊盧元敏開元間任

張景倩王圓寶應間任

王縉大曆間任

顏真卿杜佑戴叔倫貞元中任

寶顥韓壽永貞間任

穆質元和間任

袁滋張宏靖長慶初任

許鳴謙張謩杜師仁太和時任

穆棲梧會昌時任

盧

諫卿蔡京鄭倚俱大中時任

江靜皇甫瑗咸通間任

鍾離某李某崔瑄王危危全諷杜孝獎柳少安韋彥

師是也

江西通志卷四十六秩官任撫州刺史為正四品上官也

四御史中丞為御史臺職舊唐書職官志御史臺中丞二員正四品下漢御史臺有二丞掌殿內祕書謂之中丞漢



儒藏

杜佑年譜



未改為御史長史、後漢復為中丞、後魏改為中尉正、北齊復曰中丞、後周曰司憲中大夫、隋諱中改為持書御史、為從五品、武德因之、貞觀末避高宗名、改持書御史為中丞、置二員、龍朔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復為中丞、本正五品上、後昇為正四品下、掌持邦國

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中丞為之貳、舊唐書卷四十四唐書職官志、御史臺中丞三人、正四品下、大夫

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唐書卷四十八

五、容管經略南海節度使、領在桂管西南十州、舊唐書地理志、容州下都督府、隋合浦郡之北流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銅州、領北流、豪石、宕昌、渭龍、南流、陵城、普寧、新安八縣、貞觀元年、改為容州、以容山為名、乾元元年、復為容州都督府、仍舊置防禦、經略、招討等使、以刺史領之、刺史充經略、軍使、管鎮兵一千一百人、衣糧稅本管自給、至京師五千九百一十里、北流州所治、漢合浦縣地、隋置北流縣、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其間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趨交趾、皆由北關、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九不還、舊唐

書卷四十一

佑自二十八至四十五歲、其間歷仕諸職、在京而外、更經行江淮、江西、廣東等區、其遊歷之處、當不少也。

二、劉禹錫生。

疑年錄、劉夢得七十二、禹錫生大曆七年壬子、卒會昌二年壬戌、據唐詩紀事、夢得與樂天俱生壬子、劉以會昌二年卒、當為七十一也、白樂天詩、何事同生壬子歲、老於崔相及劉郎、自注、予與蘇州劉郎

中同生壬子歲。疑年錄卷一禹錫爲佑掌文牘之最著者。

三白居易生

疑年錄白樂天七十五。居易生大曆七年壬子卒會昌六年丙寅舊史大中元年卒年七十六考李商隱撰墓碑與新史同則舊史誤也唐詩紀事亦云七十五歲紀事生於正月二十日卒於八月金石錄云舊唐書之居易以大中元年卒年七十六而新史之卒於會昌六年年七十五今碑所書與新史合

疑年錄卷一

大曆八年癸丑。西元七七三三十九歲。

一歷仕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見前。

二柳宗元生

疑年錄柳子厚四十七。宗元生大曆八年癸丑卒元和十四年己亥疑年錄卷一宗元之被貶實佑當朝時也。

大曆九年甲寅。西元七七四四十歲。

歷仕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見前。

大曆十年乙卯。西元七七五四十一歲。

歷仕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見前。

大曆十一年丙辰。西元七七六四十二歲。



歷仕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見前。

大曆十二年丁巳

西元七七七

四十三歲

歷仕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見前。

大曆十三年戊午

西元七七八

四十四歲

歷仕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見前。

大曆十四年己未

西元七七九

四十五歲

徵爲金部郎中等官。

唐書本傳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本傳楊炎入相、徵入朝、歷工部、金部二郎中。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宰相表中、大曆十四年八月、道州司馬楊炎爲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唐書卷六十二

舊唐書德宗紀上、大曆十四年八月庚辰、以道州司馬司正楊炎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舊唐書卷十二

又楊炎傳、德宗卽位、議用宰相、崔祐甫薦炎有文學器用、上亦自聞其名、拜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炎有風儀、博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爲賢相。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案、工部郎中、在代宗時已任用、德宗卽位、復爲金部郎中、新書所說是也。舊書則與工部郎中並舉。

金部屬戶部。舊唐書職官志、戶部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

略金部郎中一

員、從五品上、龍朔爲司珍大夫、咸亨復。掌判天下庫藏錢帛出納之事、領其節制而司其簿領。

舊唐書卷四十

唐書百官志金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兩京市互市和市宮市交易之事百官軍鎮蕃客之賜及給宮人王妃官奴婢衣服

唐書卷四十六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西元七八〇

四十六歲

一爲江淮水陸運使

舊唐書德宗本紀建中元年三月癸巳以諫議大夫韓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將貶劉晏罷使名歸尚書省本司今又命洄判度支令金部郎中杜佑權句當江淮水陸運使一如劉晏韓滉之則蓋楊炎之排晏也

舊唐書卷十二

又楊炎傳感元載恩專務行載舊事以報之初載得罪左僕射劉晏訊劾之元載誅炎亦坐貶故深怨晏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炎作相數月欲貶晏先罷其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又食貨志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尤惡劉晏炎乃奪其權詔曰朕以征稅多門都邑凋耗聽於羣議思有變更將致時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準旨轉運入京者及諸軍糧儲宜令庫部郎中崔河圖權領之今年夏稅以前諸道財賦多輸京者及鹽鐵財貨委江州刺史包佶權領之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準格式條理尋貶晏爲忠州刺史晏既罷黜天下錢穀歸尚書省既而出納無所統乃復置使領之其年三月以韓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句當江淮水陸運使炎尋殺晏於忠州自兵興以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官廚無兼時之食百姓在畿者拔穀授穗以



儒藏

杜佑年譜

供禁軍。泊晏掌國計，復江淮轉運之制，歲入米數十萬斛，以濟關中。

舊唐書卷四十九

唐書食貨志：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淮河渭所宜。故事，轉運船繇潤州，卽鎮江陸運至揚州，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絢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搯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州，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曰：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



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唐書卷五十三

二、詔令狐峘撰代宗實錄。

唐書令狐德棻傳。峘、德棻五世孫。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峘哀掇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於取棄、不稱良史。略建中初、峘爲禮部侍郎、貶衢州別駕。初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唐書卷一百二

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

唐會要制科舉。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姜公輔、元友直、樊澤、呂元膺及第。文辭清麗科、奚涉、梁肅、劉公亮、鄭轅、沈封、吳通元及第。經學優深科、孫玘、黎逢、白季隨及第。高蹈邱園科、張紳、衛良儒、蘇哲及第。軍謀越衆科、夏侯審、平知和、鄭儋、凌正、周渭、丁悅及第。孝悌田力、聞於鄉閭科、郭黃中、崔浩、李牧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建中二年辛酉。西元七八一四十七歲。

一、郭子儀卒。

舊唐書德宗本紀。建中二年五月辛丑、尚父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薨。舊唐書卷十二

二、爲度支郎中和糴使等官。

舊唐書德宗本紀。建中二年十一月乙亥、貶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洄、蜀州刺史、以江淮轉運使度支郎





中杜佑代判度支戶部事。

舊唐書卷十二

舊唐書本傳歷工部金部二郎中並充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時方軍興轉運之務悉委於佑遷戶部侍郎判度支。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本傳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和糴使

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剗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是則佑自建中元年三月至二年十一月間歷任諸職嗣後復爲戶部侍郎及度支郎中兩職。

舊唐書職官志戶部侍郎二員。

正四品下因隋已來改易名位皆隨尚書也。

掌天下田戶均輸錢穀之政令其屬

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

質正焉。度支郎中一員。

從五品上龍朔改為司度大夫咸亨復。

掌判天下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

道途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度其所用轉運徵歛送納皆準程而節其遲速凡和糴和市皆量其貴賤

均天下之貨以利於人凡金銀寶貨綾羅之屬皆折庸調以造凡天下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爲腳直輕

重貴賤平易險溢而爲之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

長行者爲準。

舊唐書卷四十三

唐書百官志戶部侍郎二人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

略

度支郎中一人掌天下租稅物

產豐約之宜水陸道途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

唐書卷四十六

王鳴盛謂軍興治饋係朱滔李希烈朱泚等亂約俱在德宗建中三四年間。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是也。

建中三年壬戌。

西元七八二

四十八歲。

一與韋都賓等論國用。

舊唐書德宗本紀建中三年四月壬戌封朱滔爲通義郡王朱滔王武俊與田悅合從而叛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以軍興庸調不給請借京師富商錢大率每商留萬貫餘並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則國用濟矣判度支杜佑曰今諸道用兵月費度支錢一百餘萬貫若獲五百萬貫纔可支給數月甲子詔京兆尹長安萬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嚴峻長安令薛苹荷校乘車於坊市搜索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京師囂然如被盜賊搜括既畢計其所得纔八十萬貫少尹韋禎又取僦櫃質庫法拷索之纔及二百萬。

舊唐書卷十二

又盧杞傳李希烈請討梁崇義崇義誅而希烈叛盡據淮右鄧襄之郡邑恒州李寶臣死其子惟岳邀節鉞遂與田悅締結以抗王師繇是河北河南連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計諸道用軍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則用兵濟矣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贊亦計無所施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賓等謀行括率以爲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出萬貫者留萬貫爲業有餘官借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上許之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勅既下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苹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既行榜箠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盜賊都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以僦櫃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長安爲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衆邀宰相於道訴之杞初雖慰諭後無以遏即疾驅而歸計僦質與借商纔二百萬貫德宗知下民流怨詔皆罷之然宿師在野日須供饋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儒藏

杜佑年譜

案此可見當時社會與國家之經濟現狀矣。

二上省官議

唐書本傳建中初河朔兵拏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司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產哉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過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議人不省盧杞當國惡之

案疏可見當時政治之冗濫朝廷諸臣之姑息矣。

三被貶爲蘇州刺史改任饒州。

舊唐書德宗本紀建中三年五月乙巳貶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爲蘇州刺史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舊唐書卷十二

又本傳遷戶部侍郎判度支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佑不行改換饒州刺史。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本傳盧杞當國惡之出爲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又盧杞傳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貶蘇州刺史。舊唐書卷二百二十三

舊唐書盧杞傳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甚承恩顧爲杞媒孽貶饒州刺史。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案乾隆蘇州府志蘇州刺史自武德至光化不赴任者四人李勣韋涉杜佑杜兼是也其杜佑下注之建中三年五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貶蘇州未行改饒州又德宗建中至貞元間刺蘇州者前爲韓滉繼爲韋應物滉以建中元年正月由晉州刺史改任應物以貞元初任事。蘇州府志卷五十一案佑

雖初貶蘇州因前蘇州刺史因母喪去官佑母在例不到任南部新書杜佑自戶部侍郎判度支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刺時佑母在杞以憂闕授之佑不得換饒州。南部新書故佑實未嘗至蘇卽調饒

州蘇本上州饒爲下州屬江南西道刺史爲正四品下較蘇州爲劣。

舊唐書地理志饒州下隋鄱陽郡武德四年平江左置饒州領鄱陽新平廣晉餘干樂平長城玉亭弋

陽上饒九縣在京師東南三千三百六十二里。舊唐書卷四十

十七史商榷盧杞以四年貶則佑之出爲刺史在建中四年以前。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唐代任饒州刺史可考者前後共十有五人而杜佑則爲其第十二人據雍正江西通志所載爲薛振

龍朔初任寶儼總章間任第五琦天寶間任張均裴士淹大曆間任李復建中初任馬植李吉甫貞元初任崔確穆贊

歸敬宗杜佑鄭珣瑜韋頌顏標乾符間任是也。江西通志卷四十六秩官

#### 四關播修國史

舊唐書關播傳建中三年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時政事決在盧杞播但斂衽取容而已。舊唐書卷一百三十

建中四年癸亥西元七八三四十九歲

爲御史大夫

舊唐書本傳爲饒州刺史未幾兼御史大夫。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案舊紀稱前饒州刺史杜佑爲廣刺州史則未爲廣州以前當另外御史大夫也。

唐書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正三品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制覆囚則與刑部尚書平閱行幸乘輅車爲導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遲明列於兩觀。唐書卷四十八



舊唐書職官志御史臺大夫一員

正三品秦漢為之制御史大夫副丞相為三公之官魏晉之後多不置大夫以中丞為臺

主隋諱中復大夫降為正四品武德令改為從三品龍朔改為大司憲咸亨復為大夫光宅分臺為左右置左右大夫及廢右臺去左右

字本從三品會昌二年十月勅大夫秦為正卿漢為副相漢末改為大司空與丞相俱為三公掌邦國刑憲肅正朝廷其任既重品秩宜

峻準六尚書例昇為正三品著之於令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告者與三司訊之凡中外百寮之事應彈劾

者御史言於大夫大事則方幅奏彈之小事則署名而已若有制使覆囚則與刑部尚書參擇之凡國

有大禮則乘輅車以為導

舊唐書卷四十四

興元元年甲子

西元七八四

五十歲

為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

舊唐書德宗本紀興元元年三月丙戌以前饒州刺史杜佑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舊唐書卷十二

唐書本傳俄遷嶺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衢疏析塵閤以息火災朱崖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

唐

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本傳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時德宗在興元朝廷故事執政往往遺脫舊嶺南節度常兼

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也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嶺南於唐為道當中國南陲為邊境重地唐書地理志嶺南道蓋古揚州之南境漢南海鬱林蒼梧珠

崖儋耳交趾合浦九真白南等郡分為州七十有三都護府一縣三百一十四其名山黃嶺靈州其大

川桂鬱厥賦蕉紵落麻厥貢金銀孔翠犀象綵藤竹布

唐書卷四十



儒藏

杜佑年譜



舊唐書地理志廣州中都督府隋南海郡武德五年討平蕭銑置廣州總管府廣州刺史充嶺右五府經略在京師東南五千四百四十七里舊唐書卷四十一刺史職已見上節度使職甚隆崇舊唐書職官志節度使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符樹六纛外任之重無比焉至德已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節度使之號節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數也隨軍四人皆天寶後置舊唐書卷四十

五

唐書百官志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帑秣兵仗詣兵部辭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驛輒上聞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齎印迎於道左歲以八月考其治否銷兵爲上考足食爲中考邊功爲下考罷秩則交廳以節度使印自隨祭奠以時入朝未見不入私第唐書卷四十八

唐代任廣州刺史可考者前後五十有四人而杜佑則爲其第十五人據道光廣東通志所載爲劉感

高祖時任唐奉義貞觀初任楊屏元宗時任宋鼎同上賀蘭進明至德元年任韋利見至德八年任張萬頃乾元元年任

張休廣德元年任楊慎微代宗時任徐浩大曆元年任李勉大曆三年任呂崇貫大曆七年任路嗣恭大曆八年任張伯

儀大曆九年任杜佑興元元年任李復貞元四年任薛珏貞元六年任王鏐貞元十一年任趙植貞元十七年任趙昌元和

元年任楊於陵元和三年任鄭綱元和五年任馬總元和八年任崔能元和十五年任鄭權長慶中任崔植長慶四年任胡

證寶曆二年任李憲太和二年任崔護太和三年任李諒太和五年任崔珙太和七年任王茂元同上李從易太和九年任

盧鈞開成元年任李玘會昌間任高翬同上韋正貫大中二年任韋雷咸通元年任鄭愚咸通九年任蕭倣咸通十五年任

鄭從讜咸通十二年任韋荷乾符中任李迢乾符四年任劉崇龜大順元年任陳佩景福二年任嗣薛王知柔崔允乾

符三年任徐彥若光化三年任劉隱天祐元年任是也廣東通志卷十二

貞元元年乙丑西元七八五五十一歲。

一為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見前。

二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

唐會要制科舉貞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韋執誼鄭利用穆質楊邵裴復柳公綽歸登

李直方崔邵鄭敬魏宏簡沈迴田元祐徐兗及第博通典墳達於教化科熊執易劉簡甫及第識同韜

略堪任將相科許贇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貞元二年丙寅西元七八六五十二歲。

一為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見前。

二詔開元禮舉。

唐書選舉志唐制取士之制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

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試散官

能通者依正員唐書卷四十四

唐會要開元禮舉貞元二年六月十一日勅開元禮國家盛典列聖增修今則不列學科藏在書庫使



効官者昧於郊廟之儀、治家者不達冠婚之義、移風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後、其諸邑舉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習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已上者放及第、已下不在放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官例處分。唐會要卷七十六王鳴盛曰、唐禮莫著於開元、新選舉志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試散官能通與正員。又云、貞元二年詔習開元禮者、舉同一經、然則此書立於學官、以爲科目課試取士、其重如此。李涪以開元禮及第、見北夢瑣言第九卷。所以藝文志別載開元禮鏡一百卷、京兆義羅十卷、類釋二十卷、百問二卷、皆所以發揮此書之義、其學盛矣。十七史商榷卷十二唐人之重開元禮、甚至以爲取士之資、則其時好禮之風、朝野皆然矣。故佑作通典、言禮者居其半、而另錄開元禮纂要、蓋亦受當時風尚之影響焉。

貞元三年丁卯、西元七八七五十三歲。

一、被徵爲尚書右丞。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三年五月丙午、以嶺南節度使杜佑爲尚書右丞、以容管經略使李復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舊唐書卷十二又本傳、貞元二年、徵爲尚書左丞。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案、紀爲右丞、傳作左丞、新書本傳亦作右丞、則知左丞誤也。唐書百官志、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尚書、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庶務皆會決焉。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以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効御史舉不當者。吏部

戶部禮部左丞總焉。兵部刑部右丞總焉。唐書卷四十六舊唐書職官志尚書都省。龍朔二年改為中臺光宅

元年改為文昌臺神龍復尚書省領二十四司。六尚書各分領四司尚書令一員令總領百官儀刑端揆其屬

有六尚書凡庶務皆會而決之左右丞各一員。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左丞掌管轄諸司糾正省內

管吏部戶部禮部十二司通判都省事若右丞闕則併行之右丞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若左丞闕右丞兼知其事御史有糾劾不當兼得劾之。舊唐書卷四十三是則左右兩丞其職得相兼焉。

## 二李泌修國史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三年六月丙戌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舊唐書卷十二

又本傳貞元元年除陝州長史充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學士修

國史。舊唐書卷一百三十

貞元四年戊辰。西元七八八五十四歲。

一為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四年六月乙酉以尚書左丞杜祐。十七史商榷六月以尚書左丞杜祐為陝州長史祐當作

佑下文五年十二月等處并同不另出

為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舊唐書卷十三

又本傳徵為尚書左丞又出為陝州觀察使。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案陝虢二州俱屬河南道密邇京畿舊唐書地理志陝州大都督府隨河南郡之陝縣義寧元年置

弘農郡領陝嶠桃林長水四縣。天寶元年改爲陝府置軍。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陝州。仍以陝爲大都督府在京師東四百九十里。又虢州望漢弘進郡隋廢郡爲弘農縣屬陝州。天寶元年改爲弘農郡。乾元元年復爲虢州西至京師四百三十里。俱舊唐書卷三十八長史者大都督府長史也。從三品觀察使以考驗善惡爲主。唐書百官志觀察處置觀察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於州。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爲十道巡

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置司舉從事二人秩比侍御史當時以爲權重難制罷之唯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道各二人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至四年罷八年復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十年又罷十七年復置十道兩畿按察使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觀

察使副使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衙推隨軍要籍進奏官各一人。唐書卷四十九佑之任職蓋繼李泌

## 二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

唐會要制科舉貞元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農史牟陸震柳公綽趙參徐宏毅韋彭壽鄒儒立王及杜倫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縣令科李巽及第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張皓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貞元五年己巳。西元七八九五十五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五年十二月壬申以陝虢觀察使杜祐。注見上檢校禮部尚書兼揚州長史淮



南節度使。舊唐書卷十三

又本傳又出爲陝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唐書本傳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爲淮南節度使，以母喪

解詔不許。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案佑自貞元五年節度淮南，至十六年兼領徐泗，至十九年入朝，在江淮間者十有四年，其歷任甚久。王鳴盛謂貞元三年又入朝，佑年五十三，其節度淮南大約在貞元七八年，或十餘年，自此以後，在淮南甚久，合兼濠泗觀察使，共有十餘年。進書在此年中，直至貞元十九年，方復入爲宰相，自是不復矣。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一大致無誤，惟節度淮南不始七八年耳。其母喪則在十六年以前，並未去官。自五年至十六年間，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五職，其在淮南任事最久。

唐書地理志：淮南道，蓋古揚州之域，漢九江、廬江、江夏等郡，廣陵、六安及南陽、汝南、臨淮之境，爲州十二縣五十三。其名山：潯、天柱、羅塗、八公。其大川：滁、肥、巢、湖。厥賦：絙、絹、綿、布。厥貢：絲、布、紡、葛。唐書卷四十

舊唐書地理志：揚州大都督府，隋江都郡。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國，於潤州江寧縣置揚州，以隋江都郡爲兗州，置東南道行臺。天寶元年，改爲廣陵郡，依舊大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爲揚州。自後置淮南節度使，親王爲都督、領使，長史爲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恒以此爲治所。在京師東南二千七百五十三里。

舊唐書卷三十九



儒藏

杜佑年譜



其長史節度之職已見前文述其餘職舊唐書百官志禮部尚書一員正三品隋舊龍朔改為司禮太常伯光宅

改為春官尚書神龍復也掌天下禮儀祭享貢舉之政令其屬有四總其識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

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又刑部尚書一員正三品隋初改都官尚書又改為刑部龍朔改為司刑太常伯光宅改為秋官

尚書神龍復也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有四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

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又尚書都省左右僕射各一員從三品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匡政光宅元年改為文昌左右相

開元元年改為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為左右僕射掌總理六官綱紀庶務以貳令之職自不置令僕射總判省事

御史糾劾不當兼得彈之舊唐書卷四十三

其職以僕射為最高所謂以特詔起用者也其問何年入朝何年出鎮不可復知綜述於茲據嘉慶揚

州府志唐代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者前後共七十有八人而杜佑為其第四十

九人試舉其姓名為李靖楊恭仁長孫敞李褒譽柳範盧承業李敬元李君球唐之奇杜求仁韋知己

陳敬之張潛蘇瓌武攸緒竇懷貞李懷遠韋安石楊再思韋虛心盧萬石崔日用姚崇李傑王志愔王

昌從李尚隱狄光嗣陸象先李珣李朝隱盧翹王翼李成式竇崇道竇庭蕙張宥皇甫知常柳季誠高

適鄧景山王岐崔圓韋元甫張延賞陳少游杜亞竇覲杜佑李復王鏐張重政李吉甫李鄴衛次公李

夷簡裴度王播段文昌崔從牛僧孺李德裕李紳李讓夷崔郾李珣杜棕崔鉉令狐綯馬舉李蔚劉鄴

高駢李全忠孫儒楊行密楊渥楊隆演是也揚州府志卷三十五秩官

茲就竇覲杜佑李復王鏐四人交替情形如次

附表五 竇覲杜佑李復王鐸交替表

姓名	交替情形
竇覲	貞元五年十一月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赴鎮旬日暴卒。
杜佑	舊唐書本紀云、貞元五年十二月辛未、淮南節度使杜亞爲東都留守。壬申、杜佑兼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蓋覲雖之鎮而亞未去、適值覲卒、仍亞領之、以俟杜佑之代也。
李復	舊唐書杜佑傳、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十三年、詔佑兼淮南節度使、十九年入朝。段平仲傳、杜佑、李復相繼鎮淮南。然則佑丁母憂免、李復代之、十三年再任淮南、又代李復、故云相繼。
王鐸	十九年三月、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以代佑。元和三年入朝。



儒藏

杜佑年譜

貞元六年庚午、西元七九〇五十六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見前。

貞元七年辛未、西元七九一五十七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見前。

貞元八年壬申、西元七九二五十八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見前。

貞元九年癸酉、西元七九三五十九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見前。

貞元十年甲戌、西元七九四六十歲。

一、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見前。

二、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

唐會要制科舉、貞元十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珣、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許堯佐、徐宏毅、杜轂、崔羣、皇甫鎛、王仲舒、許季同、仲子陵、鄭士林、邱穎及第。博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朱穎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李景亮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貞元十一年乙亥、西元七九五六十一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見前。

貞元十二年丙子西元七九六六十二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見前。

貞元十三年丁丑西元七九七六十三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見前。

貞元十四年戊寅西元七九八六十四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見前。

貞元十五年己卯西元七九九六十五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見前。

貞元十六年庚辰西元八〇〇六十六歲。

一加平章事兼領徐泗濠節度使。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六年五月庚戌徐泗濠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張建封卒。壬子。

徐州軍亂不納行軍司馬韋夏卿迫建封子愔爲留後。六月丙午淮南杜祐注見前加同平章事以祐

兼領徐泗濠節度以前虢州參軍張愔起復驍衛將軍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

後十一月癸卯泗州濠州直隸淮南觀察使舊唐書卷十三

舊唐書本傳貞元十三案當作六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爲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制檢校

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佑乃大具舟艦遣將孟準先當之準渡淮而敗佑杖之固



藏

杜佑年譜

境不敢進。及詔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修葺，然於賓僚間依阿無制。判官南宮傳李亞、鄭元均爭權，頗紊軍政。德宗知之，並竄於嶺外。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本傳：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於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舫艦，遣屬將孟準渡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濱棄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傳、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張建封傳：興元元年，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於是大修緝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選兇黨精悍者率勁卒以攻建封，曠日持久，無所剋獲而去。及希烈平，進階封，賜一子正員官。初，建中年，李涓以徐州歸附，涓尋卒，其後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繼爲刺史，爲賊侵削，貧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既創置軍伍，建封觸事躬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綱紀，不妄曲法。貨人每言事，忠義感激，人皆畏悅。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冬，入覲京師，德宗禮遇加等，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令朝參入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賜衣馬珍玩頗厚。建封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向風延頸，其往如歸。貞元時，文人如許孟容、韓愈諸公，皆爲之從事。十八





年遇疾、連上表請速除代、方用韋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卒、時年六十六、冊贈司徒。子愔、愔以蔭授虢州參軍、初建封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事、通誠懼軍士謀亂、適遇浙西兵遷鎮、通誠欲引入州城爲援、事洩、三軍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庫、取戈甲執帶、環繞衙城、請愔爲留後、乃殺通誠、楊德宗大將段伯熊、吉遂、曲澄、張秀等、軍衆請於朝廷、乞授愔旌節、初不之許、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加杜祐同平章事、以討徐州。既而泗州刺史張仵以兵攻埤橋、與徐軍接戰、仵大敗而還、朝廷不獲已、乃授愔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後、仍以泗州刺史張仵爲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爲濠州留後、正授武寧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舊唐書卷一百四十

案、佑之討徐亂、自五月至十一月始平、而佑遂以重望兼領濠泗徐節度矣。

佑之節度淮泗、自副使王鏐外、其幕府中人最著者、

一、書記有劉禹錫、段平仲等、皆長於文學、而禹錫尤著聞。唐書劉禹錫傳、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舊唐書劉禹錫傳、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爲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

韋執誼相善。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

子劉子自傳、相國揚州節度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間、汝宜謀之於始。因白丞相以請、曰諾。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洛猶艱難、遂改爲揚掌書記、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史。劉夢得外集卷九



唐書段平仲傳、段平仲字秉庸、本武威人、隋民部尚書達六世孫。擢進士第。杜佑、李復節度淮南、連表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唐書卷一百六十二

舊唐書段平仲傳、杜佑李復相繼鎮淮南、皆表平仲爲掌書記、移鎮華州、渭州、仍爲從事、入朝爲監察御史。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二判官則有劉伯芻等、亦著名。唐書劉伯芻傳、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行修謹。淮南杜佑表署節度府判官、罷、召拜右補闕、遷主客郎外郎。唐書卷一百六十

舊唐書劉迺傳、淮南杜佑辟爲從事、府罷、屏居吳中、久之、徵拜右補闕、遷主客郎外郎。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三部將則有張仝、杜兼等。唐書忠義傳、張仝者、本爲澤潞將、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舊唐書忠義傳、張仝、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洛、田悅攻之、與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仝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在州十餘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詔未至、病卒。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唐書杜兼傳、杜兼字處弘、中書令正倫五世孫。建中初、進士高第、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爲濠州刺史。杜佑素善兼、終始依爲助力。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舊唐書杜兼傳、兼性浮險、豪侈於氣、故兼所至、人側目焉。尋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時所借護也。

四解求推薦者。則有李藩、薛戎、權德輿等。亦皆名聞士也。唐書李藩傳：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唐

書卷一百六十九

舊唐書李藩傳：建封死，兼悔所志不就，怨藩甚。既歸揚州，兼因誣奏藩建封死時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報之事，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爲報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邪？」乃釋然，除祕書郎。舊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又唐書薛戎傳：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署幕府，三迫乃肯應。故宰相徐映伐衡，奏留之。福建觀察使柳冕辟佐其府。先是，馬總佐鄭滑府監軍，宦人誣劾之，貶泉州別駕。冕欲除總以附倖家，即使戎攝刺史，按置其罪。戎曰：「以是侍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冕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未可屈，揖而去。囚之。



它館環兵脅辱之累月。戎終不爲屈。淮南節度使杜佑聞之。書責冕。會冕亦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間。

復爲藩府交奏。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舊唐書薛戎傳。杜佑鎮淮南。知戎之冤。乃上其表。發書諭冕。戎難方解。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又唐書權德輿傳。權德輿字載之。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杜佑

裴胄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學博士。改左補闕。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舊唐書權德輿傳。貞元初。復爲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杜佑裴胄皆奏請。二表

同日至京。德宗雅聞其名。徵爲太常博士。轉左補闕。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以上九人。皆具載簡冊。爲佑開府淮南時所引用。或識拔者也。人材之盛。冠絕一時。他府莫之比焉。

附表六 淮泗節度時代賓從表

節度徐泗時之賓從				
副使	王鏐	判官	劉伯芻、鄭元、南宮樽、李亞	部將
		書記	劉禹錫、段平仲	張仝、孟準、朱鄭
				杜兼
				薦拔
				李藩、羅珣、裴靖
				薛戎
				權德輿

二、上讓同平章事表。

劉夢得代讓同平章事、高品官吳千金至、奉制某月日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苟或虛授、人無勸心。臣自守方



儒藏

杜佑年譜

隅累更歲時。荷唐虞宣力之寄。乏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答高位。伏以宰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於慘舒。惟以材昇。例無平進。舉不失德。則副蒼生之心。苟非其人。或致外夷之哂。輒思事理。冀盡芻蕘。若以汴河要津。漕運所切。徐方俶擾。師旅未寧。謹當上稟睿謀。下負師律。剋期而進。屈指可平。勵衆率先。是臣之志。既行其事。必在正名。所加節制。安敢飾讓。至於銀青貴服。金鉉重名。勳績無聞。豈宜濫及。伏乞賜寢前命。俯亮愚衷。其新授官告。謹重封進。劉夢得文集卷十五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六年六月丙午。淮南杜佑加同平章事。兼領徐泗濠節度。舊唐書卷十三此爲

佑蒙詔初上辭呈。

三上謝平章事表。

劉夢得代謝平章事。伏蒙獎拔。超踐鈞衡。慮玷大猷。昧死陳讓。再奉嚴旨。不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臣聞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處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雖協夢而求。無聞秉鉞之寄。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維艱。伊昔猶爾。況臣庸瑣。何以克堪。謹當罄竭微誠。奉遵至教。仗天威以攝不類。敷聖澤以遂羣生。上分旰食之憂。下塞素餐之責。力誠不足。心實念茲。臣恪居官次。遐守藩維。不獲伏謝彤庭。陳露丹慊。心存闕下。同犬馬之戀恩。身在淮濱。仰雲天而結思。劉夢得文集卷十五再經挽留。受職而後感謝者也。

四上謝手詔表。

劉夢得代謝手詔。中使閭忠信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手詔。承旨見聖神之略。感恩知身命之輕。中

謝臣素乏異能。幸逢昌運。猥當旌鉞之寄。未靖氛。榮分台鼎之名。何階啓沃。特紆眷思。親灑仙毫。降自九重。粲然五色。初喜麗天之象。遠燭光輝。旋驚垂露之蹤。曲覃霈澤。鸞鳳騫翔而變態。煙雲舒卷以呈姿。賦彩飛文。聳神蕩目。恭維國寶。何幸家藏。應緣軍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自注。詔後批云。朕自書。

劉夢得文集卷十五 德宗手詔賜佑以示獎勵。上此表爲謝者也。

### 五上謝貸錢物表

劉夢得代謝貸錢物。中使南宮懷理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銜恩未酬。居寵彌懼。中謝臣受任斯極。微功莫施。昨以封略未寧。干戈猶動。壽春固壘。以備盜淮。甸興師。以扞姦。經費所資。數盈鉅萬。餽饋時久。供億力殫。遠承如綍之旨。特假聚人之財。軍須不愆。士氣彌振。糗糧既備。永無半菽之虞。孺袴足頒。遠超挾纊之感。劉夢得文集卷十五 本表謝德宗犒賞淮南軍士者也。

### 六上謝赴行營表

劉夢得代謝赴行營。臣自守淮濱。已周星紀。虔奉朝典。粗安遐方。素效未聞。新恩薦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自忝藩翰。屬時清平。無施汗馬之勞。但詠囊弓之什。今則幸遇殊獎。委之專征。以臣率先。是臣素志。況聞徐州士衆。本無叛心。倉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臨疆場。親紀綱。裂帛繫書。論其禍福。一作悔椎牛饗士。養以威聲。冀宣皇風。煦此蠢類。以忠義感脅從之伍。以含弘安反側之徒。革面悛心。期乎不日。其揚州留務。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劉夢得文集卷十五 此佑自揚州都督府至徐州。親自安撫張愔亂軍時所上表也。





七上謝加兵馬使朱鄭官表。

劉夢得代謝加兵馬使朱鄭官奏事官韋溫回特蒙聖恩重賜朱鄭等官告榮分右職光賁遐藩。中謝

臣伏以朱鄭朴忠爲心沈毅見色當建封禦侮之寄見張愔提孩之年。昨者隸職徐州分領蘄縣繹騷之際綆亮彌彰歷險而來實繁其旅詳探本末有足褒稱輒具奏聞恐須獎勸優詔先行已階直指之目殊私薦至超昇獨坐之崇戶領三千爵踰五等恩生非次感異常倫自注初除侍御史續除中丞異姓王。劉夢得文集卷十五

朱鄭本爲建封宿將其時分鎮徐蘄頗具功績故加兵馬使之職而佑爲表以謝之也。

八上賀赦吳少誠復官爵表。

劉夢得代賀赦吳少誠復官爵中使宋惟澄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及詔示洗雪吳少誠等事。瑕累咸滌危疑獲安。中謝臣伏以少誠擅興兵戈事生誑誤自王師致討天威下臨曾無悖辭但聞引咎初懷疑懼雖擁衆以偷生旋感聖神屢拜章而請命陛下念餽餉飛輓之勤閔戰爭暴露之苦舉茲宥過之典副彼效順之誠。劉夢得文集卷十五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六年十月吳少誠引兵歸蔡州上表待罪戊子詔雪吳少誠復其官爵。舊唐書卷十三是表卽少誠歸降時所進呈者也。

九上賀除虔王表。

劉夢得代賀除虔王中使李國真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曉諭便蕃慰安稠疊。中謝擇賢王作

鎮徐方、俾張愔便主留務。上則成邦家磐石之固、下則副士衆拜章之請。戚藩之寄斯重、舊勳之祀獲全。臣素乏方略、謬荷寵光、猥塵將相之名、無施分寸之績。遭逢若此、報效蔑聞。官謗已興、渥刑宜及。陛下恩深覆載、道務含宏、恤公私餽餉之勤、念吏士鋒鏑之苦、特紆神算、昭發德音、危疑獲安、制宜惟固。但以遐守藩條、恪居官次、不獲叩謝雲陛、陳露血誠。未遂周任知止之言、敢逃臧文竊位之咎。劉夢得文

集卷十五

舊唐書德宗諸子傳、虔王諒、德宗第四子。貞元十六年、徐帥張建封卒、徐軍亂。又以諒領徐州節度、大使徐泗濠觀察處置等使、以建子封愔爲留後。舊唐書卷一百五十是虔王諒已四領節度、其聲望尤爲隆重也。

十上慰義陽公主薨表。

劉夢得代慰義陽公主薨、伏以公主妍姿令則、冠極天人、方期作範、壺闈長榮邸第、豈意遘茲短曆、奄謝昌辰。伏慮陛下軫念未捐、深慈莫遣、有虧常膳、罷設宮懸。臣子之情、不任惕戀。劉夢得文集卷十五

唐書諸公主傳、魏國憲穆公主始封義陽、下嫁王士平。主恣橫不法、帝幽之禁中。錮士平於第。久之、拜安州刺史、坐交中人、貶賀州司戶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爲公作團雪散雪辭、狀離曠意。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薨、追封及諡。唐書卷八十三公主之卒、蓋不永年也。

十一上謝冬衣表。

劉夢得代謝冬衣、中使王國清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冬



衣兩副、大將衣四副者。慶忤失圖、捧戴相賀。

中謝

臣謬委寄、獲守藩條。灰琯屢移、塵露無補。頒以兼衣、

賁茲瑣質。降自天府、光於轅門。緘滕既聞、覩綵章之盛節。蹈舞而服、發溫燠於祁寒。愧塵補襃之名、更

荷解衣之賜。恩波下浹、將校同霑。

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時徐亂初平、故政府頒冬衣以賜將士也。

十二上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表

劉夢得代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伏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書。其濠泗兩州、令臣依前收管。臣謬承寵

光、作鎮淮海。位均九伯、權總十連。內省無堪、常恐不逮。伏以兵戈方息、閭里未安。謹當奉宣皇風、慰彼

黔首。且責成於牧宰、期不失於澄清。

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唐書張愔傳、請愔爲留後、假旌節。帝不許。披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以張仝爲泗州留後。杜兼爲

濠州留後。元和初、還濠泗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是則割隸之事、乃暫行法焉。

十三上謝曆日面脂口脂等表

劉夢得代謝曆日面脂口脂等。中使霍子璘至、奉宣聖旨、存問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

臣墨詔及貞元十七年新曆一軸、臘日面脂口脂紅雪紫雪、并金花銀合二忤。舞失容、捧戴無措。

中謝

臣叨榮日深、竊位時久。謬迴宸眷、猥降天人。天書下臨、覩三光之照耀。玉曆爰授、知四氣之環周。雕奩

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含液騰芳。頓光蒲柳之容、永去癘疵之患。

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以上所頒賜、當在

十六年季冬、爲應時之用品也。

貞元十七年辛巳

西元八〇一

六十七歲

一加同平章事兼領徐泗濠節度使見前。

二上慰王太尉薨表。

劉夢得代慰王太尉薨。伏以武俊生逢冒時。天授忠節。奮揚義勇。茂建勳庸。秩冠朝端。參變和於台鉉。姻連戚里。承嘉慶於雲霄。榮掩等夷。事高今昔。方膺作翰之寄。遽迫歸泉之期。鼎臣云亡。梁木斯壞。伏惟陛下。君臣義重。存歿感深。臨冊綏以興懷。聽鼓鼙而軫念。臣恪居官守。奉慰無階。悲慟之誠。有加常品。劉夢得文集卷十五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七年六月丁巳。成德軍節度使。恒冀深趙德棣觀察使。恒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太尉中書令。琅邪郡王。王武俊薨。贈太師。諡曰忠烈。舊唐書卷十三

三賈耽上海內華夷圖等書。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七年十月辛未。宰相賈耽上海內華夷圖。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舊

唐書卷十三

唐書賈耽傳。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彊。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縱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



儒藏

杜佑年譜

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賈耽傳。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爲書十卷。德宗覽之稱善。賜廄馬一匹。銀綵百匹。銀餅盤各一。至十七年。又譔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碁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船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闐闐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僞。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藁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綺。分百郡於作績。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凡諸疎舛。悉從釐正。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至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大半。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鄼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優詔答之。賜錦綵二百匹。袍段六。錦帳二。銀餅盤各一。銀榼二。馬一匹。進封魏國公。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四、舊書謂是年佑上通典疑誤。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七年十月庚戌淮南節度使杜佑進通典凡九門共二百卷。舊唐書卷十三

十七史商榷左補闕李翰撰杜佑通典序云以大曆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案舊唐書佑傳總論佑生平爲人因及作通典事則云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并載其進表云自頃續修年踰三紀云云考佑以大曆之始纂斯典大曆元年佑年三十二貞元十七年進書佑年六十七相距恰三十六年故云三紀翰作序之時佑爲淮南幕僚及書成上進則自爲淮南主帥矣實更三紀而但云累年而成者其實官使府時但粗就初稿而已尚未成也佑入仕雖蚤亦當弱冠歷佑倅兩處方入元甫幕佐幕之初大約已近三十時方草創此書在幕閱數任方爲主客而初稿乃成故云累年而成翰天寶中已以進士知名代宗初年爲侍御史。見舊唐書文苑傳於佑爲先達佑欲藉皇甫士安重其三都故以初稿急求爲序厥後改潤大約屢易稿方定其節度淮南大約在貞元七八年或十餘年自此以後在淮南甚久合兼濠泗觀察共有十餘年進書在此年中直至貞元十九年方復入爲宰相自是不復出矣。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案王說根據舊唐書以大曆元年至貞元十七年爲成書之期所謂恰得三紀之數其說疑誤已見前據唐會要進書在貞元十九年二月與余擬定以大曆三年爲通典撰著之始亦恰得三紀之數也。

五、上論西戎表。



儒藏

杜佑年譜



劉夢得爲淮南杜相公論西戎表。臣一辭闕庭，已僅二載。官當重任，身受厚恩。既懷子矣，戀闕之心，又負臧文竊位之責。西戎背約，寇犯王師。陛下弘貸豺狼，矜其兇悍，布以恩澤。果此知慚，功因德成。不以兵制。故詩云：獫狁孔熾，書稱蠻夷猾夏。惟此小蕃，尚迷聲教。陛下示之大信，弘以舊恩。雖闕防，暫驚而烽燧旋罷。臣負恩方鎮，初懼戎寇正於憂迫之時，果聞仁聖之諭，攘卻凶孽，不勞干戈。臣靜思遠圖，久計莫若存信施惠，以愧其心。歲通玉帛，待以客禮。昭宣聖德，擇奉誼之臣，恢拓皇威，選謹邊之將，積粟塞下，坐甲關中，以逸待勞，以高御下，重其金玉之增，結以舅甥之歡。小來則慰安，大至則嚴備。明其斥候，不撓不侵，則戎狄爲可封之人。沙場無戰死之骨，若天下無事，人安歲稔，然後訓兵命將，破虜摧衝，原州營田靈武，盡復舊地。通使安西，國家長算，悉在於此。計熟事定，舉必有功。苟未可圖，豈曰容易。謹遣某官某奉表。

劉夢得外集卷九

案佑論西戎，卽指吐蕃。蓋在平淮南之亂以後，入朝之前，當貞元十七年也。

貞元十八年壬午

西元八〇二六十八歲

一加同平章事兼領徐泗濠節度使，見前。

按劉夢得在淮南任內爲佑作謝表，有不知其年月者。但佑於十九年二月入朝，然則諸表當作於十八年前，并附於茲。

二上謝墨詔表二首。

劉夢得代謝墨詔，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又以臣所奏羅珣及裴靖政理有方，令

各賜手詔激賞者。義存獎勸。榮冠等夷。中謝臣昨以羅珣、裴靖勵精吏理。效用著明。人咸悅安。俗致殷阜。恐須甄錄。以勸在官。輒獻封章。具陳成績。伏蒙睿鑒。俯亮愚衷。載嘉理行之尤。光示絲綸之旨。守道者益以固志。懷慝者由是悛心。激俗化人。於茲爲大。謬司廉問。職在澄清。幸遇旌善之時。獲免蔽賢之責。

又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跪奉自天之命。遙馳捧日之心。中謝伏以皇帝陛下。遠降王人。特紆宸翰。慰安稠疊。曉諭便蕃。應緣戎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 三上論廢楚州營田表。

劉夢得代論楚州營田。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以楚州營田廢置事。令臣商量奏來者。道存致用。義在隨時。中謝伏以本置營田。是求足食。今則徒有糜費。鮮逢順成。刈穫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闕。常假於供司。較其利害。宜廢已久。皇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田蓄。授彼黎蒸。仍俾薄租。說爲至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須量沃瘠。用立程度。臣已追里正。臣與商量利便。謹具別狀奏聞。

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 四上賜謝春衣表。

劉夢得代賜謝春衣。中使陳日華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春衣兩副。大將衣肆副。寵光不隔於遐藩。慶賜猥霑於裨將。中謝臣素乏器能。謬膺驅使。每慙效薄。常



儒藏

杜佑年譜

懼食浮。陛下覃以至仁，均其厚施。宰元和而布澤，順時律以頒衣。出自禁中，賁於臣下。執領襪而抃舞，失次被纖柔而顧盼增輝。舉體動容，既安且吉。在身不稱，恐招鵜翼之譏。居位無功，叨受鶴紋之賜。下延將校，同荷生成。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五上謝男師損等官表見前。

六上謝賜門戟表。

劉夢得代謝賜門戟。臣得進奏官裴邁狀報：今月九日，軍器使梁延壽奉宣進旨，付所司准省牒，賜臣門戟十二竿者。伏以禮著等威，朝有命數。是昭懋賞，必在疇庸。臣謬荷寵光，素無績效。旌旄之寄，已忝外藩。榮戟爰列，更光私第。賁於棖闌，慶及子孫。覩茲盛儀，實愧虛受。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七上謝端午日賜物表。

劉夢得代謝端午日賜物。中使劉元弼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并衣壹副、金花器叁事、絲壹軸、大將衣肆副、綵絲伍軸、抃舞失容、捧戴無方。中謝伏以朱明仲月，端午佳辰。萬國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露之澤。臣幸逢休運，獲守外藩。叨承睿慈，猥受榮賚。發詔而煥窺宸象，振衣而頓失炎威。色絲表祥，載光於佩服。珍器充玩，盡飾於圓方。恩輝既盈，喜懼交集。下延裨將，共荷鴻私。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貞元十九年癸未。西元八〇三六十九歲。

一上讓淮南立去思碑表。



劉夢得代杜司徒讓淮南立去思碑略伏見淮南節度使王鏐所奏當道將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請爲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允其所奏臣內惟菲薄聲績無聞祇荷恩私慙懼交至中謝臣伏蒙先朝過獎累典方隅頃鎮江都十有四載數周星紀水旱備經境接淮濱兵戎時起至於邑里粗免流離非臣所能悉稟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奚假吏師當漢宣責實之時皆承詔旨王鏐與臣交代輒有上聞況以去思爲名慙無可紀之績伏以建碑有制用令垂文苟非至公翻益貽誚臣伏覽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入爲尚書南海之人請爲刊石璟自遜讓至於再三雖勒其文竟從降制著在國典垂爲美談璟非苟榮人益見德臣才誠不逮心實慕之伏乞聖慈賜寢前命臣情非飾讓義在徇公略劉夢得文集卷十七

二自淮南入朝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九年春二月甲辰淮南節度使杜佑來朝舊唐書卷十三

劉夢得代謝朝覲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懇誠所至敢不罄陳伏惟聖明俯賜矜察中謝臣伏受國恩忝列門蔭脫巾筮仕敢期榮名陳力效官靡樹聲績始因孤直驟歷清班復加朝章作藩外府遠違輦下十有四年恪守淮濱逮今一紀犬馬懷戀寢興匪遑蒲柳易衰遲暮俄及竊位時久妨賢愧深況歷官已來四十八考祇奉朝謁時纔二周服勤郡符荏苒垂老屏營魏闕之思夢想承明之遊如迫餒寒不忘衣食伏惟睿鑒依亮愚衷常賜擇人與臣交代授受之際冀無可虞然後脂車奔赴京冀微願斯畢雖死猶生臣頃以戎務方殷猥加宰輔今既事罷實慙此名爲有藩鎮同時未敢輕上印綬伏惟聖朝赫赫左右惟賢漢愧得人周慚多士臣才略既短齒髮又衰柄用之地甘心自絕所冀退歸舊里

沐浴皇風、絕鐘鳴漏盡之譏、展維桑與梓之敬。匪惟名器不假、實貴骸骨可全。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佑在淮揚任時、嘗召賓客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位極之際、嘗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佑之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污耳。及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佑曰、吾計中矣。計者、即自污耳。劉賓客嘉話錄

其在淮南前後十餘年間、遺愛殊深。嘉慶揚州府志卷六十四金石有杜佑賓佐記、在龍興寺壁。淮南節度使瀟陵公杜佑寫真讚、符載撰、石刻廣陵龍興佛寺壁。杜佑八角石柱題記、在堡城興教寺。郡人阮元重刻、在新城梵覺寺內。岐國公淮南遺愛碑、權德輿撰、在揚州。茲錄其遺愛碑如次。

岐公淮南遺愛碑銘并序

唐文粹卷五十四

權德輿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者、在知人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宇、貞元十九祀、統燭羣生、德侔往初、建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人覲、迺三月壬子朔、登拜司空、秉鈞居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皇帝受神器、弼亮三聖、謨明九功、當冢宰總己之任、護崇陵因山之制、盡董經費、以頒地貢。乃作司徒式、和人則進封岐土、命賜備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物之宜、遵道弘化、匪躬宣力、中外之重、必歸於公。初公之人輔也、制詔副節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爲左僕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鰥孤幼艾、蒙公之化也久、感公之惠也深。鬱陶詠歎、願刻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輒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人不可奪之誠、達於聰明、且用季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輿得類其話言而鋪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不書名、尊大臣也。清明廉真、溫毅弘重、易簡之





道本於健順、忠智之謀、發爲事業、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韋尚書元甫實爲己知、始如自掾吏累爲命介。盈庭闢辯、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自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帥以爲神明。由殿中侍御史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爲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領容州刺史、經略使人爲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中丞、超拜戶部侍郎、出爲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憂闕、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府長史、陝虢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於是邦。禹貢淮海之域、職方東南之奧、產金三品、射利萬室、抗荆衡以沿泛、通夷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爲咽喉。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人有菜色、於是息浮費以悅之、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稅有冒沒者、免其罪、以購之、廢居之豪有委積者、盈其直以出之。瀕海棄地、茭芻填游、一夫之勤、百畝可穫、終古遺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顧、得以蕃殖。先是營部未葺、困倉未完、介夫半寓於仁祠、公聚或委於支郡、公乃慮材用量、事期輯中、權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轅門言言、夏屋耽耽、可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巨廩崇構、輦飛雲、蠹縮以板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多黍多稌、而侵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工以悅使、人以樂成。又瀦雷陂、以溉穡地、醴引新渠、匯於河流、皆省功費、而弘利澤。俄授左揆、竟參大政、加徐泗濠等州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推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以二郡進律。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勤身急病、視闔境如棖闌之內、撫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均安之、識其慘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踰二紀而再掌邦賦、揚美化於方志、流淑聲於



命書其牧臨川也。地參閩蠻人本輕惰。化彼游手。敏於農功。堅舊防而時其蓄泄。當大旱而我有雲雨。每歲徵令。歸諸有司。克變輸將之勤。不虧公上之人。因獲贏利。悉調困窮。其總司計也。權輕重以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而不匱。量入而有節。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宰司沮傷不得久處。其鎮南海也。服嶺阻深。族類猜害。塗巷狹陋。燹埃接連。忿捷相因。鬱攸斯作。公乃修伍列。闢康莊。禮俗以阜。火災自息。南金象齒。航海貿遷。悍將反覆。遠夷愁擾。吏困沓貪。商久阻絕。公乃導其善利。推以誠信。方舩繼至。百貨錯出。邕部絕徼。裔人自擅。誘掖招徠。以威以懷。朱崖黎民。保險三代。種落盤牙。數犯吏禁。公麾偏師。一舉而平。獷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修明。清萬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綏浹洽。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修其方。崇庸大績。其昭昭如是。而又博極書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其言有章。聽者皆竦。作爲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益討論。而折衷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侯有立宣之功。在晉。則當陽成侯決平吳之策。忠力雋賢。寢明而昌。以至曾祖諱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諱慤。尚書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烈考諱希望。歷鴻臚卿。御史中丞。再爲恒州刺史。代鄴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男。贈尚書左僕射。惟南陽公德化茂於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臺。惟僕射有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鄴州。總節制。留府。數與虜礪。奮其威謀。奪鹽泉。吞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人。理行第一。以先大夫代德不烈之若是。公能聿修而弘大之。憑厚貽變。爲不誣矣。居鎮十三年。願修覲謁。拜章十上。西嚮涕洟。上難其繼。慰勉而已。公以述職在於庇人。納忠在於薦賢。密疏請以王公爲代。詔爲之貳。暨公之至也。由大司



寇爲大司馬、以副車戎裝、伏謁和門。禮容渥命、寵耀藩服。介至得請、丹轂載馳、勳籍裨校、乞留遮道。初諭以溫顏、終肅以軍法。既告令尹之政、卒獲子牟之心。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則岐公永享駘臺、如岡如陵、不待瞽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長論道、如公之位、阜俗撫封、如公之心。且以斯人嚮慕、三歲逾甚。尤懼公之功德、寢而不章。初撫人、廣人皆鏤堅石、以攄盛烈。及茲而追琢者三矣。古所謂立信讓以涖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是乎。銘曰：

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于藩于宣。文武杜公、端誠絜矩。化浹陝服、聿來茲土。關我烏鹵、長我禾黍。乃建營部、乃新廩庾。成師足食、比屋安堵。里閭熙熙、衍沃撫撫。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章、血誠上陳。結戀明庭、不私其身。樹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視履、宜錫蕃祉。寅亮三朝、是毗是倚。密勿中樞、矢其謀謨。乃升司空、亦作司徒。九賦既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惟公是圖。彼都人士、飲公之德。彼土樂康、繫公之力。永言介福、杞我岐國。稽合聲詩、于胥篆刻。彼泉斯實、彼石斯泐。公之德輝、永永無極。三奏上通典二百卷。

唐會要修撰、貞元十九年二月、淮南節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其書凡九門、取食貨十二篇、選舉六篇、職官二十二篇、禮一百篇、樂七篇、兵六篇、刑十七篇、州郡十四篇、邊防十六篇。佑多該涉、尤精歷代之要、修通典、識者知其必登公輔之位。其書既出、遂行於時。

唐會要卷三十六

進通典表、臣聞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由是往哲、遞相祖述、將施有政、用父邦家。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

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荒虛、誠爲億度。每念  
懵學、莫探政經、略觀歷代衆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臣既庸淺、寧詳損益、未原其始、莫  
暢其終、尚賴周氏典禮、秦皇蕩滅不盡、縱有繁雜、且用準繩。至於往昔是非、可爲來今龜鏡、布在方冊、  
亦粗研尋、自頃續修、年踰三紀、識寡思拙、心昧辭蕪、圖籍實多、事目非少、將事功畢、有愧乖悚、固不足  
發揮大猷、但竭愚盡慮而已。書凡九門、計貳佰卷、不敢不具上獻、庶明鄙志所之。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其全書要旨、取材方面、以及勤黽著作之意、皆可推見。錢大昕跋通典云、杜岐公撰此書於貞元中、故  
稱德宗爲今上、而州郡篇書恒州爲鎮州、且云元和十五年改爲鎮州、此後人附益、本書於恒字初不  
避也。刑制篇十惡六曰大不恭、注云犯廟諱改爲恭、按唐諸帝無名敬者、前卷卽有大不敬字、讀此一  
條、乃宋人傳寫添入、非本文也。州郡篇改豫州爲荊河州、或稱蔡州、改豫章郡爲章郡、括蒼縣曰蒼縣、  
皆避當時諱。今本或於荊河下添豫字、又有直書豫州豫章者、皆校書之人妄改也。書中虎牢皆避諱  
作武牢、而州郡篇汜水縣下直書虎牢、且有獲虎字、又如韓擒虎、或作擒武、或作擒虎。俱見州郡篇仕宦  
不止執虎子、或作獸子。卷五十四或作虎子。卷二十一皆後人妄改、又改之不盡也。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則通

典本書間有經後人竄改者矣。

四、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遺缺王鏐代。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九年三月壬子朔、以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以淮南  
行軍司馬王鏐、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舊唐書卷十三

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九年三月壬子淮南節度使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卷七

又宰相表中貞元十九年癸未三月壬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杜佑檢校司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卷六十二

唐書王鏐傳召爲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鏐檢校兵部尚書爲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人拜尚書左僕射。唐書卷一百七十

舊唐書王鏐傳拜刑部尚書時淮南節度使杜佑屢請代乃以鏐檢校兵部尚書充淮南副節度使鏐始見佑以趨拜悅佑退坐司馬廳事數日詔杜佑以鏐代之鏐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或有姦鏐畢究之在鎮四年累至司空元和二年來朝真拜左僕射。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 五上謝賜酒食表

劉夢得代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食臣今日至長樂驛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酒食者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於雙闕先受賜於八珍品越脈膳味兼醪醴頓驚凡口倍益歡心無任欣躍。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二此杜佑自淮南初至京時之宴飲也。

### 六上論新羅請廣利方表

劉夢得代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勅賜貞元廣利方五卷右臣得新羅賀正使朴汝言狀稱請前件方一部將歸本國者伏以纂集神效出自聖衷藥必易求疾無隱狀搜方使之祕要拯生靈之天瘡坐比華胥咸躋仁壽遂令絕域逖聽風聲美茲豐功爰有誠詣臣以其久



稱蕃附素混車書。航海獻琛既已通於華禮。釋疴蠲癘。豈獨陷於外區。正當四海爲家。冀覩十全之效。臣卽欲寫付。未敢自專。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自注貞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二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二年春正月乙丑制貞元廣利藥方五百八十六首頒降天下。舊唐書卷十三  
蓋是方爲德宗御選已通行國內。特未行於境外耳。

七進崔叔清詩。

李肇國史補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呼爲淮勅惡詩。國史

補卷之中

八孫杜牧生。

疑年錄杜牧之五十。牧生貞元十九年癸未卒。大中六年壬申。唐詩紀事。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牧之自撰墓志。不書某年。以意推之。俟更考。疑年錄卷一

貞元二十年甲甲。

西元八〇五七十歲。

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見前。

貞元二十一年。

卽順宗永貞元年

乙酉。

西元八〇五

七十一歲。

一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弘文館大學士。

舊唐書本傳貞元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德宗崩佑攝冢宰尋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館大學士時王叔文爲副使佑雖總統而權歸叔文叔





文敗、又奏李巽爲副使、頗有所立。順宗崩、佑復攝冢宰、尋讓金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朝廷允其議。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本傳、貞元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乃出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搖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鹽鐵度支於巽。始度支嗇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練染還少府、識務簡修。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巳、會羣臣於宣政殿、宣遺詔、皇太子宜於柩前卽位。是日上崩於會寧殿、享壽六十四。舊唐書卷十三

又順宗本紀、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卽位於太極殿。上自二十年九月病風、不能言、暨德宗不預、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大行發喪、人情震懼。上力疾衰服、見百寮於九仙門、中外始安。庚子、羣臣上書請聽政。三月丙戌、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杜佑爲度支鹽鐵使。戊子、以翰林學士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杜佑雖領使名、其實叔文專總。五月辛卯、以鹽鐵轉運使副王叔文爲戶部侍郎。時上久疾、不復延納宰臣、共論大政、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忠言、王伾、王叔文、物論喧雜、以爲不可。藩鎮屢上牋於皇太子、指三豎之撓政。八月庚子、改貞元二十



一年爲永貞元年。壬寅，貶右散騎常侍王伾爲開州司馬，前戶部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爲渝州司馬。元和元年正月丙寅朔，皇帝上太上皇尊號。甲申，太上皇崩，享年四十六歲。舊唐書卷十四

唐書宰相表中：永貞元年乙酉三月丙戌，佑檢校司徒。八月癸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壬戌，中書舍人鄭綱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卷六十二

唐書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爲三公，皆正一品，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唐書卷四十

六

舊唐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員。謂之三公，並正一品。魏晉至北齊，三公置府僚，隋初亦置府僚，初拜於尚書省上。唐

因之。三公，論道之官也。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舊唐書卷四十三

佑與綱等皆以高位坐論，頗存姑息。舊唐書鄭餘慶傳：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之議者，云佑私呼爲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亦可見其時政之一斑矣。弘文館隸門下省。舊唐書職官志：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禮儀輕重，得參議焉。舊唐書卷四十三

當時政局頗爲不安，而居中策馭者則王叔文、王伾是也。舊唐書王叔文傳：王叔文者，越州山陰人也。以碁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宮，宮中之事依之裁決。每對太子言，則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倖速進者，與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翬、韓泰、陳諫、柳



宗元、劉禹錫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藩鎮侯伯亦有陰行賂遺請交者。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日久不復關庶政。深居施簾帷。闔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嘗論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臺門。居於翰林爲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爲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於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翬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憫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叔文賦詩。每言錢穀爲國大本。將可以盈縮兵賦。可操柄市士。叔文初入翰林。自蘇州司功爲起居郎。俄兼充度支鹽鐵副使。以杜佑領使。其實成於叔文。數月轉尚書戶部侍郎。領使學士如故。謀奪內官兵權。乃以故將范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叔文未欲立皇太子。順宗既久疾未平。羣臣中外請立太子。既而詔下立廣陵王爲太子。天下皆悅。叔文獨有憂色。皇太子監國。貶爲渝州司戶。明年誅之。王伾、杭州人。始爲翰林侍書待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宗卽位。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伾鬪茸不如叔文。唯招賄賂。無大志。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王叔文主決斷。韋執誼爲文誥。劉禹錫、陳諫、韓翬、韓泰、柳完元、房啓、凌準等謀議唱和。採聽外事。而伾與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湊。而伾門尤盛。珍玩賂遺。歲時不絕。室中爲無門大櫃。唯開一竅。足以授物。以藏金寶。其妻或寢臥於上。與叔文同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居喪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歲。叔文敗方歸。陸質爲皇太子侍讀。尋卒。伾、叔文既逐。詔貶其黨。韓翬、饒州司馬。韓

泰虔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柳宗元、永州司馬、劉禹錫、朗州司馬、凌準、連州司馬、程异、郴州司馬、韋執

誼、崖州司馬。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唐書鄭珣瑜傳：順宗立，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閹人，攘撓政機。韋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饗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家不出。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唐書王伾傳：叔文既居喪，伾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爲宰相，且總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臥，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輿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唐書卷一百六十八然則王叔文等所以不致倡亂大局者，亦緣佑等之主持，所謂老成人者，杜佑有焉。

二、奏請潘孟陽爲度支鹽鐵副使。

舊唐書順宗本紀：貞元二十一年六月戊寅，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舊唐書卷十四

唐書潘孟陽傳：貞元末，王紹以恩倖進，數稱孟陽才，權知戶部侍郎。杜佑判度支，奏以自副。時憲宗新立，詔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副使，并察諸使治否。孟陽恃奧主，又氣豪倨，從者數百人，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招金錢多補吏，譽望大喪。使還，罷爲大理卿。唐書卷一百六十

三、奏和糴以救農傷。

舊唐書順宗本紀貞元二十一年六月甲子度支使杜佑奏太倉見米八十萬石貯來十五年東渭橋米四十五萬石支諸軍皆不悅今歲豐阜請權停北河轉運於濱河州縣和糴二百萬石以救農傷之弊乃下百寮議議者同異不決而止舊唐書卷十四

唐書食貨志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遲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唐書卷五十三和糴之法唐代頗通行惟不得其當故罷之耳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西元八〇六七十二歲

一冊封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

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元年四月丁未杜佑爲司徒唐書卷七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元年正月乙酉宰相杜佑攝冢宰舊唐書卷十四

又本傳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本傳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二讓鹽鐵度支等使李巽代領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元年四月丁未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爲司徒所司備禮冊拜平章事如故

罷領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從其讓也仍以兵部侍郎李巽代領其任舊唐書卷十四

劉夢得代杜司徒謝讓度支鹽鐵等使伏奉制書授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度支及諸道

鹽鐵轉運等使者臣久塵高位尸素已多更受新恩滿盈爲懼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紹登寶位光纂鴻



猷擢用之間、華夷聳聽。況利權所在、宜適變通。國計是資、須明輕重。當至化鼎新之日、在微臣遲暮之年、將何以上副宸衷、下成庶務。陳力無補、庶遵周任之言、循涯若驚、敢飾范宣之讓。

劉夢得文集卷十七

舊唐書食貨志、順宗卽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佑判鹽鐵轉運使、理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榷酤漕運、由其操割、專事貢獻、牢其寵渥。中朝秉事者、悉以利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巽既爲鹽鐵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敖倉、置桂陽監、鑄平陽銅山爲錢。又奏江淮河南峽內、兗鄆嶺南鹽法監院。去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一千七百八十餘萬、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煮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鐵使煮鹽利繫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昇爲揚子留後。四月五日、巽卒。自榷筦之興、惟劉晏得其術、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類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則三倍於晏矣。

舊唐書卷四十九

唐書李巽傳、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朘耗。巽泣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緡。程昇坐王叔文廢、巽特薦引之。昇之計較、精於巽、故巽能善職、蓋有助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舊唐書李巽傳、順宗卽位、人爲兵部侍郎、司徒杜佑判度支、鹽鐵轉運使、以巽幹治。奏爲副使。佑辭重位、巽遂專領度支、鹽鐵使。榷筦之法、號爲難重、唯大曆中、僕射劉晏、雅得其術、賦入豐羨。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惟巽三年登焉。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南部新書貞元初度支杜佑讓錢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南部新書已於此可見佑整理國家經濟之成效矣

### 三上論邊將請擊党項及吐蕃疏

舊唐書本傳元和元年冊拜司徒時河西党項潛導吐蕃人寇邊將邀功亟請擊之佑上疏論之曰臣伏見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迹而公卿廷議以爲誠當謹兵戎備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也略党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我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便賄方物徵發役徒勞苦既多叛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爲使然固當懲革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城聖哲識微知著之遠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誠之完葺使保誠信絕其求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懷柔革其奸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君人覆育羣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保堅永圖置兵衽席天下幸甚略上深嘉納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新書本傳云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即上疏論奏帝嘉納之其疏文有節刪不重錄

### 四上謝追贈表見前

### 五上謝鍾馗曆日表

劉夢得代杜相公謝鍾馗曆日略高品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畫鍾馗一新曆日一軸星紀分回雖逢歲





盡恩輝忽降、已覺春來。伏以圖寫威神、驅除羣癘、頒行律曆、敬授四時。施張有嚴、既增門戶之貴、動用

協吉、常爲掌握之珍。

略劉夢得文集卷十七

六、劉夢得自朗州上書

劉夢得上杜司徒書

略小人受性顓蒙、涉道未至、末學淺見、少年氣粗、常謂盡誠可以絕嫌猜、徇公可

以弭讒慝。謂慎擢防微爲近隘、謂艱貞用晦爲廢忠、芻狗已陳、刻舟徒識、罟獲隨足、俛然無知、事去凝

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說、司馬子長之深悲、跡符理會、千古相見、雖欲勿悲可乎。略小人自居

門下、僅踰十年、未嘗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無遁逃、言行之間、足見真態。略小人之善否、不在衆

人、所以受譴以還、行及半歲、當食而歎、聞絃尚驚、不以衆人之善爲是非、惟以相公之意爲衡準、自違

間左右、亟蒙簡書、慰誨勤勤、窮悴增感、伏想仁念、必見有以拯之。略儻浮言可以事久而明、衆嗤可以

時久而息、弘我大信、以祛羣疑、使惇惇微志、無已笑之歎、覲乎異日、得夷平民、然後裹足西嚮、謝恩有

所、復以塵纓鰲貌、稱故吏於相門、此言朝遂、可以夕死。略伏以大君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分之氣、

懸象廓無私之照、渙汗大號、與人維新。略伏讀赦令、許移近郊、今武陵距京師、贏二千者無幾、小人祖

先壤樹在京索間、瘠田可耕、陋室未毀、濡露增感、臨風永懷、伏希閔其至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補吏

置籍、而滎陽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櫨、誓當齎志歿齒、盡力於井臼之間、斯遂心之願也。如或

官謗未塞、私欲未從、雖爲裔民、乃有善地、則北距澧浦、資宿舂而可行、無道途之勤、蠲僕賃之費、重以

鎮南用和輔理、扇仕風於上游、霽嚴施惠、得以自遂、斯便家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者處之、乞



恩於指顧之間、爲惠有生成之重、雖百穀之仰膏雨、豈諭其急哉。略湘沅之濱、寒暑一候、陽鴈纔到、華言罕聞、猿哀鳥思、啁啾異響、暮夜之後、併來愁腸、懷鄉倦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安高堂、悲然惴慄、常集方寸。略是以因言以見意、恃舊以求哀、敢希末光、下燭幽蟄、孤志多感、重恩難忘、顧瞻門館、慙戀交會、伏紙流涕、不知所云。略劉夢得文集卷十四、原文二千餘言、自注時元和元年。

子劉子自傳、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棄天下、東宮卽位、時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弈、棊得通籍、待詔、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奇之。如是者積久、衆未之知。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翌日、叔文以本官及內職兼充副使。未幾、特遷戶部侍郎、賜紫、貴振一時。愚前已爲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餘日、至是改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等案。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惟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與余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非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詔下內禪、自爲太上皇、後諡曰順宗。東宮卽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祕、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宰相貶崖州、余出爲連州、途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劉夢得外集卷九

舊唐書劉禹錫傳、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後輩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爲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順宗卽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誥、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使判官、頗怙威權、中傷端士。宗元素不悅、武元衡時、武元衡爲御

史中丞又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即日罷官。韓臯憑藉貴門、不附叔文、黨出爲湖南觀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初禹錫宗元等八人犯衆怒、憲宗亦怒、故再貶。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執政惜其材、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會程異轉運、有詔以韓臯及禹錫等爲遠州刺史、屬武元衡在中書、諫官十餘人列言不可用而止。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是則夢得之上司徒公書、亦未奏效也。

七子從郁爲左補闕、人左拾遺、不許改祕書丞。

唐會要左右補闕拾遺、元和元年九月、以拾遺杜從郁爲祕書丞。郁、司徒佑之子、初自太子司議郎爲左補闕、右拾遺崔羣、韋貫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爲宰相之子、不合爲諫諍之官、於是降左拾遺。羣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而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唐會要卷五十六

舊唐書獨孤郁傳、太子司議郎杜從郁拜左補闕、郁與同列論之曰、從郁是宰相佑之子、父居宰執、從郁不宜居諫列、乃改爲左拾遺。又論曰、補闕之與拾遺、資品雖殊、同是諫官、若時政或有得失、不可令子論父、從郁竟改他官。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又韋貫之傳、元和元年、杜從郁爲左補闕、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爲祕書丞。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又唐書韋貫之傳、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案左補闕拾遺俱屬門下省、其性質相同。

唐書百官志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唐書

卷四十六

舊唐書職官志左補闕二員、從七品上左拾遺二員、從八品上、上古無此官名、天后垂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勅記言書

事、每切於旁求、補闕拾遺、未弘於注選、瞻言共理、必藉衆才、寄以登賢、期之進善、宜置左右補闕各二員、從七品上、左右拾遺各二員、從

八品上、掌供奉諷諫、行立次左右史之下、仍附於令、天授二年二月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曆四年、補闕拾遺各置內供奉兩員、七年五

月十一日、勅補闕拾遺宜各置二員也。補闕拾遺之職、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與事有不便於時、不合

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傳其事狀而薦言之。舊唐書卷四十

三

祕書丞屬祕書省、無與於時論、唐書百官志祕書省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上、丞一人、從五

品上、監掌經籍圖書之事、領著作局、少監爲之貳。唐書卷四十七

舊唐書職官志祕書省監一員、少監二員、丞一員、從五品上、魏武帝置、丞二人、隋置一人、正第五品也。祕書監之職、

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爲之貳、丞掌判省事。舊

唐書卷四十三



儒藏

杜佑年譜

八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等科。

唐會要制科舉元和元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禎韋惇獨孤郁白居易曹京伯韋慶復崔綰羅讓崔護薛存慶韋珩李瑀元修沈傳師蕭俛柴宿及第達於吏治可使從政科陳謁及第

唐會要卷七

十六

元和二年丁亥

西元八〇七

七十三歲

一爲司徒請致仕不許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春正月丁酉司徒杜佑辭知政事詔令每月三度入朝便於中書商量政事十一月甲辰詔司徒杜佑筋力未衰起今後每日入中書視事

舊唐書卷十四

又本傳元和元年冊拜司徒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令三五日一人中書平章事每人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常呼司徒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本傳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人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

唐書卷一

百三十六

唐會要名稱元和二年正月司徒平章事杜佑告老詔起之令以後每月三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冀延於內殿沃朕虛心

唐會要卷五十一

全唐文憲宗答杜佑表請致仕詔曰卿量包久大器

茂中和事君推一德之誠與物全四時之信登於台閣則萬事問於胡公守在方隅則四國宗於申伯舉其實行是可專徽頃者殷憂在辰總錄攸重金甌作鎮羣情穆然玉鉉是司庶官咸事朕涉理猶淺





惟賢是圖、遽陳請老之章、將輟弼予之道、一一省覽、良爲憮然。用舍之間、慎重斯在、謂雅志之難奪、豈余衷之可移。是用徵尚德之前、經酌優賢之故、實去煩就簡、免以職業之勤、置几乘車、優其筋力之體。卿宜起今已後、每月之內、常三兩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冀延於內殿、沃朕虛心。如此則居多暇辰、退可以吐納頤志、入參大政、進可以偃息藩寮。靈壽將置於上庠、桑梓豈違於下杜。卿仍以朕此意、宣示百寮、庶乎君臣作合之期、乾坤交泰之義、無媿前列、永貽後昆。致仕之詞、卽宜斷表。全唐

文卷五十九

蓋以一國元老禮待之矣。避暑錄話云、杜佑爲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爲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之也。避暑錄話卷上則亦未盡然也。

### 二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戶二百四十四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邵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戶口。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然人比量天寶土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科發斂、又在常役之外。吉甫都纂其事、成書十卷。舊唐書卷十四

又李吉甫傳、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名寫其圖於篇首、爲五十四卷、號爲元和郡國圖。又與



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爲郡計簿凡十卷皆奏上之行於代。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

唐會要制科舉元和二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吉宏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球姚兗庾威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憑苞陸亘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達於吏治可使從政科蕭睦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四、令狐丕進代宗實錄。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七月癸巳太僕寺丞令狐丕進亡父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贈峘工部尚書。舊唐書卷十四又令狐峘傳元和二年三當作二峘子太僕寺丕始獻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初

峘坐李泌監修國史奏峘所撰實錄一分請於貶所畢功至是方奏以功贈工部尚書。舊唐書卷一百四十

九

元和三年戊子。西元八〇八七十四歲。

一、爲司徒一月三朝謁。

唐會要崇獎元和三年杜佑自去年春已乞致政上於舊臣極隆恩禮表再請上許遂減其朝謁居一歲復令人中書議政事復以不逮爲請遂許一月三度朝謁。唐會要卷五十三

二、族叔杜黃裳卒。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三年九月戊戌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邠國公杜黃裳卒。舊唐書卷十四

杜黃裳傳、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也。登進士第、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貞元末、爲太常卿。王叔文之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尋拜平章事、邠州節度。黃裳有經畫之才、達於權變、然檢身律物、寡廉節之譽。以是居鼎職不久。元和二年八月、封邠國公。三年九月、卒於河中年七十一。贈司徒、諡曰宣。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黃裳與佑同里居、嘗自稱族叔。其郊居記云、貞元中、族叔司空相國黃裳、時任太子賓客者是也。

元和四年己丑、西元八〇九七十五歲。

一、爲司徒、一月三朝謁、見前。

二、裴垪監修國史。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三年九月丙申、以戶部侍郎裴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舊唐書卷十四

又裴垪傳、李吉甫出鎮淮南、遂以垪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加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垪奏集賢御書院請準六典、登朝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自非登朝官、不問品秩、並爲校理。其餘名目、一切勒停。史館請登朝入館者、並爲修撰、非登朝官、並爲直史館。仍永爲常式、皆從之。舊唐書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元和五年庚寅、西元八一〇七十六歲。

一、爲司徒、一月三朝謁、見前。

二、與同列宴樊川別墅、御賜酒饌。



儒藏

杜佑年譜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五年三月辛丑朔宰相杜佑與同列宴於樊川別墅上遣中使賜酒饌

舊唐書卷

十四

又本傳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與公卿讌集其間廣陳妓樂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莫之與比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本傳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苑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

唐書

卷一百六十六

案憲宗賜宴劉夢得有代杜相公謝就宅賜食表

略

右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出自太官飫於

私第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驚蹇未施益重素餐之責舉其匕箸若負丘山

略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二

蓋指此也所謂同列則爲當時諸相洪興祖韓子年譜江我子云元和五年時杜佑裴迥李藩權德

輿爲平章事其他在朝類多賢俊獨假宦官權太盛

韓文類譜卷五

殆指是矣

佑自撰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佑此莊貞元中置杜曲之右朱坡之陽路無崎嶇地復密邇開池水積川流其草樹蒙籠岡阜擁抱在形勝信美而躋攀莫由爰有處士琅邪王易簡字高德經術深於壺祕文章擅於風雅精識窮於治理奧學究於天人棲遲衡茅粃糠爵祿旁洽他藝尤精術數短褐或敝簞笥屢空守道安貧不求不競素嗜山水乘興游衍踰月方歸誠士林之逸人衣冠之良士佑景行仰止邀屈再三惠然肯來披榛周覽因發歎曰懿茲佳景未成具美蒙泉可導絕頂宜臨而面勢山差朝晡難審庸費不廣日月非延輿識無不爲疑佑獨固請卒事於是薙叢莽呈修篁



級詰屈、步邈迤、竹徑窈窕、藤陰玲瓏、勝概益佳、應接不足、登涉忘倦、達於高偶、若處煙霄、頓覺神王。終南之峻嶺、青翠可掬、樊川之清流、逶迤如帶、歲役春仲、成功秋暮、其煩匪病、不憊於素、開雙洞於巖腹、當鬱燠而生寒、交清泉於巘上、遭早暎而淙注、止則澄澈、動則潺湲、宛如天然、莫辨所洩、懸布垂練、搖曳晴空、定東西之方隅、正子午之晷度、境象一變、賓侶咸驚、矧其流觸灣環、曲池瀟淪、美景良辰、賢英迭臻、泛方舟而騁懷、聽清商而怡神、寧知景之將曠、勝事佳趣、諒難備陳。略佑實虛薄、謬竊公台、作相兩朝、空尸高秩、初過從心之歲、即陳歸老之誠、渥澤猥流、皇慈未替、特優筋力之禮、俯念朝謁之勤、任適田廬、恣尋山水、荷天地之大德、蒙亭育之厚恩、上答何階、兢慙是積、而粉榆之敬、恭肅敢虧、每出國門、未嘗公服、導從輩悉令簡省、芻蕘者莫止唐突、及栖弊陋、時會親賓、野老衰宗、嗇夫游繳、亦同列坐、或與銜盃、由是盡得歡心、庶將比洽鄉黨、其城曲墟落、緇黃童艾、杜名杜氏、遍周川原、羣情既用光榮、老天唯增祗懼、或曰茲地頗堪遊翫、深慮勢家凌奪、佑以爲不然、聖主明君、固當制抑、神龍中、故中書令韋公嗣立、驪山幽棲、谷莊實爲勝絕、中宗愛女安樂公主、恃寵懇求、竟不之許、曰大臣產業、宜傳後代、不可奪也、恭惟聖德、載在史策、貞元中、族叔司空相國黃裳、時任太子賓客、韋曲莊亦謂佳麗、中貴人復以公主賞愛、請買賜輿、德宗不許、曰城南是杜家鄉里、終不得取、仰奉聖賢、布於人聽、則二后皆切禁止、所冀善以保安、在子孫但履孝資忠、謹身奉法、無疑欽違、節、克守素風、復何慮也。略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七

權德輿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叶龢、太階齊平。

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巘、左右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巉巖於山腹。下崇岡、冒青蒼、步履平夷、以至於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閑館、幽概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脈、其流泠泠、或決或渟、激而杯行、瀑爲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漣、繚以方塘、輕艫緩棹、沿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沈之適、濯於潺湲、風於碧鮮、紅葩火然、素英雪翻、芊緜葱蒨、杳窈迴合、含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佩拖紳、宗工儁人、金閨玉堂之賓、淑姿修態、迴風遏雲之藝、流光含睇、中飲笑抃、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溫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顙氣、脩然以遺萬物、其無方歟。其不器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岡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間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於巖石云。

唐文粹卷七十五

唐集賢殿校理裴延翰樊川文集序、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





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釋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川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樊川文集序

杜牧朱坡詩、下杜鄉園古、泉聲繞舍嘯、靜思常慘切、薄宦與乖睽、北闕千門外、南山午谷西、倚川紅葉嶺、連寺綠楊堤、迴野翹霜鶴、激潭舞錦雞、濤驚堆萬岫、舸急轉千谿、眉點萱牙嫩、風條柳幄迷、岸藤梢虺尾、沙渚印麕蹏、火燎湘桃塢、波光碧繡畦、日痕絙翠巘、陂影墮晴霓、蝸壁爛斑蘚、銀筵荳蔻泥、洞雲生片段、苔徑繚高低、偃蹇松公老、森嚴竹陳齊、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漢館留館址、周臺接故蹊、蟠蛟崗隱隱、斑雉草萋萋、樹老蘿紆組、巖深石啓閉、侵窗紫桂茂、拂面翠禽棲、有計冠終挂、無才筆漫提、自塵何太甚、休笑觸藩羝、又朱坡絕句三首、故國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詔換魚書、賈生辭賦恨流落、祇向長沙住歲餘、煙深苔巷唱樵兒、花落寒輕倦客歸、藤岸竹洲相掩映、滿池春雨鷺鶉飛、乳肥春洞生鵝管、沼避迴巖勢犬牙、自笑卷懷頭角縮、歸盤煙磴恰如蝸、又憶游朱坡四韻、秋草樊川路、斜陽覆盜門、獵逢韓嫣騎、樹識館陶園、帶雨經荷沼、盤煙下竹邨、如今歸不得、自載望天盆、又秋晚與沈十七舍人期游樊川不至、邀侶以官解、泛然成獨游、川光初媚日、山色正矜秋、野竹疏還密、巖泉咽復流、杜邨連潏水、晚步見垂鉤。俱見樊川詩集蓋自佑至牧數世、並爲遊翫之所也。

又望故園賦有云、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天深、地平木老、隴雲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寂寥四望、蜀峯聯嶂、葱蘢氣佳、蟠聯地壯、繚粉堞於綺城、矗未央於天上、月出東山、苔扉



向闕長煙惹寒寒水注灣。

樊川文集卷一

其地之景物可知。

黃潛樊川記樊川長安勝地也。按圖誌漢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川以樊噲所食邑得名。今爲奉元路。杜廢人萬年而萬年今爲咸寧縣。其南二十里至是是爲樊川。西爲韋曲東爲杜曲則唐人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者也。唐宰相杜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有別墅中有莊林亭卉最爲幽邃日與公卿燕集焉。後以太僕致仕遂居於此。家廟不室遺迹故存。公孫牧之尤愛樊川傾奉貲以治其墅。其知制誥也每退直亟合密友往臨其地。自謂吾志爲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爲樊川集。元和郡縣志萬年縣樊川一名後樊川在縣南三十五里。本杜陵之樊川邨。漢高祖賜樊噲食邑於此。又雍大記朱坡在陝城南四十里與華嚴寺相近。瞰南山之勝故少保杜公池亭在焉。雍錄杜曲在啓夏門外向西少陵原也。雍勝略杜曲在韋曲東十里有南杜北杜杜固謂之南杜杜曲謂之北杜二曲名勝之地二家歷代顯宦賈志唐杜岐公佑郊居山川形勝草木花塢爲極勝佑以太保致仕與昆仲時賢遊從其間。

俱樊川文集注及西安府案

杜曲之間名公寓宅錯落碁布若韓愈之韓莊韋嗣立之直遙公別業王維之輞川別墅等皆與樊

川別墅錯落相望。案舊唐書式方傳稱父作鎮揚州家財鉅萬甲第在安仁里。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而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啓則謂某於京中唯安仁舊第三十間支屋而已。一家骨肉四處安活。

樊川

文集卷十六其盛衰可見。

杜氏盛時自樊川別墅外又有漢上別業師損長子詮等居之。蓋襄陽舊宅也。樊川後改隸胡氏范

氏名御史莊。亦曰范氏莊。馬志范氏莊本唐杜佑郊居。舊史稱有樊川亭、桂林亭。元和七年，佑以太保致仕居於此。范公熙寧中，宋神宗年號自侍御史出買此莊於尚書郎胡拱辰。自杜至范，三易主矣。

今猶謂之御史莊。有溪榭、崑軒、江間、圃堂、林館，謂之范氏五居。亦可見滄桑之變矣。

三宰相于頔、照、佑，例一月三朝。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五年三月丁卯，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舊唐書卷十四

唐書于頔傳：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三奉朝，詔可。

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晃補之舊唐書論：憲宗初立，紀綱粗振。杜佑嘗以老辭位，優詔月三朝禮也。而于頔乃以例請，貴老尊賢之意，不出於朝廷，而可以自致，不但意輕國家，而不臣之跡彰矣。不加貶責，而又從之，主威所以削也。雞肋集卷四十五

四、與吐蕃使議事。

舊唐書吐蕃傳：元和五年五月，遣使論思耶熱來朝，并歸鄭叔矩、路泌之柩。及叔矩男文延等一十三人、叔矩泌平涼之盟陷焉。凡二十餘年，竟不屈節，因歿於蕃中。至是，請和，故歸之。六月，命宰相杜佑等與吐蕃使議事。中書令廳且言：歸我秦原、安樂州地。七月，遣鴻臚少卿攝御史中丞李銘爲人蕃使，丹王府長史兼侍御史吳暈副之。六年至十年，遣使朝貢不絕。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下

唐書吐蕃傳：元和五年，虜以論思耶熱入謝，且歸鄭叔矩、路泌之柩。因言願歸秦原、安樂州，詔宰相杜



佑等與議中書論思邪熱拜於廷佑答拜堂上復以鴻臚少卿李銛丹王府長史吳暈報之自是朝貢歲入又款隴州塞丐互市詔可唐書卷二百十六蓋佑以一時耆望故以見外史也。

五、裴迥進德宗實錄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五年十月庚辰宰相裴迥進所撰德宗實錄五十卷賜迥錦綵三百匹銀器等史官蔣乂韋處厚等頒賜有差舊唐書卷十四

唐書藝文志史部德宗實錄五十卷蔣乂樊紳林寶韋處厚獨孤郁撰裴迥監修唐書卷五十八

舊唐書蔣乂傳乂史官吳兢之外孫以外舍審墳史幼便記覽不倦爲祕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尋奉詔與獨孤郁韋處厚同修德宗實錄五年書成奏御以功拜右諫議大夫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又韋處厚傳元和初登進士第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授祕書省校書郎裴迥以宰相監修國史奏以本官充直館兼史職修德宗實錄五十卷上之時稱信史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元和六年辛卯西元八一七十七歲

一、爲司徒一月三朝謁見前。

二、劉夢得上杜司徒啓。

劉夢得上杜司徒啓略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湯網雖疎久而猶挂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白髮惕厲之日利於退藏是彌年不敢奏記近本州徐使君至奉午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複點竄一無客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歆然感生尋省遭罹萬里不幸方

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容易。伏蒙遠示且曰浮謗漸消況承慶宥期以振刷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行葦萬族咸悅獨爲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似哀歎某材略無取廢錮是宜若非舊恩孰肯留念六翮方鍛思重托於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燼。略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一

子劉子自傳貶朗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連州。劉夢得外集卷九

舊唐書劉禹錫傳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舊唐書卷一百六十蓋夢得自元和元年出貶至十年方歸故云九年也。元年一度上書是年復上啓適佑以次年卒終不得相見也。

### 三李吉甫監修國史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六年正月庚申以淮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國公李吉甫復知政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舊唐書卷四十

元和七年壬辰。西元八一二七十八歲。

### 一六月以太保致仕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七年六月癸巳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平章事崇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杜佑爲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佑累表懇請故也。舊唐書卷十五

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七年六月癸巳杜佑罷。唐書卷七

又宰相表元和七年壬辰六月癸巳佑爲太保致仕。唐書卷六十三



又本傳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子備厚

唐

書卷一百六十六

唐會要崇獎元和七年六月以平章事杜佑爲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朝朔望春日遣中使就宅賜絹五百匹錢五百貫文以佑前後懇請休退遂有優賜

唐會要卷五十三

舊唐書本傳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復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憲宗不獲已許之詔曰宣力濟時爲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己之高風況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贊兼冲讓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論既勤所執彌固則當遂其衷懇進以崇名尚齒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三千戶杜佑巖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溫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學強記知歷代沿革之宜爲政惠人審羣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人和鼎實聿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肅恭在廷華髮承弁茲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纘承丕業恩弘景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邕方伸引翼之儀遽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閑已而復來星珪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輟鄧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怡神保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可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是日上遣中使就佑第賜絹五百匹錢五百匹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宋徐度云杜岐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卽工余嘗於其孫鼎家見一帖論草書曰草書之





法當使意在筆先、筆絕意在爲佳耳。筆勢縱逸、有如飛動、紙尾時年七十八。字又見有少時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極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蘇子瞻作李氏山房記言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正此類爾。卻掃編中則可見杜公家居之生活及其幼年爲學致力之勤矣。

### 二十一月卒諡安簡。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七年辛未、太保致仕杜佑卒。舊唐書卷十五

本傳、其年十一月薨、壽七十八。廢朝三日、冊贈太傅、諡曰安簡。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唐會要諡法、安好和不爭曰安、寬容平和曰安。簡壹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理典不殺曰簡。贈太傅杜佑。初太常博

士柳應規諡佑忠簡。博士尉遲汾又議曰、佑之寬容得衆、全和葆光、不病於物類、其能考終、得不爲寬容乎。和好不爭、自卑仕而極重任、一心於治、以惠物、潔行廉正、人無尤怨、得不爲一德不懈乎。請諡爲

安簡。唐會要卷七十九及八十

### 三故舊之哀悼。

佑以元和七年十一月卒於長安安仁里、以次年春間歸葬於故里少陵原。其故舊禮部尚書權德輿爲作墓銘、又爲祭文、太子太保鄭餘慶、兵部尚書王昭、吏部侍郎楊於陵、戶部侍郎盧坦、刑部侍郎王播、禮部侍郎韋貫之等行、俱相率致祭、以示哀悼。可見杜氏遺愛之深矣。茲錄其原文如次。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公墓誌銘并序。唐文粹卷六十八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冊贈太傅弔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於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間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主王父愨皇中散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總中龢之粹靈蹈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爲國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顓政南方人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貞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歷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綢繆樞極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真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恩遂請禮優師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總已搢紳瞻仰者凡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闇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之化泣南海有威懷之略自淮而南興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承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導其善氣損



怨服義、日用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爲時龜龍、公所樞柅、喜士容物、羣而不黨、理遣情恕、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徼福、不乞靈、物怪氣餒、不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杜陵故地、畎清流、疏灌叢、觴罍引滿、金絲合奏、時賢儁人、結轍在門、極謝安之林墅、異陸賈之裝囊、鄉耆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放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閎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凡推轂之士、繇幕廷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柔淑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損、與其弟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爲卿大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廕、庥之下、咸有淑聲、儼然摧剝、相眩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盍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礎。銘曰：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祇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醵平、五福叢滋、齊之溫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戴、懸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茫茫、厥綈納書、禮優職襄、和氣在上、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宰木號風、虞泉落日、于嗟岐公、居此玄室。

祭杜岐公文

文苑英華卷九百八十三

權德輿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三月甲寅朔二十八日辛巳、禮部尚書權德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保太傅岐國公之靈、伏集作夫惟體溫厚之氣、協休和之運、五常用仁、九德在寬、六朝揚歷、三後相

公契作司徒、爽居太保、致位遂志、晏閑顯尊、極人倫之壽寵、備君上之恩禮。傳曰行道有福。詩曰求福不回。考祥視履、惟公是已。至若徜徉化元、保合太和、扶遵嘉會、將明利澤、漸漬於生民而隱於視聽者、可勝道哉。早辱招羣、仕纔初命、頃沐鴻休、職聯大任、周旋惠愛、僅三十年。集作三十餘年公府閤議、郊居盛集、滄溟活日之量、清廟理神之器、四教五福、明哲始終、話言風采、疑在夢想、變化糾紛、何可勝論。常日賓榻、今茲靈位、常日歡言、今茲聲淚、常日精爽、今茲魂氣、常日鳴騶、今茲騎吹、永去昭代、言歸厚地、平生一樽、拜奠歔歔、尚饗。

祭杜佑太保文

文苑英華卷九百八十四

鄭餘慶等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四月癸未朔九日辛卯、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太一作少保兼判太常寺事鄭餘慶、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王昭、銀青光祿大夫吏部侍郎楊於陵、中大夫守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朝議大夫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王播、朝議大夫權知禮部侍郎韋貫之等、謹以清酌之奠、敬致祭於太保贈太傅杜公之靈、伏惟嶽峙毓德、台符炳靈、實啟邦傑、佐時文明、厚仁保和、待物推誠、夷道不隔、直心無營、紀釐羣官、參歷庶務、周旋四朝、出入三署、顧言慎行、道在忠恕、珪組外身、江河比度、始從郎位、職典邦賦、重人惜費、惠恕周布、建中之初、受命分符、報政長州、擁節番禺、趨俗蠻陬、是訓是濡、既撫淮楚、遂荒隋都、時當徐方、俶擾爲虞、截河鑠流、擁滯邦輸、統以威重、簡於帝俞、鎮寧二境、並建雙旛、十萬貔虎、指麾風趨、任兼文武、志尚詩書、兵賦著典、郡政來蘇、學該地理、識究玄機、天寵載加、時間逾積、聿來登庸、作弼邦國、邦計攸掌、國機畢盡、永貞之際、宮闈祕隔、順皇沉疾、奸臣竊職、公聽

羣位總已夕惕躬宣誥旨捧授金冊一人出震羣邪蕩滌崇秩屬增湛恩備賜朝登劍履樂侔金石沐  
澣良辰宴慰親客朱輪紫綬高盛赫奕戒足思退居高不危國有大計猶將來咨才實不器用皆適時  
位極元老守逾謙卑靈壽方賜懸車忽辭冀期頤以遐保遽樂往而哀隨餘慶等早忝班行嘗承顧盼  
仰台庭以增欵臨素車而申奠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論曰佑之學行前史論之頗詳唐書本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南部新書辛劉禹錫言司

徒杜公佑視穆贊故人子弟也佑見贊爲台丞數彈劾因事戒之曰僕有一言爲太師久計他日少樹敵爲佳穆深納之由是稍霽其威方

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天性精於吏職爲治不皁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  
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本傳佑性敦厚強力尤精吏職雖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爲政弘易不尚皁察掌計治民物便而  
濟馭戎應變卽非所長始終言行無所玷缺唯在淮南時妻畢氏亡後昇嬖妾李氏爲正室封密國太人  
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非之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王鳴盛謂方漢胡廣一句舊無寓貶於褒甚佳然云練達文采不及則不確佑練達何必不如廣而廣亦  
不作詩文何云文采不及乎又謂杜佑妻死而以妾爲正究寓小失佑之大節有虧有母喪不去官耳新  
舊書於此無譏而但疵其寵妾何見之陋十七史商榷卷九十良爲得之

至其治學無稍貶辭唐書本傳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俚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  
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褒美儒者服其





書約而詳。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本傳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己任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爲時賢稱賞房琯以爲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優詔嘉之命藏書府其書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大爲士君子所稱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辯而伏其博設有疑誤亦能質正。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其篤學可知然佑著述甚夥而新舊唐書本傳但舉通典者舉其要以概餘耳自通典外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傳記類有賓佐記一卷子部法家有管氏指略二卷雜家類有理道要訣十卷。唐書卷五十八及五十九宋史藝文志猶著錄之則亦當代通行之書也茲但述通典之內容及其價值如次。

甲通典內容

直齋書錄解題通典二百卷唐宰相京兆杜佑君卿撰採五經羣史歷代沿革廢置羣士議論迄於天寶凡爲八門曰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州郡邊防貞元中表上之李翰爲之序初劉秩爲政典三十五篇佑以爲未盡廣而成之。書錄解題卷五

郡齋讀書志先是劉秩采經史倣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爲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敍載世推該洽三十六年成書德宗時上之。文獻通考卷二百一引

然則通典一書大致以政典爲藍本、不過增加新禮、略加擴充、加爲書耳。蘇東坡謂世之言兵者、咸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

東坡志林

王鳴盛謂通典九門中禮居其一、然禮共一百卷、自四十一卷起至一百五卷止、既已歷敘吉嘉賓軍凶五禮矣、而於一百六卷以下至一百四十卷、共三十五卷、俱撮取大唐開元禮之文、鈔謄人之、仍以吉嘉賓軍凶爲次、何其繁複乎。既以劉秩書爲藍本、乃有自序中隻字不及復襲取官書、攘爲己有、以佑之事力撰集、非難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則此書之成、亦可云易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若佑者誠可謂因人成事者矣。通典之作、意在於禮、全書八門、禮居其一耳、然其分量占全書之半、不但記禮儀而已、又爲禮議若干卷、章實齋謂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敍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衷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文史通義書教中

又謂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爲禮儀二十餘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迹泯者也。

文史通義外篇二

蓋通典

承官禮之遺、尚不脫六典之面目、故特重禮。南宋人撰杜氏通典詳節四十二卷、於杜氏通典八門內



儒藏

杜佑年譜



汰其兵制一門、又刪去喪服之制、故六朝諸儒議禮之文、藉通典以傳者、多不見錄。蓋力求簡約、略無義例者焉。四庫總目政書類存目一

章實齋曰、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爲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包羅衆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疎陋、非也。

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

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爲詳略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爲編年。司馬

光資治通鑑作焉。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倣乎孔蕭。孔逵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二十卷。裴潏太和通

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或正編之的。通鑑或以典故爲紀綱。通典或以詞章存文獻。通選史

部之通、於斯爲極盛也。又曰、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

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爲標目、梁世

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爲未盡、而上達於三王、典之所以

名通也。文史通義釋通此通典極好之釋名也。

其部次凡分八門、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樂、曰兵刑、曰州郡、曰邊防。每門又各分子目。蓋謂既富而教、故先食貨。行教化在設官、任官在審才、審才在精選舉、故選舉職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興禮樂、故次禮次樂。教化墮、則用刑罰、故次兵次刑。設州郡分領、故次州郡、而終之以邊防。蓋爲政治學說



儒藏

杜佑年譜

五八一

上整個的計劃書也。其通典自序所纂通典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財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序、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典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爲之首。十二卷選舉次之。六卷職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禮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邊防末之。十六卷或覽之者庶知篇

第之旨也。

通典卷一

則其命名編次俱有深意、非漫無主張者矣。惟其分目略有參差、李翰稱通典凡八

門、自序亦然。舊唐書本傳則云九門。今本通典亦作九門、似分類有異。王鳴盛之解釋頗得其真。其說曰、或疑翰作序時門類未定、後復廣之、故先後不同者非也。觀佑自序以兵刑爲一、皆稱爲刑、與班史同、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故翰序言八門、今其細目、兵刑仍分爲二者、合之中又自分也。十七史商

摧卷九十

茲分列如次

即亭知見傳本書目、通典二百卷、明嘉靖戊戌方獻夫刻本、又嘉靖中李元昌刻本、增入諸儒議本殿本、平

津館有至元丙戌刻、增入諸儒、杜氏通典詳節四十二卷、無撰人、宋刻小字本、一舊本、明尚寶少卿李忠徹藏者、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市者以爲宋刻、蓋元明翻刻、明本有十行、行二十三字、比較李本、少錯字。

附表七 通典分目表、魏鶴山題跋云全書為文五十七萬有奇

食貨……………十二卷	卷一至十二
選舉……………六卷	卷十三至十公
職官……………二十二卷	卷十九至四十
禮……………一百卷	卷四十一至一百四十歷代沿革六十五卷開元禮三十五卷
樂……………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七
兵……………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至一百六十二
刑……………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七十
州郡……………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至一百八十四
邊防……………十六卷	卷一百八十五至二百

通典篇目

至其剪裁、得失互見。四庫總目、劉秩仿周官之法、摭拾百家、分門銓次、作政典三十五卷、佑以為未備、因廣其所闕、參益新禮、勒為此書、所載上溯黃虞、訖於唐之天寶、肅代而後、間有沿革、亦附載注中。通典自序、本初纂錄止於天寶之末、其後要須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其中如食貨門之賦稅、載周官貢賦、而太宰所掌九貢之法失載。載北齊租調之法、河清三年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而露田之數失載。錢幣不載陳



永定元年制四柱錢法、權酷不載、後周權酒坊法、選舉門不載、齊明帝時制士人品第有九品之科、小人之官復有五等法、考績不載、宋齊間治民之官、以三年六年爲小滿遷換法、職官門如周禮地官有舍人上士二人掌平宮中之政、乃云中書舍人魏置、又隋書大業時改內史監爲內書監、乃僅云改內史侍郎爲內書侍郎、又集賢殿書院載梁有文德殿藏書、不知宋已有總明觀藏書之所、似此之類、未免間有挂漏、兵門所列諸子目、如分引退取之、引退佯敗取之爲二門、分出其不意、擊其不備、攻其不整三門、未免稍涉繁冗、而火獸火鳥之類、尤近於戲劇、州郡門分九州以敘沿革、而信都郡冀州當屬兗而誤屬冀、又極詆水經及酈道元水經注爲僻書、詭誕不經、未免過當、邊防門所載多數萬里外重譯方通之國、亦有僅傳其名、不通朝貢者、既不臨邊、亦無事於防、題曰邊防、名實亦舛、至於各門徵引尚書、周官諸條、多存舊詁、如食貨門引尚書下土墳壚、注謂壚疎也、與孔疏所引說文黑剛士也互異、又瑤琨篠簜、注篠竹箭、簜大竹、亦傳疏所未備、職官門引周官太宰之屬有司會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注云逆謂受也、受而鉤考之、可知得失多少、較賈公彥疏頗爲明晰、似此之類、尤頗有補於經訓、

四庫總目卷八十一

王鳴盛謂、佑以經學但可明道、非法制所垂、惟典禮爲關法制、欲撇去經學以伸己之通典、略書中偶涉經處、每駁去古義、別創新說、所云輒肆荒虛、誠爲億度者、佑每自蹈之、蓋唐中葉經學已亂、故俗多徇俗、十七史商榷卷九十要亦未可厚非焉。

乙、通典價值。

四庫總目、通典博取五經羣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爲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聞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

茲編其淵海矣。

四庫總目卷八十一

乾隆帝謂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損益之詳、紛綸浩博、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相杜佑於爲淮南節度書記時、始出己意、搜討類次、勒成一書、名曰通典、爲類八、爲書二百卷。自唐肅代間、上溯唐虞、雖亦稍據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諸書、要其網羅百代、兼總而條貫之、斯已勤矣。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訖邊防、先養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爲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將其與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則是書實考鏡所必資、豈以供博覽而已哉。

御製重刻通典序

可謂能言其要矣。

左補闕李翰爲序、最能闡其旨、讀者當可知其價值所在。其言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人而不得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類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舉者以多閱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瀕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侍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





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凡有八門、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理法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類、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

通典序

可謂推崇已極、無以加矣。

章實齋曰、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大旨者也。其禮書例目、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志書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

文史通義外篇一

通典一書、全在切實用、舉歷代之典章制度、有影響關係於後世者、揣其始末、爲有系統的敘述、日以個人之經驗、棄取得當、論摘中要、爲研究歷史政治等學之極佳資料也。既能融會貫通、條理分明、因果可見、不爲一斑、得窺其全、其體近於紀事本末、可以補紀傳編年之所不及、而佑實創之也。



通典一書、唐書藝文志歸諸子部、類書類與祖孝徵等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歐陽詢藝文類聚一百卷

張太素策府五百八十二卷等並列。李翰謂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

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

其倫也。通典序

不但此也、類書之作、大抵掇述故典、鮮有別識心裁、僅加獺祭而已、所謂便於檢繙、無切宏用、通典之

爲書也、則爲融會貫通之著作、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李翰序者也。惜當時人

以類書目之、等於捃摭之文、良足扼腕、故李翰序文有今之人賤近而貴遠、昧微而覩著、得之者甚鮮、

知之者甚稀、可爲長太息也。通典序至宋魏了翁跋通典云、杜氏通典之書、包括古今、涵貫精粗、人習

焉不察、例以類書目之、予自成都嘗倣其書爲國朝通典、因得以熟復絡帙。鶴山大全集卷六十四蓋知之

深者矣。

四庫總目以鄭樵通志二百卷、人別史類、通典與馬端臨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俱歸史部政書類、略示

區別、後人每以三通並稱、而首推通典爲最有價值之作、四庫總目、宋鄭樵作通志、與馬端臨作文獻

通考、悉以通典爲藍本、然鄭多泛雜無歸、馬或詳略失當、均不及是書之精核也。四庫總目卷八十一

乾隆帝謂三書各有意義、鄭樵主於考訂、故旁及細微、馬端臨意在精詳、故間出論斷、通典則佑自言

徵於人事、將施有政、故簡而有要、核而不文。重刻通典序雖爲折衷之論、要非確切之評。

周中孚謂其書包括宏富、義例嚴整、繁不至冗、簡不至漏、爲數典之淵海、雖三通並稱、終非通志通考

所能及其精核也。鄭堂讀書記卷二十九

曾滌生謂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文獻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聖哲畫象記序可謂能見其微。

通志之體與通考略殊固不具論。若杜馬之書亦非可同日而語。章實齋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文史通義外篇一

又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劉氏有政典杜氏通典並效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鉅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事迹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文史通義外篇二

梁啓超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制度於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前此所無而杜創之雖其完備不及通考然創作之功馬何敢望杜耶。中國新史學

又曰紀傳體中有書志一門蓋導源於尚書而旨趣在專紀文物制度此又與吾儕所要求之新史較爲接近者也。然茲事所貴在會古今觀其沿革各史既斷代爲書乃發生兩種困難苟不追敘前代則源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複取厭況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闕遺見斯滯



矣。於是乎有統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創作、以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其書採五經羣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議論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李翰序文此實史志著作之一進化也。

其後元馬端臨倣之作文獻通考、雖篇目較繁備、徵引較雜博、然無別識、無通裁。章學誠文史通義評彼書

評僅便繙檢而已。

又曰、有通鑑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斷代之不便、矯正過半矣。中國歷史研究法良不虛也。是則杜氏通典實爲我國史學界開一新紀元、亦卽其最大價值之所在焉。

校記

①識：爲「職」之形誤。《新唐書》卷一六六《杜佑傳》正作「職」。

②曰：當爲「白」之誤。

③「親紀綱」：「親」下闕一「領」字。參見《劉賓客文集》卷一一。

④「謬委寄」：「謬」下闕一「承」字，見右引書卷一六。

⑤城：當作「誠」，見《新唐書》卷一四七《杜佑傳》。

⑥有：衍。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無「有」字。



儒藏

杜佑年譜

## 杜佑年譜補正

岑仲勉

先君留心經世之學、舊政書如三通等、皆丹黃竝下、小子志學之歲、文義稍通、竊嘗摩挲手澤而未  
有得也。十餘年前稍溫故業、頗擬爲杜佑編一年譜、以述先志、多務鮮暇、有志未遑。後聞鄭鶴聲氏業  
有新著、購覽一過、則可議處不少、今摘其大要者論之、可無事疊床架屋、徒資覆瓿矣。

其一、邇歲年譜之作、多如牛毛、作派約分兩種。曰狹義、專取譜主之事蹟編次之。曰廣義、旁及於  
當年有關之史實。後種作法、在譜主事蹟不多者未嘗非填塞篇幅之術、然語夫關係、難立正碁之範  
圍。卽就佑譜言之、如舉賢良方正等制科人選、可以闡人、則有唐一代最重之進士科、何嘗不可兼收。  
以佑終身言之、任外官時多、則各重要藩鎮之遷除黜罷、何嘗不可並蓄。郭子儀之卒、旣書、譜頁六二其  
他宰輔拜免、何爲弗錄。充此論之、勢必至泛濫無歸矣。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斷章取義、竊謂年譜之  
作、仍以狹義者爲正宗。

其二、夫曰年譜、則顧名思義、凡事以系年爲主。古籍零落、固有勢所不許者、然要當盡其可能力  
量、求其較近或最近之年分、斯不至有名無實也。若佑譜、自至德元年至大歷二年先後一紀、皆以當  
人韋元甫幕了之、頁四二又自貞元五年至十五年、亦幾先後一紀、皆以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楊州

長史淮南節度、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了之、頁七五—八〇則譜而不年、本傳具在、何貴此般演爲耶。

其三、譜主之先世及祖父行歷、列於譜前、固也、然如佑譜、佑之行事、尚未開述、卽歷敘其長子師  
損、以迄曾孫孺休之小傳、幾占頁十二、頁一六—二七豈主賓之喧奪、尤昭穆之倒顛。

以上三事其犖犖大者此爲余對於一般年譜作法之私見特於論佑譜時總及之。

徵事首須注意年代譜云諸派之中杜陵最盛有唐之世與韋氏並稱長安諺云城南韋杜去天

尺五辛氏三秦記言其閥閱之隆也頁五六唐之韋杜信繼前代而功名甚盛但辛氏三秦記已見水經注

當六朝作品參隋經籍志考證六此處乃若爲唐時作注脚者殊犯語病。

以下轉入佑譜正文凡擬改之正文頂格書之說明則均低一格。

佑之遠祖曰洪泰二子祖悅顥。

譜引姓氏書辨證云略生洪泰略三子祖悅顥祖字紹先員外散騎常侍悅字望之上柱國吏部尚書。

頁七但據魏書四五祖悅是一人字士豁終高陽太守新表七二上亦言洪泰二子祖悅顥不審鄧名

世何據析祖悅爲二此等處應有說明。

顥生景秀。

附表四洪泰之下誤奪顥及景秀兩代。頁一三

曾祖行敏銀青光祿大夫常州刺史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襄公。

譜引姓氏書辯證云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長史南陽襄公。頁八茲據佑遺愛碑佑誌及元和姓纂補

如上。

祖或作崇中散大夫宮尹丞判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

愨佑遺愛碑佑誌及舊書一四七佑本傳同元和姓纂及新表作崇懿姓氏書辯證作崇愨譜云案唐





世系表作樂

崇訛

懿疑卽其字

頁八

余按錢氏考異嘗謂懿懿字相肖易訛唐人家諱頗嚴慤之曾伯

祖名懿似不至再以懿爲名或字也又隋唐間人往往略二名爲單名

參拙著隋書牧守表七七頁等

則許

崇慤其原名後省爲慤宮尹丞譜訛宮爲京

頁一

○舊書四八龍朔二年改太子詹事爲端尹天授爲

宮尹神龍復舊丞正六品上右司遺愛碑佑誌舊傳新表均同惟姓纂作左司但今郎官柱左司無其名郎官考疑作左者訛是也舊書四三天後永昌元年置左右司員外郎神龍初省後復置員外郎正六品下麗正殿學士遺愛碑及新表同佑誌作詳定學士舊傳作詳正學士按李肇翰林志云至玄宗置麗正殿學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後改爲集賢殿亦草書詔會要六四開元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十三年改爲集賢院依前引官制懿筮仕在武后朝似未嘗充開元初之麗正殿學士韋執誼翰林院故事雖言其後永徽中黃門侍郎顧琮復有麗正之稱然此顯是臨時之制非常置也茲姑存疑以待再考

父希望玄宗開元十年十二月爲和親判官

新書一六六本傳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譜書開元二十四年下云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四年正月丙午北庭都護蓋嘉運及突騎施戰敗之八月甲寅突騎施請和則其和親當在是年

頁二九

非也交河下嫁據通鑑二二二在十年十二月庚子

可參拙著西突厥史料證補二時

佑尚未生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希望官代州都督

說見下文。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正月壬辰以李林甫遙領隴右節度副大使希望以鄯州都督知留後事。

通鑑二一四本年二月書壬辰以李林甫遙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鄯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後此非謂希望已先除鄯州都督至是方令其知節度留後實卽謂新除希望鄯州都督令其以是官知留後事也舊本紀此類書法甚多亦可從下條引新傳比勘而知之。

三月癸未吐蕃寇河西希望與河西節度崔希逸共擊之希望攻拔新城制以其城爲威戎軍管兵千人。

希望自代調鄯舊未詳年月按新書本傳希望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林甫遙領隴右節度係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壬辰所授

參據舊唐書校勘記四

希望遷鄯似亦同時譜於二十五年下著希望爲隴右節度使者

誤。頁三〇緣舊紀九開元二十六年三月癸未京兆地震吐蕃寇河西左散騎常侍崔希逸擊破之鄯

州都督杜希望又攻拔新羅城制以其城爲威戎軍又新紀五同月癸巳吐蕃寇河西崔希逸敗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克其新城本年三月尚稱鄯州都督則二十五年焉得爲隴右節度使況彼除隴右更別有月日可考乎。

三月己巳朔癸未是十五日癸巳是二十五日舊新紀不同通鑑不書日殆未能決定兩者之孰是也。



儒藏

杜佑年譜 補正

通典一七二威戎軍西平郡西北三百十里臣亡父先臣希望開元二十六年置管兵千人馬五十疋西平卽鄯州元和志三九作州西三百五十里通鑑胡注作西北三百五十里又新城王忠嗣碑舊新吐蕃傳及通鑑同十七史商榷八八以爲羅字衍是也

六月辛丑希望自鄯州都督擢隴右節度副使

辛丑四日譜引新吐蕃傳無月日且誤系於二十五年下茲據通鑑補正

七月希望將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關易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管兵萬三千人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前節雖見譜引舊新吐蕃傳

頁三二

然未著得力忠嗣茲參據通鑑及通典補入王忠嗣碑杜希望之

輯鹽泉也三帥受禽公獨潰堅圍護經時之板築卽指此役惟三帥未詳其名

通典一七二鎮西軍安鄉郡城內臣亡父先臣希望開元二十六年置管兵萬三千人馬三百疋安鄉卽河州元和志三九作一萬二千人亦云希望置

鄯州下

顧同卷河州下又云鎮西軍在州西一百

八十里開元三年哥舒翰於索恭川置非徒矛盾且必舛誤因開元三年翰猶未顯也

同年希望又於廓州城內置寧塞軍管兵五百人

通典同卷寧塞軍寧塞郡城內臣亡父先臣希望二十六年置管兵五百人馬五十疋寧塞郡卽廓州

制就加希望通議大夫守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攝御史中丞餘如故。

二十七年譜云唐書杜佑傳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是希望之爲鴻臚卿當在破吐蕃而後或在前年至遲亦爲今歲也此說尚合但譜以希望爲鴻臚卿標題且繁徵新舊百官兩志而綴以說云希望以熟悉蕃情故以充此職也頁三二一三則大失其實矣余檢文苑英華三九七孫逖行制云朝議郎守太

僕少卿員外置同正員使持節都督鄯州諸軍事兼鄯州刺史隴右節度副使仍知經略度支營田等留後事賜紫金魚袋杜希望略頃令討罪爰委行師不憚艱危常先士卒恩威必備權變多方征寇已清堅城又克疇庸是屬舉善攸歸俾膺超等之榮仍列上卿之位可通議大夫守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攝御史中丞餘如故朝議郎正六品上階通議大夫正四品下階散官擢升七階故曰超等太僕少卿從四品上乃亞卿鴻臚卿從三品乃正卿由少卿換正卿故曰上卿永徽已後散官欠階者稱守今希望階止正四品下而官則從三品故曰守唐制內官爲重外官率兼內官之銜如檢校員外置等皆兼銜之稱謂員外置猶清制之額外如額外主事名稱略優者又曰員外置同正員意謂與真

官無別但不任其事與真官絕殊在除授真官時爲事擇人太僕或取其諳馬政鴻臚或取其達蕃情若兼官則不然其遷改祇問階之高下以供點綴希望前守太僕少卿暨今擢鴻臚卿初於馬政蕃情並無關係也制末餘如故三字昧於官制者或輕口讀過然此實最要緊之節目因吾人由是知希望全銜應變爲通議大夫守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攝御史中丞使持節都督鄯州諸軍事兼鄯州刺史隴右節度副使仍知經略度支營田等留後事賜紫金魚袋易言之卽希望並未離去隴右朝廷



所賞功者祇加其虛官。譜乃以爲實任，則由未明官制也。攝是兼任之意。旣守鴻臚卿，又攝御史中丞者，猶諸清制，總督加兵部尚書銜而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加兵部右侍郎銜而兼右副都御史。因外任須兼憲官以司糾察

也。或疑何以遺愛碑書歷鴻臚卿、御史中丞，佑誌書鴻臚卿，則不知唐人碑誌於先代仕歷往往如此省略，固不能以是責德輿。或又譏新傳擢鴻臚卿爲意義欠明，殊不知下文一云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再云希望居數歲未離隴右，言外已見新書雖力求省文，然用字尚多斟酌。如同傳云入爲工部郎中，入爲卽礪表佑之自外遷內，吾人特不細心體會耳。譜旣誤認鴻臚卿爲實任，二十八年下遂不得不更易其辭，而以父希望居邊渾言之，且復枝節其說曰：是時希望當以河西隴右節度使兼鴻臚卿行邊，旣忤仙童被劾去官，其在邊當有數年。頁三五但吾人旣知希望仍充隴右節度副使，則無煩曲解也。譜忽加入河西尤謬。河西隴右於時各有節度，前引新吐蕃傳不嘗云蕭炅代爲河西節度留後乎？頁三二希望何緣遽領兩鎮。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希望自隴右節度副使改恒州刺史。

譜題希望爲鴻臚卿，已於前條辨正。

譜自開元二十八年至天寶四載共六年，均著希望居邊。至天寶五載始著希望遷恒州刺史，且云：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九年十月戊戌，分遣大理卿崔翹等八人往諸道黜陟官吏。又天寶五載三月丙子，遣吏部尚書席豫、左丞崔翹、御史中丞王鉷等七人分行天下，黜陟官吏。希望之被黜，當在斯時。若在開元末，不得云居邊數歲也。頁三五九此其考證又誤。考舊紀九，天寶元年二月，諸州改爲





郡刺史改爲太守。故如恒州刺史。在改制後應稱常山郡太守。又如西河郡太守。在改制前應稱汾州刺史。今遺愛碑云。再爲恒州刺史。代鄴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佑誌云。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舊傳同。使無殊異。何不並云恒汾二州刺史。或常山西河二太守耶。由是以思。知希望改恒州。斷在改制前。卽開元之末。無論在二十八或二十九年。由二十六年起計。皆得謂之數歲。譜之誤在從二十八年起計耳。新傳云。宦者牛仙童行邊。略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唐代宦寺奉使外出。常見之事。譜引劉禹錫代杜諸表。可證。豈得與朝官分行黜陟者並論。抑更有疑焉。舊紀九。開元二十七年六月甲戌。內常侍牛仙童坐贓。決殺之。通鑑二一四同。是仙童誣奏。希望被貶。斷應在此時。已前仙童方以罪被殺。卽有同姓名者。未必沿用不改也。新紀五。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壬午。吐蕃寇邊。河西隴右節度使蕭炅敗之。唐方鎮年表八。隴右杜希望亦至二十七年止。是二十七年八月。隴右節度業有替人。希望果以其前去職矣。循是以推。新傳之居數歲。或僅及一周而止。舊史中所謂數歲。確有不及兩年者。說見拙著

隋書牧守編年表。茲故附於本年云

希望追贈左僕射。譜引劉夢得文集一七。杜司徒謝追贈表。且系以說云。希望之追贈。蓋在佑人相時。當元和元年也。頁一六殆因元和元年四月佑始爲司徒故。然覈諸事實。亦大誤。據舊紀一四。永貞元年九月己卯。十三日禹錫貶連州刺史。十一月己卯。十四日再貶朗州司馬。則元和元年禹錫已在朗州。豈真捉筆無人。相隔數千里。代作一謝表耶。況此種謝表。命下不久。卽應進上。能候數月間之往來郵致耶。表有云。陛下應乾御極。作解庇人。繹其文義。應是永貞元年順宗登極後之覃恩。維時禹錫尚



居京故得代行草擬也。至文題代杜司徒，當是後來編集日書其終官。參下貞元十八年說不可執泥。或曰遺愛碑信撰於元和元年，劉集亦有代杜司徒讓淮南立去思碑，子又何說。余曰：子不觀遺愛碑所云王公累章上請公輒牢讓中止乎？王鏐之初請，必不下逮元和，故劉得代表題曰司徒，亦後來書其終官，與前舉一表無異也。

希望散階加至通議大夫，見前二十六年。佑誌稱銀青光祿大夫，從三品唐制散官遷轉頗緩，有十年不換者，未知是否。追贈誌云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則追贈凡三次也。

天寶末以蔭入仕。

譜於天寶十一載

佑十八歲

書當已入仕，且言杜佑進通典表云：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所謂門資蔭

之謂也。

略人生二十曰弱冠，不得謂之幼，謂之幼者當在其前也。

頁四

○按蔭官出自朝恩，甫在襁褓

亦可蔭官。

清制猶如此

然與人仕有別。幼登官序，猶云幼已蔭官，非必謂幼已入仕也。佑誌云：在玄宗朝

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合觀下文，可見玄宗時尚未補濟南郡參軍也。故附天寶末。

肅宗初補濟南郡參軍，後歷剡縣丞。

佑誌云：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郡掾者濟南郡參軍也。上州參軍事從八品下。至德二載十二月戊午，廢郡復州，誌仍稱郡，知在此已前。譜於至德元載，遽書入韋元甫幕。頁四二差之遠矣。通典三三縣佐條言後漢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誌之廷吏，當指剡縣丞。

寶應元年壬寅，入潤州刺史韋元甫幕。



譜所題入韋元甫幕之疎於考訂、開篇卽已揭之。按李華雲禪師碑、永泰二年某月日、湮槃於潤州丹徒天鄉寺、略御史中丞韋公元輔頃臨潤州、略無何、韋公兼觀察領浙西、案部至京江、略韋公致別之、明日、長老繩牀跏趺、無病而滅、全文三一九李紳大德神異碑、永泰元年浙西廉察使韋元輔、同上六九四宋僧傳二四、大光傳稱永泰元年浙西廉使韋元甫、前引兩元輔均元甫訛、嘉定鎮江志一四謂元甫刺潤州或在寶應、廣德間、立說尚近、故附始於本年。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在潤州幕。

廣德二年甲辰、在潤州幕。

已上兩條承前文言之、譜以始入韋元甫幕書至德元年下、最少亦失早六年矣。

永泰元年乙巳、韋元甫自潤州刺史擢浙西觀察使、辟爲從事。

元甫事蹟具前文、唐方鎮年表五亦以元甫始任浙西著本年下。

大歷元年丙午、在浙西幕、始纂通典。

李翰通典序云、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略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商

榘九〇因謂佑作始於大歷元年、尚無大不合、譜乃云、案佑撰通典、實在元甫爲淮南節度使時、元甫

以大歷初任職、卽大歷三年也、李翰所云大歷之始、當亦指此、大歷十有四年、故云始也、唐會要以

佑進書在貞元十九年二月、不在十七年、大歷三年至貞元十九年、亦實爲三紀、王說疑誤、頁四九、又再

見頁九七。余按淮南元戎者祇翰稱元甫之見官、並不謂佑修書始元甫之節度淮南也、若必咬文嚼字、

則佑進書表固有自頃續修年踰三紀語曰踰則不止三十六年所踰若干又不確知寧能自信大歷三至貞元十九適爲三紀之必合乎故苟無更充分之佐證不足明商榷之誤也。三紀四紀等字有時不能

泥解詳馮浩玉谿生年譜

劉秩卒年未詳梁肅劉迴誌云始公兄祭酒秩幼曹迅並與故相國房公琯厚善

其終也趙郡李公華志焉

全文五二〇

據黃天明氏李華生卒考華卒約大歷八九年。二十六年中央日報秩

之卒更應在此已前

大歷二年丁未在浙西幕

大歷三年戊申正月甲戌

二十九日

浙西團練觀察使蘇州刺史韋元甫入爲尚書右丞

浙西今本舊紀一一訛江西據沈本合鈔改佑當隨元甫離幕其間行蹤未詳

閏六月庚申

十八日

韋元甫自尚書右丞出爲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等使

辟爲從事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

譜題入元甫幕任主客員外郎說云案佑隨元甫入幕爲主客員外郎當與元甫任相始終元甫至大

歷六年卒於位佑亦當以是年去官也

略

佑父希望爲鴻臚寺卿稔於蕃情佑受家學深知其事故以

是職相委耳

頁五〇

五一此亦昧於唐之官制以檢校爲實官檢校者特虛銜耳唐代節鎮賓佐俱由

主者表於朝廷酌加虛銜其所授與其人之才能毫無關係況主客員外乃尚書省實職固非元甫幕

中所能有元甫豈能相委抑虛銜亦有遷轉佑是否本年入淮南幕之初卽累至檢校主客員外郎尚

難確定今始附本年云耳

大歷四年己酉、在淮南幕。

大歷五年庚戌、在淮南幕。

譜於兩年下、均書爲主客郎中。頁五一 二大謬、辨見下年。

李翰時亦參淮南幕。

翰卽爲通典作序者、亦卽吾輩少年所常誦李翰蒙求之李翰也。梁肅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云、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唐文粹九二 又翰所作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末署大歷五祀夏五月丁丑。十五日 日記有云、翰獲庇於有禮之俗。同上七三 是大歷五年夏、翰尚參淮幕也。然則佑當年固與翰同僚、翰頗負文名、其請翰代爲作序、良有因矣。

大歷六年辛亥、李翰爲作通典序。

翰以何年行取入都、史無確考。元龜六三五、大歷八年十月、勅左補闕李翰等考吏部選人判。又翰序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不云前是元甫尚生而佑猶未入都爲金中也。序末祇書左補闕李翰、序不題翰林學士、合此推之、當是翰本年行取爲補闕、臨去之頃、佑屬其代序者。十七史商榷云、既以劉秩書爲藍本、乃自序中隻字不及復襲取官書、攘爲己有、以佑之事力、撰此非難、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則此書之成、亦可云易也。如剏纂在大歷之元、則至是已六年、故序云累年而成、其時必規模已具矣。商榷又云、佐幕之初、大約已近三十、時方草剏此書、在幕閱數任、方爲主客、而初



稿乃成。故云累年而成。按廣德二年佑三十歲。王氏所猜甚近事實。譜擬其二十二歲入幕。至德元載失諸太早。惟王謂經數任始請李翰代序。則又不然。新書二〇三。翰傳大歷中病免。客陽翟卒。翰之病免似在大歷八年後不久也。

八月乙卯。二日韋元甫卒於位。

譜云案佑與元甫相始終。當以是年始致仕也。頁五三此處用致仕字。極欠解。依唐人文字。應云隨府罷。

人爲工部郎中。

官工中是否本年始。無可確考。舊新傳皆云。人爲工部郎中。人字不宜輕輕讀過。緣此是佑初次自外官入爲內官也。譜不諳官制。故於三年至六年書爲主客員外郎。及爲主客郎中。其四年至六年之爲主客郎中。尤誤中復誤。商榷云。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此檢校主客郎元甫所奏置者。又云而佑之歷主客。亦在六年以前也。並未言佑歷主客郎中。譜不知何故。竟誤引商榷之文爲。而佑之主客郎中亦在六年以前也。己之不明。且以誣前賢。疎之極矣。佑佐外幕所得虛銜。原不止檢校主客員外郎一種。佑已前實官系剡縣丞。應依上縣縣丞例作從八品上。員外郎則從六品上。遺愛碑之殿中侍御史。亦是檢校。然

史法弗能盡書。故祇書其最後所歷。舊傳云。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卽提示佑居幕時最高之階。果何據而謂佑晉主客郎中乎。

出充江淮青苗使。



舊傳江西茲據舊書校勘記五〇改江淮工中之始任既未知的年則充青苗使亦難知的年青苗使是差遣非實官舊傳云充江西淮青苗使應注意充字唐代除制凡差遣都言充也然差遣之外仍當有官意其即帶工部郎中爲之說見下建中三年

佑以何年轉撫州刺史無者撫州中州刺史正四品上郎中從五品上本是遷但唐人重郎署故郎中出爲刺史者常以爲貶黜

大歷十四年己未自撫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容州刺史充容管經略史唐方鎮年表七據舊紀一一大歷十四年三月辛酉二十日以前容管經略使容州刺史王翊爲河中少尹又同紀一二建中二年二月甲辰十五日以容州刺史盧嶽爲桂州防禦觀察使因著佑任容管於大歷十四年及建中元年是也譜不加深考自大歷七迄十三凡七年皆書歷任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略經略下實應補使字殊未盡編譜之能事佑果於元甫卒後卽入爲工中者則其居江淮江西約餘六年

譜之誤尤在以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爲佑歷五官青苗使是差遣說見前但就廣義言之亦可謂之爲官若御史中丞與容管經略使則萬萬不能析爲兩任矣經略使是差遣御史中丞是兼帶之內官故舊傳曰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略使十一字應連作一句讀也唐制節鎮常加帶內官以資威重其小者或望淺者加御史中丞大者或資深者加御史大夫由是而各部尚書由是而左右僕射由是而同平章事唐謂之使相佑初任節鎮且非要地其加帶御史中丞於制應





爾也。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三月癸巳二十八日自撫州入爲金部郎中權勾當江淮水陸轉運使。

舊傳云楊炎入相徵入朝歷工部金部二郎中並充水陸轉運使新傳無工部譜從新傳頁五八是也。

炎以大歷十四年八月庚辰十三日自道州奉召入相其抵京最早當在九月但須知舊傳之楊炎入

相系揭起書法意猶云炎入相之後譜卽於十四年下書徵爲金中頁五八非信史也復次舊紀一二

建中元年三月癸巳以諫議大夫韓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略令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

使舊書凡以某人爲某官充某某差遣者往往略書爲以某官某人充某某差遣其例甚多不勝枚舉

運使差遣也權勾當猶充之謂也大抵徵爲金中與充轉運使是本年同時之事參下年舊紀書法譜析

而二之頁五八—九亦不合今郎官柱金中欄佑名次杜黃裳後樊澤前。

建中二年辛酉改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仍兼江淮水陸轉運和糴等使遺愛碑云入爲金部度支二

郎中復兼中丞是兼中丞在度中時舊傳云改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時方軍興餽運之務悉委於

佑是使銜中有和糴字又墓誌銘云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是遷度支郎與遷戶侍同年也會要

八七建中二年十一月度支郎中杜佑兼御史中丞江淮水陸運使此條文當有缺誤殆指其前官

蓋據下引舊紀十一月佑已超遷戶侍也墓誌又云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六職

句指戶侍十聯句指御史中丞今郎官柱度中甚殘泐佑前不知何人次於佑者爲房由參拙著郎官

柱新著錄五七頁。

十一月乙亥<sup>二十一日</sup>超遷戶部侍郎代判度支戶部事。

舊紀一二本年十一月乙亥貶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洄蜀州刺史以江淮轉運使度支郎中杜佑代判度支戶部事杜佑下應補爲戶部侍郎五字知者<sup>1</sup>韓洄既貶卽以佑代洄職<sup>2</sup>舊紀下文三年五月稱貶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sup>3</sup>舊傳云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是也郎中從五品上常例應經正五品上中書舍人一階始遷正四品下之侍郎今忽躐級故遺愛碑曰超拜戶部侍郎也此種異數佑譜自應大書特書今祇於爲度支郎中和糴使等官下附見<sup>頁六二</sup>已自輕重失倫乃又云是則佑自建中元年三月至二年十一月間歷任諸職嗣後復爲戶部侍郎及度支郎中兩職<sup>頁六二</sup>謂佑復爲度支郎中直等於癡人說夢須知郎中是侍郎屬下<sup>參舊書四三</sup>旣遷侍郎非貶黜則不復爲郎中鄭氏蓋誤會判度支爲判度支郎中夫曰判度支者判國家度支之事也試觀新宰相表宰相固常判度支<sup>如六三</sup>

寶歷二年八月裴度判度支其例甚多。豈宰相亦爲度支郎中乎。

建中三年壬戌五月乙巳<sup>二十三日</sup>貶蘇州刺史以憂闕不拜俄換饒州刺史。

舊紀一二乙巳貶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爲蘇州刺史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試與上年十一月紀文比觀便知余謂佑代韓洄爲戶侍之不妥且知判度支之非判度支郎中也。

代請朝覲表有云況歷官已來四十八考祇奉朝謁時纔二周<sup>夢得集一六</sup>今自建中二年十一月底起

計至此剛及七月再加後來爲左丞之一一年零兩月共一年有九月佑以金中度中兼江淮轉運使名雖內官仍是駐外非然者不得謂時纔二周也由此則前文謂佑充江淮青苗使實帶工中駐外可



以獲一佐證。蓋彼時亦不在京供職，故不入計。

本條譜尚不誤。惟引雍正江西通志四六秩官，謂唐任饒州刺史可考者前後共十五人，佑爲其第十

二人云云。

頁六七

余按第七人馬植約，文宗大和末任。

參舊書一七六

第九人崔確，未詳。第十人穆贊，據舊

書一五五，貶饒州別駕。丁母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並未官饒刺。新書一六三云：「貶饒州別駕久之，拜州刺史，顯沿用舊傳。」宋氏求省文，故並虔常二州名略去。後人不將舊傳比讀，以爲州刺史承上饒州言，遂生贊爲饒刺之僞史矣。第十一人歸宗敬，乃歸崇敬之誤。據舊書一四九、新書一六四，系代宗末貶饒州司馬，固非刺史。第十三人鄭珣瑜，貞元初任。見新書一六五第十四人韋頌，未詳。所據當德宗時人，合此觀之，通志所錄實未經詳審者。其所謂第十二人，初無如何考訂上價值也。譜前引通志同卷，謂唐代任撫州刺史可考者前後三十一人，佑居第八。頁五四—五其缺乏時期上價值，當與此無異，今不備考。

建中四年癸亥，在饒州任。

譜於本年下著爲御史大夫，大謬。說見下年。

興元元年甲子三月丙戌。

十五日

自饒州刺史遷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

舊傳云：「未幾，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按如側重俄字，佑抵饒任似應在建中三年下半年，至是已年餘矣。傳之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應十一字連一句，與前大歷十四年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略使例同。廣爲雄鎮，卽余所謂大鎮加御史大夫也。譜於上年著爲御史大夫，且云「案舊紀稱前饒州」



儒藏

杜佑年譜 補正

六〇七

刺史杜佑爲廣州刺史、則未爲廣州以前、當另外御史大夫也。頁六八以爲御史大夫及爲廣州刺史、分作兩截、各隸一年、非徒昧於官制、且失句矣。遺愛碑云、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史。此明年字如呆解、則佑應建中四年方抵饒州。佑誌云、以亞丞相顓政南方、亞丞相卽御史大夫、足見御

史大夫之授、與廣州刺史不能離而爲二。佑在貞元末、未入覲、已前已云歷官四十八考。引見前今郭氏家廟碑錄子儀三十六考、尚一千二百餘字、若舊紀必一一盡著、更將被人亂罵、斷爛朝報不已矣。是舊紀之不書兼御史大夫、勢有所限也。善哉王鳴盛之言曰、書官必書其全銜、元修宋史亦如此。於史法誠覺非宜。然今日觀之、正可以考唐宋官制、亦不恨其太詳也。自不通古今、無學無識之人、觀之、若者本職、若者兼官、若者特賜之名、若者虛加之號、與夫遙領、寄祿、檢校、裏行、階勳、爵秩、食邑、章服、一槩茫然不辨、亦無怪乎其惡繁而好簡矣。商榷七六使王民生今日、正不知如何感慨系之矣。近吳廷燮氏修唐方鎮年表、缺憾雖多、然於此道頗能細究、舊學亦自有專長、吾人其能以空疎文固陋乎。

譜引道光廣東通志、唐任廣州刺史可考者五十四人。頁七〇七一於時代先後、大致尚合、蓋志由阮氏修、在舊方志中固負有盛譽者。

佐幕者有段平仲掌書記。

嘉慶重修楊州府志三五、大都督府長史下、著錄杜佑、繼以李復、其考證云、舊書杜佑傳、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十三年、詔佑兼淮南節度使。十九年入朝、段平仲傳、杜佑、李復

相繼鎮淮南然則杜佑丁母憂免李復代之十三年再任淮南又代李復故云相繼。余按舊書祇言十三年兼徐泗節度使修志者誤引作淮南譜又漫不加察直抄其說頁七八疎矣。考舊書一五三平仲傳杜佑李復相繼鎮淮南皆表平仲爲掌書記復移鎮華州滑州仍爲從事又新一六二平仲傳杜佑李復之節度淮南連表長書記此卽楊府志所本但考舊一二二及新七八復傳復並無節制淮南事自貞元二年以迄復卒舊紀傳於其仕歷尤接續無斷如

貞元二年正月丁未以江陵少尹李復爲容州刺史本管經略使舊紀一二

三年五月丙午以嶺南節度使杜佑爲尚書右丞以容管經略使李復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同上。

徵拜宗正卿加檢校工部尚書未一歲會華州節度李元諒卒以復爲華州刺史略舊傳唐方鎮年表列

徵拜宗正卿於貞元八年是也元諒卒九年十一月。

貞元十年三月乙亥以華州刺史李復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舊紀一三

貞元十三年四月庚午十五日義成軍節度使鄭滑觀察營田使檢校左僕射滑州刺史李復卒同上。

貞元十至十三年間復方別開府滑州何緣淮南代佑歷史之誤必有其因試細審之則嶺南道上正佑復相繼佑久於淮南故舊傳訛嶺作淮新傳沿謬揚志更捏生曲說史冊中如是傳訛者頗多是在讀書時細心體會也舊佑傳之丁母憂起復猶云任上遭喪特詔留任並非去任後復起陳祖范

掌錄下臣有親喪不聽終服卽起任職謂之起復非服滿爲官之稱蓋佑雖留任仍當請假假滿視事唐人便謂之起



復修揚志者泥於俗解故不得不曲說矣新傳云以母喪解詔不許可證。

馬某。

失其名河東集一○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云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略君凡受署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皆爲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蕃舶使經略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司徒佑嗣曹王皋尚書胄尚書伯儀尚書昌皆賢有勞諸侯略司徒佑嘗以國事徵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爲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子之去觀文知馬氏實嘗佐佑嶺南者誌失諸略不詳所任何事矣誌云佑以國事徵亦未詳所指豈徵爲左丞時耶。

皇甫七。

梁肅送皇甫七赴廣州序鎮南杜公負佐世之才有盛名於天下門閭之賓唯吾子屬全文五一八肅卒貞元九年與肅同時帥嶺南者杜姓唯佑故知杜公是佑也唐代皇甫行七者余所知有二一皇甫湜

新書一七六一皇甫鏞白氏集六一然均不類。

貞元三年丁卯五月丙午徵爲尚書左丞。

舊紀一二以嶺南節度使杜佑爲尚書右丞新傳同作右舊紀左譜云案紀爲右丞傳爲左丞新書本傳亦作右丞則知左丞誤也。頁七三余按舊紀一三又云以尚書左丞杜佑爲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則同紀已自不齊況遺愛碑亦作徵爲尚書左丞下文云其登左轄也佑誌入居左轄左轄卽左



儒藏

杜佑年譜 補正



丞此等處當少後人校改則作左爲信新傳承三年舊紀而訛耳。

貞元四年戊辰六月乙酉復以御史大夫出領陝府長史陝虢防禦觀察使。

舊紀祇云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譜沿之。

頁七四

不著所帶內官茲據遺愛碑補譜又云佑之任職蓋

繼李泌

頁七五

然泌以三年六月入相不容虛懸一年之久據唐方鎮年表四則泌後尚經李佐盧嶽

兩任佑始上也。

貞元五年己巳十二月壬申

五日

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

譜自貞元五年起至十五年止皆書歷任云云本文開篇卽已揭其不當且如作右僕射亦欠考訂說見後。

仍兼御史大夫見下引文譜漏。

譜引重修揚州府志三五唐代揚府長史七十八人且謂李復代杜佑

頁七七

八業於前文興元元年

下辨正志於王鏐之後李吉甫之前又著張重政云冊府元龜言順宗朝委重政淮南節度使然是

時王鏐在鎮惟鏐以元和二年來朝吉甫以三年任其間一年或重政代之耶附見於此按唐代曾未

聞張重政其人何因而遽領重鎮元龜猶云委國家重要政事於淮南節度志既誤重政爲人名又加

張姓真是匪夷所思矣況元和二三年已是憲宗非順宗王鏐來朝後固旋任白氏集四〇答王鏐陳

讓淮南節度使表既執圭而肆覲宜返旆而勞旋同卷答鏐賀賑恤江淮德音表在元和四年正月後

見拙著白氏長慶集僞文卿克勤乃職共理爲心均可證復次唐之奇杜求仁韋知己三人志不著

其本事。考徐敬業自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爲左右長史。通鑑二〇三御史臺記光宅初徐敬業謀反夜與江都令韋知止子茂道計議已止或因音近而訛但知止非長史志略其事蹟殆有所諱避也。

貞元六年庚午抵淮南任所。

按淮南除詔之下在上年十二月五日中午間詔書之傳遞事務之交代及由陝赴淮總需一月遺愛碑云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於是邦言本年始抵任所也。

後丁母憂特詔不許解任。

不詳的年譜從揚州志謂佑去而李復代已辨見前興元元年顧譜又云其母喪則在十六年以前並未去官。頁七六此等大節目何相去未兩頁竟不相照應如是耶。依後十二年引元龜則母喪當在十二年前也。

轉檢校刑部尚書。

亦不詳的年舊傳云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佑誌云歷禮刑二尚書是檢校刑尚在丁母憂之後而晉僕射之前也唐制六部工禮最下刑稍上故由禮改刑。

貞元七年辛未奏辟權德輿。

譜祇附見。頁八六不詳年分按舊一四八德輿傳貞元初復爲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杜佑裴胄皆奏請二表同日至京德宗雅聞其名徵爲太常博士轉左補闕八年略據舊紀貞元



元年四月兼爲江西又七年正月庚辰十九日裴胄爲江西則兼之罷府當在本年正月德輿傳下文復承稱八年故知奏辟德輿是本年事。

貞元十二年丙子二月乙亥加檢校左僕射。

元龜帝王部二月乙亥加淮南節度觀察營田使檢校刑部尚書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杜佑檢校左僕射據方鎮年表五引左舊傳作右但下文亦云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復考遺愛碑俄授左揆竟參大政佑誌乃進左揆變和大政與下引寶常傳字均作左譜作右者沿舊傳之偶訛也。

貞元十四年戊寅奏寶常爲參謀授祕書省校書郎。

譜所列寶從頁八七漏常名按褚藏言寶常傳洎貞元十四年秋成德軍節度使太尉王公命從事御史

盧泚貺五百金辟爲掌記不就其年譽淮南節度左僕射霸陵杜公奏爲參謀授祕書省校書郎全文七

六一又常弟庠有勅日至家兄蒙淮南僕射杜公奏授祕校兼節度參謀同書寄上詩。

貞元十六年庚辰六月丙午加同平章事兼領徐泗濠節度使。

舊傳十三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爲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制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據舊書校勘記五〇十三年應作十六年又傳文是兼徐泗節度則揚州志所云十三年詔佑兼淮南節度使爲無根參上文興元元年說譜亦知三當作六頁八一何以又採揚志十三年杜佑李復相繼之說此亦其不相照應之一端也。

是歲營救薛戎。

譜於此事祇附見

頁八五——六

新書一六四戎傳淮南節度使杜佑聞之書責冕會亦病死得解據方鎮

年表六冕似卒貞元末或永貞初其時佑已不任淮南唯舊書一五七馬摠傳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爲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摠坐貶泉州別駕監軍入掌樞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摠從事穆贊鞫摠贊稱無罪摠方免死南仲罷義成系在十六年四月通鑑二三五亦彙敘戎事於本年之下故改移此處戎事亦見元稹所爲戎墓誌

貞元十七年辛巳九月十七日表請寫付新羅賀正使貞元廣利方五卷

譜據夢得集注貞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編十九年下頁一一〇但此時佑去淮已多月九七字相類易訛應是十七年事故改編於此

十月庚戌表進通典於朝凡九門共其二百卷舊傳云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元龜六〇七杜佑爲淮南節度使貞元十七年獻通典皆作十七譜祇因會要三六作十九年二月淮南節度使仕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遂列進書於十九年且云據唐會要進書在貞元十九年二月與余據定以大歷三年爲通典撰著之始亦恰得三紀之數也頁九七余已於大歷元年下有所辨明今會要無善本舛誤累累尤以紀年之數字爲甚拙著突厥集史累有辨正今不備舉此會要不可信賴者若十九年二月佑已身自入朝又與遣人詣闕不合故苟無不易之確證則不如其從衆矣元龜引表文作言涉三紀丙午至辛巳亦恰三紀也若求其實通典當非至本年始成書佑已位高名鉅特借重朝廷爲自己著作之地耳



儒藏

杜佑年譜 補正

上疏論西戎事。

譜云案佑論西戎卽指吐蕃蓋在平淮南之亂以後入朝之前當貞元十七年也。頁九八說雖可信然

尚乏舉證按表有云中河中誅鋤不勞兵革淮右底定不戮一人。譜未引此四句然此數年間河中並無變

亂唯通鑑二三六於本年八月前書云河東節度使鄭僑暴薨不及命後事軍中喧譁將有它變中

夜十餘騎執兵召掌司記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使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則河中當河

東之訛淮右底定乃指十六年十月詔復淮西吳少誠官爵事也表首又云臣一辭闕庭已僅二載。全

文六十二作已經按佑自四年由左丞出爲陝虢未嘗入朝已僅二載句必有傳訛豈應作紀有二載乎

書之以待再考表又云陛下弘貸豺狼矜其凶悍布以恩澤果此知慙功因德成不以兵制其本事

亦未詳。

貞元十八年壬午七月符載入淮南幕。

載送薛評事還晉州序云十八年秋七月余自潯陽來赴丞相府與評事始相值。略廣陵握手秋往汾

晉。全文六九〇薛評事失其名或亦淮南幕之一人也。

是月庚辰。二十六日朝以蔡申光三州春水夏旱賜帛五萬段米十萬石鹽三千石恤之有表謝。

舊紀一三庚辰蔡申光三州春水夏旱賜帛五萬段米十萬石鹽三千石載爲杜相公賀恩賜淮西

粟帛表云今月某日中使某官至伏知聖旨賜淮西節度使吳少誠米若干石鹽若干石帛若干疋。全



時累表辭職。

禹錫代請朝覲表譜附十九年下頁一〇一按表有云遠違輦下十有四年恪守淮潰逮今一紀佑四年自京出爲陝虢計至十七年爲十四年又淮南以六年抵任亦計至十七年爲一紀則禹錫代表應附十七年下載又有請朝覲表云臣自違天顏二十餘載略況臣暮齒筋力漸衰以中人之材當大藩之寄略前後陳乞煩黷聖聰全文六八八亦代佑之作曰前後陳乞則見請之在前而未允矣二十應作一十。

表進廬州嘉禾。

載廬州進嘉禾表云得廬州刺史裴靖狀稱巢縣百姓唐海母喪廬墓手自耕植以備祠祭無何於粟田之中輒產嘉禾一本六穗一本五穗即時差錄事參軍朱寧丁寧考驗事狀明白略故使騰芳高隴擢穎清秋全文六八八按裴靖名見劉禹錫代謝墨詔表譜頁九八廬州隸淮南道下引第二表廬州刺史除改路應故知此事在前。

得風疾朝遣中使朱萬春至賜手詔並賜御札藥方四道有表謝。

載謝賜藥方表云中使朱萬春至伏知聖旨念臣風疾賜臣手詔並賜御札藥方四道略前月九日臣飲食失宜誤爲熱風所中初甚沉頓肢體不安今暫調護稍用衰退全文六八八曰熱風可見在夏秋之間。

朝繼遣中使郭忠政至手詔諭問。





載謝手詔表云、今日日中使郭忠政至、伏奉手詔、以臣微疾、尚軫聖懷、略臣初中風疾、狀候頗劇、自蒙

聖澤特賜神方、略曾不信宿、已覺痊平、全文六八八與前表比、讀知此事在後。

又遣中使齎詔褒慰、並示知除改廬州刺史路應及他州刺史裴靖、羅珣、李正明等。

載謝手詔第二表云、中使某至、伏蒙詔旨褒臣政事、慰臣疾病、并示除改廬州刺史路應等、略臣伏見

自淮而南、天下重鎮、臣叨受旄鉞、僅二十年、略臣所患風疾、漸至降損、略此皆陛下神方祕術之所攻

療、非臣調護所能平愈、伏見除改諸州刺史等、路應和而明、裴靖才而通、羅珣斷而達、李正明強而

毅、陛下或以賞授、或以能遷、或增之以憲司、或擢之以棘寺、全文六八八觀表題第二及神方句、又知此

表在前表之後、二十字應乙、佑以六年抵任、計至此剛十二年餘、故曰僅十二年也、路應、昌黎集二

六有碑、裴靖已見前、珣爲珣誤、見拙著全唐文札記三五五頁、羅珣亦見禹錫代謝墨詔表、譜頁九八

全唐詩五函七冊、羅珣、會稽人家於廬州、貞元中刺本部、以治行聞、再遷京兆尹、同書十一函七訛

爲羅炯、拙著讀全唐詩札記一二六頁已辨之、新表七二上、丹陽有李正明、右衛將軍、乃李靖弟、時

代不合、非此李正明也。

朝因佑累表求代、十月丁亥、四日以刑部尚書王鏐爲淮南副節度使兼行軍司馬。

通鑑二三六、貞元十八年、淮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王鏐爲淮南副節度

使兼行軍司馬、又遺愛碑、居鎮十三年、願修覲謁、拜章十上、西嚮涕淚、上難其繼、慰勉而已、公以述

職在於庇人、納忠在於薦賢、密疏請以王公爲代、詔爲之貳、暨公之至也、由大司寇爲大司馬、以副

車戎裝伏謁和門、此事實爲明年鶚代佑之張本、顧譜於本年下竟不之著、斯爲失考矣。  
朝賜冬衣有表謝。

載謝賜冬衣表云、中使某至、伏奉詔旨并賜臣及將士冬衣等。全文六八八按載在佑幕僅半年、此是本  
年冬所賜無疑。各大節鎮每歲冬末皆有此等恩賜、譜於十六年引禹錫代謝冬衣表、謂時徐亂初平、  
故政府頒冬衣以賜將士。頁九三非事實也。

是歲前淮南同僚崔中丞卒、爲文祭之。

中丞名待考。地載篇杜相公祭崔中丞文云、累參戎府、九牧大郡。略佑自弱齡、實奉周旋、綢繆出處、四  
十餘年、昔佐此府、周行接聯、佑忝末介、公總中權。全文六九一繹文知崔公實佐元甫之幕、佑得結交、或

卽在寶應元年初入潤州幕時、由壬寅計至壬午、恰四十一年。

又易定張茂昭母喪、遣使致祭。

載杜相公祭易棣張相公太夫人文云、輔助司空、淑茂芳馨。大君有命、啓封於邢。全文六九一按舊紀一

三、貞元七年三月、義武軍節度張孝忠卒、贈檢校司空、此卽孝忠之妻茂昭之母也。茂昭丁母憂起  
復、舊新本傳均不載。復考新方鎮表六六、貞元元年、成德軍節度增領德棣二州、元和四年、德棣二  
州隸保信軍節度、不聞棣州隸義武、易棣當易定訛。

淮南幕佐尚有韋溫。

譜祇著劉禹錫、段平仲、劉伯芻及舊傳之鄭元等。頁八七按平仲非淮南佐、已於興元元年下辨正、余



前後所補有寶常符載、穆賞三人。今考禹錫代謝加兵馬使朱鄭官表奏事、官韋溫回唐制節鎮常遣幕佐赴都奏事，是十六年下半年韋溫在淮南幕也。舊書一六八有韋溫係德宗朝翰林學士、韋綬子，疑非其人。佑開府淮揚，足十三載，前後賓佐應有數十，今所知殆不及什二三。惜杜佑賓佐記之題名已失傳矣。

郎官柱封外有鄭元勞考六徵、舊書一四六鄭元傳及舊杜佑傳兩事。余按封外之鄭元，似當貞元中期，或卽佐杜確之人。舊書鄭元傳云：累遷御史中丞，貞元中爲河中節度使杜確行軍司馬，確卒遂繼爲節度使，確以貞元十五年底鎮河中，十八年三月元繼爲節度，均舊紀一三。考德宗晚年被貶者罕得召用，佐杜佑之鄭元既爲德宗竄之嶺外，則此河中節度鄭元是否同人，未可必也。

劉禹錫尚有代謝鍾馗歷日表。

此表見夢得集一七譜收元和元年，頁一一九大誤。表題又代杜相公謝鍾馗曆日，應仍淮南代作，表云：高品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畫鍾馗一新曆日一軸，不知的年，故與後條同附本年。

淮南任內曾授和州刺史裴誼爲本州圍練使。

和州亦淮南所轄，劉禹錫送湘陽熊判官孺登府罷歸鍾陵，因寄呈裴中丞二十三兄詩，自注：中丞爲博士，製相國柳宜城謚議，識者韙之，頃授予以其本，厥後牧和州，節度使杜司徒以中丞材譽俱高，欲令軍裝以重戎府，故授以本州團練使，滿座觀腰鞬，禮成驩甚，相視而笑，後房燕樂，卜夜縱談，予忝司徒之賓，時獲末座。全唐詩六函二冊禹錫一佑在淮未加司徒，亦後來追稱，與前引代杜司徒謝追贈

缺页

貞元二十年甲申年七十以歲及懸車三上表致仕不許。

墓誌云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抗章告老三上不允譜失著。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

譜於本年收上謝追贈表及上謝鍾馗歷日表誤也前已辨正。

元和三年戊子長子師損除工部郎中有表謝。

白氏長慶集四〇答杜佑謝男師損除工部郎中表云卿道贊謨猷功成輔弼師損克承訓義雅有令名豈惟賞延兼以能選班行久次頗積公勤郎署稍遷未爲渥澤省茲章奏深見懇誠所謝知據余

考證是本年事。白氏長慶集偽文。譜失著。

元和五年庚寅。

譜於本年收禹錫代杜相公謝就宅賜食表大誤禹賜已久貶朗州不克代草表也說見前。

八月權德輿撰杜岐公郊居記刻石。

譜祇據唐文粹七五收其文。

頁一三一

三按集古錄目四唐杜佑郊居記太常卿權德輿撰正書不著

名氏元和五年八月立又金石錄九唐杜岐公郊居記權德輿撰正書無姓名元和五年八月考舊書一四八德輿傳遷太常卿五年冬宰相裴垍寢疾德輿拜禮部尚書平章事八月時德輿正官太常卿也。

十月自撰莊居記倩沈傳師正書立石。

譜祇據全文四七七收其文。頁一三〇——按金石錄九唐杜岐公莊居記佑自撰沈傳師正書元和五

年十月傳師舊新書均有傳是年官未詳。

大理卿武少儀亦撰王處士引水記立石。

譜失收集古錄目四云唐王處士引水記大理卿武少儀撰與郊居記皆一體書無書人名氏杜佑

有池泉在長安杜曲處士王易簡爲佑鑿石引泉爲瀑水碑以元和五年立少儀舊新書無傳亦不見

宰相世系表其文今收全唐文六一三略云琅琊王易簡今之獨行士也。略司徒相國好山水之遊略

每車馬麀至簪裾蒲。按滿訛席布褐之客唯王生焉。略岐公有林園亭沼在國南朱陂之陽地名樊川

鄉接杜曲卻倚峻阜舊多細泉。略王生睨之歎而言曰天造斯境人有遺功若能疏鑿控會始可見其

佳矣公乃命僮使具畚鍤稽度力用而請王生主之。略少儀忝公門客竊跡翰苑謬當授簡俾紀王生

之能事因獲略而敘焉其餘則已具奉常權公之記述故不復重列云題王處士鑿山引瀑記依文

少儀似亦嘗佐佑幕者。

元和七年壬辰六月癸巳爲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

光祿大夫爲文散官最高之階從二品太保正一品散官比實官低故曰守許佑致仕之詔已見舊

本傳今白氏集三八有杜佑致仕制是後人僞撰辨見拙著白氏長慶集僞文。

自撰賓佐記刻石凡八十餘人。

集古錄目四唐杜佑賓佐記司徒平章事杜佑撰不著書人名氏所記前後賓佐其首曰今相國中書





侍郎趙國公者李吉甫也其餘凡八十餘人碑以元和間立三長物本元和間寶刻叢編七引作元和七

年按吉甫以六年正月相封趙國公舊本傳叢編作七年想當不誤又舊一四八吉甫傳自屯田員外

改駕部員外貞元七陸贄入相出爲明州員外長史貞元八久之起爲忠州刺史約貞元十一六年不徙以

疾罷尋授郴州刺史遷饒州貞元十九見拙著貞石證史五六九頁不言曾佐佑未知所佐何幕也譜曾據揚

州志六四附著賓佐記之目云在龍興寺壁頁一〇二按龍興寺卽杜佑淮南寫真之所然賓佐記固作

於長安龍興寺壁所有或後人轉錄者耳

十一月辛未卒於安仁裏第冊贈太傅

冊贈太傅舊新傳同今白氏集三八有贈杜佑太尉制按中唐已前太尉不輕授佑無克城復土功

何緣得此文是後人僞撰已於白氏長慶集僞文辨正之

元和八年癸巳四月乙酉返葬於少陵原大墓權德輿撰墓誌銘并序沈傳師正書

譜已據唐文粹六八收墓誌頁一四一—四惟未著書人按寶刻叢編八引京兆金石錄唐岐國安簡公

杜佑墓誌唐權德輿撰沈傳師正書

與祭者兵部尚書王紹譜據文苑英華九八四誤王昭頁一四一及一四五參拙著唐史餘瀋王召條據舊

紀時官兵尚者爲王紹舊書一二三有傳

神道碑李吉甫撰張弘靖書袁滋篆額以元和十一年立

譜失收按寶刻叢編八引京兆金石錄唐贈太傅岐國公杜佑碑唐李吉甫撰張弘靖書袁滋篆額

元和十一年吉甫已於九年冬先卒、或先撰後立、否則十一字有傳訛。

長子師損、貞元末授秘書省著作郎、元和三年累遷工部郎中、佑卒時官司農少卿、卒贈給事中。

佑子孫事蹟爲譜所缺或誤者、就見聞所及補正之、惟杜牧事蹟較多、應別爲考、不復旁綴。

佑誌稱嗣子司農少卿師損、記其元和七年見官也。譜云案師損嘗以工部郎中授秘書省著作郎、略

師損授官佑時任淮南節度、當在貞元末矣。頁一六按師損除工中在元和三年、說已見前、著作郎與

諸司郎中論官階雖同是從五品上、然著作閒員、郎署重要、譜於官制時代都未顧及也。全文七五

五杜銓司農少卿贈給事中之子銓、新表作詮。

詮子愉、宣宗大中十一年重書其祖所作莊居記刻之。

集古錄目五、唐杜佑莊居記、司徒平章事杜佑撰、佑孫愉書。初佑有莊於杜曲、處士王易簡爲之營

治、以元和七年作此記、大中十一年愉重書而刻之。三長物本依前引金石錄、七年當五年之訛。據此

則宋人所見杜佑莊居記有兩本、一爲沈傳師書、一爲杜愉書。

佑次子式方、貞元中浙西觀察王緯辟爲從事、貞元末遷太常寺主簿、佑卒時官昭應令、穆宗長慶二

年四月庚辰、二十日卒於桂管觀察使任所、妻李則女。

舊書、浙西王緯辟爲從事、據方鎮年表五、緯以貞元三年八月除浙西、十四年七月卒於位、式方被

辟、當在此前。其授太常主簿、則與兄師損除著作同時。佑誌稱昭應縣令式方、乃元和七年見官也。

舊紀一六、長慶二年四月庚辰、桂管觀察使杜式方卒、式方官桂管觀察使卒任、亦見李文公集一五



及廣記一二二引逸史。唐語林二引劉公嘉話。予嘗爲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豕嫡之薨於桂林也。樞過渚宮。予時在朗州。按禹錫永貞元年貶朗州司馬。元和十年改連州刺史。式方卒時。離朗已久。朗州當是韋絢誤記。禹錫此年實官蜀之夔州。朗應作夔。夔去荊州非甚遠也。白氏集三四杜式方可贈禮部尚書制。故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等使。正議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南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杜式方。略可贈禮部尚書。仍賻布帛二百段。米粟二百碩。委度支逐便支遣。李翱寶歷李則誌次女壻桂州觀察使仕式方。全文六三九全詩八函一冊。鮑溶有留辭杜員外式方詩。諒係元和初作。但舊新傳均未言式方歷員外郎。

式方子棕。元和九年三月丁卯。召見於麟德殿前。許尚公主。七月戊辰。自太子司議郎授銀青光祿大夫。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

兩文均見舊紀一五。譜失採。

杜牧有岐陽公主誌。見全唐文七五六。

棕子裔休。

廣記一八三引盧氏雜說。訛裔體。蓋體字俗作休。涉相似而訛也。岐陽公主誌。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日楊十。始二歲。輔九。楊十。當有裔休或孺休之小名在內。

懿宗咸通七年進士。唐語林九年官拾遺。論主試劉允章題目不合。摭言一三及盧氏雜說十一年正月十八

日。自起居郎入充翰林學士。五月二十七日。三殿召對。賜紫。九月十一日。加司勳員外郎制誥。十三年

二月九日出守本官。翰林學士壁記五月乙亥坐司業韋殷裕獄自給事中貶端州司馬。舊紀一九上未詳所終。

雜說稱給事中杜裔休乃書其後來最高之官七年始登進士九年不得官至給事中也。摭言作拾遺合。

孺休。

元和姓纂及吳興談志一三訛儒林又談志一四訛孺林譜八及一四頁作儒休一二及二七頁作孺休字異而無說非也。按惊之伯祖名儒當不以儒名其子唐人寫儒孺字易相混諸書多作孺是也。據新表惊有三子裔休述休孺休究未詳某二人爲岐陽公主所出。

僖宗乾符三年十一月自汴宋度支使爲水部員外郎。舊紀一九下六統記作五年自戶部郎中授湖

州刺史選司勳郎中中和三年再授後遷給事中。吳興談志一四昭宗大順元年八月在蘇州刺史任上爲

錢鏐所殺。新紀一〇

今郎官柱戶中無孺休名似統記作工部者近是。勳中亦疑不確也。宋僧傳一二文喜傳乾符己亥六

年湖刺杜孺休則六年時斷已在湖州任上矣。廣紀四三引神仙感應傳於琮南遷時杜孺休給事刺

湖州據新書一〇四琮之南貶在咸通末孺休固未除湖州小說多不可信。桂苑筆耕集七有致湖

州杜孺休常侍書。知其在湖任已檢校常侍。廣記四〇九稱給事杜孺休亦後來遷給事中之證。

佑三子從郁郁子牧顓牧子承澤晦辭德祥。



儒藏

杜佑年譜 補正

譜於牧後雖列顓事蹟頁二五但撮錄新表時則將顓及晦辭德祥漏去。

顓大和五年進士八年李德裕爲鎮海軍節度辟爲巡官試協律郎子麟師。

事實皆見牧所爲誌頁二五六惟年分則據誌推定廣記一八一引盧氏雜說大和中進士杜顓極有

時稱又牧有送杜顓赴潤州幕詩全詩八函七冊卽浙西也誌稱一男麟師新表則列顓子无逸麟師乃

无逸小名可於下文見之譜亦誤奪无逸。

晦辭小名曹師字行之歷左補闕後自吏部員外郎爲浙西趙隱從事乾符元年隨府罷同二年是歲十月

劉鄴出除淮南節度又辟爲判官終焉。

歷左補闕及其字見元和姓纂及新表唐語林七唐師名晦辭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略晦辭自吏

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金華子雜編杜晦辭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於朱方王□之叛趙相國以

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略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爲節度判官。

德祥小名昵昵字應之御史中丞昭宗光化四年爲禮部侍郎貢舉。

小名見金華子字及御史中丞禮部侍郎分見姓纂及新表唐語林七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

貢舉年分見登科記考二四。

# 唐陸宣公年譜

清·楊希閔編撰

刁忠民校點

蔣宗許審稿

光緒四年刻本



《唐陸宣公年譜》一卷，清楊希閔編撰。光緒四年刻本。

陸贄（七五四—八〇五），字敬輿，唐蘇州嘉興（今屬浙江）人。少勤儒學，登大曆六年進士第，德宗召爲翰林學士。朱泚之亂，從駕奉天，書詔多出其手，武夫悍卒，讀之至於泣下。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多有論奏，根柢六經，指東王道，匡救時弊。後爲裴延齡所譖，貶忠州別駕。永貞元年卒，時僅五十二歲。贈兵部尚書，諡曰宣。所著有《翰苑集》二十二卷、《集驗方》五十卷。

陸贄年譜，作者凡十餘家，明人陸申、吳一鵬，清人張佩芳、江榕、丁晏諸譜，詳略互見，間有訛誤。楊希閔所譜，詳略有序，實勝於前。希閔號鐵傭，新城人，以明經隱居不仕，著述爲樂。其著述頗富，而尤擅表譜，慕先代名賢，爲撰年譜約二十家，此譜其一也。其自序有云：「宣公集本有年譜，寥寥不及十頁，既不足盡生平矣。近山陽丁氏《頤志堂集》撰有《宣公年譜》，考證較詳，然猶有繁所不必繁、略所不可略者。」希閔之議丁氏，大抵以爲全載篇目，則失之過繁；而止載目錄，忽略其言，則失之太略。故其譜所載，「凡深謀讜議，多錄精要」，而撰述篇目之無關大要者，缺而不書，亦自成體例。譜首附有引用書目，譜中每條皆注明出處，可見搜羅之廣及著述之謹。敘事之外，多引名賢論斷，亦多直下己意，且附唐宋以下諸賢之記敘評論，可謂竭盡表彰先賢之能事矣。唯其議論丁譜，似嫌稍過。蓋丁氏意求簡明，備列目錄，亦有編年文目之用，頗便於讀陸氏文集者。希閔意在言行並舉，使一代偉人寫照紙上，故詳議論而略篇目，而省文無多，卻有文目不全之失。然則各成體例，皆有得失，非可厚此而薄彼也。

# 唐陸宣公集年譜序

宣公集本有年譜寥寥不及十葉既不足盡生平矣。近山陽丁氏頤志堂集撰有宣公年譜考證校詳然猶有繁所不必繁略所不可略者。蓋公之行事不多表見而經國遠猷全在奏議卽奏議所言可以知其學問可以知其相業並可以測其未盡所用。使盡所用坡公謂貞觀可復吾意猶不僅復貞觀已也。今若止載目錄忽略其言則如閱仕宦履歷一通啟發人處少矣。故凡深謀讜議多錄精要俾讀者攷其行誦其言言行表裏而一代偉人寫照紙上矣。持是以讀全集已若食雞取跖或荒僻處所未見全集者得此亦可攬擷大凡此鄙人撰宣公年譜之意也。至如指斥二吳齟齬竇參深惡于



公異、讒謗之朝、詎有信史、隨文略辨、亦瑣瑣無庸、吾決知世  
無殺人之曾參而已。

光緒丁丑九月之望、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書於臺陽海東  
書院。

唐陸宣公年譜引用書目

本集

舊唐書

新唐書

資治通鑑

通鑑攷異

通鑑輯覽

權文公集

蘇文忠集

孫氏唐史論斷

朱子語錄



備藏

唐陸宣公年譜

引用書目

呂成公集

辭文清公集

四庫全書提要

王氏十七史商榷

丁氏頤志堂集

粵督耆公新刊本

唐陸宣公年譜

江西新城楊希閔鐵傭編

唐元宗天寶十三載甲午五月三十日公生。

公姓陸名贇字敬輿吳郡嘉興人曾祖敦信高宗時拜左待極檢校左相封嘉興子祖齊望代宗時爲秘書少監父侶以蔭補溧陽令母韋氏集譜

十四載乙未二歲。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三歲。

二載丁酉四歲。

乾元元年戊戌五歲。

二年己亥六歲。





上元元年庚子七歲。

二年辛丑八歲。

寶應元年壬寅九歲。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十歲。

二年甲辰十一歲。

永泰元年乙巳十二歲。

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

集傳。

閱案少孤史不定何年月玩頗勤儒學語最慧應在十二歲前後丁譜列之二歲下今酌錄於此。

大厯元年丙午十三歲。

二年丁未十四歲。

三年戊申十五歲。

四年己酉十六歲。

五年庚戌十七歲。

六年辛亥十八歲。

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辭登科授華州鄭縣尉。

集譜。

七年壬子十九歲。

八年癸丑二十歲。

九年甲寅二十一歲。

十年乙卯二十二歲。

十一年丙辰二十三歲。

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贊往謁之。鎰



儒藏

唐陸宣公年譜

初不甚知留三月<sup>①</sup>再見與語奇之。及辭遺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公不納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是年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舊書。

丁氏晏曰舊書張鎰遷壽州在大厯十一年。見本紀。公往

謁當在此時。閱案舊譜併敘於十八歲下不及丁譜覈。

十二年丁巳二十四歲。

十三年戊午二十五歲。

十四年己未二十六歲。

帝崩德宗卽位以東宮時素聞公名詔對翰林卽日爲學

士數問公計策。集譜。

德宗建中元年二十七歲。

轉祠部員外郎。公性忠盡，既居近密，感人至重，知思有以

效報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由是顧待益厚。

舊書。

德宗立，遣

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公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

俗。

聽謠俗，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奢儉，省作業，察其趣舍。

八計聽

吏治。

視戶口豐耗，以稽廉冒，視案籍繁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

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登雋，又異

賢良。四賦經財實，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哀征，利六德保罷

察。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簡官事，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

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新書。

二年辛酉二十八歲。



儒藏

唐陸宣公年譜

十一月册蜀王妃文、册杞王妃文。

三年壬戌二十九歲。

四年癸亥三十歲。

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公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啟德宗曰、今盜徧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愆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應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



揮涕感激。舊書。

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

出於公。故當時目爲內相。上。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丁譜云案新紀在是年十月辛巳。

普王荆

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敕書。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通鑑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公以兵窮民怨恐生內變乃上

奏論

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

爲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

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爲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

尙恐其中或有誑誤失圖勢不得止者況其餘衆蓋並脇





從苟得全生、豈願爲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萃<sup>③</sup>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

論關中事宜狀。通鑑公論關中形勢上不能用。略曰：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sup>④</sup>、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而覆兩京。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



倘有賊臣陷寇黠虜覲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柄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李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陞隴邠甯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甯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

范氏祖禹曰宣公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論敘遷幸之由狀

通鑑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此亦天合非由人事也

略曰陛

下將一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推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民不聊生、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稗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



於太精。斷遠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遠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sup>⑤</sup>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



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維新之望。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舍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愾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

閔案、此篇敘致亂之由、寫出民不聊生、曲折已可爲干



古龜鑑。中間敘不可委之天運。極言人事當修。亦至誠惻怛。後對鍼。德宗猜忌。刻覈信讒。拒諫諸弊。洞若觀火。公納忠於君。此其卓卓大者。故節錄略詳焉。

論當今切務狀。通鑑上問公以當今切務。公以曩日致亂。略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自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將欲平禍亂。拯陸危恤烝黎。安反側。既未



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惟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

閔案：上下否隔、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古來季世之病大都如此、不獨唐德宗也。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通鑑前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又奏略曰：臣聞

立國之才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易乾下坤上曰：



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惟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刑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怡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論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通鑑公既上前疏、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

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奸人賣弄。今所致患。害反在推誠。且諫官論事。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略加質問。遽卽詞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略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惟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之於誠信。以致受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未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稱其補闕。是則聖賢以改過爲能不



以無過爲貴。蓋以爲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不傳？夫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莫之省納。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未去故也。所謂九弊者，



上有其六、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炫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是也。下有三、諂諛、顧望、畏愎是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炫四必臆度而疑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愎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又曰、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



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况疏隔而勿接。又猜忌而加損者乎。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

論尊號加字狀

道鑑會銜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加尊號。上以問公。公上狀。

略曰



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旣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

重論尊號狀略曰、奉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審量、應亦無妨者。臣聞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旣好謙、天亦助順。上納其言、但改年號。

上以中書所撰數文示公、公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

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舍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土然之。通鑑。

閔案宣公事上、可謂責難陳善之至矣。德宗雖未能盡改、然不以爲忤、所以卒能夷大難而復安其位也。又案以下文目舉其大者、其批勅及循例進表之作則不具錄。

興元元年甲子三十一歲。

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舊傳。山南道險、



公相失在後，帝驚且泣，號於軍中，能得公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然公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底之。公極言杞奸邪致亂，上滋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爲相。通鑑公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

沃謀猷，特所親信。時有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權序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李晟恐其有變，爲所併奏

請移軍東渭橋。上遣公詣懷光營，公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規方略，漸思制



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  
臣銜命宣慰、偶論此事、懷光大自矜誇、遂云恩命許去、事  
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伏望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  
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  
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  
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  
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通鑑

閱案、公覘懷光固已昭晰、保全李晟尤曲中機會、真善  
籌畫。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奉天改元、大赦制、略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



吝改過。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丞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勳舊，務在宏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



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通鑑上於行宮廡下藏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

公上疏。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爲燒廢公方。崇

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難。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陛下誠近想重圍之殷憂。迫



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捐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卽命去其榜。

奉天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通鑑上之在道也。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

之。公言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公奏。略曰。當今

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惟係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止於服色資

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

奉天論解蕭復狀。蕭復嘗言於上曰：官官自艱難以來，多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楊炎、盧杞譴亂朝政，以致今日。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旋命充山南東西等道宣慰使，實疏之也。旣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公曰：意復悔行，使之論奏耶？卿知蕭復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公上

奏。略曰、復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願陛下以加辯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參通鑑。

范氏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奸邪、故親盧杞、疏蕭復。嫌隙旣開、無事而疑。宣公之言、蓋欲救其心術而執疑。恥過、不欲辨明、甯蓄諸心、晦昧不決、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其德宗之謂矣。

奉天論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通鑑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

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公請與李晟一併移軍

略曰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

節度之衆附麗懷光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今因李晟願行更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計亦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上曰卿所料極善恐懷光因此





生辭轉難調息更俟旬時。同上。

胡梅磻曰公言李懷光李建徽楊惠元之禍敗如燭照龜卜。

奉天薦袁高等狀。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興

元論解姜公輔二狀。

通鑑上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

爲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使謂公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何處之。略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

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假有意將指



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旋罷公輔。爲左庶子。通鑑。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興元論解蕭復二狀。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通鑑。上以李晟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以聞。公。公上奏。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蹕。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向者謀誘蕃兵。本是



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效誠、惟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爲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倘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汎窮蹙之時、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賊戢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日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宋孫之翰甫唐史論斷曰、觀公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



討賊適足爲患。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者。唐高祖以至肅宗。代宗往事。可驗。德宗熟聞親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賴天祐。唐祚遘疾疫而退。不然。公所慮進兵畿郊。不卻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劫。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也。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通鑑上以李晟

渾瑊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令公條疏以聞。略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其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

則失君威、奉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爲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失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是以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而下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通鑑輯覽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通鑑初奉天圍解、李楚琳遣使入貢、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

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略曰、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公上奏。略曰、

楚琳殺帥助賊

謂殺張鎰、降朱泚。

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慙

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惟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負絕。倘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



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又况阻命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本集奉聖旨，比在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穩便者。公奏略曰：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獎興。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



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汎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

獎尙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倘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

閱案。史言德宗納公此奏而止。所指陳懇切洞達。不由人主不省悟也。

興元論訪求散失內人狀。

通鑑上命公草詔賜渾瑊。訪求奉天所失內人公奏。

略曰。

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尙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通鑑上問公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

有邢建者。詢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若不追尋。恐成奸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公以爲盜據宮闕。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略曰。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





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仇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讎矣。陛下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游說，論官軍捷敗者猜其挾奸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由是徇義之心旣阻，脅從之黨益堅。又曰：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厯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

論替換李楚琳狀

通鑑上問公，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略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



曰。今若以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  
 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以此時巡後  
 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又曰。願陛下敷肆膏之恩。布  
 維新之令。然後徵韋皋。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  
 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蠱介。  
 復勞誅鉏。

請釋趙貴先罪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中云。倘迴  
睿旨。少俟

開時。則發期雖  
延涉路無滯。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通鑑上使問公。河中既平。復有何事  
所宜區處。今悉條奏。公以河中既平。

慮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如  
此。則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復起。略曰。福不可以  
久徵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福可保。見得而

忘喪則喪必臻。臣姑以生禍爲憂，未敢以獲福爲賀。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



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倘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又曰、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解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飭諸鎮、各守封疆、彼旣計奪算



窮是乃陞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之不戰而屈人  
之兵者。此之謂與。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  
舍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  
不收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  
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本集。上從公言。詔諸道與淮西  
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  
餘一無所問。通鑑輯覽。

胡梅磻曰。公論李希烈事。曲盡情勢。

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

貞元元年乙丑三十二歲。

公母韋太夫人在江東。

序云。省母歸壽。春今鳳陽壽州也。似當在壽州。然去職後。又云持喪。



幼致嘗曰陸公自李  
泌相後不復諫說豈  
帝訪問之遺與以愚  
度之正謂長源周旋  
三帝間已為後進嫌  
有爭能之志耳

閔案謂嫌有爭能  
之意非也長源諫  
說已善則不必更  
復論耳庚午以後  
長源去論諫遂多  
延可驗也

於洛俱不解何  
故姑依本傳文  
帝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皆為之置驛鄉

里榮焉

集譜

貞元改元大赦制 冬至大禮大赦制 蝗蟲避正殿降

免囚徒德音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

詔 冊嘉誠公主文 告謝昊天上帝文 告謝元宗廟

文 告謝肅宗廟文 告謝代宗廟文 祭大禹廟文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賈耽東都留守制

策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

科 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貞元二年丙寅三十三歲

誅李希烈後原宥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度詔 重宥



淮西將士詔、賑卹諸道百姓等詔、優卹畿內百姓并  
除十縣令詔、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等州百姓詔、議  
減鹽價詔、賜京城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詔、令諸道  
募靈武鎮守人詔、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劉滋崔造  
齊映平章事制、李勉太子太師制、崔造右庶子制、  
盧翰太子賓客制、崔縱東都留守制、杜亞淮南節度  
使制、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李叔明右僕射  
制、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廊坊觀察使制、嘉王橫  
海軍節度使制、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馬燧李皋賜  
實封制、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李澄贈司空制、  
徐卿州歸順官制、李納檢校司空制。

貞元三年丁卯三十四歲。

是年公丁母韋太夫人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賄贈及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皋布衣相善惟西川致遺奏而受之。公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陽其禮遇如此。集譜

丁氏晏曰公免喪後除官在貞元六年初故知丁母憂約在三年也。

四年戊辰三十五歲。

居憂。

五年己巳三十六歲。

居憂。



六年庚午三十七歲。

二月免喪以中書舍人權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申謝日公伏地而泣帝爲改容敘慰。恩遇旣隆中外屬意爲輔弼。宰相竇參素忌公公亦疑參之所爲言參黷貨由是與參不平。舊書。

七年辛未三十八歲。

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公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舊書。新書歐陽詹傳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

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韓愈與祠



部陸員外書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  
在得中其後一二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  
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  
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  
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丁譜

丁氏晏曰案試題明水賦得進士韓愈等二十三人舊  
傳旣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元敗上知  
誣罔遂復見用。

翰林學士吳通元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權序 吳  
通元與弟通微見公驟擢頗媚恨公自恃勁正屢短通元  
於帝卽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



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今四方無事，制書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貞元七年，通元拜諫議大夫，怨望。公與竇參交惡，參從子從舅嗣虢王則之，共危公，則之飛謗云：「贊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通元公遂相矣。新書吳通元傳。

八年壬申三十九歲。

四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公久爲邪黨

所擠，因而得位，意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卽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善良，卒致天下沸騰，鑾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公知政事，請許



臺省長官自薦屬官。同上。

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

不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奸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鎔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舊序。八年春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

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爲奸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或累歲無人公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順宗實錄。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通鑑貞元八年公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



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賄賂，不得實才。」密諭公，自今除改宜，自揀擇，勿略。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任諸司。公乃上奏。」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用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舉，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明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辯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遍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



情故必多。且今日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日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上竟追前詔不行。通鑑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有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爲遣使。上同論淮西諸道水損處，同遣宣慰狀。通鑑上謂淮西負賊略，既關不必遣使。公奏：略曰：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有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昔秦晉仇敵，穆公猶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甯人負

我無我負人。同上略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本集前日顧少連奉密旨卿頻與苗粲進官恐卿未知朕意此人郎

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曾有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間僻處又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卻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略曰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亦無妨者

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逐但令改授外官伏以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睹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又曰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



則授受不明、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議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講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奸邪、桀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桀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又曰、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詎忍及此。求之以情、旣



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少連又向臣說聖諭、臣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卻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臣性實凡鄙、甯忘顧私家本窶貧、豈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和、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又曰、陛下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賄、惟有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



我聖功矣。臣審知此道不惟無益，必有甚損。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覺。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意懇詞繁，伏用慙悚。



閱案此等文直如布帛菽粟不獨當官立朝可爲金鏡  
卽學者立身行已亦可相資爲法吾每喜誦之故錄之  
較備焉辨苗晉卿父子事亦侃侃直言足爲陟罰臧否  
埽除讒謗之著蔡。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通鑑嶺南節度使奏近

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

略曰遠國商販惟利是

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公奏

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爲衆舶所湊今忽改就安

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況

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

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

通鑑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略曰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

客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妄誕。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納。

同上。

論邊儲不贍。狀略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家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中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



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爲但令畿內和糶，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爲兩家之語，互有短長。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啗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糶，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糶，而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有餘。所謂習聞見而不見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一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餽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者斯可謂深失。頃

者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石至河陰留四十萬石太原留三十萬石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石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石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糶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絲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

論齊映齊抗官狀。



九年癸酉四十歲。

故事宰相秉筆決事每人十日一易。至是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而不言。始詔定旬日秉筆，後詔每日更秉筆。舊書丁譜先是上使人論公曰：

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言，當密封手疏以聞。是年五月，趙憬爲門下侍郎，反疑公排已，置之門下，由是與公有隙。

通鑑

冬至大禮大赦制。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通鑑公上奏論邊備六失，以爲措置

將多，怨生於不略。曰：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

戎虜。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投棄城鎮，以搖遠





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虛張聲勢。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間并由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爲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旣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檄。複劣之科以爲衣食等



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日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之元帥、緣邊諸



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引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甯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

閱案此篇文字實經國大猷、當通篇全讀、以上照通鑑所摘得其大要而已。其間猶有當補摘者、如云、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

而入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退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退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云云。此數行包括古今許多邊事。六條中精語尙多、不能具錄。

商量安置竇參事體狀、又奏議竇參等官狀、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請依京兆折納事狀、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議汴州逐劉士甯狀、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十年甲戌、四十一歲。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劄子、再奏量移官狀、三奏量

移官狀、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論朝官關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通鑑上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

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收敦實之士公奏之略曰、臣竊深惟朝之乏人其患

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

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

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宰相主吏猶司府主財主吏在

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頃者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

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疏忌則

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惟繫輔臣恩澤

之厚薄求諸理道未謂合宜。

以上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

又曰、君子以

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





則似公。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啟  
讒。多由於此。以上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又曰。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  
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閒劇之別。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  
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  
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或斷於獨見。或擇  
自旁求。進取多門。聲實相反。以上求精太過之患。又曰。耀乘之珠不  
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  
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使  
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  
蓄怨。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身不復。則人  
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以上嫉惡太甚之患。又曰。明主不以辭



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  
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係同異之趣、是猶舍繩墨而意  
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以上程  
試乖方  
之患。又曰、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  
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苟區別  
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今則使人  
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但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  
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  
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  
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以上取舍  
達理之患又曰、覈才取  
吏、有三衡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



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且欲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以上循故事之患。臣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裁擇用舍、惟陛下圖之。上不聽。

請均節財賦疏、凡六條。其一條論兩稅之弊、略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



大厯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繁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厯中供軍進奉之類。旣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稱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略曰。穀帛者人之所

爲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兩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續布麻、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道，以傾奪隣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往倏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服役。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



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  
 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  
 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略曰。蠶事方興已輸  
 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  
 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  
 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  
 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  
 皆不行。

十一月上書極言裴延齡姦蠹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  
 斂力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培滿侯翻以靖譖服  
 譏爲盡節。左傳少裨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總  
 服譏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惡鳥路

孟可謂堯代之共工、書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兕曰共

工方鳩僝功帝曰吁嚚言庸違象恭

滔天共魯邦之少邠也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

音恭。魯邦之少邠也。日而誅少正邠戮之于兩觀之下。

子貢進曰夫少正邠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

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豫焉一日

心逆而險二曰行僞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

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

正邠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飭褒

榮衆其疆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有不可以不

除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長知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尤

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爲干陸

僞翻陸

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

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

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能誣



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  
 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臣謂鹿之與  
 馬、物理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  
 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左傳申尹無  
 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  
 以上言、上時、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於衷、雖  
 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曰、陸論延齡姦蠹書、長五千九百  
 餘字、舊書延齡傳雖刪節、所存猶不下二千三百字。此  
 關鑑戒、豈嫌大繁乎。新書乃盡削去、僅存數語、非是。閔  
 案、通鑑載此書甚得要、亦不必過繁、今從之。



十一月除太子賓客無所過從。舊書。宰相趙憬本公所引

同對嫉公之權密以公彈事告延齡延齡益得爲計嘗與

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乃默不語由是上益信延齡而不

直公竟罷公相以爲太子賓客。順宗實錄及通鑑。

十一年乙亥四十二歲。

春旱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贊等與張滂李充等搖動軍情上怒將誅公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公爲忠州別駕公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鈔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後辭延爲忠州刺史朝辭日上令宣旨慰安而劍南節度使韋皋累上表請以

代已上銜之不允。舊書參集譜。

裴延齡請李充、張滂、李錡黨於陸贄。充爲京兆尹、滂爲鹽

鐵使、錡爲司農卿。以職事相關、時證延齡之妄、故惡之。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

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

延齡言爲信、遽還宮、貶公爲忠州別駕、充、滂、錡皆爲諸州

長史。時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諫

議大夫陽城卽帥拾遺王仲舒、字宏中、并補闕熊執易、崔

邠、字處仁、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

怒、欲罪之、太子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

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



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通鑑

司馬公通鑑考異曰：韓愈順宗實錄云：德宗在位稍久，益自攬機柄，親治細事，失人君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按：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贊，豈人情也？又贊論朝官闕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辭也。

公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爲明州長史。及公貶，吉甫徙刺忠州。公門人以爲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遂與深交。舊書

十二年丙子四十三歲。

在忠州。

十三年丁丑四十四歲。

在忠州。

十四年戊寅四十五歲。

在忠州。

十五年己卯四十六歲。

在忠州。

十六年庚辰四十七歲。

在忠州。

十七年辛巳四十八歲。



在忠州。

十八年壬午、四十九歲。

在忠州。

十九年癸未、五十歲。

在忠州。

二十年甲申、五十一歲。

在忠州。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五十二歲。

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巳、上崩。丙申、發喪。皇太子卽位。

改元永貞元年。

舊書。

順宗卽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

未至而公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尙書、諡曰宣。子簡禮、登



進士第累辟使府。

舊書

葬忠州屏風山。

又名屏山。

玉虛觀南。

今屬四川重慶府。

祠祀在忠州治南。又嘉興府北府學西南立祠。

有司歲時致祭。

集譜

新唐書傳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罷任盤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白罷翰林，以爲與吳元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贊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立，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邪？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青，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閱案舊書，謂姜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公，又素惡于公，異



於邵、旣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陋。又以詞詔、由書舍人之職、請罷翰林學士、帝以爲指斥吳通微、通元故、不可其奏。新書亦有與二吳爭寵之云。竊疑數者、皆當日讒謗之點污也。帝待竇參之薄、公三次上疏申理、可知相軋之妄。詞詔歸中書、本舉舊制、帝好猜疑、必中譏者與二吳不協之語。觀他日痛黜通元、知公誣枉、即可明矣。至惡于公異一事、脞說亦言之。攷舊書于公異、傳載黜公異、詔曰、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名、升於省闈、其少也、爲父母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匱、匿名跡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不彰、庶其誠之至必感。乃安於棄斥、游學遠方、忘其溫清之戀、竟至存亡之隔。爲人子者、忍至是乎。



宜放歸田里俾自省循。其舉于公異官。尚書左丞盧邁奪俸兩月。據此則公平日薄公異無行。則有之。非忌其才也。此黜亦由議者發之。而公適當國。遂謂公褊急忌才。史臣之無識也。公異無行。有可黜之道。於公無與。卽舉者奪俸亦無辭。而駕咎於公乎。新書入公異於文藝傳而不載。此詔反含糊不明晰。顧吾尙有二事爲公疑者。趙憬旣爲公所引。旋即賣公。豈平日往還毫無覺察。雖誠信處友之道。亦似累知人之明。李吉甫雖爲公所黜。要爲公事。無私嫌也。後刺忠州。公適在貶所。正可付之坦然。何至初則慙懼。後乃深交。然則公先實未嘗知吉甫爲人也。凡此或記載有失實處。姑記所疑於此。

唐權德輿翰苑集序略曰、公之秉筆內署也、摧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詰、伸之爲典謨、俾獯豸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諒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與伊說爭衡、考其文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



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別。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與。

閱案末謂書其官氏景行云云者。今悉采入譜中。故止節錄如此。

宋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略曰。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義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朱子語錄曰。陸宣公奏議極好看。此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極小事。被他變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





講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

宋呂祖謙秀州陸宣公祠堂記曰：唐史載陸宣公贊蘇州嘉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瓘奏以嘉興置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吳侯正已復緝而新之。維秀陪翼行都，典治爲天下劇。侯獨置將迎期會之煩，表公以風厲多士，其亦知本務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爲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爲慮，論居重馭輕之勢至熟悉也。未幾涇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紓。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



子梅過罪已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光於立談頃拔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賴官守所及猶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成就何如哉。起建中歷正元垂二十年離合從違之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對。疊疊乎其不厭所積之厚。豈世所易窺耶。晚節爲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條本末具載於章奏者尙可覆也。旣貶忠州闔戶人不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慝於幽閒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雖德宗雄猜忌克猶勞問有加非公之忠誠有以發之耶。彼謂避謗不著書殆知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雋彥林立公之精縉列於

鄉論者舊矣。故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焉。

四庫全書翰苑集二十二卷提要云：按藝文志載贊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常處厚纂。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陸宣公集二十二卷，中分翰苑、膀子爲二集，其目亦與史志相同。惟晁公武讀書志所載乃祇有奏議十二卷，且稱舊有膀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蘇軾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衷諸集成此書，與史志名目全不相合。今攷尤袤遂初堂書目所列實作翰苑集，而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所見宋槧大字本二十卷者，亦作翰苑集。則自南宋以後，已合議論表疏爲一集，而總題以翰苑之名。公武所見乃元祐本，恐非全冊，而今世刊行贊集，亦有題作陸宣公奏議

者則又沿讀書志而失之者也。宋祁作贊傳贊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炳炳如丹青而惜德宗之不能盡用。故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作獨取贊文十餘篇以爲後世法。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尤重贊論采奏疏三十九篇其後蘇軾亦乞以贊文校正進讀蓋其文雖多出於一時匡救規切之語而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無不深切著明有足爲萬世龜鑑者故歷代寶重焉。贊尙有詩文別集十五卷久佚不傳。全唐詩所錄僅存試帖詩三首及語林所載逸句然經世有用之言悉具是書其所以爲贊重者固不必在雕章繪句之末矣。

閔案宣公集今通行者翰苑集二十二卷本也。全唐詩存





其試帖三首、全唐文又存其賦七首、想皆在詩文別集十五卷之內。他日刻公集者、或附刻賦詩於末卷、見拾陸補遺之意。賦題目、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東郊朝日賦、傷望恩臺賦、月臨鏡湖賦、冬至日陪位聽太和樂賦、登春臺賦、鴻漸賦。

明辭文清公瑄陸宣公廟記曰、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所以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累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爲先、論事以行義爲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忠盡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之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





後世所共知。余置不論。獨推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時。皆以正君行義爲本。自漢以來。爲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故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告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柢蹙拔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斂。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卽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

言三代之治可待、豈復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否而高下之也。史載公蘇州嘉興人、卽今之嘉興府。城北有公遺廟、世傳以爲公之故宅、前代碑誌備載其事。景泰二年、知府事江西舒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節著於當時、奏議行於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祭饗、宜量給官錢、修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勵臣節。詔從其請。又二年爲景泰四年、舒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余惟世之爲守者、類以督辦爲能、而於世教化所關者、漠不留意。獨舒君卓然以表忠勵俗爲急、乃論奏公之事迹於朝、舉久缺之文、以秩登祀典、廟貌益崇、血食不泯、其所以爲天下後世人臣盡忠盡節之勸、而有補



於世教風化甚大是不可不記也。遂具述其事，俾刻之石，使  
千萬世知崇舉公祀以樹風教於無窮者，自我天朝始。

福州吳玉田鐫字

校記

①月：當作「日」，見丁晏所撰譜。

②「湯」下當脫「以」字，見右引書。

③萃：當作「瘁」，見《資治通鑑》卷二二八。

④寢：右引書作「浸」。

⑤忱：當作「湛」，見《尚書正義》卷八。

⑥應：當作「庶」，見丁譜。

⑦疆：當作「彊」，見《孔子家語》卷一。

⑧清：當作「清」，見《冊府元龜》卷一五三。

⑨別：當作「引」，見《翰苑集》原序。



儒藏

唐陸宣公年譜





# 韓文類譜

呂大防

宋·程俱編撰

洪興祖

宋·魏仲舉輯刊

刁忠民校點

蔣宗許審稿

粵雅堂叢書本

《韓文類譜》七卷，凡三種，皆宋人撰，即呂大防《韓吏部文公集年譜》一卷、程俱《韓文公歷官記》一卷、洪興祖《韓子年譜》五卷。粵雅堂叢書本。

譜主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唐河陽（今河南孟縣）人。貞元八年進士及第，官至吏部侍郎，故人稱韓吏部。又以郡望昌黎，復稱韓昌黎。長慶四年卒，享年五十七，諡曰文。愈學通六經百家，昌明儒學，詆斥異教。又筆力雄健，氣勢磅礴，為古文運動之倡導者。著有《論語筆解》、《昌黎先生集》等。

宋神宗元豐年間，汲郡呂大防撰《韓吏部文公集年譜》一卷。大防字微仲，官至宰相。其自記云：「為年譜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為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幽憂竊嘆之意，粲然可觀，又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健、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然其譜不過數百言，簡略太甚，且多疏誤，實不能達其意也。至宋徽宗崇寧初，信安程俱復作《韓文公歷官記》一卷。俱字致道，官至中書舍人兼侍講，亦博學有文之士。該譜自敘云：「其所考訂，微言小節，纖悉畢具，蓋得於文公之文者為多。至其論辨是非與夫坎壈之致，則著之尤詳。」是譜考訂精審，多正前人之誤，亦辨析諸書異同，頗有創獲。每條之下，注明資料來源，可見著述謹嚴。唯其主旨在敘歷官出處，故於詩文涉及較少。至宋徽宗宣和年間，復有丹陽洪興祖別撰《韓子年譜》。興祖字慶善，號練塘，官秘書省正字，出典州郡，以忤秦檜被黜。為宋代著名學者，學識極博，著述甚富。其為是譜之先，得不同版本之韓集十數種，反復參定，乃考歲月之先後，驗前史之是非，撰成年譜。其用力既深，故創獲尤多。要而言之，大抵以史乘雜記與本集詩文互證，既得行年之詳，又考知詩文創作之歲月，條條辨析，多可據信。前言呂氏作譜之意，移之於興祖，乃足以當之也。另據興祖自記，是譜本僅一卷，後人以其篇幅甚巨，分為五卷，然不能確定成於何人之手。以上三種，南宋慶元年間，書賈魏仲舉輯而刊之，名曰《韓文類譜》。

又，三譜之中，皆有他人按語，而未著姓氏，清人陳景雲以為乃宋人方崧卿文。其語有云：「《類譜》中有附錄六十餘條，如引韓子寄贈三學士及岳陽樓詩，證陽山之貶乃為韋、王之黨所排，謂都官之除在己丑六月十日，皆莆田方崧卿《增考年譜》之文，朱子採入《考異》，可據。餘亦疑悉出崧卿。譜雖不著其姓名，然由朱子所採，可以例推。且翫其文體，亦諸條無異耳。」（譜末跋語）陳氏言之有理，可信不誣。而所云方崧卿者，字季申，莆田人，隆興元年進士，官至京西轉運判官。嘗校正韓集，又為《韓詩編年》十五卷、《韓集舉正》十卷、《增考年譜》一卷，用力甚勤。其《增考年譜》雖不盡傳，然存於三譜者已如是之多，別見朱熹《考異》者亦復不少，則其人有功於韓氏，當不下於前三子也，因併識之。

韓文類譜卷第一

韓吏部文公集年譜

汲郡呂 大防

代宗大厯三年戊申

集序云愈生於是年。

大厯十四年己未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建中四年癸亥

興元元年甲子



儒藏

韓文類譜 卷一

貞元元年乙丑

貞元八年壬申

是年進士及第年二十五。

貞元十一年乙亥

是年上宰相書不報。五月東歸作感二鳥賦。

貞元十三年丁丑

是年從董晉辟爲汴宋潁亳觀察推官。

按公行狀從辟在十二年七月此差一年。

貞元十五年己卯



是年晉死、愈從喪歸、作汴州亂詩。

貞元十六年庚辰

依徐州張建封。

按、公去年之二月末已至徐矣、此日足可惜詩  
可考。

貞元十九年癸未

是年拜監察御史、坐言事貶連州陽山令。時有送浮  
圖文暢、孟東野序。

貞元二十年甲申



藏

是年移江陵掾以四門博士徵。

按公移江陵掾在明年未嘗以四門博士徵也、不知何所本。

貞元二十一年乙酉

是年順宗永貞元年時有進學解永貞行豐陵行五箴。

按進學解元和七年作所謂三爲博士是也。豐陵行亦明年七月作。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

是年作釋言、云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

按、釋言作於二年春、時李吉甫已登相位矣。

元和二年丁亥

是年作元和聖德詩。

元和三年戊子

是年分教東都。

按公行狀、分教東都實始去歲。

元和四年己丑

爲國子博士、改分司都官。



元和五年庚寅

爲河南令。

元和六年辛卯

拜職方員外郎時有送窮文寄盧仝詩雙鳥詩石鼓歌月蝕詩。

按公效玉川子詩云元和庚寅斗插子是在五年之十一月也。或當踰年效所作然實無所考也。

元和七年壬辰

時有石鼎聯句序毛穎傳。

按摭言云、韓文公書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以張籍二書考之、蓋貞元中在汴州日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謂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而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之。子厚遷永州、憲宗初卽位也、而與楊誨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籍田在元和五年、則是毛穎傳蓋作於元和初年閒。摭言固





誤矣、而此譜以爲元和七年者、實非也。

元和八年癸巳

拜比部郎中、史館脩撰。時有答元侍御書、與劉秀才論史書。

按公是年三月拜史館脩撰、答元書蓋踰年九月也。書云前歲辱書、是踰歲後答書也、當附來歲。

元和九年甲午

拜考功郎中、知制誥。作藍田縣丞廳記。

公是年十二月十五日知制誥洪云唐本藍田丞記元和十年作當從之。

元和十年乙未

拜中書舍人。

考唐實錄拜中書舍人在來年正月此差一年。

元和十一年丙申

拜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丁酉

是年裴度討淮西命愈彰義軍行軍司馬。是年拜刑



部侍郎爲淮西碑。

考公進平淮西碑表蓋來歲之三月也。

元和十三年戊戌

元和十四年己亥

諫佛骨貶潮州有諫表。

元和十五年庚子

移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有與孟尙書書。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

長慶二年壬寅

二月拜兵部侍郎宣諭鎮定改京兆尹。

按唐舊紀拜兵部侍郎實元年六月是歲以本官宣諭也。尹京兆亦在來歲之夏。

長慶三年癸卯

十月改兵部侍郎尋拜吏部侍郎。

公再爲兵部蓋去歲之秋嘗遷吏部及是夏尹京兆故也。譜文太畧。

長慶四年甲辰

有南溪始泛詩。八月疾免吏部侍郎。十二月卒。



予苦韓文、杜詩之多誤，既讎正之，又各爲年譜，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畧見其爲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幽憂竊嘆之意，粲然可觀，又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健，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元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汲郡呂大防記。

韓文類譜卷第一

譚瑩玉生覆校



韓文類譜卷第二

韓文公厯官記

信安程 俱 致道

予友彭城陳傳道

師仲

少時嘗藁具韓文公厯官出

處之槩凡傳不載而見於他書者將一二以記。比出舊藁示予。予疑未廣。因補次其遺。十增七八。其所攷訂微言小節。纖悉畢具。蓋得於文公之文者爲多。至其論辨是非與夫坎壈之致。則著之尤詳。蓋古之賢士信道堅篤。其出身從仕。下不爲卑賤之所詘塞。旣



貴不爲高官厚祿之所誘制而唯辨不苟已事不苟  
隨雖關摧節沮而終不撓者如文公可得見耶故樂  
記其事而傳之若本傳所載此則畧云崇甯元年八  
月一日信安程俱致道敘。

韓文公愈字退之昌黎人其八世祖茂仕後魏號安定

桓王

見皇甫湜所作神道碑及公作韓滂墓銘

次子金部尙書均均生叡雅

州刺史叡生泰曹州司馬泰生桂州長史叡素叡素生  
四子長曰仲卿祕書郎武昌鄱陽令贈尙書左僕射次  
曰少卿當塗丞曰雲卿監察御史曰紳卿高郵尉愈仲



卿之幼子也。以大厯三年戊申歲生。二歲而孤。養於兄

會。六歲時兄宦王官。又從居秦。

見行狀及祭鄭夫人文。

七歲已知

讀書。能記他生之習。十三能文。

見公與邢君牙書。能記他生見行狀。

會責

韶州。亦從之。會歿。嫂鄭挈以北歸。葬會河陽。既又就食

江南。

見祭鄭及姪老成文。

貞元二年。始至京師。舉進士。凡四舉。至

八年。乃登第。年二十五矣。三選於吏部。不得官。聞吏部

有博學宏辭選者。再試。纔一得。又黜於中書。

見歐陽哀詞及邢君

牙崔立之書。

十一年正月。三上書。時相不報。時相盧邁賈耽

趙憬也。

以年月攷唐書宰相表得之。

五月去京師。

答李翱書云。在京城八九年。無所資

云。有不遇時之嘆。感二鳥以賦。過潼關。遊鳳翔。以書抵

邢君牙。不得意去。

感二鳥賦云。貞元十五年。一本作十一年。賦序云。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

則是二十八歲。其爲貞元十一年明矣。若十五年。則已罷汴吏而之徐矣。未嘗出國門以過潼關也。十

二年秋七月。董晉節度汴州。辟署試校書郎。汴宋毫潁

四州觀察推官。

李肇國史補作巡官。恐當以此爲正。

明年七月。退休於居。

作復志賦。十五年二月。晉薨。隨晉喪出四日而汴州亂。

愈家在園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孟

津。渡汜水。出陳許間。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於符

離。雖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

見增。





張籍詩開子高第日云云及孟東野書官見行狀。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

更持院中故事來其中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終皆晨入夜歸無故不許出愈上書建封言非已所能請寅入辰退申入酉退亦不廢事建封好擊毬愈累書諫又爲詩曰汴泗交流以諷營田巡官陳從政得白兔於符離愈以謂盜逆臣伏之象請表聞。

按柳子厚代京兆府賀徐州刺史張愔所進白兔表愔建封子也建封卒愔自稱知軍事朝廷從之蓋建封未及以表聞而愔獻之也建封死



於明年五月、此事當次於朝正既還之後方可。

是歲冬、建封使愈朝正於京師、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

詹欲率其徒伏闕下、請愈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見詹

哀明年夏去徐州、將西居於洛陽。見題李尋選授四門

博士。會敕旨令百寮議、帝祫愈獻議、當祫時獻祖宜

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計愈去徐、貞元十

誌云、貞元十八年、太學博士施士丐卒、其僚韓愈爲之辭、則公爲博士當是十七十八年。

公議、帝祫、新史禮樂志及陳京傳並見、但傳文

稍詳。然京傳載初集議實在貞元十七年、公議



與韋武陸淳等議並列於後至十九年遂定從  
 王紹等議故今公議狀首載云今月十六日敕  
 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則是首議之日  
 有此旨也是公除博士蓋在十七年也洪樊二  
 譜以爲初除在十八年誤矣詳見洪譜

十九年遷監察御史是年京師旱民饑詔蠲租半有司  
 徵求反急愈與同列張署李方叔上疏言狀天子惻然  
 卒爲幸臣所譏貶連州陽山令見寄翰林三學士詩及祭張署李郴州文署墓  
 詩愈時年三十五矣按德宗紀十九年七月自正月不  
 雨至於是月甲戌雨所謂幸臣蓋李實也實時尹京據

實本傳二十年、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云。而順宗立、改元新唐書乃云上書論宮市被斥、與此不合。

永貞赦天下、遷者皆追回、愈爲觀察使所抑、財徙江陵

府法曹參軍。

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詩畧云、昨者州

者還、滌瑕蕩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只得移荆蠻云云。道經岳陽登樓賦詩

浩然有掛冠之興。

岳陽樓別竇司直詩終篇云、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憲宗元

和元年六月召還、權知國子博士。

見釋言。

會擒劉闢、上元

和聖德詩。久之、從兄兪卒、開封尉、愈哀其孤、乞分教東

都生、以收其孥、教畜之。

見兪墓誌。

三年、改真博士。

見行狀。

明年、

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



城觀寺尙書斂手失職。愈按六典盡索之以歸。日與官者爲敵。惡言詈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五年代辭。戎爲河南令。與處士石洪、溫造、盧仝故登封尉盧殷常來往。殷死。爲買棺木。見戎廬。殷墓誌。少室山人李渤以拾遺召。渤堅臥不起。愈以書勸說之。渤悅其言。乃行。

公遺李渤書在三年十二月。洪已辨之。按新史云。渤隱少室。元和初。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卽山敦促。渤謝不拜。洛陽



令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之。始出家東都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按杜兼爲少尹。實在三年。次年則遷尹矣。兼亦竟卒於次年之冬。固不應在五年也。公五年爲河南令。亦非洛陽也。

有軍人有罪。愈追而問之。不時至。怒杖之。軍吏紛紛入告。留守不察。愈上書辨決去就。當是神策軍。明年遷朝議郎。

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時富平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詔議。愈狀請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由。下尙書省集議。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罪。將貶之。愈上疏。





請辨曲直。既按澗有犯，愈由是左遷國子博士。盧仝時客常州，見除目，嘆之以詩。盧仝詩云：今日除書報韓君，又學官。久之，作進學解。執政聞之，遷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入館，不修史，或貽書勸其筆削，愈答書以謂：自古爲史者，不有人責，必有天災。柳宗元聞而非之，以書箴其失。八年，監修李吉甫以前官韋處厚撰順宗實錄授愈，同修撰沈傳師直館，宇文籍修成，凡五卷上之。詔以其間頗有抵牾者，復詮改以進。尋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知制誥。上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以視兵，還奏兵可用，賊

可滅頗忤宰相意。

見行狀。

會盜殺宰相及傷中丞捕賊甚

急得賊未給賞。愈表言方竊據未平宜示人以信趣給賞。朝議多欲罷兵。愈狀論淮西事宜以謂蔡可立破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請遣諸道兵募土人以足兵數。又請分爲四道擇要地屯聚量勢俱發。又言蔡士卒本皆迫脅若形勢已窮宜勅諸軍貸以生命。又言賞罰不可不明。又請下詔淄青恒冀使無自疑議與度合宰相惡之。

見行狀。

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

它事改太子右庶子十一年也。

科斗書記云十一年右庶子云云。

十二



年秋度討元濟、奏愈爲行軍司馬、官如故、兼御史中丞、  
賜三品服。從度次於郾城、愈知蔡卒精銳、悉拒境、城中  
虛、請兵三千、間道擒元濟。度未及用、而李愬自文城入  
矣。蔡平、處士柏耆以計謁愈、愈白度、使其奉書諭王承  
宗。承宗惶恐、割二州獻。班師、愈遷刑部侍郎。見行狀。舉錢  
徽代。十四年正月、憲宗迎佛骨於鳳翔、愈疏諫、貶潮州  
刺史。潮有鱷魚患、愈訓以文、鱷徙去。置鄉校、以趙德攝  
海陽尉、教授州學。有僧大顛者、聰明識道理、外形骸、不  
爲事物侵亂、愈召留守署十數日、與往來。及祭神海上、

造其廬。旣行，留衣服爲別。不知者傳愈稍信奉佛氏。孟簡素事佛，以書贊之，愈答書以辨。其冬，天子進尊號，稍移袁州，舉韓泰代。穆宗卽位，以國子祭酒召還朝。愈初在袁，檢括良人子女爲奴婢者，計傭折直，一切放之，所放凡七百人。至是，請立法行之。諸路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畧使以鎮撫之。旣入國子監，舉張惟素代。又舉張籍爲博士，不行。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愈命吏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





使會講生徒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行見  
狀。又請國子監依六典置學生三百人取文武三品已  
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太學館量取常  
參官八品以上子弟充四門館量取無資蔭有才業人  
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禮部勿收試。又牒吏部  
國子監學官非通經博涉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勿  
擬新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

洪譜以復國子監生徒狀當在元和元年謂歷  
官記恐誤。樊本以前後編次考之作貞元十九



年任四門博士。日所請。洪之意蓋以狀云。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謂本於憲宗卽位也。然以穆宗卽位言之。亦無不可。請復六典之舊制。非登科人勿擬學官。蓋皆一時事。公前後四官學省。然此二事非祭酒不可。要當以此爲正。

遷兵部侍郎。舉韋顥代。長慶元年。成德軍亂。詔愈宣撫。遂出牛元翼。還爲吏部侍郎。尋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舉馬總代。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相語曰。是尙欲燒佛骨。



者、安可忤。遇旱、米價不敢踴。時李紳爲中丞、方幸、宰相謀去之、特詔愈不臺參。紳果爭、愈與之交辨、又紳械囚送府杖之、愈不受。宰相因言臺府不協、出紳江西。

按公答友人書云、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尙不臺參、京尹豈得却不如。聖恩以爲然、便令宣與李紳詳此書、蓋臺參公面奏得旨、非出宰相之謀、亦非特詔也。程所書皆本新史之言、故或者遂謂公蹙紳以附宰相李逢吉、皆不考始末也。蓋公恃其嘗有薦紳之恩、且視紳晚

輩、每事恥出其下、遂至紛爭、而逢吉逐紳之謀、實出於臺府既爭之後。若曰逢吉首爲此謀、以逐紳、而公不悟、墮其計中、則亦非人情也。神道碑謂宰相乘之、此言得其實也。然公著順宗實錄、知京兆尹李實之不避道於侍御史王播爲非、而此反躬自蹈之。又奏云、是何典故、以至引赤令爲比、赤令自以逐捕之故事、不相侔、蓋皆一時曲辨也。況當時敕云、後不得爲例、則知無不臺參之理也。皇朝景德初、呂文仲爲中丞、牒

中書省用連字牒。時李宗謬長西掖，亦作連字牒報之，遂移書相責，以至文仲露章，後亦兩罷之，與此正相類。

愈爲兵部侍郎，舉張正甫代。數日，復爲吏部。三年，尙書左丞孔戣上書致其事，愈奏疏，戣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憂國忘家，宜留以自助。不報。四年，病滿百日，假罷。以十二月二日卒。初，愈守潮，毛仙翁者期愈自袁州當爲某官，某官後皆如其言云。



韓文類譜卷第二

譚瑩玉生覆校



# 韓文類譜卷第三

## 韓子年譜

丹陽洪 興祖 慶善

歐陽文忠公言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後集錄古文得石刻如羅池、黃陵之類。以校余家本。舛謬尤多。若田宏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而印本初未必誤。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顏之推云。觀天下書未



徧不得妄下雌黃。信哉斯言。予校韓文、以唐本、監本、柳開、劉燾、朱台符、呂夏卿、宋景文、歐陽公、宋宣獻王、仲至、孫元忠、鮑欽止及近世所行諸本參定、不敢以私意改易、凡諸本異同者兼存之。考歲月之先後、驗前史之是非、作年譜一卷。其不可以歲月繫者、作辨證一卷。所不知者闕之。宣和乙巳夏四月四日、荆林東齋洪興祖書。

世譜

李白作退之父仲卿武昌去思碑、云南陽人、李翱作退



之行狀云昌黎某人。舊史與退之自稱皆曰昌黎。

昌黎郡元

魏新史曰鄧州南陽人。按左傳晉始啓南陽。杜預云今

河內地。又馬季長云晉自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或者

因女挈墓誌云歸骨於河陽韓氏墓而葬之。河陽亦古

河內地。遂以退之爲河內南陽人。非也。余考元和姓纂

云南陽赭陽頽當元孫騫避王莽亂因居之。又晉員外

郎韓安之生潛恬隨司馬休之人後魏恬子都爲元菟

太守因居昌黎。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云河南尹騫居堵

陽。堵音九世孫河東太守衡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

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恬。元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棘城。然則韓氏初徙南陽之堵陽。後徙昌黎之棘城。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一曰河內修武。卽晉啓南陽是。一曰南陽堵陽。卽韓騫所徙南陽郡。在唐屬鄧州。故新史以爲鄧州南陽人。別於河內之南陽。然堵陽在唐乃屬均州。李太白以爲南陽人是矣。新史近之。李翱與舊史皆據韓氏自稱也。姓纂又云。後漢司空稜。潁川人。稜後徙陳留。皇禮部郎中雲卿弟紳卿。京兆府司錄。兄子會。起居舍人。愈。職方員外





郎。新史云、弓高侯顏當裔孫尋、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

川、生司空棧。其後徙安定、武安、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

成侯耆。

耆字黃耆、後魏明元帝永興中歸魏、位常山太守、假武安侯、卒諡曰成。

徙居九門、

生茂。

茂初賜爵蒲陰子、轉都官、尙書、卒贈安定王、諡曰桓。

尙書令、征南大將軍、安

定桓王二子、備均。

均字天德、金部尙書、襲爵安定公、諡曰康。

均、定州刺史、安

定康公。生駿。

駿、銀青光祿大夫、雅州刺史。

雅州都督。駿生仁泰、曹州

司馬。仁泰生叡素。

見下注。

桂州長史。然則韓氏當後漢時

嘗居潁川、最後徙陳留、其餘遷徙不常、不復可考、論其

著者云。



叡素

公誌從  
兄安日  
安定桓  
王五世  
孫叡素  
為桂州  
刺史化  
行南方  
有子四  
人最季  
日紳卿

仲卿

自潞州銅  
鞮尉調補  
武昌令邑  
人立石頌  
德李白為  
之文改鄱  
陽令終祕  
書郎皇甫  
湜云祕書  
郎贈尚書  
右僕射舊  
史云仲卿  
無名位誤

會

永泰中與  
盧東美張  
正則崔造  
為友以王  
佐自許時  
號四夔大  
歷中為起  
居舍人貶  
韶州卒無  
子以老成  
為後公云  
有德行言  
詞為世軌

老成

百川

第十二滂墓  
誌云父老  
成謹厚以  
文為韓氏  
良子弟未  
仕而死有  
二子  
諱行錄云  
長慶四年  
李宗閔下  
擢進士第

昶

湘

滂

唐史云字  
北渚大理  
丞諱行錄  
云長慶三  
年擢進士  
第行第二  
十一  
墓誌云讀  
書作文功  
力兼人早  
死行第二  
十三唐史  
云寶雞丞



李太白武昌碑云考散素朝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君乃長史之元子也少卿當塗卿承雲卿監察御史高郵尉新史韓氏世系無少卿而有晉卿卿

矣。

少卿

當塗縣丞。太白云感。緊重諾死。於節義。

雲卿

禮部郎中。科斗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應世。文詞獨行。中朝即雲卿也。太白云。章冠世拜。監察御史。

式行第六。

介

率府參軍。公云爲人。孝友祭老。成云吾上。有三兄見。於史者曾。與介爾。

愈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論曰文。行第十八。女六人。皇。甫提云公。

時試金用

礪賦震爲

蒼簣竹詩

中第六字

有之行第

十一公祭

侯主簿文

云遣男殿

中省進馬

其名從人

從吉或云

卽昶舊名

又公有符

讀書城南

及示爽詩

孟東野云

喜符郎詩

有天縱張

文昌云千

符奉其言

恐誤。

綰

字持之。撫言云文公。令孫諱行。錄云咸通。四年第進。士時右常。侍蕭倣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八行第二。十五。

子卿凡七升  
卿蓋談  
矣公曰  
維我皇  
祖有孫  
八人今  
可見者  
六人而  
已

退之神道  
碑云雲卿  
當肅宗代  
宗朝獨為  
文章官李  
翱誌韓昇  
夫人云禮  
部君好立  
節義

紳卿

高郵尉、  
揚州錄事  
參軍、涇  
陽令。李  
太白云幼  
負美譽公  
云文而

堦左拾遺  
李漢集賢  
校理樊宗  
懿舊史云  
今史官李  
漢、蔣係皆  
愈堦第四  
女孥早卒  
次適陳氏  
一人闕

俞

公誌周況妻  
韓氏云俞開  
封尉卓越豪  
縱不治資業  
唐史誤云開  
封令婿張徹  
及況也

甚於親使  
令或曰符  
郎昶小字  
也但未知  
爽為何人  
爾唐小說  
云昌黎韓  
昶名父之  
子為集賢  
校理史傳  
中有說金  
根車處悉  
改為銀至  
除拾遺為  
諫院不受  
有以故人  
之子愍之  
者因辟為  
鹿門從事

衣

字獻之。  
諱行錄  
云咸通  
七年狀  
元及第  
時胡隲

能官。

身

唐科名記云、建中四年登第、塔李翱云、弁文行脩立、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祕書省校書郎、累遷監察御史、貞元三年、吐蕃弗肯盟、君於是遇害、唐史云、殿中侍御史、誤也、今列於俞下。

爰

號州司戶、以能官名、行第十二、有墓誌。

無競  
啓餘  
州來

侍郎知舉、試被褒、以象天賦、新蒲含紫茸、詩行六、第二十



代宗大厯三年戊申退之生。起大厯三年止貞元十四年。

見李漢昌黎集序。是歲代宗之六年也。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東坡云吾命在斗牛閒而退之身官在焉。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攘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爾。

四年己酉

五年庚戌

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乳母誌云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翱云父沒養於兄會舍按盧



東美誌云、愈之宗兄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卽伯兄會也。舊史不悟宗兄爲大宗小宗之宗、遂云愈孤、養於從父兄、誤矣。

六年辛亥

七年壬子

八年癸丑

九年甲寅

祭嫂云、未齠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未齠一年、七歲也。公詩云、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



籬生。今耕吾疆，死也埋吾陂。它詩言伊洛嵩穎者，甚眾。蓋公屋廬墳墓在東都河陽，今年始從其兄去洛居秦也。皇甫湜曰：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李翱曰：及長讀書，能記它生之所習。

十年乙卯

十一年丙辰

十二年丁巳

十三年戊午

祭嫂云：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南遷。復



志賦云、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至曲江而  
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時年十一。舊史云、大厯十二  
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豈以十二年  
貶、十三年始至韶邪。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  
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云起居郎  
者、誤也。祭老成文云、中年兄沒南方、從嫂歸葬河陽。  
復志賦云、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

以唐史及通鑒考之、韓會坐元載之貶、實大厯  
十二年也。以公祭嫂文及復志賦考之、公隨會

遷韶年方及紀實十四年也。賦言歲行未復蓋公生於戊申、踰年方復庚申、其爲十四年明甚、豈會固嘗以他事再貶耶。况諸黨元載以敗無有度嶺者、楊炎道州司馬、韓洄邵州司戶、雖王綰始欲誅之、亦只降括州刺史、不應會獨貶韶也。樊譜只繫十四年、洪譜繫之十三年、謂踰歲方至韶、失於牽合也。

十四年己未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德宗以去年五月卽位。是年改元。上鳳翔邢君牙書云、愈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今年十三。

二年辛酉

三年壬戌

四年癸亥

興元元年甲子

貞元元年乙丑

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南、平盧節度相繼稱亂。三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四年、涇原姚令言犯京師、德宗幸





奉天朱泚犯奉天。興元元年，李懷光反，如梁州。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祭嫂云：「既克返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歐陽詹哀詞云：「建中貞元間，就食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見示爽詩。」

二年丙寅

祭老成云：「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卽此年也。」歐陽詹哀詞云：「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答崔立之書云：『年二十時，苦家貧，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因詣州縣求舉。公舉進士在此年後也。縣齋有懷云：」

濯纓起江湖。謂自江南入京師。

三年丁卯

四年戊辰

是年張建封爲徐泗豪節度。公薦辟公達於建封云。  
河東薛公達年二十有六。按公達墓誌云。元和四年。  
年四十七卒。自元和己丑逆數之。至今年二十六歲。  
公時年二十一。始有文章。見集中。

薦公達書見外集。蓋以其少年之作也。然公集  
有上河陽李大夫詩。自咸通本皆附正集。樊云。



河陽李大夫疑李芑也。孟東野亦有贈河陽李大夫詩。所謂上將秉神畧者是也。考之史傳。李芑爲河陽節度使。在德宗初年。按公祭老成文云。中年兄沒南方。從嫂歸葬河陽。又祭嫂文云。旣克歸葬。遭時艱難。德宗建中三年、四年。李希烈、朱泚相繼稱亂。德宗出幸奉天。此詩云四海失巢穴。兩京困塵埃。又公時在河陽。非李芑而何。公時年方十四五。則公文章之見集中者。未應以薦公達書爲首也。

五年己巳

上賈滑州耽書云愈年二十二、讀書學文十五年。自七歲讀書至此首尾十六年。一本作二十三、誤矣。又云獻策闕下方勤行役。時退之復來京師。

按公祭老成文云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當在來年也。上賈滑州書疑來歲歸途之所獻。讀書學文十五年豈亦總言之耶。舊本皆作年二十三。

六年庚午



儒藏

韓文類譜 卷三

河中府連理木頌曰、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渾瑊以興元元年爲河中同絳陝虢行營副元帥、咸寧郡王、至今七年。

七年辛未

八年壬申。春、登進士第。

上邢君牙書云、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員



結胡諒、崔羣、邢昺、裴光輔、萬瑤。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按姚康科第錄、李博實本年末名，科名記錄於第四，非也。又歐陽詹傳謂詹與韓愈、李絳、李觀、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蓋是榜由此八人而重也。

歐陽哀詞云：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贈李觀詩云：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云：憶昔初及第，各以少



年稱祭張季友云。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舊本列同祭者王涯、崔羣、許季同、庾承宣、員結、胡諒、邢昀。皆同年士也。其它姓名。往往見公集中。公與陸員外書云。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唐史云。大厯貞元間。文士多尙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

譽由是知名。諫臣論曰、諫議大夫陽城居位五年矣。城以貞元四年夏起家爲諫議大夫、至今五年。

九年癸酉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一本注其下云、貞元九年宏詞試。公上考宏詞崔虞部書云、執事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又執事旣上名之後、三人之中、二人者則固所傳聞矣、畢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畢竟退之。卽答崔立之云、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者。又云、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自貞元二年至



此八年。又云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相國陸宣公也。八年夏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公應科目。又有與韋舍人書。

按科第錄。是年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應者三十二人。中選者李觀、裴度、陸復禮也。公與崔虞部書。謂三人之中二人者。華實兼者也。畢竟得之。而又升焉。一人華與實違者。畢竟退之。豈固退公而收陸耶。又上韋舍人書。謂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獷獫之



笑者蓋八九年。樊以公二年來京師上韋書當在來年。然公與崔書亦云凡在京師八九年矣。亦只今年書也未易臆定。

十年甲戌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注其下云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

按學生代齋郎議本題實作罷齋郎以學生享議然亦來歲之試也。科第錄十一年試朱絲絃賦冬日可愛詩議乃此也。或注十年而洪從之。



非也。蓋公併來歲凡三試宏詞故也。公今年又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

十一年乙亥

答崔立之云。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因復求舉。亦無幸焉。知公今年又試宏詞也。是年正月二十七日。以前鄉貢進士上宰相書云。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



成。又云、七年而學聖人之道、積二十一年。自七歲至今、二十二年矣。後九日復上書、後二十九日三上書、不報、乃東歸。時宰相賈耽、盧邁也。感二鳥賦序云、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一作十五年。按退之以大厯三年生、至今二十八年、序言自七歲至今二十二年、則是二十八歲無疑、作十五年者誤也。又一本云、貞元五年。按公以二年來京師、至此才四年、豈遽有不遇時之嘆。或曰退之二年舉進士、五年始東歸、其後嘗歸江南、又往河陽、故祭老成云、吾年十九始

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若以十一年東歸不得云時始去京師也。余曰公年十九來舉進士。至今二十八歲猶未得仕。十年之間往來輦轂之下者數矣。至此辱於再三慨然有歸歟之興。故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嘆。而復志賦亦云汨東西與南北亘十年以不居也。前年上崔虞部書云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而此賦序云與百千人偕進偕退者。蓋九年同試宏詞者三十二人。至今獨三見黜與舉進士而不第者俱爲不遇。

故有此語爾。

時始去京師、謂自京師初出也。公三試宏詞、三上宰相書、皆無所成。於是始決策東歸也。然求仕必於朝、安能無望。望之嘆故於初去之日尤甚也。舊史貞元十一年六月、河陽獻白鳥。蓋公五月見於道、六月始進入於時爲合。又與百千人偕進偕退。按姚鉉本實作百十人。此賦云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曾不得列名於薦書、齒下士於朝、以望天子之光明。蓋專爲宏詞



賦也。况百千亦非語。公三試宏詞。大都不過百十人耳。洪併同舉進士而言之。非也。

畫記云。貞元甲戌。余在京師。明年出京師。至河陽。祭田橫敘曰。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東京洛陽也。橫墓在偃師。諸本多作十九年。東如京。按十九年秋。公爲御史。其冬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田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

公是歲五月已出潼關。九月方過偃師。故學者疑之。諸本皆作東如京。樊澤之又云。或曰舊本





作自東如京。蓋公五月出關九月復來。不過皇  
皇於求仕耳。惟程致道謂公是年去京師。過潼  
關。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程必有所  
本也。按公投邢君牙書曰。六月于邁。來觀其師。  
又曰。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計公之去鳳翔。當在  
秋半矣。故九月過偃師也。公祭田橫文云。昔闕  
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望皇。苟余行之不迷。雖  
顛沛其何傷。公意蓋有所激也。程所謂不得志  
者。亦此也。二譜失於訂正。爲推明之。

十二年丙子。秋爲汴州觀察推官。

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公旣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竇從、唐史云、十二年秋、以東都留守董晉爲宣武節度。汴州水門記曰、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蓋公從晉自洛入汴也。李翱云、汴州亂、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而公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洪譜云、二



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碑誌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攷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爲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爲疑也。

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爲失。

十三年丁丑

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在十三年事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鑒爲正。持正狂躁其攷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云公是歲作巡官程記已辨其非矣。不知公自入汴後服官治政閒覽經史暇則與友言志悠悠於汴逮今竟一歲矣。

十四年戊寅

水門記云、十四年正月、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三月、水門成、其從事韓愈請紀成績。一本注云、隴西公李勉、誤矣。晉行狀云、十二年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營田判官公有天星詩送楊凝。郎中賀正、唐本注云、貞元十四年也。柳子厚作凝墓





碣云、爲宣武節度判官、會朝復命、次于汴、汴亂不可入、遂西走闕下。然則疑以今冬朝正、明年未入汴、復走京師、故祭董公文列陸長源、孟叔度、邱穎、韓愈、無疑也。是年有楊燕奇碑。

韓文類譜卷第三

譚瑩玉生覆校



儒藏

韓文類譜 卷三

# 韓文類譜卷第四

韓子年譜 起貞元十五年止二十年。

丹陽洪 興祖 慶善

十五年己卯秋爲徐州節度推官。

董晉行狀云十五年二月三日丞相薨公之將薨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汴州詩云健兒爭誘殺留後又曰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時陸長源爲御史大夫知留後事長源欲峻法繩驕兵爲晉所持不克行晉卒軍亂殺長源孟



叔度邱穎。公從晉喪以出而汴州亂。公義當從喪。又知汴必亂。故去之爾。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云。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公去年領進士試。而籍預選。故籍祭公詩云。北游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唐諱行錄云。籍貞元十五年擢進士第也。公詩又云。夜聞汴州亂。繞壁行徬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時公妻子自汴

之徐也。從喪朝至洛，旋走不敢停。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鬪龍。是年二月乙亥朔，甲午二十日也。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僕射南陽公宅我睢水陽。卽與東野書云：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上者。南陽公張建封也。符離舊隸徐州，公答李翱書云：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謂汴州亂時。又云：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謂建封也。公行狀云：武甯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九月一日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其



後有諫擊毬書及詩。舊史云、發言真率、無所畏忌、操行堅正、拙於世務。公豈拙於世務者、特不能取容於俗耳。

或云、公諫擊毬詩云、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爲。而論晨入夜歸書在九月、不當云其後也。余默默念之。後見唐本、乃作新雨朝涼未見日、新雨字本史記日者傳、與山石詩所謂升堂坐階新雨定同義也。以是知諫擊毬之爲第一二書蓋審也。洪本亦只作新秋、蓋洪亦未嘗考

及此也。

歐陽生哀詞云、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答張徹云、及去事戎轡、謂入武甯幕也。畢事、驅傳馬、謂明年朝正而歸也。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云、南陽公白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建封自貞元四年收徐、至此首尾十二年。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爲濠、取水名也。退之

作記時尙爲豪、或作濠、誤矣。

按杜佑通典、濠州本鍾離郡、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音豪。煬帝復置鍾離郡、唐武德八年爲濠州。佑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則濠本不爲豪、洪蓋爲地理志所誤爾。

是年有崔翰墓誌、記云、南陽公文章稱天下。按史云、建封能辨論、禮賢下士、有文章傳於時也。

十六年庚辰

與東野書云、去年春、脫汴州之亂、遂來於此。及秋將



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一年矣。歸彭城詩、朝正回徐作也。云天下兵又動、謂十五年秋、令諸道兵討吳少誠。前年關中旱、謂十四年冬京師饑。去年東郡水、謂十五年秋鄭滑大水。齷齪詩云、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卽此也。鄭滑水見於舊史、新史紀志皆不書。夏五月題下邳、李生壁云、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州、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按公將西居於洛、則下邳當作下邳。下邳、貞觀中屬泗

元和中屬徐商州一作商邱是也。公黜於徐蓋以體言無所忌雖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也是年五月十三日庚戌建封卒。十五日壬子徐軍亂公以十四日題李生壁則建封未死時已去徐矣。

按本紀云五月壬子建封卒。

去夏贈張籍詩云李翱觀濤江今夏遊微子廟而翱在焉。蓋公春末與東野書云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則翱今夏已從公於下邳矣。亡兄卽昇也。公在洛中與衛中行大受書曰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





當安安而居、徐徐而來也。白樂天哀二良文云、隴西  
薨、浹辰而師亂、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初、公從晉喪至  
鄆、師而汴軍始亂、及建封卒、徐軍亂、而公已去徐、故  
云復脫禍亂也。送僧澄觀詩、唐本注云、十六年。詩云  
洛陽窮秋、厭窮獨、卽今年秋也。

公是冬如京師、縣齋有懷詩、所謂求官去東洛、  
犯雪過西華、乃此時也。公河之水詩、亦今年作、  
故曰我徂京師、不遠而還也。

十七年辛巳



公今年在京師、有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詩云、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饑。公自貞元二年至京師、今來從調選、前後十六年。諱行錄云、房次卿字蜀客。房武墓誌云、男次卿有大才。公祭房君文云、五官蜀客、卽次卿也。與汝州盧郎中薦侯喜狀云、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僊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紆。其次六人、沈杞、張苙、尉遲汾

李紳、張俊餘、李翊而權公三榜共放六人。茲紳、俊餘不出五年之外皆捷矣。公薦侯喜於盧、陸，當在今年或明年也。本集韋紆作韋羣王、俊餘作後餘，是年有李楚金墓誌。

按公薦侯喜於盧汝州，實在今歲之秋。盧汝州，盧虔也。喜嘗爲盧作復黃陂記，見歐公集古錄。公今年三月自京還，夏秋居於洛。喜五月至洛，七月二十二日與公釣魚溫水，洛北惠林寺有題名尙存。其薦喜於盧，蓋是秋也。薦於陸，慘恐



在來歲之首。唐制取士。雖柄文專於禮侍。然參佐差擇。亦勅下乃定。公上陸書云。執事之與司貢士。相知誠深矣。考其時似已拜命矣。張俊餘。唐科第錄諸本皆作後餘。撫言誤矣。韋羣玉。韋珩也。撫言作紆。亦誤。公書曰。羣玉。京兆之從子也。京兆指韋夏卿也。夏卿之弟正卿之子曰珩。曰瓘。柳子厚有寄珩詩云。回眸炫晃別羣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羣玉蓋珩之字也。豈公有所避而以字行耶。珩亦二十一年進士。

十八年壬午。調授國子四門博士。

是年二月、有送陸欽州序、時公在京師。縣齋有懷詩云、兩府變炎涼、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洛、犯雪經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公厯佐汴徐二府、以十六年休居於洛、往來京師者三年於今矣。求官去東洛、言自洛來京師也。撫言云、崔羣佐宣州幕、愈與羣論交書云、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自貞元二年至今十七年。又云、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謂爲四門博士、卽答張徹云、



省選逮投足也。又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倚巖  
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澹拳局。梯飈颭伶俜。悔狂  
已辭指。垂誠仍鐫銘。公爲博士。後謁告歸洛。因遊華  
山。但不知在今年或明年爾。

按公除四門博士。當在去歲之秋。或冬首也。洪  
樊二譜皆以爲今年。誤也。公貞元十九年上京  
兆尹李實書。首云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是上  
書之日。官已滿矣。唐制。博士皆二年滿。施士句  
由四門助教至爲太學博士。秩滿當去。諸生輒



留。公今年與崔羣書亦曰、官滿便終老蒿下。以滿日計之、當自十七年始也。又公論停選舉狀曰、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停選舉在十九年七月、是公是月猶在職也。而公與李實書曰、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盜賊不敢起。考之史、十九年自正月至七月不雨、是公官滿上書、當在是年秋冬之交也。蓋公在御史位之日甚淺、進學解云、暫爲御史、遂竄南夷。又縣齋詩曰、雖陪彤庭臣、詎縱青冥靶。皆可考也。使公果由博士遷



御史固不應稱前官、亦不應尙以此書佞李實也。其初除爲十七年無疑矣。况議禘祫狀亦在十七年、自足參究。洪以公縣齋有懷詩、兩府變荒涼、三年就休假、謂自十六年至十八年、故以除官在今年。又以答張徹詩、省選逮投足亦在今年。按三年就休假、蓋統十五年而言也。公是年二月去汴、及秋方從張建封之辟、是亦可以休假言也。公十八年首春、卽以一書薦十士於陸僊、二月陸出刺歙、公送行有序、考其辭意、蓋

皆已仕於朝也。况公明年上陳京書云、去年春嘗得一進謁、其後如東京取妻子。是公在春末已謁告挈家矣、豈可尙以休假言也。省選逮投足、亦十六年冬求官去東洛之日也、不應公再到京而後參選也。公是夏西還、遂登華山。古意詩、唐本云五月壁路難攀援、乃此時也。公來歲未貶陽山之前、初未嘗出京也。樊又以爲登華山在十六年、蓋泥於犯雪過西華之語、然是時公方求官、甯復謁告、其考益疎矣。



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聲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

按沈顏作登華旨、其畧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哭、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文公憤趨榮貪位者、若涉懸崖、險不能已、至顛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原



沈之意似與洪所引異也。

是年有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

十九年癸未、拜監察御史。冬、貶連州陽山令。

去年與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而齒落詩云、去年落一牙、則此詩今年作也。哭楊兵曹凝、陸歙州慘云、人皆期七十、纔半豈蹉跎。數出知己淚、自然白髮多。公今年三十六矣。李翱云、慘貞元十八年四月以祠部員外郎出刺歙、卒於道。柳宗元云、凝守兵部郎中、貞元十九年正月卒。哭二公詩在今春。



也。凝爲兵部而云兵曹者、隋嘗改兵部爲兵曹、禮部爲儀曹也。禘祫議云、今月十六日、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獻議。按史云、十九年三月丁卯、以今年孟夏禘饗、前議太祖懿獻之位未決、至此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其獻祖祔于德明興聖之廟、每禘祫年、就本室饗之。則議禘祫在今春也。

禘祫議當在十七年、已辨於歷官記矣。况初議之日、陳京以考功員外郎與公同議、及今年陳

已再遷給事中矣。益信公除博士之果在十七年也。洪只以禘在今年而不考始議非今年也。詳見前。

論今年權停選舉狀云。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按史云。十九年秋七月。以闕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則議選舉在今秋也。上李實尙書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自貞元五年公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順宗實錄云。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



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書云。今年已來。種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賊。銷縮摧沮。稱其所長。止此而已。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譏。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進學解云。暫爲御史。遂竄南夷。祭張署文云。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余戇而狂。年未三紀。明年

而三紀周矣。又云、我落陽山、以尹龜孫。歲弊寒兇、雪虐風饕。縣齋有懷云、捐軀辰在丁、鍛副時方禘。禘祭十二月也。辰在丁、其奏疏之日乎。史云、公上章數千言、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寄三翰林詩云、拜疏移閣門、爲忠宵自謀。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卽施設、乃返遷炎洲。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也。司空卽杜佑、是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宗元、禹錫與公同爲御史、劉柳方進用、則公



被絀宜矣。岳陽樓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譏謗。永貞行云、吾嘗同僚情可勝、皆謂劉柳也。

按公陽山之貶、寄贈三學士詩敘述甚詳、而皇甫持正作公神道碑亦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爲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况皇甫持正從公遊者、不應公嘗疏宮市而不及之也。然公寄三學士詩尙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

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冤讎。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韋執誼以恩幸時時召見。問外事。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與正買相善者數人。皆往賀之。王叔文。韋執誼疑其言已朋黨事。誣以朋讎。盡譴斥之。意公之出。有類此也。故公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繫。不得歸耒耜。蓋是



時叔文之黨尙熾也。又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  
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爲王叔文等所排、  
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洪謂  
公之被絀坐論宮市與旱饑兩事兼而言之、而  
又不考韋王始末故爲申及之。

又云、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輶。春風洞庭浪、出沒驚  
孤舟。答張徹云、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蓋公以冬  
末貶官、明年春始到陽山也。祭李郴州云、當貞元之  
癸酉、惕皇威而左授。當作癸未、別知賦云、歲癸未而

遷逐是也。公在陽山，有惠在民，百姓多以公之性命其子。是年有苗氏墓誌。

二十年甲申

祭張署云：余唱君和，百篇在吟。署有詩云：九疑峯畔二江前，戀闕思鄉日抵年。白簡趨朝曾並命，蒼梧左宦亦聯翩。鮫人遠泛漁舟火，鵬鳥閑飛霧裏天。渙汗幾時流率土，扁舟西下共歸田。公和詩卽吟君詩罷，看雙鬢、陡覺霜毛一半加者。同冠峽詩云：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知公今春到陽山矣。別知賦送楊儀





之云、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自建中初避地江南、至此二十餘年。又有送楊八弟支使歸湖南使府序、卽儀之也。送區冊序云、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自南海挈舟而來、與寶存亮書云、今乃乘不測之川、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劉生詩云、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三子者能從公於彼、其志亦可尙矣。祭署文云、我落陽山、君飄臨武。君止於縣、我又南踰。臨武屬郴州、在陽山之北、憶昨云、陽山鳥路出臨武、是也。又云、期宿界上、一夕相



語。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驂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賓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二公以今秋冬期宿界上，明年正月遇赦，既而俱徙掾江陵也。公在連州，有王宏中燕喜亭記。

韓文類譜卷第四

譚瑩玉生覆校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26

页数=826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30

SS号=12365571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 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